

斯大林全集

第十三卷



第十三卷說明

『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包括約·維·斯大林一九三〇年七月至一九三四年一月的著作。

這個時期，布爾什維克黨實行了展開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全綫進攻的政策，在國家的社會主義改造事業中獲得了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成就。蘇聯變成了強大的工業國，變成了大規模機械化集體農業的國家。

在『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向第十六次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的結論』中，約·維·斯大林揭穿了右傾機會主義者首領們的兩面派行為。約·維·斯大林說明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指出了蘇聯已經進入社會主義時期。約·維·斯大林批判了那種認為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時期一個國家範圍內的各民族語言會消亡而融合為一種共同語言的反馬克思主義、反列寧主義的理論，論證了只有社會主義在全世界範圍內勝利以後，各民族語言才會融合為一種共同的語言的綱領性原理。

在『論經濟工作人員的任務』和『新的環境和新的經濟建設任務』的演說中，約·維·斯大林論證了迅速實行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歷史必然性，指出了技術在國民經濟各個部門改造時期的決定性意義，提出了『布爾什維克應當掌握技術』的口號。約·維·斯大林闡明了社會主義工業發展的新條件，規定了領導經濟建設的新方法。

約·維·斯大林在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上所做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總結』報告中，指出了第一個五年計劃四年完成具有極重大的國際意義。在整個資本主義體系被世界經濟危機所震撼的時期取得的五年計劃的成績，表明了蘇聯的社會主義體系無可爭辯地優越於垂死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

約·維·斯大林在說到保證五年計劃勝利的的基本力量時，首先指出了千百萬工人和集體農莊莊員的積極性和忘我精神、熱情和創造性，他們和工程技術人員一起發揮了巨大的力量來開展社會主義競賽和突擊運動。

約·維·斯大林根據五年計劃的總結規定了黨的基本任務，指出了保護社會主義公有制反對貪圖私利者和盜竊分子的特殊重要性以及全力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

『關於農村工作』的演說和『在全蘇集體農莊突擊隊員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論述了鞏固集體農莊制度的問題和黨的農村工作的任務。約·維·斯大林在揭穿農村中隱蔽的階級敵人的新策略時號召黨組織加強警惕性。約·維·斯大林在總結集體農莊建設時提出了如下的口號：使集體農莊成爲布爾什維克的集體農莊，使集體農莊莊員成爲生活富裕的人。

約·維·斯大林的給『無產階級革命』雜誌編輯部的信——『論布爾什維主義歷史中的幾個問題』和『答奧列赫諾維奇和阿利斯托夫』等著作論述了布爾什維主義歷史中極爲重要的問題。約·維·斯大林揭穿了我們黨的歷史的托洛茨基主義僞造者和其他一切僞造者，號召把黨史的研究工作

納入科學的布爾什維克的軌道，並着重指出了列寧主義是在和各色機會主義作無情的鬥爭中產生、成長和鞏固起來的。約·維·斯大林把托洛茨基主義評定為反革命資產階級的先鋒隊。

約·維·斯大林在給傑米揚·別德內依的信中，指出傑米揚·別德內依的某些詩體小品文充滿了反愛國主義的傾向，而且公然違反了列寧主義。約·維·斯大林着重指出，俄羅斯工人階級給人類做出了為自由和社會主義而鬥爭的偉大榜樣。這使俄羅斯工人心裏產生革命的民族自豪感，這種自豪感能够移山倒海，能够創造奇蹟。約·維·斯大林號召蘇聯作家把自己提高到能够擔負起先進無產階級的歌手的任務。

在『和德國作家艾米爾·路德維希的談話』中，約·維·斯大林從理論上闡述了個人和人民羣衆在歷史中的作用問題。約·維·斯大林在回答艾·路德維希的問題時說，他畢生的任務就是要提高工人階級，鞏固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國家在任何程度上的鞏固都會有助於整個國際工人階級的鞏固。約·維·斯大林在和外國活動家的幾次談話中，說明了蘇維埃國家的對外政策是一貫的和平政策，論證了蘇聯和各資本主義國家和平共處和建立事務聯繫的可能性。

在『在黨的第十七次大會上關於聯共（布）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中，約·維·斯大林總結了蘇聯社會主義的偉大勝利，指出了在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以後的時期國內所發生的根本改變，指出了社會主義國民經濟各個部門和文化方面的成就，這些成就證明黨的總路線取得了完全的勝利。約·維·斯大林着重指出，黨所以取得這些成就，應歸功於黨在自己的工作中以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

不可戰勝的學說爲指針。約·維·斯大林擬定了黨今後在工業、農業和國民經濟其他部門方面以及在文化和科學方面的工作綱領。約·維·斯大林提出了把組織領導提高到政治領導的水平、加強黨的思想工作和肅清人們意識中的資本主義殘餘的任務。

約·維·斯大林分析了在資本主義總危機基礎上產生的世界經濟危機的變動情況，指出在資本主義體系總危機的情況下，資本主義正經歷着不會導致工業的新高漲和新繁榮的特種蕭條。約·維·斯大林說明了資本主義國家內部政治狀況的尖銳化以及這些國家之間關係的尖銳化，說明了帝國主義者正在準備新的世界大戰。

約·維·斯大林揭露了戰爭挑撥者的計劃，科學地預見到今後事變的發展情況，指出了反蘇戰爭對帝國主義者來說將是最危險的戰爭，蘇聯各族人民將爲保衛革命果實而進行殊死戰鬥，戰爭將使侵略者遭到完全失敗，使歐洲和亞洲的許多國家爆發革命，使這些國家的資產階級地主政府垮台。約·維·斯大林規定了蘇聯的對外政策是維護和平的政策。約·維·斯大林警告必須加強蘇維埃國家的國防力量，隨時準備捍衛蘇維埃國家以防禦帝國主義國家的侵犯。

第十三卷中第一次發表了約·維·斯大林給沙屠諾夫斯基同志、契·同志、傑米楊·別德內依、艾特琴同志、伊·恩·巴讓諾夫同志的信，約·維·斯大林答拉爾夫·瓦·巴爾涅斯問、給巴爾涅斯先生的回信以及和羅賓斯上校的談話。

蘇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研究院

目 錄

| | |
|---|-------|
| 第十三卷說明 | 一—四 |
| 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向第十六次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的結論 | |
| (一九三〇年七月二日) | 三—六 |
| 給沙屠諾夫斯基同志的信 | 一七—一九 |
| 給契·同志的信 | 二〇—三三 |
| 致傑米楊·別德內依同志(摘自原信) | 三—七 |
| 論反猶太主義(答美國猶太電訊社問) | 六 |
| 論經濟工作人員的任務(一九三一年二月四日在全蘇社會主義工業工作人員 第一次代表會議上的演說) | 二九—四〇 |
| 給艾特琴同志的信 | 四一—四三 |
| 致阿捷爾拜疆石油聯合廠和格羅茲內石油聯合廠工作人員的賀電 | 四三 |
| 致電器工廠 | 四四 |

| | |
|---|---------|
| 致馬格尼托哥爾斯克冶金工廠建築工程 | 四〇〇 |
| 致全蘇機器拖拉機站管理總局管理委員會主席和各機器拖拉機站 | 四〇一 |
| 致穀物托拉斯管理委員會主席和各國管穀物農場 | 四〇二 |
| 新的環境和新的經濟建設任務（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三日在經濟工作人員會議上的演說） | 四〇九—四一七 |
| 一 勞動力 | 四一〇 |
| 二 工人的工資 | 四一一 |
| 三 勞動組織 | 四一三 |
| 四 工人階級的生產技術知識分子問題 | 四一六 |
| 五 舊的生產技術知識分子轉變的徵兆 | 四一七 |
| 六 關於經濟核算 | 四一九 |
| 七 用新方式工作，用新方式領導 | 四二〇 |
| 致「阿模」汽車製造廠的工人和行政技術人員 | 四二二 |
| 致哈爾科夫拖拉機製造廠建築工程的工人和行政技術人員 | 四二四 |
| 給「技術報」 | 四二五 |
| 論布爾什維主義歷史中的幾個問題（給「無產階級革命」雜誌編輯部的信） | 四二九 |

| | | |
|----------------------------------|-------|--------|
| 下新城。汽車製造廠 | | 三 |
| 和德國作家艾米爾·路德維希的談話（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 | 三〇—三〇九 |
| 致下新城莫洛托夫汽車製造廠建築工程處處長和汽車製造廠廠長 | | 二〇—二二 |
| 致薩拉托夫聯合收割機製造廠建築工程處處長 | | 二二 |
| 和聯合收割機製造廠廠長 | | 二二 |
| 答奧列赫諾維奇和阿利斯托夫（關於給『無產階級革命』雜誌編輯部的信 | | 二二—二九 |
| 『論布爾什維主義歷史中的幾個問題』 | | 二二 |
| 致馬格尼托哥爾斯克冶金工廠建築工程 | | 二〇 |
| 給『美聯社』代表理查遜先生的回信 | | 二二 |
| 論控訴局的意義和任務 | | 二二—二三 |
| 答拉爾夫·瓦·巴爾涅斯問（一九三二年五月三日） | | 二四—二六 |
| 庫茲涅茨克。庫茲涅茨克冶金工廠建築工程 | | 二七 |
| 致蘇聯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七次全國代表會議的賀電 | | 二八 |
| 致馬克西姆·高爾基的賀電 | | 二九 |
| 致德涅泊水電站建築工程的建設者 | | 三〇 |
| 致列寧格勒的賀電 | | 三一 |

| | |
|---|---------|
| 給『真理報』編輯部的信 | 三三 |
| 坎伯爾先生在胡謔 | 三三一—三三三 |
| 和坎伯爾先生的談話記錄（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八日） | 三三五 |
| 紀念國家政治保衛總局成立十五周年 | 三三九 |
| 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一九三三年一月 七日至十二日） | 三四〇—三〇八 |
| 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總結（一九三三年一月七日的報告） | 三四七—三四九 |
| 一 五年計劃的國際意義 | 三四七 |
| 二 五年計劃的基本任務及其實現的途徑 | 三四七 |
| 三 五年計劃在工業方面四年完成的總結 | 三四八 |
| 四 五年計劃在農業方面四年完成的總結 | 三四九 |
| 五 五年計劃在改善工農物質生活狀況方面四年完成的總結 | 三四九 |
| 六 五年計劃在城鄉間商品流轉方面四年完成的總結 | 三四九 |
| 七 五年計劃在和敵對階級殘餘進行鬥爭方面四年完成的總結 | 三四九 |
| 八 總結 | 三四九 |
| 關於農村工作（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一日的演說） | 三四九—三〇八 |

給『女工』雜誌……………三〇九

給伊·恩·巴讓諾夫同志的信……………三〇二—三〇一

在全蘇集體農莊突擊隊員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一九三三年

二月十九日）……………三二—三九

一 集體農莊道路是唯一正確的道路……………三三

二 我們的當前任務是使全體集體農莊莊員成爲生活富裕的人……………三〇

三 幾點意見……………三四

慶祝紅軍建軍十五周年賀電（致蘇聯革命軍事委員會）……………三〇

給巴爾涅斯先生的回信（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日）……………三三—

致謝·米·布瓊尼同志……………三三

和羅賓斯上校的談話（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三日）（簡要記錄）……………三三—三四

慶祝蘇聯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成立十五周年賀電……………三四—四五

和『紐約時報』記者杜蘭特先生的談話（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三六—三〇

在黨的第十七次代表大會上關於聯共（布）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六日）……………三五—三四

一 世界資本主義危機的延續和蘇聯的外部狀況……………三五—

| | |
|---|---------|
| 一、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危機的變動 | 三五 |
| 二、資本主義國家政治狀況的尖銳化 | 三五八 |
| 三、蘇聯和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 | 三六五 |
| 二 蘇聯國民經濟的繼續高漲和內部狀況 | 三七〇 |
| 一、工業的高漲 | 三七四 |
| 二、農業的高漲 | 三八一 |
| 三、勞動者的物質生活狀況和文化水平的提高 | 三六六 |
| 四、商品流轉的高漲和運輸業 | 三三〇 |
| 三 黨 | 三三七 |
| 一、政治思想領導問題 | 三〇八 |
| 二、組織領導問題 | 三三三 |
| 致伏龍芝工農紅軍軍事學院院長兼政治委員沙波什尼柯夫同志和 政治工作助理沙金柯同志 | 三五五 |
| 代替結論的話（一九三四年一月三十一日） | 三五六 |
| 註釋 | 三三七—三四八 |
| 年表（一九三〇年七月至一九三四年一月） | 三四九—三四四 |

一九三〇年七月至一九三四年一月

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向第十六次 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的結論

（一九三〇年七月二日）

同志們！在討論了中央委員會的報告以後，在我們的代表大會反駁了右傾反對派過去的首領們的發言以後，我在結論中要說的話就很少了。

我在報告中說過，黨的第十六次代表大會是我們黨的歷史上少有的一次代表大會，在這次代表大會上已經沒有一個能提出自己的路線來和黨的路線對立的比較定形的反對派了。你們看見，實際情況正是這樣。在我們這次代表大會上，在黨的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上，不僅沒有定形的反對派，而且甚至找不到一個小集團或個別同志認為自己有理由走到講台上來說黨的路線是不正確的。

很明顯，我們黨的路線是唯一正確的路線，而且它的正確性是如此明顯和不容爭辯，以致右傾反對派過去的首領們也認為必須在自己的發言中毫不猶豫地着重指出黨的全部政策的正確性。

既然如此，當然就沒有必要來闡述已經在報告中發揮過的那些原理的正確性了。所以沒有這樣

的必要，是因爲黨的路綫的正確性很明顯，不需要在這次代表大會上再來爲它辯護了。儘管如此，我還是要做結論，因爲我認爲對同志們遞到代表大會主席團來的一些條子簡單地答覆一下，然後對右傾反對派過去的首領們的發言說幾句話，並不是多餘的。

大部分條子所涉及的都是些次要問題：爲什麼在報告中沒有提到飼馬業問題，——能不能在結論中提到這個問題；（笑聲）爲什麼在報告中沒有提到住宅建設問題，——能不能在結論中談一談這個問題；爲什麼在報告中完全沒有談到農業電氣化問題，——能不能在結論中談一談這個問題。以及諸如此類的問題。

我應當告訴所有這些同志，我在報告中不能把國民經濟中的一切問題都談到。我不僅不能，而且沒有權利這樣做，因爲我沒有權利侵入古比雪夫同志和雅柯夫列夫同志的報告的範圍，他們應該向你們報告工業和農業的具體問題。事實上，如果中央的報告把一切問題都談到，那末做工業、農業等報告的人在報告中應該談些什麼呢？（喊聲：『對！』）

其中，關於那張提到農業電氣化的條子我應當指出，寫這張條子的人有一些不正確的地方。他斷定說我們已經『逼近』農業電氣化了，說農業人民委員部不讓這一事業發展，說列寧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不是這樣等等。同志們，這都是不對的。不能說我們『逼近』農業電氣化了。如果我們確實逼近了農業電氣化，那末我們現在已經有十個至十五個電氣化的農業生產區域了。但是，你們知道得很清楚，我們現在根本沒有這樣的事實。關於農業電氣化問題，現在能夠說的只是：我們的電氣化事業正

處在試驗性的研究階段。列寧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正是這樣，他鼓勵在農業電氣化方面做試驗工作。有些同志認為拖拉機已經過時了，現在是由拖拉機轉到農業電氣化的時候了。這當然是一種荒唐的想法。必須使這些同志抑制一下。農業人民委員部正是這樣對待這些同志的。因此，不能認為寫這張條子的人對農業人民委員部的不滿是有根據的。

第二類條子涉及的是民族問題。其中有一張條子我認為最有趣，它把我在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關於民族語言問題的解釋和一九二五年我在東方民族大學的演說^①中的解釋做了比較，認為裏面有一些不清楚的地方需要加以說明。這張條子上寫道：「那時你反對社會主義時期（在一個國家內）各民族語言會消亡而形成一種共同語言的理論（考茨基的理論），但是現在你在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却說共產黨人主張各民族文化和各民族語言融合成一種有共同語言的共同文化（社會主義在全世界範圍內勝利的時期），——這裏有沒有不清楚的地方？」

我認為這裏既沒有不清楚的地方，也沒有任何矛盾的地方。我在一九二五年的演說中反對過考茨基的民族沙文主義理論，照這個理論的說法，如果十九世紀中葉無產階級革命在德奧聯邦獲得勝利，那就一定會使各民族融合為一個有共同的德意志語言的共同的德意志民族，並使捷克人德意志化。我當時援引社會主義在蘇聯勝利後我國生活中的一些推翻了這個理論的事實來反對這個反馬克思主義、反列寧主義的理論。我現在還是反對這個理論，這一點從我在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可以看出。我所以反對，是因為各民族，比如說蘇聯各民族，會融合為一個有共同的大俄羅斯語言的

共同的大俄羅斯民族的理論是民族沙文主義的理論，是反列寧主義的理論，它和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是矛盾的，這個原理認為，民族差別在最近時期內不會消失，這些差別即使在無產階級革命在全世界範圍內獲得勝利以後還一定會存在很久。

至於民族文化和民族語言的更遠的前途，那末我向來都是堅持而且現在還是堅持列寧的這一觀點：在社會主義在全世界範圍內勝利的時期，當社會主義已經鞏固並且深入到日常生活的時候，各民族語言必然會融合為一種共同的語言，這種語言當然不會是大俄羅斯語言，也不會是德意志語言，而將是某種新的語言。關於這一點，我在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也肯定地說過了。

這裏究竟有什麼不清楚的地方，究竟有什麼需要加以說明的呢？

看來寫這張條子的人至少有兩件事情沒有完全弄清楚。

首先，他們沒有弄清楚一個事實，就是我們蘇聯已經進入社會主義時期，雖然我們已經進入這個時期，但是各民族不僅沒有消亡，反而在發展和繁榮起來。事實上，我們是否已經進入社會主義時期呢？我們所處的這個時期通常叫做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它在一九一八年叫做過渡時期，那時列寧在他的著名論文「論「左派」幼稚病和小資產階級性」⁽³⁾中第一次闡述了這個時期及其經濟生活中的五種成分。它在目前，在一九三〇年也叫做過渡時期，這時這些經濟成分中有幾種已經衰老，快要滅亡了，而其中有一種，即工業和農業方面的新成分，却在空前迅速地增長和發展起來。能不能說這兩個過渡時期完全相同，它們彼此之間沒有根本的區別呢？顯然不能。

一九一八年我們在國民經濟方面的情形怎樣呢？工業遭到破壞，只能製造打火機，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還沒有成爲普遍現象，城市中的「新」資產階級和農村中的富農階級正在增長。

現在我們的情形怎樣呢？社會主義工業已經恢復，並且正在進行改造，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體系有了充分的發展，單是它們的春季播種面積就佔蘇聯全部播種面積的百分之四十以上，城市中的「新」資產階級正在滅亡，農村中的富農階級正在滅亡。

那時也是過渡時期，現在也是過渡時期。但它們畢竟是彼此根本不同的，是有天壤之別的。畢竟沒有人能夠否認我們已經踏上消滅最後一個嚴重的資本主義階級即富農階級的門檻。很明顯，我們已經走出舊意義上的過渡時期而進入在全線直接展開大規模社會主義建設的時期。很明顯，雖然我們離建成社會主義社會和消滅階級差別還很遠，但是我們已經進入社會主義時期，因爲現在社會主義成分掌握着整個國民經濟中的一切經濟槓桿。雖然如此，可是各民族語言不僅沒有消亡，沒有融合爲一種共同語言，恰恰相反，各民族文化和各民族語言正在發展和繁榮起來。顯然，認爲在展開大規模社會主義建設的時期，在一個國家內實行社會主義的時期，一個國家範圍內的各民族語言會消亡而融合爲一種共同語言的理論是不正確的理論，是反馬克思主義、反列寧主義的理論。

第二、寫這張條子的人沒有弄清楚，民族語言的消亡和融合爲一種共同語言的問題不是國家內部的問題，不是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問題，而是國際問題，是社會主義在國際範圍內勝利的問題。寫這張條子的人不懂得，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的勝利和社會主義在國際範圍內的勝利不

能混爲一談。列寧說，民族差別即使在無產階級專政在國際範圍內獲得勝利以後還會存在很久，這是沒有道理的。

此外，還必須注意到和蘇聯若干民族有關的一種情況。在蘇聯版圖內有烏克蘭，而在其他國家版圖內還有另外的烏克蘭。在蘇聯版圖內有白俄羅斯，而在其他國家版圖內還有另外的白俄羅斯。你不是不認爲烏克蘭語言和白俄羅斯語言問題可以不考慮這些特殊條件而得到解決呢？

其次，再拿分佈在蘇聯南部邊境從阿捷爾拜疆到哈薩克斯坦和布里亞特——蒙古的各民族來說吧。所有這些民族的情況也和烏克蘭、白俄羅斯一樣。顯然，這裏也必須注意到這些民族發展的特殊條件。

所有這一類同民族文化和民族語言有關的問題都不能在一個國家範圍內，在蘇聯範圍內得到解決，這不是很明顯嗎？

同志們，關於一般民族問題以及上面所說的那張關於民族問題的條子，要說明的就是如此。

現在讓我來談談右傾反對派過去的首領們的發言。

代表大會對右傾反對派過去的首領們的要求是什麼呢？也許是搥胸頓足反省悔過吧？當然不是！我們黨，我們黨的代表大會決不會要求黨員去做這一類可以使他們受到侮辱的事情。代表大會對右傾反對派過去的首領們的要求有三件事情：

第一、要求他們知道，黨的路綫和他們過去所維護的路綫之間隔着一道鴻溝，他們過去所堅持的

路綫客觀上不是引向社會主義的勝利，而是引向資本主義的勝利；（喊聲：『對！』）

第二、要求他們斥責這條反列寧主義的路綫，並且公開地老老實實地和它劃清界限；（喊聲：『對！』）

第三、要求他們和我們步調一致，和我們一道同所有一切右傾分子進行堅決鬥爭。（喊聲：『對！』熱烈鼓掌。）

代表大會對右傾反對派過去的首領們的要求就是這些。

在這些要求裏，有沒有什麼使他們這些願意繼續做布爾什維克的人受到侮辱的東西呢？

顯然，這裏沒有而且不可能有任何侮辱的東西。每個布爾什維克，每個革命者，每個自重的黨員都會明白，如果他公開地老老實實地承認明顯的無可爭辯的事實，那末他只會提高威信，得到黨的重視。

因此，我認爲托姆斯基所說的有人想把他送到戈壁沙漠去強迫他吃野蜂蜜和螻蟲的話簡直是粗俗的滑稽戲裏的無聊笑話，和革命者的人格問題毫不相干。（笑聲，鼓掌。）

有人會問，爲什麼代表大會重新向右傾反對派過去的首領們提出這些要求呢？

這些要求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在中央全會^①上已經向他們提出過一次，這難道不是事實嗎？右傾反對派過去的首領們當時接受了這些要求，承認自己的路綫錯誤並放棄了自己的路綫，承認黨的路綫正確並答應和黨一起同右傾作鬥爭，這難道不是事實嗎？是的，這些事情都有過。那末，問題

究竟在哪裏呢？問題在於他們沒有履行自己的諾言，過去沒有履行而且現在也不履行他們在七個月以前所承擔的義務。（喊聲：「對！」）烏格拉諾夫在他的發言中說得完全正確，他說他們沒有履行他們向中央十一月全會所承擔的義務。

這就是現在他們在這次代表大會上得不到信任的原因。

因此，代表大會重新向他們提出自己的要求。

李可夫、托姆斯基和烏格拉諾夫在這裏埋怨代表大會不信任他們。但這是誰的過錯呢？是他們自己的過錯。誰不履行自己的義務，誰就不能指望得到信任。

他們這些右傾反對派過去的首領們是否有過可能和機會來履行自己的諾言，勾銷過去的一切呢？當然是有過的。但是在這七個月裏，他們在利用這些可能和機會方面做了些什麼呢？什麼也沒有做。

不久以前，李可夫曾經參加烏拉爾代表會議〔邑〕。可見他有過好機會來糾正自己的錯誤。事實怎樣呢？他不但不能公開地和堅決地拋棄自己的動搖的立場，反而在那裏「掉花槍」，耍手腕。當然，烏拉爾代表會議不能不向他反擊。

現在請把李可夫在烏拉爾代表會議上的發言和他在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上的發言比較一下。其中有極大的差別。在那裏，他「掉花槍」，耍手腕，向烏拉爾代表會議開火。在這裏，他打算公開地和大聲地承認自己的錯誤，打算和右傾反對派決裂，並且答應擁護黨同各種傾向作鬥爭。這種變化是從哪

裏來的呢？爲什麼會有這種變化呢？看來這是因爲在黨內對右傾反對派過去的首領們形成了一種具有壓力的局面。難怪代表大會因此產生了一個明確的印象：不把這些人壓一下，就別想從他們那裏得到任何東西。（大笑，鼓掌多時。）

烏格拉諾夫是否有過可能來履行他對中央十一月全會所作的諾言呢？是的，是有過的。我指的是「莫斯科電工」工廠非黨員大會，不久以前他在那個會上講過話。事實怎樣呢？他不但以布爾什維克應有的態度發言，反而在那裏痛罵黨的路綫。當然，他因此受到了工廠支部方面應有的反擊。

現在請把他那次的發言和今天「真理報」上發表的他的聲明比較一下。其中有極大的差別。爲什麼會有這種變化呢？這也是因爲在右傾反對派過去的首領們周圍形成了一種具有壓力的局面。難怪代表大會由此得到了一個明確的教訓：不把這些人壓一下，就別想從他們那裏得到任何東西。（大笑，鼓掌。）

或者再拿托姆斯基來說吧。不久以前他曾在梯弗里斯參加南高加索代表會議⁽³⁾。可見他有過贖罪的機會。事實怎樣呢？他在那裏發言時講到國營農場、集體農莊、合作社、文化革命以及諸如此類的問題，可是主要的問題，即關於他在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中的機會主義活動却一個字也沒有提到。這就叫做履行對黨承担的義務！他想欺騙黨，可是他不知道千百萬隻眼睛在監視着我們每一個人，要欺騙任何一個人都是辦不到的。

現在請把他在梯弗里斯的發言和他在這次代表大會上直截了當地公開地承認他在領導全蘇工會

中央理事會的工作中犯了機會主義錯誤的發言比較一下。其中有極大的差別。爲什麼會有這種差別呢？這也是因爲在右傾反對派過去的首領們周圍形成了一種具有壓力的局面。難怪代表大會要把這些同志好好地壓一下，使他們履行自己的義務。（鼓掌，全場大笑。）

這就是代表大會對這些同志還抱着不信任態度的原因。

爲什麼右傾反對派過去的首領們會有這種非常奇怪的行爲呢？

爲什麼在過去這個時期中，沒有外界的壓力他們就一次也不想自願地履行自己的義務呢？

這至少是由於兩種情況：

第一、他們還沒有完全相信黨的路綫是正確的，因此還在暗中繼續進行某種派別活動，他們等着候着，等到一有適當的機會，就重新公開地出來反對黨。他們召集自己派別組織的會議，討論黨的問題的時候，總是這樣盤算：讓我們等到春天，春天也許黨在播種工作方面會遭到失敗，那時我們就來狠狠地打擊它。可是，春天並沒有給他們什麼好處，因爲播種工作進行得很順利。於是他們又這樣盤算：讓我們等到秋天，秋天也許黨在糧食收購方面會遭到失敗，那時我們就來打擊中央。可是，他們又上了秋天的當，他們又等了一場空。因爲每年都有春天和秋天，於是右傾反對派過去的首領們也就繼續等候着，不是把希望寄託在春天，就是寄託在秋天。（全場哈哈大笑）

很明顯，他們既然老是從這一季等到那一季，等待適當的時機來打擊黨，當然也就不能履行自己所承擔的義務了。

最後，第二個原因。這第二個原因就是右傾反對派過去的首領們不了解我們布爾什維克的發展速度，不相信這種速度，並且根本不接受超出逐漸發展的範圍，超出自流範圍的任何東西。不僅如此，我們布爾什維克的速度，我們那些和改造時期有關的新的發展道路，階級鬥爭的尖銳化以及由於這種尖銳化而引起的結果，都使他們陷於張皇失措的境地，產生畏縮恐懼的心理。因此，很明顯，他們躲避和我們黨的最尖銳的口號有關的一切事物。

他們染上了契訶夫小說中有名的主人公，希臘文教員，「套中人」別里柯夫的那種毛病。你們記得契訶夫的短篇小說「套中人」嗎？大家知道，這位主人公不管天氣冷熱，出門總是穿着套鞋和棉大衣，帶着雨傘。有人問別里柯夫說：「請問，爲什麼你在這樣熱的七月天還穿着套鞋和棉大衣呢？」別里柯夫回答說：「以防萬一，不要弄出什麼事情來，要是突然冷起來，那怎麼辦呢？」（大笑，鼓掌。）他像害怕瘟疫一樣害怕一切新事物，害怕一切超出平凡庸俗的生活常軌以外的東西。人家開辦了一個新食堂，別里柯夫立刻就恐懼起來：「當然，有個食堂也許是好的，可是要當心呵，不要弄出什麼事情來。」人家組織了一個戲劇組，成立了一個閱覽室，別里柯夫又恐懼起來：「戲劇組，新閱覽室，要這些東西幹嗎？當心呵，不要弄出什麼事情來。」（大笑）

右傾反對派過去的首領們也是這樣。你們記得把高等技術學校交給有關的經濟人民委員部接辦的事情嗎？當時我們不過想把兩所高等技術學校交給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本來這是一件小事情。但是我們却遭到右傾分子的拚命反抗。「把兩所高等技術學校交給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爲什麼要這

樣？等一等不是更好嗎？當心呵，不要因為這個主意弄出什麼事情來。」現在我們所有的高等技術學校都已交給有關的經濟人民委員部了。可是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我們還活着。

或者再拿對富農採取非常措施的問題來說吧。你們記得右傾反對派的首領們因為這件事向我們發的神經病嗎？『對富農採取非常措施？爲什麼要這樣？對富農採取自由主義的政策不是更好嗎？當心呵，不要因為這個主意弄出什麼事情來。』現在我們已經在實行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了，和這個政策比較起來，對富農採取的非常措施簡直是不足道的小事。可是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我們還活着。或者再拿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問題來說吧。『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要它們幹嗎？我們何必着急呢？當心呵，不要因為這些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弄出什麼事情來。』

如此等等。

這種害怕新事物、不會用新方式來處理新問題的毛病，這種『不要弄出什麼事情來』的恐懼，——就是套中人的這些特徵阻撓着右傾反對派過去的首領們真正和黨打成一片。

當困難出現的時候，當地平綫上出現一小朵烏雲的時候，套中人的這些特徵在他們身上就表現得特別可笑。只要我們有什麼地方出現了一些困難和障礙，他們立刻就恐懼起來；不要弄出什麼事情來。只要聽見什麼地方有隻蟑螂發出沙沙的響聲但是還沒有完全從洞裏爬出來，他們立刻就嚇得往後退，胆顫心驚，大喊大叫，說大難臨頭了，說蘇維埃政權就要滅亡了。（哈哈大笑）

我們叫他們安心，竭力開導他們，說這裏沒有任何危險，說這不過是一隻蟑螂，用不着害怕。但

是哪裏有用！他們還是繼續大喊大叫：『這怎麼會是螻蛄？這不是螻蛄，是一千隻猛獸！這不是螻蛄，這是深淵，這是蘇維埃政權的滅亡』……於是就『手忙腳亂起來』……布哈林爲此寫了一個提綱送到中央，硬說中央的政策已經使國家瀕於滅亡，硬說蘇維埃政權一定會滅亡，如果不是立刻滅亡，至多也不過一個月就要滅亡。李可夫同意布哈林的提綱，不過附帶聲明說他和布哈林有極嚴重的分歧，分歧的地方是：在他看來，蘇維埃政權的滅亡不是過一個月，而是過一個月零兩天。（大笑）托姆斯基同意布哈林和李可夫的意見，不過有一點他是反對的，這就是他們不應該寫出提綱，不應該留下日後不免要對它負責的字據：『我對你們說過多少遍，你們想怎樣做就怎樣做，但是不要留下字據，不要留下痕跡。』（全場哈哈大笑，鼓掌多時。）

誠然，經過一年以後，當每個傻瓜都已經明白螻蛄的危險連一個雞蛋殼都抵不上的時候，右傾分子已開始恢復神志，壯起胆子，甚至不辭吹牛，說他們不怕任何螻蛄，何況這是一隻有氣無力、半死不活的螻蛄。（笑聲，鼓掌。）但這是一年以後的事。在這以前却不得不和這些愛找麻煩的人費力周旋……

同志們，就是這些情況阻撓着右傾反對派過去的首領們靠近黨的領導核心並和它徹底打成一片。

這究竟有什麼辦法可想呢？

只有一個辦法：徹底拋棄過去的一切，重新武裝起來，和我們黨中央一起爲爭取布爾什維克的發

展速度而鬥爭，爲反對右傾而鬥爭。

別的辦法是沒有的。

如果右傾反對派派過去的首領們能做到這一點，那很好。如果做不到，那就讓他們去埋怨自己吧。
(全場鼓掌多時。歡呼。全體起立，高唱『國際歌』。)

載於一九三〇年七月三日

「真理報」第一八一號

給沙屠諾夫斯基同志的信

沙屠諾夫斯基同志！

你的第一封信（關於李卜克內西的）記不得了。第二封信（關於批評的）我已看過。當然，批評是需要的而且是必須進行的，但是有一個條件：批評要有益處。可惜你的批評不能認為是有益處的。現在來逐點談談你的批評：

（一）說在革命前購買土地的只有富農，這是不對的。事實上當時購買土地的既有富農，也有中農。如果把購買土地的農戶按社會成分加以劃分，那末中農所佔的戶數要比富農多；如果從購買土地的地數量來看，那末富農佔優勢。我在演說（見中所指的）當然是中農。

（二）魯莽者退到列寧主義立場這句話是魯莽者放棄自己的錯誤立場的另一種說法。我認為這是很清楚很明白的。你對這一點的『批評』意見簡直是可笑的。

（三）關於拿黑麥餵豬一事，你說的也不對。我說的不是黑麥也適於餵豬。我說的是黑麥生產過剩的危機（使擴大黑麥播種面積無利可圖，使資本家（爲了維持價格）用特別的化學方法把黑麥弄壞，讓它只適於餵豬（這種黑麥是不適於人吃的）。你怎麼能忽略這件『小事』呢？

(四) 你說資本主義的腐朽似乎排斥資本主義的增長，這種說法更加不對。你只要讀一讀伊里奇的『帝國主義』⁽²⁾就會明白：資本主義在一些部門和一些國家內的腐朽不是排斥資本主義在其他部門和其他國家內的增長，而是給它造成前提。你怎麼能不注意列寧著作中的這件『小事』呢？請批評吧，但是請用列寧的觀點批評，而且僅僅用這種觀點來批評，如果你想使你的批評收到效果的話。

(五) 你認為我國是『殖民地國家類型』的國家，這也是不對的。殖民地國家基本上是資本主義以前的國家。而我國是資本主義以後的國家。前者還沒有發展到發達的資本主義。後者已超過了發達的資本主義。這是兩種原則上不同的類型。批評家同志，怎麼能忘掉這件『小事』呢？

(六) 斯大林認為新的經濟工作幹部在技術方面應當比老的更有經驗⁽³⁾，你對這一點感到驚異。試問，爲什麼？老的經濟工作幹部是在我國恢復時期，即在充分利用技術落後因而不能提供很多技術經驗的舊工廠時期成長起來的，這難道不對嗎？在採用現代新技術的改造時期，老的經濟工作幹部必須重新學習，有時要讓位於技術上更有訓練的新幹部，這難道不對嗎？在充分利用舊工廠和使舊工廠開工時期成長起來的老的經濟工作幹部，不僅在新技術面前，而且在我國新的發展速度面前，常常顯得簡直束手無策，難道你要否認這一點嗎？

(七) 你信中其他幾個比較瑣碎的、沒有意義的、但也同樣錯誤的地方我就不談了。

(八) 你談到你對我的『忠實』。也許這是偶然脫口而出的話。也許……但是，如果這不是偶然說出的話，那我要勸你拋棄這種對個人忠實的『原則』。這不是布爾什維克的作風。要忠實於工人階

級，忠實於它的政黨，忠實於它的國家。這是需要的而且是很好的。但是不要把這種忠實和那種對個人的忠實，和那種無謂的不必要的知識分子的玩意兒混淆起來。 致
共產主義敬禮

約·斯大林

一九三〇年八月

第一次刊印

給契·同志的信

契·同志！

你的來信充滿了誤解。我在黨的第十五次代表會議上的報告中說的是「工業化的利益（即無產階級的利益）和居民中勞動階層的基本羣衆的利益趨於一致」。報告中說，我們的工業化方法，即社會主義的工業化方法「不是使千百萬羣衆貧窮化，而是改善他們的物質生活狀況，不是使內部矛盾尖銳化，而是緩和並解決這些矛盾」^(二)。可見這裏說的是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基本羣衆首先是和基本農民羣衆的結合。可見這裏說的是結合內部的矛盾。隨着工業化的增長，即隨着無產階級在國內的力量和影響的增長，這種矛盾將日益緩和並順利解決。

這就是我在報告中所談到的。

可是你忘記了這一切，而談論無產階級和富農之間的矛盾，即結合範圍以外的矛盾。在我們還沒有消滅富農階級以前，這種矛盾是會日益增長並尖銳化的。

可見你把兩種不同的東西混淆起來了。你把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基本羣衆之間的矛盾同無產階級和富農之間的矛盾混淆起來了。

明白嗎？我想是明白的。 致

共產主義敬禮

約·斯大林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

契·同志！

一、在你的第一封信中，你玩弄「矛盾」這個字眼，把結合外部的矛盾（即無產階級專政和國內資本主義分子之間的矛盾）同結合內部的矛盾（即無產階級和基本農民羣衆之間的矛盾）混爲一談。如果你當真要把黨和托洛茨基分子爭論的基本問題弄明白，你就不會玩弄這種爲馬克思主義者所不容許的把戲了。托洛茨基分子曾經對我們說：

（甲）如果沒有勝利的世界革命的及時援助，你們就解決不了中農和工人階級之間的矛盾，中農和工人階級一定會破裂，結合也就會毀滅；

（乙）如果沒有勝利的世界革命的及時援助，你們就戰勝不了資本主義分子，你們靠自己的力量就建不成社會主義，特米多爾也就不可避免。

大家知道，托洛茨基分子在這兩個問題上都遭到了失敗。但是，你不願意仔細研究我們和托洛茨基分子的爭論。因此，我在回信中不得不揭穿你玩弄「矛盾」這個字眼的把戲，並提醒你不能把兩種

不同的矛盾混爲一談。

而你對這一點是怎樣回答的呢？

二、你不是老老實實地承認自己的錯誤，而是「外交式地」迴避問題，從玩弄「矛盾」這個字眼轉到玩弄「內部矛盾」這個字眼，把結合內部的矛盾同國家內部的矛盾，同無產階級專政和資本主義之間的矛盾混爲一談。這就是說，你「不知不覺地」重犯了自己的錯誤，只不過改變了它的形式。不瞞你說，把兩種不同的矛盾混爲一談和「外交式地」抹殺問題是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思想的最大特點。我本來沒有想到你會染上這種毛病。現在却不得不這樣想了。

因爲不知道你還要玩弄什麼把戲，而我的日常工作又忙得不可開交，沒有工夫來玩把戲，所以，契·同志，讓我和你告別吧。

約·斯大林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七日

第一次刊印

致傑米楊·別德內依同志

(摘自原信)

你十二月八日的信收到了。看來你需要我的答覆。那末好吧。

首先談談你的一些瑣碎的詞句和暗示。假如這些不漂亮的『小東西』是一種偶然的因素，那倒可以不去管它。但是這些『小東西』是那麼多，那麼猛烈地『噴湧出來』，以致決定了你整封信的音調。大家知道，音調是構成樂曲的。

你把中央的決議看做『絞索』，看做『我的（即你的）毀滅的時刻到了』的標誌。爲什麼呢？有什麼根據呢？一個共產黨員不去領會中央決議的實質並改正自己的錯誤，反而蔑視這個決議，把它看做『絞索』，這叫什麼共產黨員呢？……

在該稱讚你的時候，中央曾多次稱讚過你。當我們黨內的個別集團和同志攻擊你的時候，中央曾多次保護過你（其實是有些勉強的！）。當不少詩人和作家犯了個別錯誤的時候，中央糾正了他們。這一切你都認爲是正常的和理所當然的。可是當中央不得不批評你的錯誤的時候，你就突然噉之以鼻，叫起『絞索』來了。有什麼根據呢？也許中央沒有權利批評你的錯誤？也許中央的決議對你沒有

約束力？也許你的詩超乎一切批評之上？你沒有發覺你已經染上某種令人不快的所謂「自高自大」的毛病嗎？傑米揚同志，放謙虛一些吧……

你的錯誤的實質在哪裏呢？你的錯誤的實質就在於：對蘇聯生活缺點的批評，你最初運用得很準確很巧妙的這個必要的和應該的批評使你過分迷醉了，而你一旦迷醉之後，這種批評就在你的作品中開始發展為對蘇聯的誹謗，對蘇聯過去和對蘇聯現在的誹謗。你的「從熱炕上爬下來吧」和「不講情面」就是如此。你的「比里爾瓦」就是如此，這本書我已經遵照莫洛托夫同志的建議在今天讀過了。

你說莫洛托夫同志稱讚過「從熱炕上爬下來吧」這篇小品文。很可能是這樣。我對這篇小品文的稱讚也許不下於莫洛托夫同志，因為在這篇小品文裏（正如在其他小品文裏一樣）有許多擊中要害的精彩的方面。但是在那裏也還有一些焦油，它弄髒了整幅圖畫，把它變成了十足的「比里爾瓦」。問題就在這裏，構成這些小品文的樂曲的就是這個東西。

你自己來判斷吧。

現在全世界都承認，革命運動的中心已經從西歐移到俄國來了。世界各國的革命者都滿懷希望地注視着蘇聯，把它看做全世界勞動人民解放鬥爭的策源地，承認它是自己唯一的祖國。世界各國的革命工人都一致向蘇聯工人階級，首先向蘇聯工人的先鋒隊——俄羅斯工人階級歡呼，把它當做自己公認的領袖，因為它實行着其他各國無產者曾經夢想實行的最革命最積極的政策。世界各國革命工人的領導者都如飢如渴地研究俄羅斯工人階級的最有教益的歷史，研究這個階級的過去，研究俄

羅斯的過去，他們知道除了反動的俄羅斯以外，還有過革命的俄羅斯，有過拉吉舍夫和車爾尼雪夫斯基，熱里雅鮑夫和烏里揚諾夫，哈爾士林和阿列克謝也夫這樣一些人的俄羅斯。這一切都使俄羅斯工人心裏產生（不能不產生！）革命的民族自豪感，這種自豪感能够移山倒海，能够創造奇蹟。

而你呢？你不去理解革命歷史上這個最偉大的過程，不把自己提高到能够担負起先進無產階級的歌手的任務，反而跑到什麼窪地裏，在摘自卡拉姆津著作的非常乏味的引文和引自「家訓」的同樣乏味的格言之間糾纏不清，並向全世界宣佈：過去的俄羅斯是裝滿了醜惡和頹廢的瓶子；現在的俄羅斯是十足的『比里爾瓦』；『懶惰』和渴望『坐在熱炕上』幾乎是一切俄羅斯人的民族特點，因此也是完成過十月革命的、當然仍舊是俄羅斯人的俄羅斯工人的民族特點。這就是你的所謂布爾什維克的批評！不是的，可敬的傑米揚同志，這不是布爾什維克的批評，而是對我國人民的誹謗，是對蘇聯的侮辱，對蘇聯無產階級的侮辱，對俄羅斯無產階級的侮辱。

既然如此，你還想叫中央默不作聲！你把我們的中央看成什麼了？

你還想叫我因爲你原來對我有『歷史上的好感』而默不作聲！你是多麼幼稚，多麼不了解布爾什維克……

也許你這位『有學問的人』不會拒絕聽聽下面這段列寧的話吧：

『我們大俄羅斯的覺悟的無產者是不是絲毫沒有民族自豪感呢？當然不是的！我們酷愛自己的語言和自己的祖國，我們在盡最大的努力，以便把祖國的勞動羣衆（即佔祖國人口十分之九

的勞動羣衆）提高到民主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的自覺生活的程度。我們因目睹沙皇劊子手、貴族和資本家對我們美麗的祖國肆行橫暴、壓迫和侮辱而感到無限的痛心。我們因這些暴行在我們人民中間，在大俄羅斯人民中間引起了反抗，因這些人民中間產生了拉吉舍夫、十二月黨人、七十年代平民知識分子革命家，因大俄羅斯工人階級在一九〇五年創造了一個強大的羣衆性的革命政黨，因大俄羅斯農夫當時已開始成爲民主主義者，開始推翻神甫和地主而感到自豪。我們記得，獻身於革命事業的大俄羅斯民主主義者車爾尼雪夫斯基在半世紀以前說過：「可憐的民族，奴隸的民族，上上下下都是奴隸。」公開的和不開的奴隸——大俄羅斯人（沙皇專制制度的奴隸）是不喜歡回憶這些話的。然而我們却認爲這是真正熱愛祖國的話，是感嘆大俄羅斯人民羣衆缺乏革命性而吐露的熱愛祖國的話。當時這種革命性是沒有的。現在這種革命性雖然還少，但是已經有了。我們滿懷民族自豪感，因爲大俄羅斯民族也產生了革命階級，也證明了它能够給人類做出爲自由和社會主義而鬥爭的偉大榜樣，而不只是大規模的蹂躪，大批的絞架和拷問室，普遍的飢荒以及向神甫、沙皇、地主和資本家逢迎獻媚的極端奴才相。」（見列寧「論大俄羅斯人的民族自豪感」）(111)

請看列寧這位世界上最偉大的國際主義者關於大俄羅斯人的民族自豪感是說得多麼好。他所以這樣說，是因爲他知道：

「大俄羅斯人的民族自豪感（不是奴隸心目中的那種自豪感）的利益是同大俄羅斯（以及其

他一切民族)無產者的社會主義利益一致的。(同上)(三)

這就是列寧的明白而大胆的『綱領』。

這個『綱領』對於那些和自己的工人階級、和自己的人民血肉相連的革命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是自然的。

這個『綱領』對於那些和自己的工人階級、和自己的人民沒有而且不可能有聯系的列列維奇之流的蛻化分子是不可理解的，是不自然的。

不能把列寧的這個革命的『綱領』和你最近的幾篇小品文中所表現的那種不健康的趨向調和起來呢？

可惜不能。所以不能，是因為它們之間毫無共同之處。

事情就是這樣，你所不願意了解的也就是這一點。

因此，無論如何你必須回到原來的列寧的道路上來。

主要的就在這裏，而不在于張皇失措的知識分子的那種無謂哀鳴，驚慌地說人家要把傑米楊『孤立』起來，說『再不發表』傑米楊的作品了等等。

約·斯大林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二日

第一次刊印

論反猶太主義

(答美國猶太電訊社問)

茲答覆貴社的問題。

民族沙文主義和種族沙文主義是人吃人時代特有的仇視人類的習氣的殘餘。種族沙文主義的極端形式反猶太主義是人吃人惡習的最危險的殘餘。

反猶太主義對剝削者是有利的，因為它是使資本主義躲開勞動者打擊的避雷針。反猶太主義對勞動者是危險的，因為它是使勞動者離開正路而走入叢莽密林的歧途。因此，作為徹底的國際主義者的共產黨人不能不是反猶太主義的勢不兩立的死敵。

在蘇聯，反猶太主義是作為一種極端敵視蘇維埃制度的現象而受到法律極嚴厲的追究的。依照蘇聯法律，積極的反猶太主義者應判處死刑。

約·斯大林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二日

第一次發表於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真理報」第三二九號

論經濟工作人員的任務

(一九三一年二月四日在全蘇社會主義工業
工作人員第一次代表會議(口)上的演說)

同志們！你們代表會議的工作快要結束了。現在你們就要通過決議了。我相信這些決議是會一致通過的。在這些決議中（這些決議我知道得不多），你們贊成一九三一年的工業控制數字並且保證完成這些控制數字。

布爾什維克的話是嚴肅的。布爾什維克是習慣於履行他們所許下的諾言的。可是保證完成一九三一年的控制數字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保證使工業總產值增長百分之四十五。這是一個很大的任務。不僅如此，你們做這樣的保證還意味着你們不只要四年完成我們的五年計劃（這是已經解決了的事情，再不需要任何決議），——這就是說，你們要在基本的有決定意義的工業部門三年完成五年計劃。

代表會議提出諾言完成一九三一年的計劃，三年完成五年計劃，這是很好的。但是，我們有過『沉痛的經驗』。我們知道，諾言並不總是履行的。一九三〇年初也曾提出過這種完成年度計劃的諾

言。當時必須使我們的工業產值增長百分之三十一至三十二。然而諾言並沒有完全履行。事實上，一九三〇年工業產值只增長了百分之二十五。我們要問一問：今年會不會又出現這種情形呢？我們的領導者和工作人員現在提出諾言在一九三一年使工業產值增長百分之四十五。但是有什麼保證能履行這個諾言呢？

爲了完成控制數字，爲了使產值增長百分之四十五，爲了不是四年完成五年計劃，而是在基本的和有決定意義的部門三年完成五年計劃，需要什麼呢？

爲此需要兩個基本條件：

第一、要有實際的或者像我們平常所說的『客觀的』可能性。

第二、要有領導我們企業的願望和本領，以便把這些可能性變爲現實。

去年我們有沒有完成全部計劃的『客觀的』可能性呢？是的，是有的。不容爭辯的事實證明了這一點。這些事實是：去年三月和四月工業產值比前年增長了百分之三十一。試問，爲什麼我們沒有完成全年計劃呢？什麼東西阻礙了這件事呢？缺乏什麼呢？缺乏利用現有可能性的本領。缺乏正確領導工廠和礦井的本領。

我們具備了第一個條件，即完成計劃的『客觀的』可能性。但是，我們沒有充分具備第二個條件，即領導生產的本領。正因爲缺乏領導企業的本領，所以計劃沒有完成。我們沒有使工業產值增長百分之三十一至三十二，而只增長了百分之二十五。

當然，增長百分之二十五是一件大事。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產值在一九三〇年都沒有增長，而且現在也沒有增長。在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裏，毫無例外地都發生了生產急劇下降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增長百分之二十五已經是前進了一大步。但是，我們本來能够增長得更多。我們具有爲此所必需的一切「客觀的」條件。

那末，有什麼保證能使今年不再重複去年的意外事件，使計劃全部完成，使現有的可能性被我們充分地利用，使你們的諾言不致有某一部分成爲紙上空文呢？

在各個國家的歷史上，在各國軍隊的歷史上往往有這樣的情形：雖然有成功和勝利的一切可能性，但是因爲領導者沒有看見這些可能性，不善於利用這些可能性，這些可能性沒有發生作用，於是軍隊也就失敗了。

我們有沒有完成一九三一年的控制數字所必需的一切可能性呢？有的，我們有這樣的可能性。

這些可能性是什麼呢？要使這些可能性變爲現實需要什麼呢？

首先需要國內有充足的自然富源：鐵礦石、煤炭、石油、糧食、棉花。我們有沒有這些東西呢？有的。而且比其他任何國家都多。就拿烏拉爾來說吧，它是在任何國家都找不出來的富源總匯。礦石、煤炭、石油、糧食——在烏拉爾哪一樣沒有呢！我們國內什麼都有，也許只是橡膠沒有。但是再過一兩年，連橡膠我們也會有的。在這方面，在自然富源方面，我們是完全有保障的。在我國，自然富源甚

至是綽綽有餘的。

還需要什么麼呢？

需要一個願意而且能够利用這些豐富的自然富源來爲人民謀福利的政權。我們有沒有這樣的政權呢？有的。固然，在利用自然富源的工作方面，我們的工作人員之間有時不免發生一些爭執。例如去年蘇維埃政權不得不在建立第二個煤礦鋼鐵基地的問題上進行一些鬥爭，而沒有這個基地我們就不能繼續發展。但是，我們已經克服了這些障礙。我們很快就會有這個基地。

還需要什么麼呢？

還需要這個政權受到千百萬工農羣衆的擁護。我們的政權是不是受到這樣的擁護呢？是的，是受到的。你們在世界上再找不到另外一個像蘇維埃政權那樣受到工人和農民擁護的政權。我不準備舉出社會主義競賽的發展、突擊運動的發展、爲生產財務響應計劃而鬥爭的運動等等事實。這一切顯然表明千百萬羣衆擁護蘇維埃政權的事實是大家知道的。

爲了完成並超額完成一九三一年的控制數字，還需要什么麼呢？

還需要一種不患資本主義的不治之症而且大大優越於資本主義的制度。危機、失業、浪費和廣大羣衆的貧困，——這就是資本主義的不治之症。我們的制度不患這種病症，因爲政權掌握在我們手裏，掌握在工人階級手裏，因爲我們實行計劃經濟，有計劃地積累資財，並且按國民經濟各部門合理地加以分配。我們不患資本主義的不治之症。這就是我們和資本主義不同的地方，這就是我們優越

於資本主義的有決定意義的地方。

請看資本家怎樣擺脫經濟危機。他們最大限度地降低人工資。他們最大限度地降低原料價格。可是，他們不肯稍微認真地降低日用工業品和食品的價格。這就是說，他們想靠犧牲商品主要消費者的利益，犧牲工人的利益，犧牲農民的利益，犧牲勞動者的利益來擺脫危機。資本家在拆自己的台腳。結果不是擺脫危機而是加深了危機，積累了引起更加劇烈的新危機的新前提。

我們的優越性在於我們沒有生產過剩的危機，我們沒有而且不會有幾百萬失業者，我們沒有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因為我們實行計劃經濟。不僅如此，我們是工業積聚程度最高的國家。這就是說，我們能够在最優良的技術基礎上建設我們的工業，從而保證空前未有的勞動生產率，空前未有的積累速度。我們過去的弱點在於我們的工業是以分散的小農經濟為基礎的。但這是過去的情形。現在這種情形已經沒有了。不久，也許再過一年，我們就會成為世界上農業規模最大的國家。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它們就是大經濟形式）今年出產的商品穀物已經佔我國全部商品穀物的一半。這就是說，我們的制度，蘇維埃制度，使我們有了任何資產階級國家所夢想不到的迅速前進的可能性。

為了一日千里地前進，還需要什麼呢？

還需要一個政黨，這個黨要十分團結和統一，足以把工人階級一切優秀分子的努力集中到一個目標上去，這個黨要十分有經驗，不會在困難面前退縮，而能一貫實行正確的革命的布爾什維克政策。我們有沒有這樣的黨呢？是的，是有的。它的政策是不是正確的呢？是的，是正確的，因為這個

政策使我們獲得重大的勝利。這一點現在不僅工人階級的朋友，就連工人階級的敵人都承認。請看人所共知的『可敬的』紳士們——美國的非詩、英國的邱吉爾、法國的彭加勒怎樣向我們黨暴跳狂吠呵。他們爲什麼暴跳狂吠呢？就因爲我們黨的政策是正確的，就因爲這個政策使我們接連不斷地獲得勝利。

同志們，這就是使我們容易實現一九三一年控制數字、幫助我們四年完成五年計劃而在有決定意義的部門甚至三年完成五年計劃的一切客觀的可能性。

可見完成計劃的第一個條件即『客觀的』可能性我們是具備的。

我們有沒有第二個條件即利用這些可能性的本領呢？

換句話說，我們對工廠和礦井有沒有正確的經濟領導呢？這裏是不是一切都很好呢？

可惜這裏並不是一切都很好。我們既然是布爾什維克，就應當公開坦白地說出這一點。

領導生產是什麼意思呢？我們有些人並不總是用布爾什維克的觀點來看待領導企業的問題。我們有些人往往以爲領導就是簽署公文和命令。這是令人痛心的，但這是事實。有時不禁令人想起謝德林小說中的彭帕杜爾。你們記得彭帕杜爾太太是怎樣教導小彭帕杜爾的：不要埋頭學問，不要鑽研業務，讓別人去幹這些事情吧，這不是你的事情，——你的事情是簽署公文。應當承認，可恥的是在我們布爾什維克中間也有不少靠簽署公文來進行領導的人。至於鑽研業務，掌握技術，變成內行，——這方面他們却根本不管。

我們布爾什維克是幹過三次革命的人，是在殘酷的國內戰爭中獲得勝利的人，是解決了建立現代工業的重大任務的人，是把農民引上了社會主義道路的人，可是在領導生產方面我們爲什麼會屈服於一紙公文呢？

原因就在於簽署公文要比領導生產容易。於是很多經濟工作人員就走上了這條阻力最小的道路。這裏也有我們的過錯，中央的過錯。十年以前曾經提出過一個口號：『既然共產黨員還沒有很好地懂得生產技術，既然他們還需要學習管理經濟，那末就讓舊的技師、工程師、專家去管理生產，你們共產黨員不要去干預業務；雖然可以不干預，但是你們要不懈地研究技術，研究管理生產的科學，以便將來和忠實於我們的專家一道成爲真正的生產領導者，真正的內行。』當時的口號就是這樣。可是事實怎樣呢？這個公式的後一部分被拋棄了，因爲學習要比簽署公文困難；公式的前一部分被庸俗化了，把不干預曲解爲放棄研究生產技術。結果就變成胡鬧，有害和危險的胡鬧。必須擺脫這種狀況，愈快愈好。

生活本身不止一次地向我們發出警報，說這方面的情形不好。沙赫特事件（五）就是第一次嚴重的警報。沙赫特事件表明：黨組織和工會缺乏革命警惕性。這一事件表明：我們的經濟工作人員在技術方面落後得不像話；某些舊工程師和技師因爲在工作上無人監督，就比較容易滾到暗害活動的道路上去，況且國外敵人還不斷用種種『建議』來纏住他們。

第二次警報就是『工業黨』審判案（六）。

當然，暗害活動的基礎是階級鬥爭。當然，階級敵人是要瘋狂地反抗社會主義進攻的。但是，僅僅這一點還不足以說明爲什麼暗害活動如此猖獗。

暗害活動怎麼會有這樣大的規模呢？這是誰的過錯呢？這是我們的過錯。如果我們用另一種方法來處理經濟領導問題，如果我們老早就開始研究業務，掌握技術，如果我們更多地和精明地干預經濟領導，那末暗害分子就不能幹出這樣多的暗害勾當來。

必須使自己成爲專家，成爲內行，必須面向技術知識，——這就是實際生活要我們走的道路。但是，無論第一次警報，甚至第二次警報，都還沒有促成必要的轉變。已經是而且早已是面向技術的時候了。已經是拋棄那個過時的不干預技術的舊口號而使自己成爲專家，成爲能手，成爲精通經濟工作的行家的時候了。

人們時常問：爲什麼我們沒有一長制呢？只要我們還沒有掌握技術，我們就沒有而且不會有一長制。只要在我們中間，在布爾什維克中間還沒有足夠的精通技術、經濟和財務問題的人材，我們就不會有真正的一長制。如果你們不掌握工廠和礦井的技術、經濟和財務，那末隨便你們寫多少決議，隨便你們怎樣宣誓，也都無濟於事，也都不會有一長制。

因此，任務就是要我們自己掌握技術，成爲內行。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我們的計劃全部完成，而一長制也才能實行。

這當然不是容易的事情，但這是完全可以辦到的。科學、技術經驗、知識，——這些東西都是可

以得到的。今天沒有，明天就會有。這裏主要的就是要有布爾什維克的掌握技術、掌握生產科學的熱烈願望。有了熱烈願望，就能得到一切，就能戰勝一切。

人們有時間：不能稍微放慢速度，延緩進展嗎？不，不能，同志們！決不能減低速度！恰恰相反，必須竭力和盡可能加快速度。我們對蘇聯工人和農民所負的義務要求我們這樣做。我們對全世界工人階級所負的義務要求我們這樣做。

延緩速度就是落後。而落後者是要挨打的。但是我們不願意挨打。不，我們絕對不願意！舊俄歷史的特徵之一就是它因為落後而不斷挨打。蒙古的可汗打過它。土耳其的貴族打過它。瑞典的封建主打過它。波蘭和立陶宛的地主打過它。英國和法國的資本家打過它。日本的貴族打過它。大家都打過它，就是因為它落後。因為它的軍事落後，文化落後，國家制度落後，工業落後，農業落後。大家都打它，因為這既可獲利，又不會受到懲罰。你們記得革命前的一位詩人的話吧：『俄羅斯母親呵，你又貧窮又富饒，你又強大又軟弱。』^{〔2〕}這些先生們把舊日詩人的這句話背得很熟。他們一面打，一面說：『你富饒』，那就可以靠你發財。他們一面打，一面說：『你貧窮，軟弱』，那就可以打你搶你而不受到懲罰。打落後者，打弱者，——這已經成了剝削者的規律。這就是資本主義弱肉強食的規律。你落後，你軟弱，那你就是無理，於是也就可以打你，奴役你。你強大，那你就是有理，於是就得小心對待你。

正因為如此，我們再也不能落後了。

過去我們沒有而且不可能有祖國。但是現在，當我們已經推翻了資本主義，而政權掌握在我們手裏，掌握在人民手裏的時候，我們就有了祖國，而且我們要保衛它的獨立。你們願意讓我們的社會主義祖國被人打垮而喪失獨立嗎？如果你們不願意，那末你們就應當在最短期間消滅它的落後狀況，並且在它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方面展開真正的布爾什維克的速度。別的辦法是沒有的。正因為如此，列寧在十月革命前夜說：『或是滅亡，或是趕上並超過各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

我們比先進國家落後了五十年至一百年。我們應當在十年內跑完這一段距離。或者我們做到這一點，或者我們被人打倒。

這就是我們對蘇聯工人和農民所負的義務要求我們做的事情。

但是我們還有其他更重大的義務。這就是我們對世界無產階級所負的義務。這種義務是和第一種義務相符合的。但是我們把這種義務看得更高。蘇聯工人階級是世界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我們所以取得了勝利，不僅是由於蘇聯工人階級的努力，而且是由於世界工人階級的支持。如果沒有這種支持，我們早就被粉碎了。有人說，我國是世界各國無產階級的突擊隊。這說得很好。但是這使我們担负了極重大的義務。國際無產階級爲什麼支持我們呢？我們憑什麼配受這種支持呢？因爲我們最先投入了對資本主義的戰鬥，我們最先建立了工人政權，我們最先開始建設社會主義。因爲我們所進行的事業一旦成功，就會翻轉整個世界，解放整個工人階級。可是要怎樣才能成功呢？要消滅我國的落後狀況，展開布爾什維克的高度的建設速度。我們應當這樣向前邁進，使全世界的工人階級可以望着

我們說：看呵，這就是我們的先鋒隊，這就是我們的突擊隊，這就是我們的工人政權，這就是我們的祖國，他們把自己的事業，也就是把我們的事業進行得很好，讓我們來支持他們反對資本家，讓我們來推進世界革命事業吧。我們是否應當實現世界工人階級的希望呢？我們是否應當履行我們對他們所負的義務呢？是的，是應當的，如果我們不願意丟盡臉的話。

這就是我們國內的和國際的義務。

你們看，就是這些義務要求我們採取布爾什維克的發展速度。

我並不是說我們這幾年來在領導經濟方面什麼也沒有做。是做了的，甚至做得很多。我們使工業產值比戰前增長了一倍。我們創立了世界上規模最大的農業生產。但是，如果我們在這個期間真正努力掌握生產、生產的技術、生產的財務和經濟，那我們會做得更多。

我們至多在十年內就應當跑完我們落後於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距離。我們有一切『客觀的』可能性來做到這一點。所缺乏的只是真正利用這些可能性的本領。而這是取決於我們自己的。並且僅僅是取決於我們自己的！已經是我們學會利用這些可能性的時候了。已經是拋棄那種不干預生產的陳腐方針的時候了。已經是領會另一個方針，即適合於目前時期的要干預一切的新方針的時候了。如果你是廠長，你就要干預一切事務，就要熟悉一切，什麼都不要忽略過去，就要學習再學習。布爾什維克應當掌握技術。已經是布爾什維克自己成爲專家的時候了。在改造時期，技術決定一切。一個經濟工作人員竟不願意研究技術，不願意掌握技術，——這是笑話，這就不成其爲經濟工作人員了。

有人說，掌握技術是困難的。不對！沒有布爾什維克攻不下的堡壘。我們已經解決了許多極困難的任務。我們推翻了資本主義。我們取得了政權。我們建立了規模極大的社會主義工業。我們把中農引上了社會主義道路。建設方面最重要的事情我們已經做到了。剩下的已經不多，這就是鑽研技術，掌握科學。當我們做到這一點的時候，我們就會有甚至我們現在不敢夢想的速度。

只要我們真正願意這樣做，我們就一定能够做到這一點！

載於一九三二年二月五日

【真理報】第三十五號

給艾特琴同志的信

艾特琴同志！

你的小冊子我沒有能够讀完（沒有時間！），但是簡單地答覆一下你的四個問題是可以的。

（一）關於『黨內矛盾』。無產階級政黨是通過克服黨內矛盾而發展的，這一原理從恩格斯時代起就已經成爲公理了。公開的或隱蔽的意見分歧就是這種矛盾的表现。這和奧索夫斯基是毫不相干的，因爲奧索夫斯基錯誤地把我們黨看做兩個對抗階級的聯盟，看做這兩個階級的代表，而我們黨（和共產國際其他支部一樣）事實上却是一個階級即工人階級的代表。要知道，我們所說的是作爲一個階級（無產階級）的代表共產黨。

（二）關於列寧主義。不容置疑，列寧主義是世界工人運動中最左的派別（不帶引號的）。在工人運動中有各種各樣的派別，從封建保皇派（如『俄羅斯人民同盟』）和公開的資本主義派（如立憲民主黨人）到隱蔽的資產階級派（社會民主黨人，特別是『左派』社會民主黨人，無政府主義者，無政府工團主義者）和『共產主義』極左派。其中列寧主義是最左的和唯一徹底的革命派別。

（三）關於『左』傾和右傾的根源。它們的根源是相同的，就是說，它們都反映着我們的異己階

級的壓力。它們對黨進行鬥爭的形式和手段是不同的，因為它們即「左」傾和右傾所代表的社會階層不同。

(四)關於兩條戰綫的鬥爭。這裏沒有什麼可以解釋的。我不明白爲什麼康托爾同志不同意你的意見。致
共產主義敬禮

約·斯大林

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第一次刊印

致阿捷爾拜疆石油聯合廠和 格羅茲內石油聯合廠工作人員的賀電

祝賀阿捷爾拜疆石油聯合廠和格羅茲內石油聯合廠的工人和行政技術人員兩年半完成五年計劃。同志們，祝賀你們的勝利！

粉碎了資本主義鎖鍊而成爲自己國家的主人的蘇聯工人萬歲！
蘇維埃政權萬歲！布爾什維克黨萬歲！

約·斯大林

一九三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載於一九三二年四月一日
「真理報」第九十號

致電器工廠

向兩年半完成五年計劃的電器工廠全體工人和行政技術人員致熱烈的敬禮。
前進，繼續向勝利前進！

約·斯大林

載於一九三二年四月三日
「真理報」第九十二號

致馬格尼托哥爾斯克冶金工廠建築工程

祝賀馬格尼托哥爾斯克的工人和領導人員獲得第一個重大勝利。

同志們，前進，向新的勝利前進！

約·斯大林

載於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九日

《真理報》第一三六號

致全蘇機器拖拉機站管理總局 管理委員會主席和各機器拖拉機站

值此提前完成一千八百萬公頃播種計劃之際，謹向機器拖拉機站的男女工人、技師、專家和全體領導人員致兄弟的敬禮。

同志們，祝賀你們的勝利！

去年由機器拖拉機站播種的集體農莊土地約為二百萬公頃。今年則在一千八百萬公頃以上。去年機器拖拉機站所服務的集體農莊為二千三百四十七個。今年則為四萬六千五百一十四個。這就是我國農民經濟所走過的從木犁到拖拉機的道路。讓所有的人都知道，蘇聯工人階級正堅定不移地和滿懷信心地推進在技術上重新裝備自己的同盟者勞動農民的事業！

我們希望機器拖拉機站不要滿足於既得的成績，而要通過響應計劃把原定的（已經完成的）一千八百萬公頃的播種計劃擴大到二千萬公頃。

我們希望機器拖拉機站不要停留在這一點上，而要滿懷信心地去迎接自己當前的新任務，以便

翻好五百萬公頃左右的休閑地，順利進行收割運動，翻耕一千五百萬公頃左右的秋翻地，使秋季播種面積達到八百萬公頃，成立一千個新的機器拖拉機站；從而為明年替絕大多數集體農莊服務打下基礎。

讓所有的人都知道，蘇聯正從小農經濟的和農業技術落後的國家變為大規模集體經濟的和農業技術先進的國家！

同志們，前進，向新的勝利前進！

約·斯大林

發表於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真理報】第一四五號

致穀物托拉斯管理委員會主席和 各國營穀物農場

向蘇聯新型農業的主導力量，新的技術和新的農業組織方法的社會主義旗手——國營穀物農場系統，它的男女工人、技師和專家，它的領導者和指導員——致兄弟的敬禮！

不要滿足於完成播種計劃，——你們能夠而且應當超額完成計劃，因為你們具有爲此所必需的一切可能性。

要使你們在西伯利亞特別是在遠東的落後隊伍趕上來，要用各種辦法幫助集體農莊，要展開收割的準備工作（這是國營穀物農場當前的主要任務），要爭取新的成就。

前進，向新的勝利前進！

約·斯大林

載於一九三一年五月三十日

「真理報」第一四七號

新的環境和新的經濟建設任務

（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在經濟工作人員

會議上的演說）

同志們！從會議的材料中可以看出，我們各工業部門執行計劃的情形是十分參差不齊的。在過去五個月內，有些工業部門的產值比去年增長了百分之四十至五十。有些工業部門至多增長了百分之二十至三十。最後，有個別工業部門增長得非常少，只增長了百分之六至百分之十，甚至比這還少。屬於最後一類的有煤礦工業和鋼鐵工業。可見情形是參差不齊的。

爲什麼會有這種參差不齊的情形呢？某些工業部門落後的原因何在呢？爲什麼某些工業部門只增長了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而煤礦工業和鋼鐵工業增長得更少，落在其他部門後面呢？

原因在於近來工業發展的條件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形成了一種要求採取新的領導方法的新環境，而我們的某些經濟工作人員不去改變工作方法，仍然按照舊方式工作。這就是說，問題在於工業發展的新條件要求按照新方式來工作，而我們的某些經濟工作人員不了解這一點，不懂得現在必須按照新方式來領導。

這就是我們的某些工業部門落後的原因。

我國工業發展的新條件是什麼呢？這些新條件是從哪裏來的呢？

這些新條件至少有六個。

現在我們就來研究這些條件。

一 勞動力

首先要談的是保證各企業勞動力的問題。從前通常是工人自動跑到工廠裏來，所以當時在這方面有某種自流現象。這種自流現象的產生是由於當時有失業人口，有農村中的分化，有貧困，有驅使人們從農村跑進城市的飢餓的威脅。你們還記得『莊稼漢從農村逃進城裏來』這句話吧？當時是什麼東西迫使農民從農村跑進城市呢？是飢餓的威脅，是失業，是因為當時農民覺得農村是他們的後母，農民總想逃開它，隨便逃到什麼地方都可以，只要能找到一點工作就行。

不久以前我國的情形就是這樣，或者幾乎是這樣。

能不能說我國現在的情形還完全是這樣呢？不，不能這樣說。恰恰相反，現在的環境已經根本改變了。正因為環境改變了，所以我們就再也沒有勞動力的自流現象了。

在這個時期中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呢？第一、我們消滅了失業，因而也就消滅了壓迫『勞動市

場」的力量。第二、我們根本打破了農村中的分化，因而也就消除了驅使農民從農村跑進城市的普遍的貧困。最後，我們供給了農村數萬台拖拉機和農業機器，打垮了富農，組織了集體農莊，使農民有了像人一樣地生活和工作的可能。現在已經不能把農村叫做農民的後母了。正因為再不能把農村叫做後母，所以農民就留在農村安居樂業，而我們就再也沒有「莊稼漢從農村逃進城裏來」的現象，再也沒有勞動力的自流現象了。

可見我們現在有了完全新的環境和保證各企業勞動力的新條件。

由此應當得出什麼結論呢？

第一、由此應當得出的結論是：再不能指望勞動力的自流了。這就是說，應當由自流「政策」轉到有組織地給工業招收工人的政策。但是要做到這一點只有一個辦法，就是各經濟組織同集體農莊和莊員訂立合同。你們知道，某些經濟組織和集體農莊已經開始採用這種辦法，而且經驗表明，訂立合同的辦法無論對集體農莊或工業企業都有很大的好處。

第二、由此應當得出的結論是：必須立即使最繁重的勞動過程機械化，並且大力開展這一工作（在森林工業、建築業、煤礦工業、裝卸工作、運輸業、鋼鐵工業等方面）。這當然不是說，應該拋棄手工勞動。恰恰相反，手工勞動還會長期地在生產中發揮極大的作用。這只是說，勞動過程的機械化對我們是一種新的和決定的力量，沒有它就不能保持我們的發展速度，也不能維持新的生產規模。

我們還有不少的經濟工作人員既「不相信」機械化，也「不相信」和集體農莊訂立合同。這就是

那些不了解新環境，不願意按照新方式工作，而懷念着勞動力『自流』到企業裏來的『舊日黃金時代』的經濟工作人員。不用說，這種經濟工作人員是和環境向我們提出的新的經濟建設任務相去萬里的。看來他們以為勞動力的困難是偶然的現象，以為缺乏勞動力的現象會按所謂自流方式自行消滅。同志們，這種想法是錯誤的。勞動力的困難是不會自行消滅的。只有靠我們自己努力，這種困難才會消滅。

總之，採用和集體農莊訂立合同的辦法來有組織地招收工人，使勞動機械化，——這就是我們的任務。

我國工業發展的第一個新條件就是如此。

現在我們來談第二個條件。

二 工人的工資

我剛才已經談過有組織地給我們各企業招收工人的問題。但是招收工人還不是問題的全部。要保證我們各企業有勞動力，必須把工人固定在生產中，使企業中的工人成員相當地固定下來。幾乎用不着證明，沒有相當精通生產技術並熟悉新式機器的固定的工人成員，就不能前進，就不能完成生產計劃。沒有這種固定的工人成員，就得每次都來重新訓練工人，花一半時間去訓練他們，而不是去進

行生產。我們現在的實際情形怎樣呢？能不能說我們企業中的工人成員是相當固定的呢？不，可惜不能這樣說。恰恰相反，我們的企業中還有所謂勞動力的流動現象。而且許多企業中勞動力的流動現象不僅沒有消滅，反而在增長和加強起來。無論如何，工人成員在半年甚至在一季中至少變動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的企業是很難找到的。

從前，在工業恢復時期，我們的技術設備還不複雜，生產規模還不很大，還可以勉強「容忍」所謂勞動力的流動現象。現在情形不同了。現在環境已經根本改變了。現在，在大規模的改造時期，生產規模擴大了，技術設備極端複雜了，勞動力的流動現象也就成了生產的禍害，足以使我們的企業解體。現在「容忍」勞動力的流動現象就是瓦解我國工業，消除完成生產計劃的可能，破壞改進產品質量的可能。

—— 勞動力流動的原因何在呢？

就在於工資規定得不合理，工資等級制規定得不合理，工資方面有「左的」平均主義。我們很多企業制定的工資率幾乎把熟練勞動和非熟練勞動之間、繁重勞動和輕易勞動之間的差別抹殺了。平均主義使非熟練工人不想成爲熟練工人，因而喪失了上進的前途，於是他就覺得自己是工廠裏的「遊客」，只是暫時在這裏工作，稍微「賺一點錢」，然後就跑到別的什麼地方去「尋找幸福」。平均主義使熟練工人不得不從一個企業跑到另一個企業，以求最後找到一個能夠真正重視熟練勞動的企業。

由此就產生了「普遍的」從一個企業跑到另一個企業的現象，產生了勞動力流動的現象。

要消除這種禍害，就必須取消平均主義，打破舊的工資等級制。要消除這種禍害，就必須在規定工資等級制時注意到熟練勞動和非熟練勞動之間、繁重勞動和輕易勞動之間的差別。鋼鐵備料工和掃地工人得到同樣多的工資的情形是不能容忍的。火車司機和抄寫員得到同樣多的工資的情形是不能容忍的。馬克思和列寧說過：熟練勞動和非熟練勞動之間的差別，即使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即使在階級消滅以後，也還會存在，這種差別只有在共產主義制度下才會消失；因此，即使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工資』也應該按勞動來發給，而不應該按需要來發給。但是，我們經濟工作人員和工會工作人員中的平均主義者不同意這一點，他們認為在我們蘇維埃制度下這種差別已經消失了。究竟是誰對呢？是馬克思和列寧對呢，還是平均主義者對？應當認為馬克思和列寧在這裏是對的。由此應該得出結論說：誰現在不顧熟練勞動和非熟練勞動之間的差別而根據平均主義的『原則』來規定工資等級制，誰就是離開了馬克思主義，離開了列寧主義。

在每個工業部門中，在每個企業中，在每個車間中，都有一部分主要的比較熟練的工人。我們如果真想保證企業中有固定的工人成員，就應當首先和主要地把這一部分工人固定在生產中。他們；這一部分主要的工人，就是生產的基本環節。把他們固定在企業中，固定在車間中，就意味着把全體工人固定下來，根本消滅勞動力的流動現象。但是怎樣才能把他們固定在企業中呢？只有提升他們；只有提高他們的工資水平，只有在規定工資時充分地照顧到工作人員的熟練程度，才能把他們固定在企業中。

而提升他們和提高他們的工資水平是什麼意思呢？這對非熟練工人會有什麼影響呢？除了其他一切以外，這就是給非熟練工人開闢前途，刺激他們上進，刺激他們成爲熟練工人。你們自己知道，我們現在需要幾十萬幾百萬熟練工人。但是要造就熟練的工人幹部，就必須給非熟練工人開闢前途，刺激他們前進和上升。我們愈是大胆地這樣做就愈好，因爲這是消滅勞動力流動現象的基本手段。在這件事上節約，就是犯罪，就是違反我們社會主義工業的利益。

但是這還不够。

要把工人固定在企業中，還必須進一步改善工人的供應和居住條件。不能否認，近幾年來我們在住宅建設和對工人的供應方面做了不少事情。但是，我們所做的事情還遠不能滿足工人迅速增長的需要。決不能藉口從前住宅比現在少，因此就可以安於既得的成績。也不能藉口從前工人的供應比現在壞得多，因此就可以滿足於現狀。只有那些腐朽透頂的人才會藉口過去來安慰自己。不應當以過去爲出發點，而應當以現在工人日益增長的需要爲出發點。必須了解，我國工人的生活條件已經根本改變了。現在的工人已經不是從前的工人了。現在的工人，我們蘇聯的工人，希望滿足他們的一切物質和文化的需要；既要滿足糧食供應方面的需要；又要滿足住宅方面的需要；還要滿足文化及其他一切方面的需要。他們有這樣的權利，而我們也有保證他們的這些條件的義務。固然，我國工人沒有失業的痛苦，他們擺脫了資本主義的桎梏，他們已不再是奴隸，而是自己事業的主人。但是這還不够。他們要求滿足他們的一切物質和文化的需要，而我們也有義務滿足他們的這種要求。不要忘記，

現在我們自己也向工人提出一些要求，要求他們遵守勞動紀律，努力工作，進行競賽，開展突擊運動。不要忘記，絕大多數工人非常熱情地接受了蘇維埃政權的這些要求，並且英勇地實現着這些要求。因此，工人在實現蘇維埃政權的要求時，自然也要求蘇維埃政權履行它的義務，進一步改善工人的物質生活狀況和文化生活狀況。

總之，消滅勞動力的流動現象，消滅平均主義，合理地規定工資，改善工人的生活條件，——這就是我們的任務。

我國工業發展的第二個新條件就是如此。

現在我們來談第三個條件。

三 勞動組織

上面我已經談過必須消滅勞動力的流動現象，必須把工人固定在企业中。但是把工人固定下來還不是問題的全部。單單消滅流動現象是不够的。還必須給工人創造適當的勞動條件，使他們有可能有效地工作，提高生產率，改進產品質量。因此，必須把企業中的勞動組織得能使生產率一月高於一月，一季高於一季。

能不能說我們企業中的現行勞動組織符合於現代生產的要求呢？可惜不能這樣說。無論如何，我

們還有一些企業，那裏的勞動組織得很糟糕，那裏不是秩序井然，工作協調，而是毫無秩序，亂七八糟；那裏盛行的不是對工作負責的現象，而是完全不負責任和無人負責的現象。

無人負責是什麼意思呢？無人負責就是對所担任的工作不負任何責任，對機器、機床、工具不負責任。顯然，在無人負責的情況下是談不到什麼真正提高勞動生產率，改進產品質量，愛護機器、機床和工具的。你們知道，無人負責現象在鐵路運輸方面引起了什麼結果。無人負責現象在工業中也正引起同樣的結果。我們在鐵路運輸方面已經消滅了無人負責現象，因而提高了這方面的工作。我們在工業方面也應當這樣做，以求把這方面的工作提到更高的水平。

不合理的勞動組織和無人負責現象、每個工作人員對所担任的具體工作不負責任的現象相處得很好。從前，這種不合理的勞動組織還可以勉強「過得去」。現在情形不同了。現在環境完全改變了。在目前生產規模如此宏大並且已經有了許多大型企業的情況下，無人負責現象就是工業的禍害，這種禍害會威脅到我們各企業在生產方面和組織方面的一切成績。

為什麼無人負責現象能在我們某些企業中生根呢？它是作為連續生產制的不合法的伴侶出現在企業中的。如果說連續生產制一定會引起生產中的無人負責現象，那是不對的。如果勞動組織得合理，如果規定每個人對一定的工作負責，如果指定一定的工人使用一定的機器和機床，如果輪換的班次組織得合理，各班的質量和熟練程度彼此不相上下，那末連續生產制就能大大提高勞動生產率，改進工作質量，根除無人負責現象。例如鐵路運輸方面的情形就是如此，現在那裏正在實行連續生產

制，但是無人負責現象已經沒有了。能不能說我們工業企業中實行連續生產制的情形也一樣良好呢？可惜不能這樣說。問題在於我們某些企業實行連續生產制太倉卒了，沒有準備好相當的條件，沒有適當地組織質量和熟練程度大體相等的輪換班次，沒有規定每個人對所擔負的具體工作負責。結果就使連續生產制自流而變成了無人負責現象。結果是我們某些企業中有了紙上的口頭的連續生產制以及非紙上的實在的無人負責現象。結果是對工作缺乏責任感，不愛護機器，讓機床大批毀壞，缺乏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刺激。無怪乎工人說：「我們本來想提高勞動生產率和改進工作，但是既然什麼事情都沒有入負責，那末誰會重視我們呢？」

由此可見，我們某些同志在某些地方實行連續生產制太倉卒了，因為實行得太倉卒了，就曲解了連續生產制，使連續生產制變成了無人負責現象。

要消滅這種情形並消滅無人負責現象有兩條出路：或者照鐵路運輸方面所做的那樣，改變實行連續生產制的條件，使連續生產制不致變成無人負責現象。或者在現在還沒有具備做這種試驗的有利條件的地方，照斯大林格勒拖拉機製造廠不久以前所做的那樣，拋掉紙上的連續生產制，暫時改為六日生產制，並準備條件，以便將來在必要時可以再來實行真正的非紙上的連續生產制，再來實行沒有無人負責現象的連續生產制。

別的出路是沒有的。

毫無疑問，我們的經濟工作人員對於這一切都是十分明白的。但是他們却默不作聲。爲什麼呢？

看來是因爲害怕真理。但是，布爾什維克從什麼時候開始害怕起真理來了呢？在某些企業中，連續生產制變成了無人負責現象，因而也就被曲解到了極點，這難道不是事實嗎？試問誰需要這樣的連續生產制呢？誰敢說保存這種紙上的被曲解了的連續生產制的利益高於合理組織勞動的利益，高於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利益，高於真正的連續生產制的利益，高於我們社會主義工業的利益呢？我們把紙上的連續生產制埋葬得愈快，我們實現合理的勞動組織也就會愈快，這不是很明顯嗎？

有些同志認爲只要痛罵一頓，發表一些冠冕堂皇的演說，就可以消滅無人負責現象。據我所知，有些經濟工作人員反對無人負責現象只限於動輒在大會上把無人負責現象痛罵一頓，大概以爲說過這些話以後，無人負責現象就會自行消滅，就會所謂自流地消滅。如果他們認爲靠演說和痛罵就可以從實踐中剷除無人負責現象，那就大錯特錯了。不，同志們，無人負責現象是任何時候也不會自行消滅的。只有我們自己才能够而且應當去消滅無人負責現象，因爲我們掌握着政權，我們大家要對一切負責，也要對無人負責現象負責。我認爲，如果我們的經濟工作領導人員不是從事於演說和痛罵，而是拿出一兩個月的時間深入礦井或工廠，研究勞動組織方面的一切細節和『小事』，把那裏的無人負責現象真正消滅，然後把這個企業的經驗推廣到其他企業中去，那就要好得多。那就不知道要好多少。這才是真正爲反對無人負責現象而鬥爭，爲合理的布爾什維克的勞動組織而鬥爭，爲在企業中合理地配置力量而鬥爭。

總之，消滅無人負責現象，改善勞動組織，在企業中合理地配置力量，——這就是我們的任務。

我國工業發展的第三個新條件就是如此。

現在我們來談第四個條件。

四 工人階級的生產技術知識分子問題

一般工業指揮人員，特別是工程技術人員的情形也改變了。

從前我們的情形是這樣：我國全部工業的主要來源是烏克蘭的煤礦鋼鐵基地。烏克蘭把金屬供給我國所有的工業區，無論是南方，或者是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它又把煤炭供給我們蘇聯的基本企業。這裏我不談烏拉爾，因為烏拉爾在這方面所佔的比重和頓巴斯比較起來要小得多。這樣，我們在當時有三個培養工業指揮人員的主要基地：南方、莫斯科區、列寧格勒區。當然，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依靠我國當時僅有的為數極少的工程技術人員還可以勉強過得去。

不久以前的情形就是這樣。

但是，我們現在的環境完全不同了。我認為現在很明顯，我們要保持目前的發展速度和巨大的生產規模，單靠烏克蘭煤礦鋼鐵基地已經不能對付了。你們知道，雖然烏克蘭的煤炭和金屬產量日益增長，但是已經不能滿足我們的需要了。你們知道，我們因此不得不在東方建立新的煤礦鋼鐵基地，即烏拉爾—庫茲巴斯。你們知道，我們建立這個基地不是沒有成績的。但是這還不夠。其次，我們需要

在西伯利亞建立冶金業來滿足當地日益增長的需要。而且我們已經在建立了。此外，我們需要在哈薩克斯坦和土爾克斯坦建立新的有色金屬工業基地。最後，我們需要展開極廣泛的鐵路建設。這是蘇聯全國利益——各邊疆共和國利益和中央地區利益所要求的。

由此應當得出結論說：我們從前還够用的爲數極少的工程技術人員和工業指揮人員現在已經不够用了。由此應當得出結論說：舊有的培養工程技術人員的基地已經不够了，必須在烏拉爾、西伯利亞和中亞細亞建立巨大的新的基地網。如果我們真想實現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化綱領，那我們現在就應當保證自己有比原來多三倍五倍的工程技術人員和工業指揮人員。

但是，我們所需要的不是任何一種指揮人員和工程技術人員。我們所需要的是能够了解我國工人階級的政策、能够領會這個政策並決心老老實實地實現這個政策的那種指揮人員和工程技術人員。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我國已經進入這樣的一個發展階段，在這個階段工人階級應當爲本身造就自己的生產技術知識分子，造就能够維護工人階級在生產中的利益，即統治階級的利益的生產技術知識分子。

任何一個統治階級都不能沒有自己的知識分子。蘇聯工人階級也不能沒有自己的生產技術知識分子，這是沒有任何理由可以懷疑的。

蘇維埃政權注意到這種情況，爲工人和勞動農民打開了國民經濟各部門高等學校的大門。你們知道，現在有幾萬名工農青年在高等學校裏學習。從前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高等學校是公子哥兒獨佔

的場所，而現在在蘇維埃制度下，工農青年却是高等學校裏的統治力量了。毫無疑問，我們很快就能從我們的高等學校得到幾千名新的技師和工程師；我國工業的新的指揮員。

但這只是問題的一方面。問題的另一方面在於工人階級的生產技術知識分子將不僅是由讀過高等學校的人所組成的，而且是由我們企業中的實際工作人員、熟練工人、工廠和礦井中的工人階級文化力量來補充的。競賽的發起人，突擊隊的領導者，勞動高潮的實際鼓舞者，各部分建設工作的組織者，——這就是工人階級的新的階層，這個階層也應當和讀過高等學校的同志一起組成工人階級知識分子的核心，組成我國工業指揮人員的核心。我們的任務就是不要排擠這些來自「下層」的有創造性的同志，要更大胆地提拔他們去擔任指揮職務，使他們有可能發揮自己的組織能力，使他們有可能充實自己的知識，並且要不惜金錢來為他們造成適當的環境。

在這些同志中間有不少是非黨員。但是這並不能成為更大胆地提拔他們去擔任領導職務的障礙。恰恰相反，正是應當特別關心他們這些非黨員同志，應當提拔他們去擔任指揮職務，使他們真正相信黨是重視有能力和有本事的工作人員的。

有些同志認為只能提拔黨員同志去擔任工廠的領導職務。因此，他們往往排擠那些有能力和有創造性的非黨員同志，而把那些即使能力較差和沒有創造性的黨員提到首位。不用說，再沒有比這種所謂「政策」更愚蠢和更反動的了。幾乎用不着證明，這種「政策」只能破壞黨的威信，使非黨工人離開黨。我們的政策決不是要把黨變成閉關自守的幫會。我們的政策是要使黨員工人和非黨工人之間

有一種「相互信任」的氣氛，「相互檢查」的氣氛（列寧）。我們黨在工人階級中強大有力的原因之一，就在於它所實行的正是這樣的政策。

總之，使蘇聯工人階級有自己的生產技術知識分子，——這就是我們的任務。

我國工業發展的第四個新條件就是如此。

現在我們來談第五個條件。

五 舊的生產技術知識分子轉變的徵兆

關於對待舊的資產階級生產技術知識分子的問題也要有另一種提法。

兩年以前我們的情形是這樣：舊的技術知識分子中最熟練的一部分人感染了暗害病。而且暗害活動在當時是一種時髦的東西。一部分人進行暗害活動，另一部分人包庇暗害分子，還有一部分人袖手旁觀，保持中立，再有一部分人則在蘇維埃政權和暗害分子之間動搖不定。當然，大多數舊的技術知識分子多少還是忠順地繼續工作的。但這裏所說的不是大多數人，而是技術知識分子中最熟練的那一部分人。

暗害活動是由什麼造成的，是由什麼培植起來的呢？是由於蘇聯國內階級鬥爭尖銳化，由於蘇維埃政權對城鄉資本主義分子實行進攻政策，由於這些資本主義分子對蘇維埃政權的政策進行反抗，

由於國際形勢複雜化，由於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建設有困難。如果說從事戰鬥的暗害分子的積極性是由資本主義國家帝國主義者的武裝干涉陰謀以及我們國內的糧食困難所支持的，那末另一部分舊的技術知識分子向積極的暗害分子方面的動搖就是由於托洛茨基分子和孟什維克空談家的時髦論調而加強起來的。這些空談家說，『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反正是不會有什麼結果的』，『蘇維埃政權反正是在蛻化而且很快就要垮台的』，『布爾什維克正以自己的政策促成武裝干涉』等等。此外，既然連右傾分子中間的某些老布爾什維克都抵擋不住這種『時疫』而在當時離開了黨，那末從來沒有聞過布爾什維主義氣味的一部分舊的技術知識分子也蒙上帝保佑而表現動搖不定，就自然是不足為奇的。

當然，在這種情況下，蘇維埃政權對舊的技術知識分子所能實行的唯一政策就是粉碎積極的暗害分子，分化中立分子，吸收忠順分子。

一兩年前的情形就是這樣。

能不能說我們現在的環境還完全是那樣呢？不，不能這樣說。恰恰相反，我們現在的環境完全不同了。首先，我們擊潰了城鄉資本主義分子，並且正在順利地消滅他們。當然，這不會使舊知識分子感到高興。很可能他們還對自己的已被擊潰的朋友表示同情。但是，同情者尤其是中立者和動搖者，在自己的積極活動的朋友遭到無可挽救的慘敗以後，還甘願和這些朋友遭受同樣的命運，這樣的事情是不會有的。

其次，我們克服了糧食困難，不僅克服了糧食困難，而且還向國外輸出糧食，其數量之多是蘇維埃政權建立以來未曾有過的。於是動搖分子的這一『論據』也就破產了。

再其次，現在連瞎子也看得見，我們在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建設戰綫上取得了極大的成就，獲得確定不移的勝利。

於是舊知識分子『武庫』中最主要的東西也就完蛋了。至於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武裝干涉的希望，那就必須承認，這種希望已經成了——至少暫時成了——建築在沙灘上的房子。的確，人們答應實行武裝干涉已經有六年了，可是武裝干涉一次也沒有嘗試過。現在必須承認，我們的高明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不過是上了當而已。更不必說，積極的暗害分子在有名的莫斯科審判案中的行為本身就應當使而且實際上已經使暗害活動的思想破產了。

當然，這些新的情況不能不影響到我國舊的技術知識分子。新的環境在舊的技術知識分子當中應當造成而且實際上已經造成了一種新的情緒。正因為如此，從前同情過暗害分子的一部分知識分子已經有了轉到蘇維埃政權方而來的明顯的徵兆。現在不僅這一部分舊的知識分子，就連昨天的明顯的暗害分子也有很大一部分人開始在許多工廠裏和工人階級同心合力地工作，這個事實毫無疑問地說明了舊的技術知識分子的轉變已經開始。當然，這並不是說我們這裏再也沒有暗害分子了。不，不是這個意思。暗害分子是有的，而且只要我國還有階級，只要還有資本主義的包圍，暗害分子還是會有的。這只是說，既然從前這樣或那樣同情過暗害分子的很大一部分舊的技術知識分子現在已經

轉到蘇維埃政權方面來，那末剩下的積極的暗害分子就爲數不多了，他們已經陷於孤立，而且不得不暫時轉入極端秘密的狀態。

由此應該得出結論：我們對待舊的技術知識分子的政策也應該根據這種情形而改變。在暗害活動猖獗時期，我們對舊的技術知識分子的態度主要地表現於粉碎政策，而現在當這些知識分子轉到蘇維埃政權方面來的時期，我們對他們的態度就應該主要地表現於吸收和關懷他們的政策。如果已經改變了的新的條件下還繼續實行舊政策，那是不正確的和不合辯證法的。如果現在還幾乎把每個舊專家和舊工程師都看做未被拿獲的犯人和暗害分子，那是愚蠢的和不合理的。在我們這裏，『反專家主義』向來是而且現在仍然是被看做有害的和可恥的現象的。

總之，改變對舊的工程技術人員的態度，多多關心和照顧他們，更大膽地吸收他們參加工作，——這就是我們的任務。

我國工業發展的第五個新條件就是如此。

現在我們來談最後一個條件。

六 關於經濟核算

如果我不談到另一個新條件，那還不能算全面。這裏指的是爲工業、爲國民經濟積累資金的來源

問題，是加快這種積累的速度問題。

從積累方面來看，我國工業發展中的新的和特別的情況是什麼呢？就是舊的積累來源已開始不能保證工業的進一步發展了。因此，我們如果真想保持並加快布爾什維克的工業化速度，就必須找到新的積累來源並擴大舊的積累來源。

從資本主義國家的歷史可以知道，任何一個想把自己的工業提到更高水平的新興國家都必須得到外來的援助，即長期的信貸或借款。西方各國的資本家有鑒於此，就完全拒絕給我國信貸和借款，以為沒有信貸和借款，我國的工業化就一定會破產。可是資本家們想錯了。他們沒有估計到我國和資本主義國家不同，我國有某些特別的積累來源足以恢復和繼續發展工業。的確，我們不僅恢復了工業，不僅恢復了農業和運輸業，而且已經把改造重工業、農業和運輸業的巨大工作引上了軌道。當然，我們在這方面是花了幾百億盧布的。這幾百億盧布是從哪裏得來的呢？是從輕工業方面，從農業方面，從預算上的積累方面得來的。我們不久以前的情形就是這樣。

現在的情形完全不同了。過去，舊的積累來源足夠用來改造工業和運輸業，而現在，舊的積累來源顯然已開始不夠了。現在的問題不是要改造舊工業。現在的問題是要在烏拉爾、西伯利亞和哈薩克斯坦建立技術裝備優良的新工業。現在的問題是要在蘇聯各產糧區、畜牧區和原料區建立新的大規模的農業生產。現在的問題是要在蘇聯的東部和西部之間建立新的鐵路網。當然，舊的積累來源是不能保證這一巨大工作的完成的。

不僅如此，還必須指出另一種情況，就是在我們許多企業和經濟組織中，由於不善經營，經濟核算的原則已經被破壞無餘了。事實上，在許多企業和經濟組織中，計算、成本核算和可靠的收支平衡表的編制早已停止了。事實上，在許多企業和經濟組織中，『節約制度』、『縮減非生產開支』、『生產合理化』早已成了過時的觀念了。顯然，他們依靠的是國家銀行『反正會撥給我們必要的款項』。事實上，近來許多企業的成本已開始提高了。交給他們的任務是把成本降低百分之十或百分之十以上，可是他們却把成本提高了。而降低成本是什麼意思呢？你們知道，把成本降低百分之十，就等於在工業內部積累一億五千萬至二億盧布。顯然，在這樣的情況下，提高成本就等於使工業和整個國民經濟損失幾億盧布。

從這一切應該得出結論：已經不能單靠輕工業，單靠預算上的積累，單靠農業方面的收入了。輕工業是一個極豐富的積累來源，而且它現在也有繼續發展的一切可能，但這個來源不是無窮的。農業也是一個豐富的積累來源，但是在目前農業改造時期，它本身還需要國家的資助。至於預算上的積累，你們自己知道，這種積累不可能而且不應該是無窮的。此外還有什麼呢？還有重工業。因此，必須使重工業，首先是它的機器製造業，也能拿出積累來。因此，除了加強和擴大舊的積累來源外，同時還必須使重工業，首先是機器製造業，也能拿出積累來。

出路就在這裏。

爲此需要做些什麼呢？需要消滅不善經營的現象，動員工業內部的資源，在我們的一切企業中

實行並鞏固經濟核算制，不斷降低成本，毫無例外地在一切工業部門中加強工業內部的積累。

這就是到達出路的途徑。

總之，實行並鞏固經濟核算制，提高工業內部的積累，——這就是我們的任務。

七 用新方式工作，用新方式領導

同志們，以上就是我國工業發展的新條件。

這些新條件的意義就在於它們爲工業造成了新的環境，要求我們用新方法來工作，用新方法來領導。

由此可見：

(甲) 已經不能再像過去那樣指望勞動力的自流了。要保證工業有勞動力，就必須有組織地招收工人，必須使勞動機械化。如果以爲我們不必實行機械化就可以保持今天的建設速度和生產規模，那就等於希望用匙子舀盡海水。

(乙) 其次，不能再容忍工業中勞動力的流動現象了。要消除這個禍害，就必須按新方法規定工資，使企業中的工人成員相當地固定下來。

(丙) 其次，不能再容忍生產中的無人負責現象了。要消除這個禍害，就必須按新方式組織勞動，

必須適當地配置力量，使每一部分工人都對工作、對機器、對機床、對工作質量負責。

(丁)其次，不能再像過去那樣依靠我們從資產階級俄國繼承下來的為數極少的舊工程技術人員了。要提高現有的速度和生產規模，就必須使工人階級有自己的生產技術知識分子。

(戊)其次，不能像過去那樣把所有的舊專家和舊工程技術人員都看成是一樣的了。要適應已經改變的環境，就必須改變我們的政策，盡量關心那些確定不移地轉到工人階級方面來的舊專家和舊工程技術人員。

(己)最後，不能像過去那樣依靠舊的積累來源了。要保證工業和農業的進一步發展，就必須開闢新的積累來源；消除不善經營的現象；實行經濟核算，降低成本，提高工業內部的積累。

這就是工業發展的新條件，這些條件要求我們用新方法來工作，用新方法來領導經濟建設。

爲了按新方式進行領導，需要做些什麼呢？

首先，需要使我們的經濟工作領導者了解新的環境，具體地研究工業發展的新條件；根據新環境的要求來改造自己的工作。

其次，需要使我們的經濟工作領導者不是『一般地』，不是『從空中』來領導企業，而是具體地切實地領導企業；需要使他們不是從一般的空談出發，而是以嚴格的實事求是的精神來對待每一個問題；需要使他們不限於紙上的敷衍或一般的空話和口號，而要精通業務，了解工作的細節，熟悉『小事』，因爲現在大事是由『小事』積成的。

其次，需要把我們現有的有時包括一二百個企業的那些龐大的公司立刻劃小，分爲幾個公司。一個公司的主席要和一百個或一百個以上的工廠打交道，當然不能真正地了解這些工廠，了解這些工廠的生產能力和工作情況。他既然不了解工廠，當然就不能領導它們。因此，要使公司的主席有可能真正地研究工廠的情況並領導工廠，就必須使他們擺脫過多的工廠，必須把一個公司分爲幾個公司，使公司接近工廠。

其次，需要把我們的公司由委員會管理制改爲一長管理制。現在的情況是公司的委員會裏有十個至十五個人坐在那裏寫公文，討論討論問題。同志們，繼續實行這樣的管理方法是不行的。必須停止紙上的「領導」而去進行真正的、實事求是的、布爾什維克的工作。讓公司的主席和幾個副主席留下來領導公司。這對於管理公司完全够了。其餘的委員最好派到下面去，派到工廠去。這無論對於他們或對於工作都要有益得多。

其次，需要使公司的主席和副主席更經常地巡視各工廠，花更多的時間留在那裏工作，更好地熟悉工廠的工作人員，不僅要教導現場的工作人員，而且要向他們學習。如果以爲現在可以遠離工廠坐在辦公室內，從辦公室來進行領導，那就錯了。要領導工廠，就必須更經常地和企業的工作人員接觸，必須和他們保持密切的聯系。

最後，略微談談我們一九三一年的生產計劃。在黨的周圍有一些庸人，他們硬說我們的生產計劃是不現實的，是不能完成的。這就像謝德林小說中的「絕頂聰明的鮑魚」^①一樣，它總是在自己周圍故

佈一種『愚蠢的空氣』。我們的生產計劃是不是現實的呢？絕對是現實的！所以是現實的，至少是因為我們具備實現這一計劃所必需的一切條件。所以是現實的，至少是因為這一計劃的完成現在完全取決於我們自己，取決於我們利用我們現有的極豐富的可能性的本領和願望。如果不是這樣，為什麼許多企業和工業部門已經超額完成了計劃呢？這說明其他的企業和工業部門也能够完成並超額完成計劃。

如果以為生產計劃是一張開列着數字和任務的一覽表，那是愚蠢的。事實上生產計劃是千百萬人的活的實際行動。我們的生產計劃的現實性就在於我們有千百萬創造新生活的勞動者。我們的計劃的現實性就在於有活的人，有我們大家，我們的勞動意志，我們按新方式工作的決心，我們完成計劃的決心。我們是不是有這樣的決心呢？是的，是有的。因此，我們的生產計劃是可能實現而且應該實現的。（鼓掌多時）

載於一九三二年七月五日

「真理報」第一八三號

①

「絕頂聰明的鮑魚」是俄國著名作家薩爾梯柯夫-謝德林的一篇寓言故事，描寫一條鮑魚因為感到處處有喪生的危險而不敢出外，整天躲在僅能容身的洞裏過着提心吊胆的生活。它日以爲絕頂聰明，可是大家却認爲它是傻瓜。——譯者註

致「阿模」汽車製造廠的工人和 行政技術人員⁽¹⁰⁾

聯共(布)中央非常滿意地看到「阿模」工廠的工人和行政技術人員的勝利。從前在這裏，俄國資
本家只能建立技術落後、勞動生產率很低並採用野蠻剝削方法的汽車修理廠，而現在你們建立了年
產二萬五千輛載重汽車並採用現代技術一切成就的雄偉的大型工廠。你們的勝利就是我國全體勞動
人民的勝利。聯共(布)中央堅信，在這第一個巨大的勝利之後，你們一定會獲得其他的勝利：掌握工
廠的新技術，堅持不懈地完成生產計劃，降低生產費用和提高產品質量。

向蘇聯第一個大型汽車製造廠——「阿模」工廠的全體建設者致熱烈的布爾什維克的敬禮。

聯共(布)中央委員會書記 約·斯大林

載於一九三二年十月一日

「真理報」第二七一號

致哈爾科夫拖拉機製造廠建築工程的 工人和行政技術人員

我國勞動人民，千百萬集體農莊莊員和黨都以極大的關懷注視着哈爾科夫拖拉機製造廠的建設進程。哈爾科夫拖拉機製造廠建築工程是烏克蘭農業集體化的鋼鐵支柱，它的建設者是引導千百萬烏克蘭農民走向社會主義的先鋒隊。加入拖拉機製造廠行列的哈爾科夫拖拉機製造廠的建設，將成爲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史上實現真正的布爾什維克的速度的榜樣。聯共（布）中央相信，工人和工程技術人員一定能克服新的生產中的困難，運用斯大林格勒製造廠的經驗，完成一九三二年的戰鬥計劃。向蘇聯第二個大型拖拉機製造廠的建設者致熱烈的布爾什維克的敬禮！

聯共（布）中央委員會書記 約·斯大林

載於一九三二年十月一日

「真理報」第二七一號

給『技術報』

(三)

祝賀第一個布爾什維克的技術報紙出版。

『技術報』應當成爲廣大工人羣衆、經濟工作人員和工程技術人員在掌握技術方面的有力武器。『技術報』應當幫助黨從工人階級中造就出幾千萬新的技師和工程師——爲布爾什維克的速度而奮鬥的戰士。

祝『技術報』在各方面獲得成就！

約·斯大林

載於一九三一年十月十日

『真理報』第二八〇號

論布爾什維主義歷史中的幾個問題

(給「無產階級革命」雜誌編輯部的信)

敬愛的同志們！

我堅決抗議把斯盧茨基那篇反黨的半托洛茨基主義的論文「布爾什維克論戰前危機時期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作爲供討論的文章刊載在『無產階級革命』雜誌(一九三〇年第六期)上。

斯盧茨基硬說，列寧(布爾什維克)對德國社會民主黨內和戰前一般社會民主黨內的中派主義的危險估計不足，即對暗藏的機會主義的危險以及對機會主義採取調和態度的危險估計不足。換句話說，照斯盧茨基說來，列寧(布爾什維克)並沒有對機會主義進行過不調和的鬥爭，因爲對中派主義估計不足實質上就是拒絕對機會主義進行大力的鬥爭。這樣說來，列寧在戰前時期還不是真正的布爾什維克，只是在帝國主義大戰時期，或者直到這次大戰結束時，才成爲真正的布爾什維克。

斯盧茨基在他的論文中就是這樣說的。可是你們不但不去痛斥這個新出現的「歷史學家」的誹謗和捏造行爲，反而去和他進行討論，供給他講壇。我不能不抗議把斯盧茨基的論文作爲供討論的文章刊載在你們的雜誌上，因爲決不能把列寧的布爾什維主義立場問題，把列寧是否對中派主義這種機

會主義進行過不調和的原則鬥爭，列寧過去不是真正的布爾什維克的問題變成討論的對象。

你們在十月二十日送給中央的『編輯部聲明』中承認，編輯部把斯盧茨基的論文作為供討論的文章刊載出來是犯了錯誤。這當然很好，雖然編輯部的聲明出現得很晚。但是，你們在聲明中又犯了一個新的錯誤，因為你們宣稱：『編輯部認為在「無產階級革命」雜誌上進一步探討一切有關布爾什維克和戰前第二國際之間的相互關係的問題，在政治上是非常迫切的和必要的。』這就是說，你們又打算把人們拉來討論那些本來是布爾什維主義的公理的問題。這就是說，你們又想把列寧的布爾什維主義立場問題由公理變成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問題。爲什麼呢？根據什麼理由呢？

大家知道，列寧主義是在對各色機會主義，其中包括對西方的中派主義（考茨基）以及對我國的中派主義（托洛茨基等等）進行無情的鬥爭中產生、成長和鞏固起來的。連布爾什維主義的公開敵人也不能否認這一點。這是公理。而你們却把我們往後拉，企圖把公理變成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問題。爲什麼呢？根據什麼理由呢？也許是由於不知道布爾什維主義的歷史？也許是由於犯了腐朽的自由主義，想使斯盧茨基之流和托洛茨基的其他門徒不能說人家堵住他們的嘴吧？多麼奇怪的一種靠犧牲布爾什維主義的切身利益而實行的自由主義……

編輯部認爲斯盧茨基的論文中究竟有什麼東西值得討論研究呢？

（一）斯盧茨基硬說，列寧（布爾什維克）沒有實行和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機會主義者、和戰前時期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者決裂、分裂的路綫。你們想討論斯盧茨基的這個托洛茨基主義論點。但是這

裏有什麼可以討論的呢？斯盧茨基簡直是在誹謗列寧，誹謗布爾什維克，這難道還不明顯嗎？誹謗應該加以痛斥，而不應該把它變成討論的對象。

每個布爾什維克，如果他真的是布爾什維克，都知道還在大戰以前很久，大約從一九〇三、一九〇四年起，當俄國形成了布爾什維克派而德國社會民主黨內剛剛出現左派的時候，列寧就一方面對我們俄國社會民主黨內的機會主義者，另一方面對第二國際（包括德國社會民主黨）內的機會主義者實行了決裂、分裂的路綫。

每個布爾什維克都知道，正是因為這個緣故，布爾什維克當時（一九〇三年至一九〇五年）就已經在第二國際機會主義者的隊伍中博得了「分裂派」和「搗亂派」的光榮稱號。但是既然左派社會民主黨人在第二國際內，首先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內還是一個組織上沒有形成、思想上沒有鍛鍊、甚至怕說「決裂」和「分裂」兩個字眼的軟弱無力的集團，那末，列寧能有什麼辦法，布爾什維克能有什麼辦法呢？總不能要求列寧，要求布爾什維克從俄國去替左派在西方政黨內製造分裂吧。

況且組織上和思想上的軟弱不僅僅是戰前時期左派社會民主黨人的特點。大家知道，在戰後時期左派仍然保留了這個缺點。大家知道，列寧在一九一六年十月即大戰開始兩年多以後發表的「論尤尼烏斯的小冊子」^①這篇著名論文中對德國左派社會民主黨人做了一個估計，在那篇論文裏列寧批判

① 尤尼烏斯就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內左派社會民主黨人的首領羅莎·盧森堡。

了德國左派社會民主黨人的許多極嚴重的政治錯誤，說到了『德國所有左派分子的軟弱性，他們被考茨基的虛偽、學究氣、對機會主義者的「友好」這些卑鄙的東西四面八方包圍着』，在那篇論文裏列寧說到了『尤尼烏斯還沒有完全擺脫德國那些即使是左派社會民主黨人的「包圍」，這些人害怕分裂，害怕徹底說出革命的口號』(三)。

當時在第二國際所有的派別中，俄國布爾什維克按組織經驗和思想鍛鍊來說是唯一能夠採取重大措施去和俄國社會民主黨內的機會主義者直接實行決裂、分裂的派別。如果斯盧茨基之流即使不是企圖證明而只是企圖假定列寧和俄國布爾什維克沒有用全部力量去和機會主義者(普列漢諾夫、馬爾托夫、唐恩)實行分裂，把中派主義者(托洛茨基和其他八月聯盟分子)驅逐出去，那末關於列寧的布爾什維主義立場問題，關於布爾什維克的布爾什維主義立場問題還可以進行爭論。但是問題就在於斯盧茨基之流對這種荒謬的假定速提都不敢提一下。所以不敢，是因為他們知道，俄國布爾什維克對各色機會主義者實行堅決分裂政策(一九〇四年至一九一二年)的盡人皆知的事實，是對這種假定的有力的駁斥。所以不敢，是因為他們知道，他們這樣做馬上就會受到痛斥。

於是就發生了一個問題：如果俄國布爾什維克不同時和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者及中派主義者實行決裂的路綫、分裂的路綫，他們能不能在帝國主義大戰以前很久的時候(一九〇四年至一九一二年)就同本國的機會主義者和中派調和主義者實行分裂呢？俄國布爾什維克認為他們對機會主義者和中派主義者的政策是西方左派所應採取的政策榜樣，這一點有誰能够懷疑呢？俄國布爾什維克

竭力推動西方的左派社會民主黨人，其中包括德國社會民主黨內的左派，去同本國的機會主義者和中派主義者實行決裂，實行分裂，這一點有誰能够懷疑呢？至於西方的左派社會民主黨人當時還沒有成熟到能够效法俄國布爾什維克的地步，那就不是列寧和俄國布爾什維克的過錯了。

(二) 斯盧茨基責備列寧和布爾什維克，說他們沒有堅定不移地支持德國社會民主黨左派，說他們只是在嚴重的附帶條件下才支持了德國社會民主黨左派，說派別性的考慮妨礙了他們徹底支持左派。你們想通過討論來反對這種騙人的毫無根據的責備。但是這裏究竟有什麼可以討論的呢？斯盧茨基在這裏耍手腕，力圖用沒有根據的對列寧和布爾什維克的責備來掩飾德國左派立場上的真正錯誤，這難道還不明顯嗎？德國左派常常在布爾什維主義和孟什維主義之間動搖不定，如果布爾什維克不願意背叛工人階級和工人階級的革命，那末他們在支持德國左派的時候就不能不提出一些嚴重的附帶條件，不能不嚴厲地批評他們的錯誤，這難道還不明顯嗎？騙人的手腕應該加以痛斥，而不應該把它變成討論的對象。

是的，布爾什維克只是在一定的嚴重的附帶條件下才支持了德國左派社會民主黨人，同時批評了他們的半孟什維主義的錯誤。但是，因此就應該稱贊布爾什維克，而不應該責備他們。

有人懷疑這一點嗎？

讓我們來看一看最明顯的歷史事實。

(甲) 一九〇三年俄國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在黨員資格問題上發生了嚴重的意見分歧。當時布

爾什維克想用自己的關於黨員資格的條文來造成一種組織上的屏障，防止非無產階級分子湧進黨內來。當時因為俄國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性的革命，所以非無產階級分子湧進黨內來的危險是非常現實的。俄國孟什維克堅持相反的立場，主張給非無產階級分子大開入黨之門。由於俄國革命的各個問題對世界革命運動有重要的意義，西歐社會民主黨人就決定干預這件事。德國左派社會民主黨人帕爾烏斯和羅莎·盧森堡，即當時左派的首領，也干預了這件事。結果怎樣呢？他們兩人都表示贊成孟什維克，反對布爾什維克，而且責備布爾什維克有極端集中主義和布朗基主義的趨向。後來孟什維克就抓住了這種卑鄙的市僧式的論調，並且把它散佈於全世界。

(乙) 一九〇五年俄國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在俄國革命性質問題上發生了意見分歧。布爾什維克堅持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工農聯盟思想。布爾什維克斷定：必須實行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以便在保證得到農村貧農支持的情形下立刻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俄國孟什維克否定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無產階級領導權思想，他們寧願採取和自由資產階級妥協的政策，而反對工農聯盟的政策，他們竟宣佈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是和資產階級革命的發展相矛盾的反動的布朗基主義的方案。德國社會民主黨左派，帕爾烏斯和羅莎·盧森堡是怎樣對持這些爭論的呢？他們編造了一種空想的、半孟什維主義的、徹頭徹尾充滿了孟什維克的否認工農聯盟政策的精神的不斷革命方案（對馬克思的革命方案的畸形的曲解），並拿這個方案來同布爾什維克的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的方案相對立。後來托洛茨基（馬爾托夫在某種程度上）就抓住了這

個半孟什維主義的不斷革命方案，並且把它變成了反對列寧主義的武器。

(丙)戰前時期在第二國際各黨內出現的最迫切的問題之一就是民族殖民地問題，被壓迫民族和殖民地問題，被壓迫民族和殖民地的解放問題，對帝國主義鬥爭的方法問題，推翻帝國主義的道路問題。爲了擴大無產階級革命和包圍帝國主義，布爾什維克提出了在民族自決的基礎上支持被壓迫民族和殖民地解放運動的政策，發揮了先進國家無產階級革命同殖民地和被壓迫國家民族革命解放運動結成統一戰綫的方案。因此，各國的機會主義者，各國的社會沙文主義者和社會帝國主義者立刻起來反對布爾什維克。他們把布爾什維克當做瘋狗來攻擊。當時西方的左派社會民主黨人採取什麼立場呢？他們發揮了半孟什維主義的帝國主義理論，否定馬克思主義所理解的民族自決原則（直到實行分離和組織獨立國家爲止的原則），反對殖民地和被壓迫國家解放運動有重大革命意義的論點，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和民族解放運動有可能結成統一戰綫的論點，並拿所有這些極端輕視民族殖民地問題的半孟什維主義的糊塗思想來和布爾什維克的馬克思主義的方案相對立。大家知道，後來托洛茨基就抓住了這個半孟什維主義的糊塗思想，並且利用它作爲反對列寧主義的武器。

這就是德國左派社會民主黨人所犯的一些盡人皆知的錯誤。

至於德國左派所犯的在列寧的有關論文中受到嚴厲批評的其他錯誤，我就不用了。

他們在估計布爾什維克在十月革命時期的政策時所犯的那些錯誤，我也不用了。

從戰前歷史中舉出的德國左派所犯的這些錯誤，不是說明左派社會民主黨人雖然有其左派性，

但還沒有解下孟什維主義的行囊，又是說明什麼呢？

當然，德國左派不僅有過嚴重的錯誤。他們也還有過重大的革命的事蹟。我指的是他們在內政問題例如選舉鬥爭問題上，在國會鬥爭和國會外鬥爭問題上，在總罷工、戰爭、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等等問題上的許多功績和革命言論。正因為如此，布爾什維克才把他們當左派看待，支持他們，推動他們前進。但是，這並沒有推翻而且也不能推翻一個事實：德國左派社會民主黨人同時也有過許多極嚴重的政治錯誤和理論錯誤，他們還沒有拋棄孟什維主義的貨色，因此就需要布爾什維克的極嚴厲的批評。

現在請你們自己判斷一下：如果列寧和布爾什維克不願意背叛工人階級的利益，背叛革命的利益，背叛共產主義，那末，他們在支持西方左派社會民主黨人的時候能不能不提出嚴重的附帶條件，不嚴厲批評他們的錯誤呢？

斯盧茨基本來應該（假如他是一個布爾什維克的話）因此稱讚列寧和布爾什維克，但是他反而以此責備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這樣就徹底暴露了他是一個半孟什維克，是一個暗藏的托洛茨基分子，這不是很明顯嗎？

斯盧茨基竟設想：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在估計西方的左派時是以自己派別性的考慮為出發點的，這就是說，俄國布爾什維克爲了自己派別組織的利益而犧牲了偉大的國際革命事業。幾乎用不着證明，這種設想是再卑鄙再無恥不過了。所以再卑鄙不過，是因爲連孟什維克中的那些狂妄的卑鄙小人

現在也開始了解，俄國革命並不是俄國人的私事，恰恰相反，它是全世界工人階級的事業，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事業。所以再無恥不過，是因為連第二國際中的那些職業誹謗家現在也開始了解，布爾什維克的始終一貫的和革命到底的國際主義已經成爲世界各國工人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榜樣。

是的，俄國布爾什維克把俄國革命的一些根本問題，如黨的問題，馬克思主義者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態度問題，工農聯盟問題，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國會鬥爭和國會外鬥爭問題，總罷工問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爲社會主義革命問題，無產階級專政問題，帝國主義問題，民族自決問題，被壓迫民族和殖民地解放運動問題，援助這種運動的政策問題等等提到了第一位。他們把這些問題提出來作爲檢驗西方左派社會民主黨人的革命堅定性的試金石。他們有權利這樣做嗎？是的，他們有權利這樣做。他們不僅有權利這樣做，而且應該這樣做。他們所以應該這樣做，是因為所有這些問題同時又是世界革命的根本問題，而布爾什維克的政策和策略是服從於世界革命的任務的。他們所以應該這樣做，是因為只有在這些問題上才能夠真正檢驗第二國際各派別的革命性。試問，這裏究竟有什麼俄國布爾什維克的「派別性」呢？這究竟和「派別性的」考慮有何相干呢？

還在一九〇二年，列寧就在他的「做什麼？」一書中寫道：「歷史向我們提出的當前任務是比其他任何一國無產階級的一切當前任務都更要革命的任務」，「實現這個任務，即摧毀這個不僅是歐洲的，同時也是（我們現在可以說）亞洲的反動勢力的最強大的堡壘，就會使俄國無產階級成爲國際革命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四〕。自從「做什麼？」一書出版以來已經有三十年了。誰也不敢否認，這一時期的

事變燦爛地證實了列寧的話。從這裏難道不應該得出結論說，俄國革命曾經是（現在仍然是）世界革命的樞紐，俄國革命的根本問題同時也會經是（現在仍然是）世界革命的根本問題嗎？

只有在這些根本問題上才能够真正檢驗西方左派社會民主黨人的革命性，這不是很明顯嗎？

把這些問題看做「派別性的」問題的人徹底暴露了他們是卑鄙小人和蛻化分子，這不是很明顯嗎？

（三）斯盧茨基硬說，現在還沒有找到足夠的正式文件來證明列寧（布爾什維克）對中派主義進行過堅決的不調和的鬥爭。他把這種官腔當做無可反駁的論據，來證明所謂列寧（布爾什維克）對第二國際中的中派主義的危險估計不足的说法。你們想通過討論來反對這種無稽之談，反對這種騙人的狡猾手段。但是這裏究竟有什麼可以討論的呢？斯盧茨基力圖用關於文件的廢話來掩飾他的所謂立場的貧乏和虛偽，這難道還不明顯嗎？

斯盧茨基認為黨的現有的文件還不够。爲什麼呢？根據什麼理由呢？難道第二國際以及俄國社會民主黨黨內鬥爭方面的那些盡人皆知的文件還不足以十分明顯地表明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在反對機會主義者和中派主義者鬥爭中的革命的不調和性嗎？斯盧茨基究竟看過這些文件沒有？他還需要什麼樣的文件呢？

假定除了大家已經知道的文件以外，又找到一堆其他的文件，比如說布爾什維克的又一次論述必須消滅中派主義的決議。這是不是說，僅僅有了紙上的文件就足以表明布爾什維克對中派主義的

真正革命性和真正不調和性呢？除了不可救藥的官僚主義分子以外，還有誰會單單憑信紙上的文件呢？除了檔案庫的老鼠以外，還有誰不懂得，檢驗政黨和首領首先必須根據他們的行為，而不只是根據他們的宣言呢？歷史上有不少的社會主義者願意簽署任何革命的決議，以便應付那些討厭的批評家。但這還不是說，他們實行了這些決議。其次，歷史上還有不少的社會主義者口沫飛濺地要求其他各國的工人政黨採取最革命的行動。但這還不是說，他們在自己黨內或自己國內沒有屈服於自己的機會主義者和自己的資產階級。列寧教導我們檢驗革命政黨、派別和首領時不要根據他們的宣言和決議，而要根據他們的行為，不就是這個緣故嗎？

如果斯盧茨基真想檢驗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對中派主義的不調和性，那末他用來作為他的論文的基礎的就不應該是個別文件和兩三封私人信件，而應該是對布爾什維克的行為、歷史、行動的檢驗，這不是很明顯嗎？難道我們俄國社會民主黨內不會有過機會主義者、中派主義者嗎？難道布爾什維克沒有對所有這些派別進行過堅決的不調和的鬥爭嗎？難道這些派別無論在思想上或組織上都同西方的機會主義者和中派主義者沒有聯系嗎？難道布爾什維克也像世界上任何一個左派集團一樣沒有把機會主義者和中派主義者擊潰嗎？既然如此，怎麼能說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對中派主義的危險估計不足呢？為什麼斯盧茨基忽視了這些對評定布爾什維克有決定意義的事實呢？為什麼他不運用根據列寧和布爾什維克的行為和行動來檢驗列寧和布爾什維克的這種最可靠的方法呢？為什麼他寧願採取在偶然檢到的一些紙片中翻尋的那種不大可靠的方法呢？

這是因爲採取更可靠的方法，即根據布爾什維克的行爲來檢驗布爾什維克，立刻就會根本推翻斯盧茨基的整個立場。

這是因爲根據布爾什維克的行爲來檢驗布爾什維克，就會表明布爾什維克是世界上徹底擊潰了機會主義者和中派主義者並把他們驅逐出黨的唯一^的革命組織。

這是因爲以布爾什維克的實際行爲和真正的歷史爲根據，就會表明斯盧茨基的老師托洛茨基分子是在俄國培植了中派主義並爲此成立了八月聯盟這個專門組織作爲中派主義策源地的主要的^{和基}本的集團。

這是因爲根據布爾什維克的行爲來檢驗布爾什維克，就會完全揭穿斯盧茨基是我們黨的歷史的僞造者，他企圖用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對中派主義的危險估計不足這種誣贗性的責備來掩蓋戰前托洛茨基主義的中派主義。

編輯同志們，關於斯盧茨基和他的文章的問題就是如此。

由此可見，編輯部容許和我們黨的歷史的僞造者進行討論是犯了錯誤。

什麼東西竟能推動編輯部走上這條不正確的道路呢？

我認爲推動編輯部走上這條道路的是目前在一部分布爾什維克中間相當流行的那種腐朽的自由主義。有些布爾什維克認爲托洛茨基主義是共產主義的一個派別，它固然犯了錯誤，幹了不少蠢事，有時甚至具有反蘇維埃的性質，但總還是共產主義的一個派別。由此就產生了對待托洛茨基分子和

具有托洛茨基思想的人的某種自由主義態度。幾乎用不着證明，這種對托洛茨基主義的看法是極端錯誤和有害的。事實上托洛茨基主義早已不再是共產主義的一個派別了。事實上托洛茨基主義是反對共產主義、反對蘇維埃政權、反對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反革命資產階級的先鋒隊。

是誰供給了反革命資產階級一種反對布爾什維主義的精神上和思想上的武器，就是說，是誰提出了我國不可能建成社會主義的論點、布爾什維克必然蜕化的論點等等呢？供給反革命資產階級這種武器的就是托洛茨基主義。蘇聯一切反蘇維埃集團在企圖論證對蘇維埃政權進行鬥爭的必然性的時候，總是援引托洛茨基主義關於我國不可能建成社會主義、關於蘇維埃政權必然蜕化、關於資本主義一定會恢復的盡人皆知的論點，這個事實不能認為是偶然的。

是誰供給了蘇聯的反革命資產階級一種策略上的武器，就是說，是誰進行了公開發動反對蘇維埃政權的嘗試呢？供給反革命資產階級這種武器的就是托洛茨基分子，他們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試圖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舉行反蘇維埃遊行示威。托洛茨基分子的反蘇維埃發動鼓舞了資產階級，放縱了資產階級專家的暗害活動，這是事實。

是誰供給了反革命資產階級一種組織上的武器，就是說，是誰進行了建立秘密的反蘇維埃組織的嘗試呢？供給反革命資產階級這種武器的就是托洛茨基分子，他們組織了自己的反布爾什維克的非法集團。托洛茨基分子的反蘇維埃的秘密勾當促進了蘇聯各個反蘇維埃集團在組織上的形成，這是事實。

托洛茨基主義是反革命資產階級的先鋒隊。

正因為如此，對托洛茨基主義，哪怕是對已被擊潰的和暗藏的托洛茨基主義採取自由主義態度就是糊塗到近乎犯罪，近乎背叛工人階級。

正因為如此，某些「著作家」和「歷史學家」企圖把暗藏的托洛茨基主義廢物偷運到我們文壇上來的行為應當受到布爾什維克的堅決反擊。

正因為如此，決不能容許和托洛茨基主義的私販進行文字上的討論。

在我看來，托洛茨基主義私販中的「歷史學家」和「著作家」目前力圖從兩方面進行走私的勾當。

第一、他們力圖證明列寧在戰前時期對中派主義的危險估計不足，於是就讓那些沒有經驗的讀者去推測：列寧在當時還不是真正的革命家，只是在戰後，在托洛茨基的幫助下進行「改造」以後，才成爲真正的革命家。斯盧茨基可以算是這一類私販的典型代表。

從上面我們看到，斯盧茨基及其同夥是不值得我們長久和他們周旋的。

第二、他們力圖證明列寧在戰前時期不懂得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爲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性，於是就讓那些沒有經驗的讀者去推測：列寧在當時還不是真正的布爾什維克，只是在戰後，在托洛茨基的幫助下進行「改造」以後，才懂得這一轉變的必要性。「聯共（布）歷史讀本」的作者沃洛謝維奇可以算是這一類私販的典型代表。

固然，列寧還在一九〇五年就寫道：『我們將立刻由民主革命開始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並且恰恰是按照我們的力量，按照有覺悟有組織的無產階級的力量，開始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我們主張不間斷的革命』，『我們決不半途而廢』^{〔三〕}。固然，這類事實和文件可以在列寧的著作中找到很多很多。但是，列寧生平活動的事實和沃洛謝維奇之流有何相干呢？沃洛謝維奇之流寫文章，是爲了塗上一層布爾什維克的顏色來偷運自己的反列寧主義的私貨，來誹謗布爾什維克，來偽造布爾什維克黨的歷史。

由此可見，沃洛謝維奇之流和斯盧茨基之流是一路貨色。

這就是托洛茨基主義私販們所走的『道路和歧途』。

你們自己知道，把論壇供給這一類『歷史學家』以便利他們的走私勾當，這不是『無產階級革命』雜誌編輯部應做的事情。

據我看來，編輯部的任務是要把布爾什維主義歷史中的問題提到應有的高度，把我們黨的歷史的研究工作納入科學的布爾什維克的軌道，加強注意去反對我們黨的歷史的托洛茨基主義偽造者和其他一切偽造者，經常揭穿他們的假面具。

這樣做所以更爲必要，是因爲連我們的一些歷史學家——我指的是不帶引號的歷史學家，我們黨的布爾什維克歷史學家——也不免犯了替斯盧茨基之流和沃洛謝維奇之流助長聲勢的錯誤。可惜這裏連雅羅斯拉夫斯基同志也不例外，他所著的關於聯共（布）歷史的書籍雖然有它的優點，但是也

包含着許多原則性的和歷史性的錯誤。
共產主義敬禮

致

約·斯大林

載於一九三二年

「無產階級革命」雜誌第六期

(總第一一三期)

下新城。汽車製造廠

值此建廠工作勝利完成之際，謹向參加建廠工作的工人和行政技術人員致熱烈的敬禮。

同志們，祝賀你們的勝利！

希望你們在大型工廠的安裝、調整和開工方面獲得進一步的成就。我們相信你們一定能夠克服一切困難並光榮地履行自己對國家的義務。

約·斯大林

維·莫洛托夫

載於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四日

「真理報」第三〇五號

和德國作家艾米爾·路德維希的談話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路德維希：承蒙你接見，我非常感激。二十多年來我一直在研究卓越的歷史人物的生平事業。我覺得我很會鑑別人，可是我一點也不懂得社會經濟條件。

斯大林：你太謙虛了。

路德維希：不，的確是這樣。正因為如此，我要提出的一些問題你也許會覺得奇怪。今天我在這裏，在克列姆里宮看見了彼得大帝的一些遺物，因而我要向你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是：你是不是容許把你自己和彼得大帝相比擬？你是不是認爲你自己是彼得大帝事業的繼承者？

斯大林：絕對不行。歷史的比擬總是冒險的。這種比擬是毫無意義的。

路德維希：但是要知，彼得大帝爲了發展自己的國家，爲了把西方文化移植到俄國來，是做了很多事情的。

斯大林：是的，當然，彼得大帝爲了提高地主階級和發展新興商人階級是做了許多事情的。彼得爲了建立並鞏固地主和商人的民族國家是做了很多事情的。同時也應該說，提高地主階級、幫助新興

商人階級和鞏固這兩個階級的民族國家都是靠殘酷地剝削農奴來進行的。

至於我，我不過是列寧的學生，我一生的目的就是要做到不愧爲列寧的學生。

我畢生的任務就是要提高另一個階級，即工人階級。這個任務不是要鞏固什麼「民族」國家，而是要鞏固社會主義國家，就是說，要鞏固國際主義國家，並且這個國家在任何程度上的鞏固都會有助於整個國際工人階級的鞏固。我在提高工人階級和鞏固這個階級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工作中的每一步驟如果不是爲了鞏固和改善工人階級的狀況，那末我認爲我的一生是沒有目的的。

可見你的比擬是不恰當的。

至於列寧和彼得大帝，那末彼得大帝是滄海一粟，而列寧是整個大海。

路·德·維·希·馬克思主義否認個人在歷史上的卓越作用。而你畢竟還承認歷史人物的卓越作用。你不認爲在唯物主義歷史觀和你的見解之間是有矛盾的嗎？

斯·大·林：不，這裏沒有矛盾。馬克思主義一點也不否認卓越人物的作用，或者說，一點也不否認人們創造歷史。在馬克思的『哲學的貧困』^(三)和其他著作中，你可以找到正是人們創造歷史的話。可是，人們當然不是憑什麼幻想，不是隨心所欲地來創造歷史的。凡是新的一代都要遇到在他們誕生的時候就已經具備的一定的現成條件。偉大人物只有善於正確地認識這些條件，懂得怎樣改變這些條件，才有一些價值。如果他們不認識這些條件而想憑自己的幻想去改變這些條件，那末他們這些人就會陷於唐·吉訶德的境地。因此，正是根據馬克思的看法，決不應該把人和條件對立起來。正是人們

創造歷史，但是只有當他們正確地認識他們所碰到的現成條件的時候，只有當他們懂得怎樣改變這些條件的時候，他們才能創造歷史。至少我們俄國布爾什維克是這樣了解馬克思的。而我們研究馬克思已經不止十年了。

路德維希：大約在三十年前，當我在大學讀書的時候，許多自認爲是唯物主義歷史觀信徒的德國教授向我們宣傳，說馬克思主義否認英雄的作用，否認英雄人物在歷史上的作用。

斯大林：這些是把馬克思主義庸俗化了的人。馬克思主義從來沒有否認過英雄的作用。恰恰相反，馬克思主義認爲這種作用是相當大的，但是要有我剛才所講的那些附帶條件。

路德維希：在我們面前這張桌子的周圍有十六把椅子。在國外，人們一方面聽說蘇聯是個一切事情都必須由集體決定的國家，另一方面又聽說一切事情都是由個人決定的。究竟是由誰決定的呢？

斯大林：不，個人不能決定。個人的決定總是或者幾乎總是片面的。在任何委員會裏，在任何集體中，都有發表值得重視的意見的人。在任何委員會裏，在任何集體中，也都有發表不正確的意見的人。根據三次革命的經驗，我們知道一百個沒有經過集體審查和修改的個人決定中，大約有九十個是片面的。

我們的領導機關，即領導我們所有蘇維埃組織和黨組織的我們黨的中央委員會大約有七十個委員。在這七十個中央委員中有我們優秀的工業專家，我們優秀的合作社專家，我們優秀的供應專家，我們優秀的軍事專家，我們優秀的宣傳家，我們優秀的鼓動家，我們優秀的熟悉國營農場的人，我們優

秀的熟悉集體農莊的人、我們優秀的熟悉個體農民的人、我們優秀的熟悉蘇聯各民族和民族政策的人。在這個最高機構裏集中了我們黨的智慧。每個人都有可能改正任何人的個人意見和建議。每個人都有可能提供自己的經驗。如果不這樣，如果由個人來做決定，那末我們在工作中就會犯極嚴重的錯誤。因為每個人都有可能改正別人的錯誤，因為我們重視這些改正，所以我們做出的決定是相當正確的。

路·德·維·希：你做過幾十年的地下工作。你曾經秘密運送過武器、書報等等。你不認為蘇維埃政權的敵人會借用你的經驗，用同樣的方法來同蘇維埃政權作鬥爭嗎？

斯·大·林：這當然是完全可能的。

路·德·維·希：你們的政權在和敵人鬥爭時所以駭厲無情，原因是不是就在這裏？

斯·大·林：不，主要原因不在這裏。可以舉出幾個歷史上的例子。布爾什維克取得政權以後，最初他們對自己的敵人採取了溫和的態度。孟什維克繼續合法存在，並出版自己的報紙。社會革命黨人同樣繼續合法存在，並有自己的報紙。甚至立憲民主黨人也繼續出版自己的報紙。當克拉斯諾夫將軍向列寧格勒舉行反革命進攻而落入我們手中的時候，按戰時情況我們至少可以把他當俘虜押起來，而且應該把他槍斃。但是，我們因為他說了『真心話』而把他釋放了。結果怎樣呢？不久就弄清楚：這種溫和態度只會破壞蘇維埃政權的鞏固。我們對工人階級的敵人採取這種溫和態度是犯了錯誤。如果我們以後再犯這個錯誤，我們就是對工人階級犯罪，我們就是出賣工人階級的利益。這一點不

久就完全弄清楚了。很快就弄清楚了；我們對我們的敵人愈溫和，這些敵人的反抗就愈厲害。不久，右派社會革命黨人郭茨等人和右派孟什維克就在列寧格勒組織了士官生的反革命發動，由於這次發動，我們的許多革命水兵犧牲了。就是那位因為說了『真心話』而被我們釋放的克拉斯諾夫組織了白衛哥薩克。他和馬蒙托夫聯合起來，對蘇維埃政權進行了兩年武裝鬥爭。不久就弄明白了；這些白衛將軍的後台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法國、英國、美國以及日本的代理人。於是我們相信，我們採取溫和態度是多麼錯誤。我們從經驗中懂得了只有對這些敵人採取最無情的鎮壓政策，才能戰勝他們。

路·德·維·希：我覺得蘇聯相當大的一部分居民對蘇維埃政權有恐懼、害怕的心理，而蘇維埃政權的穩固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築在這種恐懼心理上的。我很想知道，在你意識到爲了鞏固政權而必須引起恐懼的時候，你個人的心理狀態是怎樣的。要知道，在你和你的同志、你的朋友交往的時候，你採取的完全是另外的手段，不是引起恐懼的手段，而對居民却要引起他們的恐懼。

斯·大·林：你錯了。然而，你的錯誤也是許多人的錯誤。難道你以爲用恫嚇、恐嚇的手段能够保持政權十四年之久並始終得到千百萬羣衆的支持嗎？不，這是不可能的。沙皇政府是最善於恫嚇的。它在這方面具有豐富的老經驗。歐洲資產階級，其中包括法國資產階級，在這方面竭盡全力幫助了沙皇制度，教導它去恐嚇人民。儘管有這種經驗，儘管有歐洲資產階級的幫助，恐嚇政策還是使沙皇制度覆滅了。

路·德·維·希·可是要知道，羅曼諾夫皇朝却支持了三百年。

斯·大·林·是的，可是在這三百年中間有過多少次起義和暴動：斯傑潘·拉辛的起義，葉梅連·普加喬夫的起義，十二月黨人的起義，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十月革命。更不必說，現在國內的政治和文化生活條件和舊時的條件是根本不同了，那時候羣衆的愚昧無知，沒有文化、馴服和政治上的閉塞使當時的「統治者」有可能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執掌政權。

至於蘇聯人民，至於蘇聯的工人和農民，他們完全不是你所想像的那樣溫順、馴服和畏縮。歐洲有很多人用舊眼光來看蘇聯人，以爲生活在俄國的人第一、是馴服的，第二、是懶惰的。這是過時的和根本不正確的看法。這種看法是從俄國地主開始跑到巴黎，在那裏揮霍掠奪來的金錢，過着游手好閒的生活的時候起在歐洲形成的。這的確是些意志薄弱和毫無用處的人。由此就得出了「俄國人懶惰」的結論。但是這同過去和現在都靠自己勞動來謀得生活資料的俄國工人和農民毫不相干。認爲在短時期內進行了三次革命、摧毀了沙皇制度和資產階級、現在勝利地建設着社會主義的俄國農民和工人是馴服的和懶惰的，那就太奇怪了。

你剛才問我，在我們這裏是否由一個人決定一切。我們的工人現在決不會而且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容忍一個人專政。在我們這裏，最有威望的人只要不再得到工人羣衆的信任，只要失去了和工人羣衆的聯系，就會完全垮台，就會一錢不值。普列漢諾夫曾經享有非常高的威望。結果怎樣呢？一旦他在政治上跛了腳，工人就把他忘記了，就離開他並且把他忘記了。另外一個例子就是托洛茨基。托

洛茨基也曾享有很大的威望，當然遠不如普列漢諾夫那樣。結果怎樣呢？一旦他離開了工人，工人就把他忘記了。

路·德·維·希：完全忘記了嗎？

斯·大·林：有時也想起他，——懷着憎惡的心情想起他。

路·德·維·希：是所有人都懷着憎惡的心情嗎？

斯·大·林：說到我們的工人，他們是懷着憎惡、憤怒和仇恨的心情想起托洛茨基的。

當然也有一小部分居民確實是害怕蘇維埃政權和反對蘇維埃政權的。我指的是正在被消滅的垂死階級的殘餘，首先是不大的一部分農民，即富農。但是這裏的問題不僅在於對這些集團實行恐嚇政策，這種政策確實是存在的。大家知道，我們布爾什維克在這裏不僅限於恐嚇，而且更進一步，要消滅這個資產階級階層。

但是如果拿蘇聯勞動居民來說，拿至少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人和勞動農民來說，那末他們是擁護蘇維埃政權的，而且他們絕大多數是積極支持蘇維埃制度的。他們所以支持蘇維埃制度，是因為這個制度是爲工人和農民的根本利益服務的。

蘇維埃政權所以鞏固的基礎就在這裏，而不在於所謂恐嚇政策。

路·德·維·希：我很感謝你這個回答。請原諒我再向你提出一個會使你感到奇怪的問題。在你的生平歷史中有一些所謂「強盜性的」事蹟。你對斯傑潘·拉辛這個人物是否感到興趣？你對他，對這個

『有思想的強盜』抱什麼態度？

斯·大·林：我們布爾什維克對鮑洛特尼柯夫、拉辛、普加喬夫以及其他這樣的歷史人物向來是感到興趣的。我們認為這些人的發動是被壓迫階級自發暴動的反映，是農民反對封建壓迫的自發起義的反映。對我們說來，研究這種農民起義的最初嘗試的歷史總是有興趣的。但是這裏當然不能拿他們和布爾什維克做任何比擬。個別的農民起義，即使不像斯傑潘·拉辛的起義那樣帶有『強盜性』和無組織性，也不能得到任何重大的結果。農民起義只有在和工人起義結合起來並由工人領導的時候，才能取得勝利。只有以工人階級為首的聯合起義，才能達到目的。

除此以外，在說到拉辛和普加喬夫的時候，決不應該忘記他們都是皇權主義者；他們反對地主，可是擁護『好皇帝』。要知道這就是他們的口號。

由此可見，拿他們和布爾什維克相比擬無論如何是不恰當的。

路·德·維·希：請允許我對你的生平歷史提幾個問題。當我在馬薩利克那裏的時候，他對我說，他從六歲起就已經意識到自己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了。是什麼和在什麼時候使你成了社會主義者的？

斯·大·林：我不能說我從六歲起就已經傾向社會主義了。甚至也不是從十歲或者十二歲。我參加革命運動是從十五歲開始的，那時候我和當時居住在南高加索的俄羅斯馬克思主義者的一些秘密小組發生了聯繫。這些小組對我有很大影響，使我對秘密的馬克思主義著作發生了興趣。

路·德·維·希：是什麼激起了你的反抗行為？也許是你的父母待你不好吧？

斯大林：不是的。我的父母是沒有受過教育的人，但是他們待我很不壞。而當時我讀書的正教會中學就不同了。爲了抗議正教中學裏所實行的侮辱人的校規和耶穌教會的辦法，我決心要成爲並且真的已經成爲革命者，成爲真正革命學說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者了。

路德維希：可是難道你不承認耶穌教徒有好的品質嗎？

斯大林：是的，爲了實現醜惡的目的，他們在工作中是有一貫性和頑強性的。但是，他們的基本方法是監視、間諜活動、刺探情況和侮辱人，這裏能有什麼是好的呢？例如在宿舍中的監視；九點鐘鈴響喝茶，我們都到食堂去，而當我們回到自己房間裏的時候，發覺我們所有裝東西的箱子在這段時間內都已經搜查過、翻過了……這裏能有什麼是好的呢？

路德維希：我看到在蘇聯對美國的一切特別尊重，甚至可以說是崇拜美國的一切，也就是說，崇拜金元國家，崇拜最徹底的資本主義國家。在你們工人階級中也有這種情緒，他們不僅對拖拉機和汽車，而且對一般的美國人也是這樣。你怎樣解釋這一點呢？

斯大林：你太誇大了。我們對美國的一切並沒有任何特別的尊重。但是，我們尊重美國在各方面——在工業、技術、文學和生活方面的求實精神。我們從來沒有忘記美國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但是美國人中間有許多在精神和身體方面健康的人，在對待工作和事業的整個態度上健康的人。這種求實精神和這種樸實作風我們是贊成的。雖然美國是一個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國家，但是那裏工業中的風氣和生產中的習慣有一些民主主義的東西，面對歐洲的老資本主義國家就不能這樣說了，因

爲那裏還存在着封建貴族的老爺習氣。

路·德·維·希：你講得很正確，甚至你自己也不會懷疑的。

斯·大·林：誰知道，也許是懷疑的。

雖然封建制度作爲社會制度在歐洲早已被打破了，但是它的相當多的殘餘在生活和習慣中還繼續存在。封建環境還繼續產生技師、專家、科學家和作家，他們把老爺習氣帶到工業、技術、科學和文學中去。封建傳統還沒有被徹底打破。

對美國就不能這樣說了，美國是一個沒有地主、沒有貴族的「自由移民者」的國家。因此，美國在生產中的風氣是健全的和比較樸實的。我們的工人和經濟工作人員到了美國，立刻就看出了這個特點。他們帶着某種愉快而驚奇的心情說，在美國，在生產過程中很難從外表上把工程師和工人區別開來。這當然使他們很高興。而在歐洲就完全不同了。

但是既然說到我們對某一個民族的好感，或者更正確地說，對某一個民族的大多數人的好感，那末當然應該說到我們對德國人的好感。我們對美國人的感情是不能和這種好感相比的！

路·德·維·希：爲什麼恰恰是對德意志民族呢？

斯·大·林：至少是因爲德意志民族給世界貢獻了像馬克思和恩格斯這樣的人物。只要指出這個事實本身就夠了。

路·德·維·希：近來在德國某些政治家中間有一種嚴重的顧慮，生怕蘇聯和德國傳統的友好政策會

被排擠到次要地位。這種顧慮是由於蘇聯和波蘭的談判而引起的。如果這次談判的結果，蘇聯承認波蘭現在的疆界成了事實，那末就會使全體德國人民大失所望，因為德國人民直到現在還認為蘇聯是反對凡爾賽體系的，是不打算承認它的。

斯大林：我知道在德國某些政治家中間有某種不滿和憂慮，生怕蘇聯在和波蘭的談判中或者在和波蘭簽訂的什麼條約中會採取一種意味着蘇聯承認和保證波蘭的領土和疆界的措施。

據我看來，這種顧慮是錯誤的。我們一向聲明我們願意和任何國家締結互不侵犯公約。我們已經和許多國家締結了這種公約。我們公開聲明我們也願意和波蘭簽訂同樣的公約。既然我們聲明我們願意和波蘭簽訂互不侵犯公約，那末我們這樣做就不是爲了講空話，而是爲了真正簽訂這種公約。我們可以說是特種的政治家。有一些政治家，他們今天答應或者聲明一件事，到第二天不是忘記了，就是否認他們聲明過的東西，而且竟不覺得難爲情。我們是不能這樣做的。在國外做的事情，國內必然會知道，全體工人和農民必然會知道。如果我們說的是一套，而做的是另一套，那末我們就會喪失我們在人民羣衆中的威信。當波蘭人聲明他們願意和我們舉行關於締結互不侵犯公約的談判時，我們自然表示同意並着手進行談判。

在德國人看來，可能發生的最大危險是什麼呢？是對德國人的關係的改變，關係的惡化嗎？但這是毫無根據的。我們正如波蘭人一樣，應當在公約中聲明我們將不採取暴力和侵略來改變波蘭和蘇聯的疆界或者來破壞雙方的獨立。正如我們向波蘭人許下這種諾言一樣，他們也向我們許下這種

諾言，我們兩國不打算進行戰爭來破壞雙方的獨立或疆界的完整，沒有這一點就不能締結公約。沒有這一點就談不到什麼公約。我們所能做到的至多就是這樣。

這是不是承認凡爾賽體系(三七)呢？不是的。或者這也許是保證疆界吧？不是的。我們從來沒有做過而且永遠也不會做波蘭疆界的保證人；正如波蘭沒有做過而且也不會做我們疆界的保證人一樣。我們對德國的友好關係仍然和以前一樣。這是我堅決相信的。

因此，你所說的顧慮是完全沒有根據的。這種顧慮是由某些波蘭人和法國人所散佈的謠言引起的。如果公約由波蘭簽了字，當我們把它公佈出來的時候，這種顧慮是會消失的。大家將會看到，這個公約並不包含任何反對德國的東西。

路·德·維·希：我非常感謝你這個聲明。請允許我向你提出下面的問題：你談到「平均主義」，而且這個名詞對普遍的平等來說帶有一定的諷刺意味。但是要知道，普遍的平等是社會主義的理想。

斯·大·林：所有的人都領取同樣的工資、同等數量的肉、同等數量的麪包，穿同樣的衣服，領取同樣的和同等數量的產品，——這種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所不知道的。

馬克思主義只是說：在階級還沒有徹底消滅的時候，在勞動還沒有從生存手段變成人們的第一需要，變成爲社會謀福利的自願勞動的時候，人們將按自己的勞動來領取工作報酬。『各盡所能，按勞取酬』，——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公式，也就是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即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的公式。

只有在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每個人一方面按自己的能力來勞動，另一方面將按自己的需要來領取勞動報酬。『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十分明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不同的人具有而且將來也會有不同的需要。社會主義從來不否認人們在口味上、在需要的數量和質量上的差別。只要讀一讀馬克思對施蒂納平均主義趨向的批判⁽²⁾，只要讀一讀馬克思對一八七五年『哥達綱領』的批判⁽³⁾，只要讀一讀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後來的著作，你就會看到他們對平均主義的抨擊是多麼尖銳。平均主義的根源是個體農民的思想方式，是平分一切財富的心理，是原始的農民『共產主義』的心理。平均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是毫無共同之處的。只有不懂馬克思主義的人才會這樣幼稚地設想，似乎俄國布爾什維克想把一切財富聚集在一起，然後把它們平均分配。和馬克思主義毫無共同之處的人就是這樣設想的。像克倫威爾時期和法國革命時期的原始『共產主義者』那樣的人就是這樣設想共產主義的。但是，馬克思主義以及俄國布爾什維克和這種平均主義的『共產主義者』是毫無共同之處的。

路德維希：你抽紙煙了。斯大林先生，你那隻傳奇似的煙斗在哪裏呢？你曾經說過，言論和傳奇是會消失的，而事蹟却會存在。但是請你相信，國外千百萬不知道你的某些言論和行動的人都知道你的傳奇似的煙斗。

斯大林：我把煙斗忘在家裏了。

路德維希：我現在向你提一個可能使你感到十分驚奇的問題。

斯·大·林：我們俄國布爾什維克早就忘記驚奇了。

路·德·維·希：我們在德國也是這樣。

斯·大·林：是的，你們在德國很快就會不再驚奇了。

路·德·維·希：我的問題是這樣的：你不止一次地遭到危險，受到迫害。你參加過戰鬥，你的許多親密的朋友都死了，而你還活着。你怎樣解釋這一點呢？你相信命運嗎？

斯·大·林：不，不相信。布爾什維克、馬克思主義者是不相信『命運』的。命運這個概念，即『希克查爾』^①這個概念本身就是偏見，就是胡說，就是古希臘人的神話這一類東西的殘餘，古希臘人認為命運之神支配着人們的命運。

路·德·維·希：那末，你沒有死這件事是不是偶然的呢？

斯·大·林：有內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兩種原因湊在一起就使我沒有死。但是，這完全不影響另外一個人會代替我的職位，因為總有一個人必須擔任這個職務。『命運』是一種不合乎規律的東西，是一種神秘的東西。我是不相信神秘主義的。當然，我避開了危險是有原因的。但是當時也可能發生一些會引起完全相反的結果的其他偶然事件和其他原因。這和所謂命運是毫不相干的。

路·德·維·希：列寧在國外僑居過多年。你在國外住的時間却很短。你是不是認為這是你的缺陷？你認為給革命帶來更多利益的是那些僑居國外並且有可能認真研究歐洲，但是和人民沒有直接聯系的人呢，還是那些在俄國工作並且了解人民情緒，但是不大知道歐洲的革命者？

斯大林：在做這種比較時應當把列寧除外。雖然列寧住在國外很久，但是留在俄國的同志中間很少有人像他那樣和俄國實際情況以及國內工人運動有密切的聯系。每當我到國外去看他時（一九〇六年、一九〇七年、一九一二年和一九一三年⁽²⁾），我總是看見他那裏有一大堆俄國實際工作者寄來的信件，列寧總是比那些留在俄國的同志更熟悉俄國情況。他始終認為居住國外對自己是一種負擔。在我們黨內和黨的領導人員中，留在俄國而沒有到過國外的同志當然比在國外僑居過的人多得多，他們當然有可能比在國外僑居過的人給革命帶來更多的利益。要知道，我們黨內在國外僑居過的人已經剩下很少了。這樣的人在二百萬黨員中只佔一二百人。在七十個中央委員中幾乎只有三四個人是在國外僑居過的。

至於認識歐洲，研究歐洲，那末那些想研究歐洲的人住在歐洲當然有更多的機會做到這一點。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中間沒有長期居住國外的人是有某種損失的。可是居住國外對研究歐洲的經濟、技術、工人運動幹部、各種文學著作或科學著作完全沒有決定的意義。在其他條件相同時，住在歐洲當然更容易研究歐洲。但是，沒有在歐洲住過的那些人所受到的損失並沒有什麼重大的意義。相反地，我知道有許多同志，他們在國外住了二十年，住在沙洛頓堡或拉丁區的某個地方，在咖啡館裏坐了好多年，喝喝啤酒，却始終沒有能够研究歐洲，也沒有了解歐洲。

路德維希：你是不是認為德國這個民族對秩序的愛更甚於對自由的愛呢？

斯大林：在德國，有一個時候人們確實非常尊重法律。一九〇七年我曾經在柏林住過兩三個月，

當時我們俄國布爾什維克常常嘲笑某些德國朋友這樣尊重法律。例如流傳過這樣的笑話：柏林社會民主黨委員會規定在某日某時舉行一次遊行示威，凡城郊各組織的人員都必須參加這次遊行示威，某郊區一個二百人的小組雖然按時在指定時間內到達城市，但是沒有來得及參加遊行，因為他們在車站的月台上站了兩小時，不敢離開月台；在出口處沒有收票的檢票員，車票沒有人可交。人們開玩笑說，需要有一個俄國同志來給德國人指出一條簡單的出路：走出月台，不要交票……

可是，難道現在德國還有什麼類似的情形嗎？難道現在德國還有人尊重法律嗎？難道那些本來應該比所有的人都更維護資產階級法律的國家社會主義者自己不是在破壞法律，不是在搗毀工人俱樂部，不是在肆無忌憚地殺害工人嗎？

更不用說工人了，我以為他們早已不再尊重資產階級法律了。

是的，近來德國人已經大大地改變了。

路德維希：在什麼條件下，工人階級才能在一個政黨的領導下完完全全團結起來？為什麼共產黨人說，只有在無產階級革命以後，工人階級的這種團結才有可能？

斯大林：由於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工人階級在共產黨周圍的這種團結可以最容易地實現。但是，這種團結還在革命前無疑就會基本上實現。

路德維希：功名心對於偉大的歷史人物的活動是一種刺激還是一種障礙？

斯大林：在不同的條件下，功名心的作用是不同的。依據條件為轉移，功名心對於偉大的歷史人

物的活動可能是一種刺激，也可能是一種障礙。它多半是一種障礙。

路·德·維·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十月革命是不是法國大革命的繼續和完成？

斯·大·林：十月革命既不是法國大革命的繼續，也不是法國大革命的完成。法國革命的目的是消滅封建制度以建立資本主義。十月革命的目的是消滅資本主義以建立社會主義。

載於一九三二年四月三十日

「布爾什維克」雜誌第八期

① 「希克查爾」係德文 Schicksal 的譯音，作命運解。——譯者註

致下新城莫洛托夫汽車製造廠建築 工程處處長和汽車製造廠廠長

值此大型汽車製造廠建廠工作完成和工廠開工之際，謹向工廠的男女工人、行政政治領導人員和技術領導人員致敬！

向在汽車製造廠建築工程中肩負建廠工作主要重擔的男女突擊隊員致熱烈的祝賀！

向在工廠的建築、安裝和開工方面幫助蘇聯工人階級的外國工人、技師和工程師表示感謝！

同志們，祝賀你們的勝利！

我們希望汽車製造廠能够迅速地完全克服掌握和展開生產過程中的困難，克服執行生產計劃中的困難。

我們希望汽車製造廠能够在最短期間供給國家幾千幾萬輛汽車，我國國民經濟需要這些汽車就像需要空氣和水一樣。

前進，向新的勝利前進！

約·斯大林

載於一九三二年一月二日
『真理報』第二號

致下新城莫洛托夫汽車製造廠建築工程處處長和汽車製造廠廠長

致薩拉托夫聯合收割機製造廠建築 工程處處長和聯合收割機製造廠廠長

向工廠的男女工人和全體領導人員致敬！

向勝利地完成建廠工作和工廠開工任務的積極分子首先是男女突擊隊員致熱烈的祝賀！

同志們！國家需要聯合收割機不亞於需要拖拉機和汽車。我相信你們在全部完成工廠的生產計劃方面一定能獲得成就。

前進，向新的勝利前進！

約·斯大林

一九三二年一月四日

載於一九三二年一月五日

「真理報」第五號

答奧列赫諾維奇和阿利斯托夫

（關於給『無產階級革命』雜誌編輯部的信
『論布爾什維主義歷史中的幾個問題』）

致奧列赫諾維奇同志

你的信收到了。因為工作太忙，回信寫遲了。

奧列赫諾維奇同志，我決不能同意你的意見。理由如下：

一、說『托洛茨基主義從來不是共產主義的一個派別』，這是不對的。既然托洛茨基分子在組織上同孟什維主義斷絕了（雖然是暫時地）關係，收起了（雖然是暫時地）自己的反布爾什維主義觀點，而被接收到聯共（布）和共產國際中來，並服從聯共（布）和共產國際的決議，那末托洛茨基主義無疑地是共產主義的一個部分，是共產主義的一個派別。

廣義地說，托洛茨基主義是共產主義的一個派別，即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中保持着自己派別特性的一個部分；狹義地說，托洛茨基主義也是共產主義的一個派別，即聯共（布）黨內一個多少有組織的、爭取在黨內擴大影響的派別。如果否認聯共（布）代表大會和代表會議決議中所記載的說明托洛

茨基分子是聯共（布）的一個派別的盡人皆知的事實，那就可笑了。

聯共（布）不是不容許派別的存在而且不能同意它們的合法化嗎？是的，不容許而且不能同意它們的合法化。但這並不是說托洛茨基分子事實上就不是一個派別了。正因為托洛茨基分子事實上有自己的派別，他們曾經爲這個派別的合法化而進行鬥爭，——正因為這個原因（除了別的原因之外），他們後來終於被開除出黨了。

你企圖玩弄手腕，竭力把托洛茨基主義和托洛茨基分子分開，認爲適用於托洛茨基主義的東西不能適用於托洛茨基分子。換句話說，你想說托洛茨基主義從來不是共產主義的一個派別，而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分子曾經是共產主義的一個派別。奧列赫諾維奇同志，這是故弄玄虛和自己欺騙自己！托洛茨基主義沒有托洛茨基主義的傳播者，即沒有托洛茨基分子就不能存在，同樣，托洛茨基分子沒有托洛茨基主義（儘管是隱蔽的和不露聲色的，但畢竟是托洛茨基主義）就不能存在，就不成其爲托洛茨基分子了。

當托洛茨基分子是共產主義的一個派別時，他們的特點何在呢？特點就在於托洛茨基分子『不斷地』動搖於布爾什維主義和孟什維主義之間，同時這種動搖在黨和共產國際的每個轉折關頭都達到頂點，並爆發爲反黨的派別鬥爭。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托洛茨基分子雖然留在黨內並服從黨的決議，但他們並不是真正的布爾什維克，他們雖然時常動搖到孟什維主義方面去，但他們也不能稱爲真正的孟什維克。當托洛茨基分子留在我們黨內的時期（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七年），這種動搖

也就是列寧主義者同托洛茨基分子之間的黨內鬥爭的基礎。而托洛茨基分子這種動搖本身的基礎是下面這個事實：托洛茨基分子雖然收起了自己的反布爾什維主義觀點，因而加入了黨，但他們並沒有放棄這種觀點，因此，這種觀點本身在黨和共產國際的每個轉折關頭都特別有力地暴露出來了。

你大概是不會同意對托洛茨基主義問題的這種解釋的。那末你一定會得出兩個不正確的結論中的一個。或者你一定會得出結論說，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分子加入黨的時候完全放棄了自己的觀點，變成了真正的布爾什維克。這是不正確的，因為在這種假設下，托洛茨基分子不斷進行反黨的黨內鬥爭就成了不可理解和不能解釋的事情，而這種黨內鬥爭是充滿了托洛茨基分子留在我們黨內的整個時期的。或者你一定會得出結論說，托洛茨基主義（托洛茨基分子）「一直是孟什維主義的一個派別」。這也是不正確的，因為列寧和列寧的黨如果把孟什維克吸收到共產黨來，哪怕只是一分鐘，也是犯了原則性的錯誤。

二、說托洛茨基主義「一直是孟什維主義的一個派別，是資產階級在工人運動中的一種變相的代理人」，這是不對的。同樣，你企圖把「黨對托洛茨基主義，對資產階級在工人運動中的代理人的理論和實踐的態度」和「黨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對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分子的態度」分開，這也是不正確的。

第一、我在上面已經說過，你犯了錯誤，犯了故弄玄虛的錯誤，你人為地把托洛茨基主義和托洛茨基分子分割開來，反過來又把托洛茨基分子和托洛茨基主義分割開來。我們黨的歷史說明，既然我

們黨內有某一部分人容許這種分割，那末這種分割總是完全有利於托洛茨基主義的，它使托洛茨基主義易於在攻擊黨的時候把尾巴藏在水裏。我可以低聲地告訴你，你是在竭力爲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義私販效勞，因爲你把人爲地分割托洛茨基主義問題和托洛茨基分子問題的方法用到我們的政治實踐中來了。

第二、你犯了這個錯誤，就必然要犯另一個。由此而產生的錯誤，即認爲黨『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會把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分子看做真正的布爾什維克。但這種說法是完全不正確的，是同托洛茨基分子和列寧主義者之間進行黨內鬥爭的歷史事實根本不符合的。在這種情況下，對於托洛茨基分子留在黨內的整個時期黨和托洛茨基分子之間所進行的不斷的鬥爭應該怎樣解釋呢？你是否認爲這是無原則的糾紛，而不是原則性的鬥爭呢？

由此可見，你對我的『給「無產階級革命」雜誌編輯部的信』的『修正』是荒謬的。

事實上在托洛茨基分子加入我們黨以前，托洛茨基主義是孟什維主義的一個派別，在托洛茨基分子加入我們黨以後，它暫時成了共產主義的一個派別，而在托洛茨基分子被驅逐出我們黨以後，它又成爲孟什維主義的一個派別了。『狗又回去吃它自己吐出來的東西了』。

因此：

(甲)不能斷言黨『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會把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分子看做真正的布爾什維克，因爲這種說法是同我們黨在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七年這一時期的歷史事實根本矛盾的；

(乙)不能認爲托洛茨基主義(托洛茨基分子)『一直是孟什維主義的一個派別』，因爲這種說法會得出一個結論，說我們黨在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七年這一時期是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聯盟的黨，而不是布爾什維克單一的黨。這是完全不正確的，是同布爾什維主義原則不相容的；

(丙)不能人爲地把托洛茨基主義問題和托洛茨基分子問題分割開來，因爲這樣做就會有不自覺地變成托洛茨基主義陰謀的工具的危險。

究竟還有什麼出路呢？出路還有一條；同意托洛茨基主義『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是共產主義的一個派別，是動搖於布爾什維主義和孟什維主義之間的一個派別。

約·斯大林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五日

致阿利斯托夫同志

阿利斯托夫同志，你誤會了。

在『十月革命和俄國共產黨人的策略』(三)(一九二四年)一文和『給「無產階級革命」雜誌編輯部的信』(一九三一年)之間是沒有矛盾的。這兩個文件提到的是一個問題的不同方面，你却認爲這是『矛盾』。但這裏是沒有『矛盾』的。

在『十月革命』一文中說到，在一九〇五年提出『不斷』革命論來反對列寧的不是維莎·盧森堡，而是帕爾烏斯和托洛茨基。這和歷史的實際情況是完全符合的。正是帕爾烏斯在一九〇五年來到俄國，專門編了一份報紙來積極擁護『不斷』革命論和反對列寧的『觀念』，正是帕爾烏斯，而後來是托洛茨基跟隨着帕爾烏斯並和他一起，——正是這兩個人在當時猛烈攻擊列寧的革命方案，用『不斷』革命論來和它對立。至於維莎·盧森堡，她當時是躲在幕後，不在這方面和列寧進行積極的鬥爭，顯然她寧願暫時不捲進鬥爭。

我在『十月革命和俄國共產黨人的策略』一文中對拉狄克進行論戰時所以把問題集中在帕爾烏斯身上，是因為拉狄克在談到一九〇五年和『不斷』革命論時故意不提帕爾烏斯。而他所以不提帕爾烏斯，是因為一九〇五年後帕爾烏斯成了令人反感的人物，做了百萬富翁，已經變為德國帝國主義者的直接代理人。於是拉狄克不願意把『不斷』革命論和帕爾烏斯這個令人反感的名字連在一起，他想逃避歷史。而我却戳穿了拉狄克，打破了他的詭計，恢復了歷史真相並給予了帕爾烏斯應有的評價。

『十月革命和俄國共產黨人的策略』一文的情況就是如此。

至於『給「無產階級革命」雜誌編輯部的信』，那末信上所說的已經是問題的另一方面，就是說，『不斷』革命論是維莎·盧森堡和帕爾烏斯編造的。而這和歷史的實際情況也是符合的。編造『不斷』革命論的不是托洛茨基，而是維莎·盧森堡和帕爾烏斯。在一九〇五年提出『不斷』革命論並積極地為捍衛這個理論而反對列寧的不是維莎·盧森堡，而是帕爾烏斯和托洛茨基。

後來，羅莎·盧森堡也開始積極地反對列寧的革命方案。但這已經是一九〇五年以後的事情了。

約·斯大林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五日

載於一九三二年八月三十日

「布爾什維克」雜誌第十六期

致馬格尼托哥爾斯克冶金工廠建築工程

電報帶來了日產鑄鐵一千噸以上（折合製鋼鐵計算，則日產一千二百噸左右）的蘇聯第一座大型高爐結束試爐時期和開工生產的消息。

祝賀馬格尼托哥爾斯克冶金工廠建築工程的工人和行政技術人員勝利完成工廠計劃的第一部分！

祝賀你們掌握了歐洲第一座獨一無二的大型高爐的技術！

向在冬季陰冷天氣的條件下以戰鬥精神克服了高爐的試爐和開工生產中的困難，並決心承擔建築工作中主要重擔的馬格尼托哥爾斯克冶金工廠建築工程的男女突擊隊員致敬！

我相信馬格尼托哥爾斯克的人們同樣能夠勝利地完成一九三二年計劃的主要部分，再建立三座高爐、一座平爐和一個壓延車間，從而光榮地履行自己對國家的義務。

約·斯大林

載於一九三二年三月三十日

《真理報》第八十九號

給『美聯社』代表理查遜先生的回信

(三)

理查遜先生：

資產階級報紙散佈我患病的謠言，這並不是第一次。顯然，有人希望我病得很重並且很久，甚至更壞些。但遺憾的是，我沒有能使這些先生們高興的消息，也許還是不十分禮貌的。不管這多麼令人不快，但事實是不能違拗的：我十分健康。至於宗傑克先生，他可能是因為給別的同治治病而被邀請到蘇聯來的。

約·斯大林

獻於一九三二年四月三日

「真理報」第九十三號

論控訴局的意義和任務

控訴局的工作在爭取消除我們的黨機關和蘇維埃機關、經濟機關和工會機關以及共青團機關的缺點方面，在改善我們的管理機關方面，是有重大意義的。

列寧說：如果沒有國家機關，那我們早就滅亡了；如果不進行有系統的、和頑強的鬥爭來改善國家機關，那我們也一定會滅亡。這就是說，同我們機關中的因循習慣、官僚主義和拖拉作風進行堅決的和有系統的鬥爭，是我們黨、我國工人階級和全體勞動者的重要任務之一。

控訴局的重大意義就在於它們是實現列寧關於為改善國家機關而鬥爭的遺訓的重要手段之一。控訴局在這方面有着無可爭辯的巨大成績。任務就是要鞏固已得的成就，並在這方面取得決定性的勝利。毫無疑問，控訴局把工人和集體農莊莊員中全部最積極的分子團結在自己的周圍，吸引他們參加管理國家的事業，並傾聽黨員和非黨員勞動者的呼聲，是會取得這些決定性的勝利的。

我們希望對控訴局的工作進行五日檢查運動會成為按照我們的導師列寧所指示的道路來進一步

開展控訴局工作的推動力。

約·斯大林

載於一九三三年四月七日

「真理報」第九十七號

答拉爾夫·瓦·巴爾涅斯問

(一九三二年五月三日)

一、問：目前美國某些人士中正在熱烈討論是否可能派一個有專家隨行的非正式的美國商務代表到莫斯科來促進建立美國和蘇聯之間更密切的貿易聯系。蘇聯政府對這個問題的態度如何？

斯·大·林：一般說來，蘇聯是很願意接待和它有正常關係的其他國家的商務代表和專家的。至於對美國的這種倡議，我想蘇聯政府是會歡迎的。

二、問：如果大西洋彼岸所存在的某些阻撓蘇美進行大量貿易的障礙得以消除，那末，蘇聯能向美國定貨的大概數量將是多少？

斯·大·林：要不冒犯錯誤的危險而預先說出數字是有困難的。無論如何，蘇聯日益增長的需要和美國工業的巨大能力提供了使定貨數量增加若干倍的一切根據。

三、問：美國某些負責人士中有一種十分明確的印象：蘇聯政府和美國政府最近七個月來對遠東事件的反應顯示出顯著的相同之處，因此一般說來，蘇聯和美國的政策之間的分歧比以前小了。

你對這一點的意見如何？

斯大林：不可能說出什麼肯定的意見，因為很遺憾，美國遠東政策的實質很難捉摸。至於蘇聯，那末它對日本、對中國的東北以至對整個中國，現在奉行而且將來也會奉行堅決的保衛和平的政策。

四、問：我們兩國之間有很大的區別，但是也有顯著的相似之處。兩國都佔有廣大的領土，兩國的領土上都沒有像關稅壁壘這樣的阻撓貿易的障礙。在蘇聯和美國，不良傳統對經濟活動的阻撓當然比在其他頭等強國要少。蘇聯工業化的過程比其他西歐強國更像美國工業化的過程。我在前一個問題中已經指出，在某些情況下，莫斯科和華盛頓在政策上的分歧不像原來所預料的那樣大。最後，儘管有一切顯著的區別，美國人民和蘇聯人民之間無疑是存在着深厚的同情的。由於這些事實，能不能在兩國人民的頭腦中造成一種信念，認為兩國之間的武裝衝突在任何時候和任何情況下都不應當發生呢？

斯大林：使兩國人民相信互相殘殺的危害和罪惡是再容易不過了。但是很遺憾，和平和戰爭的問題並不總是由人民來決定的。我不懷疑，美國的人民羣衆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並不願意同蘇聯人民作戰。但是這並沒有阻礙美國政府在一九一八年（同日本、英國、法國一道）進攻蘇聯，並對蘇聯繼續實行軍事干涉直到一九一九年。至於蘇聯，那末幾乎用不着證明，無論蘇聯人民或者蘇聯政府都希望『兩國之間的武裝衝突在任何時候和任何情況下』都不會發生。

五、問：在美國，對第二個五年計劃的真正性質流傳着互相矛盾的消息。從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至一九三七年末這段時期內，蘇聯人民的日常生活需要將比以前得到更大的滿足，這是真的嗎？換

句話說，輕工業真的將比以前得到更大規模的發展嗎？

斯·大·林：是的，輕工業的發展規模將比以前大得多。

庫茲涅茨克。庫茲涅茨克冶金 工廠建築工程

向在第一號高爐上獲得了高度生鐵熔煉量並在掌握最新技術方面表現了布爾什維克速度的庫茲涅茨克冶金工廠的男女突擊隊員、技術人員和全體領導人員致敬。

我相信庫茲涅茨克冶金工廠建築工程的全體人員一定會進一步擴展已得的成績，保證在第二號高爐上獲得不小的成績，在最近幾個月內使平爐和壓延車間投入生產，在今年內建成第三號和第四號高爐並使之開工生產。

約·斯大林

載於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真理報」第一四二號

致蘇聯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七次 全國代表會議^(三)的賀電

向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戰士，第七次全國代表會議的男女代表致敬！

祝你們在對千百萬工農青年羣衆進行共產主義教育和把他們組織起來的事業中獲得成就！

你們要高舉列寧的國際主義旗幟，要爲和平和各族人民間的友誼而鬥爭，要鞏固我國的國防以防止資本主義的侵犯，要摧毀奴役和剝削的舊世界，要建設並鞏固被解放了的勞動和共產主義的新世界，要學習在自己的全部工作中把強烈的革命熱情和布爾什維克建設者的頑強的求實精神結合起來，要不愧爲我們的母親——蘇聯共產黨的優秀兒女！

共青團的一代萬歲！

約·斯大林

一九三二年七月八日

載於一九三二年七月九日

《真理報》第一八八號

致馬克西姆·高爾基的賀電

(三)

親愛的阿列克塞·馬克西莫維奇！

我衷心地祝賀你並緊緊握住你的手。願你長壽和健康地工作，使全體勞動人民歡欣鼓舞，使工人階級的敵人胆顫心驚。

約·斯大林

載於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真理報』第二六六號

致德涅泊水電站建築工程的建設者

很抱歉，我不能實現你們邀請我參加德涅泊水電站發電典禮的要求，因為工作條件使我不可能離開莫斯科。

值此偉大的具有歷史意義的建築工程勝利完工之際，謹向德涅泊水電站建築工程的全體工人和領導人員致熱烈的敬禮和祝賀。

德涅泊水電站建築工程的突擊隊員，光榮的社會主義建設英雄，我緊緊握你們的手。

約·斯大林

載於一九三三年十月十日

「真理報」第二八一號

致列寧格勒的賀電

值此蘇維埃政權誕生十五周年之際，謹向蘇維埃政權的搖籃——布爾什維克的列寧格勒致敬！
第一個舉起反對資本主義的十月起義旗幟、粉碎資本家政權並建立工農政權——無產階級專政的列寧格勒工人萬歲！

列寧格勒的同志們，前進，向新的勝利前進！

約·斯大林

載於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七日

【真理報】第三〇九號

給『真理報』編輯部的信

向對於我的親密的朋友和同志娜捷施達·謝爾蓋葉芙娜·阿利路也娃、斯大林娜的逝世表示哀悼的機關、團體、同志和個人致衷心的謝意。

約·斯大林

載於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真理報」第三一八號

坎伯爾先生在胡謔

不久以前，在美國出現了一本曾經到過蘇聯的著名農業家坎伯爾先生的題爲「俄國是市場還是威脅？」的英文書。在這本書中，坎伯爾先生敘述了一九二九年一月他在莫斯科和斯大林的「談話」。這個「談話」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沒有一句話不是謊言，不是聳人聽聞的歪曲，其目的是爲了給這本書和它的作者做廣告。

爲了揭穿這些謊言，我認爲說幾句話並不是多餘的。

坎伯爾先生顯然是在幻想，他說，和斯大林的談話從下午一時開始，「入夜後還繼續了很久，一直到黎明」。事實上，談話的時間不超過兩小時。坎伯爾先生的幻想真是美國式的幻想。

坎伯爾先生在胡謔，他硬說斯大林「雙手握住我的手說：我們可以成爲朋友」。事實上，根本沒有而且不可能有這樣的事情。坎伯爾先生不會不知道，斯大林是不需要坎伯爾這一類「朋友」的。

坎伯爾先生又在胡謔，他說，我把談話記錄寄給他的時候似乎加上了附言：「請你保存這本備忘錄，它有一天會成爲一份重要的歷史文件。」事實上，記錄是由翻譯員雅羅茨基寄給坎伯爾先生的，並

沒有加上任何附言。坎伯爾先生想在斯大林身上進行投機的這種願望顯然使他大出其醜了。

坎伯爾先生一次又一次地在胡謔，他把下面的話硬加在斯大林身上：『當托洛茨基留在黨內的時侯，的確有人企圖在全世界推行共產主義，這是托洛茨基和他（即斯大林）決裂的第一個原因；托洛茨基信仰世界共產主義，而他——斯大林想把自己的活動局限於本國。』這種顛倒黑白的毫無意義的謊言，只有投奔到考茨基之流和維爾斯之流的營壘中去的人才會相信。事實上，和坎伯爾的談話絲毫沒有涉及托洛茨基的問題，甚至在談話時根本沒有提到托洛茨基的名字。

如此等等……

坎伯爾先生在自己的書中提到了和斯大林的談話記錄，但是他認為沒有必要把記錄在自己的書中發表出來。爲什麼呢？是不是因爲發表了這個記錄就會打亂坎伯爾先生想拿關於和斯大林的『談話』的聳人聽聞的謊言在美國小市民面前給自己的書做廣告的計劃呢？

我認爲對信口開河的坎伯爾先生最好的懲罰就是把坎伯爾先生和斯大林的談話記錄原文公佈出來。這是揭穿謊言和恢復真相的最可靠的手段。

約·斯大林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和坎伯爾先生的談話記錄

(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八日)

在互相問好後，坎伯爾先生說明了他的訪問斯大林同志的願望，並指出，雖然他以私人身分來到蘇聯，但是在離開美國之前他見了柯立芝，也見了新當選的總統胡佛，並且在訪問俄國的問題上得到了他們的完全贊同。他在這裏看到了這個成爲世界之謎的國家的令人驚奇的積極性。使他特別感到興趣的是農業建設計劃。他知道，對於俄國存在看許多不正確的看法，但是他，比如說，就親自在克里姆里宮看到了在保存文物古蹟方面和一般在提高文化生活水平方面所進行的工作。使他特別感到驚奇的是對男女工人的關懷。使他感到有趣的巧合是：在離開美國之前他曾應邀進見總統，並且見了柯立芝的兒子和夫人，而昨天他却做了蘇聯主席加里寧的客人，加里寧給了他很深的印象。

斯·大·林·同·志：說到農業和工業的建設計劃以及我們對發展文化生活的關懷，那我們還只是剛剛開始我們的工作。在工業建設方面我們還做得很少。在實現改造農業的計劃方面我們做得更少。我們不應該忘記我們的國家過去是一個非常落後的國家，這種落後直到現在還是一個巨大的障礙。

俄國過去的活動家和現在的活動家之間的差別之一，就是舊的活動家把國家的落後看做國家的

優點，認爲它是「民族的特點」、「民族的驕傲」，而新的人，蘇維埃人把這種落後看做必須根除的禍害而和它進行鬥爭。我們勝利的保證就在這裏。

我們知道我們免不了犯錯誤。但是，我們不怕批評，我們不怕正視困難和承認自己的錯誤。我們接受正確的批評並歡迎批評。我們注視着美國，因爲這個國家在科學和技術方面有很高的水平。我們希望美國的科學家和技術人員在技術方面做我們的老師，我們做他們的學生。

在國家發展的每個時期都有它的熱潮。現在我們俄國有建設的熱潮。這就是俄國目前的主要特點。這說明我們現在經歷着建設的狂熱，就像美國在內戰（一八一—一八六二）後所經歷的時期一樣。這就是同美國在技術、工業和商業方面進行合作的基礎和可能性。我不知道，爲了保證和美國工業的聯系還必須做些什麼。你能不能解釋一下，既然確定這種聯系對蘇聯和美國都是有利的，那末，現在是什麼東西阻礙着這種接近的實現呢？

坎伯爾先生：我深信美國和俄國就它們的幅員、資源和獨立來說有着驚人的相似之處。斯大林先生援引內戰時期是正確的。內戰以後有過非常的發展。美國人民很注意俄國。我深信俄國這樣一個巨大的國家在世界關係上不能不成爲一個巨大的因素。俄國政府的領導人員有極大的可能來完成偉大的事業。爲此唯一需要的是：持有明確的判斷力並且永遠表現公正。

我認爲正常的事務聯系是有益的，雖然我是一個普通的公民，但是我和政府保持着密切的聯系。我現在是以私人身分談話的。既然你問我是什麼東西阻礙着美國和蘇聯之間的聯系，我願意十分坦

白而大胆地、對斯大林先生表示應有的尊敬而毫不失禮地來回答。他是一個思考事物非常客觀的人，這就使我能够像一個男人和另一個男人爲了雙方國家的利益而必須十分信託地進行交談那樣來進行我們的談話。如果我們能够得到官方的認可，那我們每個人都極願意到這裏來根據信用原則或其他原則進行貿易，像在各地所進行的那樣。美國公司在進行貿易和提供長期信貸方面猶豫不決的原因是我們華盛頓政府沒有承認你們的政府。

但是，這方面的主要原因不單是承認問題得不到解決。我們認爲（可能就是這樣）主要的原因是你們政府駐我國的代表一直在企圖散佈不滿情緒和傳播蘇維埃政權的思想。

在我國，我們有一種「門羅主義」，它意味着我們不願意干涉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事情，我們只管我們自己的事情。因此，我們也不願意任何一個國家，如英國、法國、德國、俄國或其他國家來干涉我們自己的事情。

俄國是一個這樣巨大的國家，它能够獨立完成它的全體人民決定要做的一切。俄國自己有各種各樣的資源，雖然需要較長的時間，但是俄國人終究能够獨立開發自己的資源。

我們感到愉快的是，我們在許多方面是俄國人民的理想，我認爲我們對於俄國人民會有很大的益處，特別是在節省時間方面。既然我們解決了許多經濟上的問題，而且除俄國以外許多國家都在仿效我們的方法，那末像建立國營農場這樣的措施就意味着貿易聯系的加強，而建立在某種公平基礎上的外交承認終究會隨着貿易聯系到來的。對於國家以及對於個別的人來說，唯一的道路就是直率

而毫不失禮地發表意見，這樣，達成某種協議的時刻就會非常迅速地到來。我們愈有教養，我們就愈深信我們用理智能够比用其他手段得到更多的東西。偉大的人民能够在發生意見分歧時不使關係尖銳化，偉大的人物能够在重大問題上進行協商。不管他們最初的出發點彼此相距多遠，他們會彼此接近，比如在中途就接近起來，——他們談判的結果通常是達成一定的協議。

斯大林同志：我知道目前外交承認對美國來說是很難辦到的。美國的報刊對蘇聯政府的代表罵得這樣多，這樣經常，以致很難有急劇的轉變。我個人並不認爲外交承認在目前有決定的意義。重要的是在互利基礎上發展貿易聯系。貿易聯系需要正常化，如果在這方面建立了一定的法律基礎，那末這就是走向外交承認道路上的第一個和最主要的步驟。當雙方了解到建立外交關係有利的時候，外交承認的問題自然就會得到解決。主要的基礎是貿易聯系和這種聯系的正常化，而貿易聯系的正常化必然會使一定的法律規範建立起來。

當然，我國的自然資源是豐富而多樣的。它比已經正式知道的更多樣和更豐富，我們的勘探隊經常在我們遼闊廣大的國土上發現新的資源。但這不過是我國潛在力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我國農民和工人現在已經擺脫了過去對地主和資本家的負擔。過去地主和資本家白白浪費的東西現在留在國內並在國內增加全國的購買力了。需求量增長到這樣，我國工業雖然發展得很快，但是仍然落後於需求量。無論個人的消費或者生產的消費，其需求量都是巨大的。這就是我國無限潛在力的第二方面。

這兩方面爲我國同美國以及其他發達的國家的貿易聯系和工業聯系建立了重要的基礎。

在這些國家之間正圍繞着一個問題，即哪一個國家可以幫助我國開發這些資源和潛在力的問題進行複雜的鬥爭。可惜美國遠遠地站在這個鬥爭之外。

德國人到處叫嚷，說蘇維埃政權的情況不穩定，因此不應該給蘇聯的經濟機關大量信貸。同時，他們却企圖壟斷對蘇聯的貿易聯系，並給蘇聯信貸。

大家知道，有一個英國實業家集團也在進行激烈的反蘇運動。同時，正是這個集團以及馬肯那集團却企圖給蘇聯信貸。從報刊上已經知道，英國工業家和銀行家代表團將於二月間到蘇聯來。他們打算向蘇聯政府提出一個規模宏大的建立貿易聯系的方案並借款給蘇聯政府。

爲什麼德國和英國的實業家會有這種兩面性呢？因爲他們想把對蘇聯的貿易聯系壟斷在自己手中，嚇倒美國並把它推到旁邊去。

然而，我很清楚，美國比其他任何一個國家都有更多的理由同蘇聯建立廣泛的事務聯系。這不僅是因爲美國既有豐富的技術又有雄厚的資本，而且是因爲沒有一個國家像美國這樣親切而懇懇地接待我們的商務人員。

至於說到宣傳，我必須最堅決地聲明，蘇聯政府的任何一個代表都沒有權利直接或間接地干涉他駐在國的內政。在這方面我們對駐美國的蘇聯機關的全體工作人員發出過最堅決和最嚴厲的指示。我相信布朗及其工作人員同任何形式的宣傳都毫無關係。如果我們的工作人員中有誰違反了關

於不干涉的堅決指示，他就立刻會被召回國並受到處分。當然，對於我們不知道的和不受我們管轄的人的行動，我們是不能負責的。但是對於在我們國外機關服務的人員，我們能够負責並且能够提出關於不干涉的最大保證。

坎·伯·爾·先·生：我可以把這一點轉告胡佛先生嗎？

斯·大·林·同·志：當然可以。

坎·伯·爾·先·生：我們不知道那些散佈不滿情緒的是什麼人。但這樣的人是存在的。警察發現過他們並且發現過他們的刊物。我認識布朗，我相信他是一位誠實地進行工作的正直而坦白的先生。但那種人是有的。

斯·大·林·同·志：也許在美國進行擁護蘇維埃宣傳的是美國共產黨員。但這個黨在美國是合法的，它合法地參加總統選舉，提出自己的總統候選人，十分明顯，在這一方面我們也不能干涉你們的內政。

坎·伯·爾·先·生：我這方面沒有什麼問題了。不過，還有。當我回到美國的時候，實業家會問我，和蘇聯進行貿易是否沒有危險。機器製造公司將特別關心提供長期信貸的可能性問題。我可以肯定地答覆他們嗎？我可以得到關於蘇聯政府現在為保證信貸協定而採取的措施方面的消息嗎？是否有用於這一目的的特別稅或其他一定的來源呢？

斯·大·林·同·志：我不想誇耀自己的國家。但是，問題既然提出來了，我就必須作以下的說明：蘇聯政府或蘇聯經濟機關無論對短期信貸或長期信貸沒有一次不是按時如數償還的。可以在德國打聽到

我們是怎樣償還德國人三億信貸的。我們從什麼地方得到償還債款的錢呢？坎伯爾先生知道，錢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我國的農業、工業、商業、森林、石油、黃金和白金等等就是償還債款的來源。償還債款的保證也就在這裏。我不希望坎伯爾先生憑這些話就相信我。他至少可以在德國證實我的話。他會發現我們一次也沒有拖欠過債款，雖然我們有時事實上不得不支付百分之十五至二十這種空前的高利。

至於特別的保證，那我認為對於蘇聯是沒有必要認真談到這一點的。

坎伯爾先生：當然沒有必要。

斯大林同志：如果我告訴你，極端信託地告訴你，英國銀行家集團即巴爾福、肯斯來集團建議給我們借款（不是信貸，而是借款），這也許不是多餘的。

坎伯爾先生：我可以把這一點轉告胡佛嗎？

斯大林同志：當然可以，但是不要在報刊上發表。這個銀行家集團提出了以下的建議：據他們計算，我們欠英國的債款約為四億英鎊。

他們建議把這筆債款按原款的百分之二十五計算，轉為長期借款。這就是說，不是四億英鎊，而是一億英鎊。

同時還建議再給我們一億英鎊的借款。

這樣，我們所欠的債款是二億英鎊，在幾十年內分期償還。交換的條件是我們必須給英國機器製

造業以優先權。這並不是說將來我們必須把定貨單只交給英國，但是我們必須給英國以優先權。坎伯爾先生說他對這次談話表示感謝，並說，斯大林同志給他的印象是一個公正、博學和坦白的人。他非常高興能有機會和斯大林同志談話，並認為這次談話是有歷史意義的。

斯大林同志說他對坎伯爾先生的談話表示感謝。

載於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布爾什維克」雜誌第二十二期

紀念國家政治保衛總局成立十五周年

向誠實而勇敢地履行自己對蘇聯工人階級和農民的義務的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工作人員和戰士們
致敬！

祝他們在肅清無產階級專政的敵人的複雜工作中獲得成就！
工人階級手中出鞘的寶劍——國家政治保衛總局萬歲！

約·斯大林

載於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真理報』第三五〇號

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
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

(廣告)

(一九三三年一月七日至十二日)

載於一九三三年一月十日和十七日
「真理報」第十號和第十七號

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總結

(一九三三年一月七日的報告)

一 五年計劃的國際意義

同志們！當五年計劃出現的時候，人們未必預料到五年計劃能有偉大的國際意義。相反地，當時許多人認為五年計劃是蘇聯的私事，固然是一件重大的事情，但畢竟是蘇聯一國的私事。

可是歷史表明了，五年計劃的國際意義是不可估量的。歷史表明了，五年計劃不是蘇聯的私事，而是整個國際無產階級的事情。

還在五年計劃出現以前很久的時候，當我們正在結束反對武裝干涉者的鬥爭而過渡到經濟建設軌道的時期，列寧就已經說過：我們的經濟建設有深刻的國際意義；蘇維埃政權在經濟建設道路上每前進一步都會在資本主義國家各種各樣的階層中遇到深刻的反應，並把人們分成兩個營壘，一個是無產階級革命擁護者的營壘，另一個是無產階級革命反對者的營壘。

列寧在當時說：

「現在，我們主要是用我們的經濟政策去影響國際革命。世界各國所有的勞動者毫無例外地（絕非誇大）都注視着蘇維埃俄羅斯共和國。這是已經達到的……世界規模的鬥爭已轉到這個戰場上來了。我們一旦解決了這個任務，那我們就一定會最終地在國際範圍內取得勝利。因此，經濟建設問題對於我們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在這條戰綫上，我們應當以緩慢的、逐步的——求速是不行的——而又是不斷的上升和前進去取得勝利。」（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四一—三頁）

列寧說這段話的時候，我們正在結束反對武裝干涉者的戰爭，我們正在由反對資本主義的軍事鬥爭過渡到經濟戰綫上的鬥爭，過渡到經濟建設的時期。

從那個時候起已經過去許多年了，而蘇維埃政權在經濟建設方面的每一步驟，每一年，每一季，都燦爛地證實了列寧同志這些話的正確性。

但是最燦爛地證實列寧這些話的正確性的是我們的五年建設計劃，這一計劃的產生，這一計劃的發展，這一計劃的實現。的確，在我國經濟建設道路上，大概任何一個步驟都不像五年計劃及其發展和實現問題那樣在歐洲、美洲、亞洲資本主義國家的各種各樣的階層中遇到如此深刻的反應。

最初，五年計劃在資產階級及其報刊方面遇到的是嘲笑。『幻想』、『夢囈』、『烏托邦』，——這就是他們當時給我們五年計劃的稱呼。

後來，當他們開始看見五年計劃的實現產生出實際結果的時候，他們就敲起警鐘，硬說五年計劃威脅到資本主義各國的生存，硬說五年計劃的實現將使歐洲市場商品充斥，將使傾銷政策加強，將使失業現象加深。

後來，當這套利用來反對蘇維埃政權的把戲也沒有產生預期的效果的時候，各種公司、報刊、團體等等的各種各樣的代表就接連不斷地到蘇聯來遊歷，想親眼看看蘇聯究竟在搞些什麼。這裏我不是說工人代表團，他們從五年計劃最初出現的時候起就表示欽佩蘇維埃政權的創舉和成功，就表示決心擁護蘇聯工人階級。

從這個時候起，所謂社會輿論、資產階級報刊、各種資產階級團體等等就開始發生分裂。有一些人硬說五年計劃已經完全破產，布爾什維克已經瀕於滅亡。相反地，另一些人說：布爾什維克雖然是一些壞人，但他們的五年計劃還是有辦法的，他們大概會達到自己的目的。

在這裏引證各種資產階級報刊的評論也許不是多餘的。

例如就拿美國的『紐約時報』來說吧。該報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底寫道：

「五年工業計劃抱有打破任何比例觀念的目的，並且「不管代價如何」都要達到這個目的，如莫斯科所往往傲然自誇的那樣。其實這並不是什麼計劃。這是投機的把戲。」

這樣說來，五年計劃甚至不是一個計劃，而是一種毫無內容的投機把戲。

又如英國資產階級的『每日電訊報』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底的評論：

『如果把五年計劃看做「計劃經濟」的試金石，那末我們就應當說它已經完全破產了。』

『紐約時報』一九三二年十一月的評論：

『集體化已經遭到可恥的失敗。它已經使俄國瀕於飢荒。』

波蘭資產階級的『波蘭報』(1932年夏季的評論)：

『實際情況表明，蘇維埃政府及其農村集體化政策似已陷入絕境。』

英國資產階級的『金融時報』(1932年十一月的評論)：

『斯大林和他的黨由於實行自己的政策，已經面臨五年計劃體系破產和五年計劃所應實現的一切任務都遭到失敗的局面。』

意大利『政治』雜誌(1932)的評論：

『如果以爲一億六千萬人民四年來的工作，布爾什維克制度這樣一個强有力的制度四年來在經濟方面和政治方面的超人的努力沒有做出一點事情來，那就荒謬了。恰恰相反，他們已經做出了許多事情……可是，災禍仍然存在，這已經成爲有目共睹的事實。這是朋友和敵人，布爾什維克和反布爾什維克，左傾反對派分子和右傾反對派分子都確信無疑的。』

最後，美國資產階級的『當代歷史』雜誌(1932)的評論：

『所以，我們考察俄國現狀後得出結論說：五年計劃按它所宣佈的目的來說，尤其是按它的基本的社會原則來說，都已遭到失敗。』

這就是一部分資產階級報刊的評論。

對於這些評論的作者大概不值得加以批評吧。我想是不值得的。所以不值得，是因為這些「死硬的」人物是屬於中世紀時期的化石一類的東西，在他們看來，事實是沒有意義的，無論我們這裏怎樣實現五年計劃，他們反正是要固執己見的。

現在我們來看看同一個資產階級營壘的其他報刊的評論吧。

請看法國著名的資產階級報紙『時報』(圖)一九三二年一月的評論：

「蘇聯不依靠外國資本而實現工業化，就是贏了第一局。」

這個『時報』在一九三二年夏季又發表評論：

「共產主義正在用極快的速度完成改造事業，而資本主義制度却只能緩步前進……法國因為地產分散於無數小私有者之間，農業機械化是無法實行的；但是蘇維埃却解決了這個問題，使農業工業化了……布爾什維克在和我們比賽中成了勝利者。」

英國資產階級的『圓桌』雜誌(圖)的評論：

「五年計劃的成績是一種令人驚奇的現象。哈爾科夫和斯大林格勒的拖拉機製造廠、莫斯科的「阿模」汽車製造廠、下新城的汽車製造廠、德涅泊水電站、馬格尼托哥爾斯克和庫茲涅茨克的巨大的鋼鐵廠、正在變成蘇聯的魯爾的烏拉爾的許多機器製造廠和化學工廠，——所有這些成績以及全國工業方面的其他成績都證明蘇聯工業好像灌溉得很好的植物一樣，不管有什麼困

難，還是在日益增長，日益鞏固……五年計劃為蘇聯將來的發展奠定了基礎，非常有力地加強了蘇聯的實力。」

英國資產階級的「金融時報」的評論：

「機器製造工業方面所達到的成就是絲毫不容置疑的。他們在報刊上和演說中稱讚這些成績並不是沒有根據的。不要忘记，從前俄國所出產的只是一些最簡單的機器和工具。固然，就是在目前，機器和工具輸入額的絕對數字也還在增加；但是，進口機器與蘇聯國產機器的比例數却在不斷縮小。現在蘇聯製造着本國冶金工業和電器工業所必需的一切設備。它已經創立了本國的汽車工業。它創立了製造一切工具和儀器（從最精確的小儀器直到最重型的壓力機）的工業。在農業機器方面，蘇聯已經不依賴國外輸入了。同時，蘇聯政府正在設法使五年計劃四年實現的事業不致因煤鐵出產遲誤而受到阻礙。毫無疑問，新建的大型工廠是能够保證重工業產值的巨大增長的。」

奧國資產階級的「新自由報」(NÖ)一九三二年初的評論：

「布爾什維主義是可以咒罵的，可是必須了解它。五年計劃是一個新的龐然大物，必須加以注意，至少必須從經濟上加以注意。」

英國資本家，「自治領聯合銀行」總經理基勃遜·札爾維一九三二年十月的評論：

「我要聲明，我不是共產主義者，也不是布爾什維克，肯定地說，我是一個資本主義者和個

人主義者…… 俄國正在前進，而我們這裏却有大批大批的工廠停閉，約有三百萬失業者完全無法找到工作。人們嘲笑過五年計劃，預言它必遭失敗。但是你們可以相信，在五年計劃條件下所達到的實際結果已經超過原來的規定…… 在我所遊歷過的一切工業城市中都有新區域出現，這些新區域是按照一定計劃建成的，有點綴着樹木和街心公園的寬廣街道，有最新式的房屋，有學校，有醫院，有工人俱樂部，當然還有許多替做工作的母親照顧孩子的託兒所和兒童之家…… 不要輕視俄國人的計劃，不要錯誤地希望蘇聯政府會遭受失敗…… 今天的俄國是一個生氣勃勃、富有理想的國家。俄國是一個有驚人的積極性的國家。我相信俄國所抱的志向是健全的…… 也許最重要的就是俄國全體青年和全體工人都具有一件可惜現在資本主義國家所缺少的東西，這件東西就是希望。」

美國資產階級的『民族』雜誌(一九三二年十一月)的評論：

『五年計劃在四年內獲得了真正卓絕的成績。蘇聯用戰時的強度從事於創造新生活基礎的建設任務。國家的面貌簡直改變得不可認識了…… 莫斯科就是這樣，那裏有成百條新鋪的柏油路、新的街心公園、新的建築物，附近有新建設的市鎮，城郊有林立的新工廠。其他較小的城市也是這樣。在草原和沙漠地帶也出現了新的城市，不是幾個而是五十個以上的城市，每個城市的人口自五萬至二十五萬不等。所有這些城市都是最近四年來產生的，每一個城市都是一個或幾個新建起來開發自然資源的企業的中心。幾百個新的區域電站以及許多像德涅泊水電站一類

的大型電站正在逐漸實現列寧的公式：「社會主義是蘇維埃政權加電氣化」……蘇聯大量生產了無數種過去俄國從來沒有生產過的東西：拖拉機、聯合收割機、優質鋼、合成橡膠、滾珠軸承、大型發動機、具有五萬瓩發電能力的渦輪、電話設備、採礦工業用的電機、飛機、汽車、自行車以及幾百種新式機器……在俄國歷史上破天荒第一次開採鋁、鎂、燐灰石、碘、碳酸鉀以及其他許多貴重礦物。蘇聯平原上的指路標已經不是教堂的十字架和圓頂，而是穀倉和秣草保藏室。在集體農莊裏建築着房屋、牲畜欄和豬圈。電氣已經深入農村，無綫電和報紙已經普及農村。工人正在學習使用最新的機器。青年農民在生產方面使用着農業機器，這種機器比美國任何時候所見過的都更巨大，更複雜。俄國已開始「用機器來思想」了。俄國正在迅速地由木材的時代進到鐵、鋼、混凝土和電動機的時代。」

英國『左派』改良主義的『前進』雜誌（一九三二年九月）的評論：

『特別惹人注目的是蘇聯所進行的巨大的工作。新的工廠、新的學校、新的電影院、新的俱樂部、新的高樓大廈，——到處都是新的建築物。其中有許多已經竣工，其餘的還在建築中。要把最近兩年來已經完成的工作和還在進行的工作都向英國讀者一一敘述出來是很困難的。要相信這一切，就得親眼去看看。我們在戰時所達到的成績和蘇聯現在所做的比較起來真是微不足道的。美國人承認說：即使在美國西部各州最緊張最熱烈的建設時期，也絲毫不曾有過像蘇聯目前的這種狂熱的創造積極性。蘇聯最近兩年來就發生了這樣大的變化，以致很難想像再過十

年它會變成什麼樣子……請你們拋棄那些頑固地荒謬地誹謗蘇聯的英國報紙所敘述的妄誕可怕的故事吧。請你們拋棄那些戴着中等階級的眼鏡小視蘇聯，但是毫不了解蘇聯情況的淺學的知識分子所散佈的似是而非的言論和感想吧……蘇聯正在健全的基礎上建設着新社會。要實現這個目的，就必須不怕危險，就必須用世界上空前未有的毅力熱情地工作，就必須克服他們在與世隔絕的大國內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時必然會遇到的極大的困難。可是，我在兩年內兩次遊歷蘇聯後得到了一個印象：蘇聯在穩步前進，在計劃着，創造着和建設着，而且規模極大，分明是向敵對的資本主義世界挑戰了。」

這就是資產階級集團的營壘中所發生的意見分歧和分裂，其中有一些集團主張消滅似乎五年計劃已經破產的蘇聯，而另一些集團顯然主張和蘇聯實行貿易合作，大概是指望從五年計劃的成就中取得一些利益。

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對五年計劃問題，對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成就問題的態度是一個應當單獨提出的問題。每年都有許多外國工人代表團到蘇聯來參觀，這裏我們只要引證一個工人代表團，例如比利時工人代表團的評論就夠了。比利時工人代表團的這個評論足以代表所有一切工人代表團的評論，無論是指英國代表團或法國代表團，德國代表團或美國代表團或其他各國代表團都一樣。這個評論原文如下：

『我們在旅行時所看見的偉大建設使我們不勝欽佩。無論在莫斯科或在馬凱葉夫卡，戈爾

洛夫卡、哈爾科夫和列寧格勒，我們都可以看到人們在多麼熱情地工作。所有的機器都是最新式的。工廠裏都很清潔，空氣新鮮，光綫充足。我們看到在蘇聯是怎樣給予工人醫療衛生幫助的。工人住宅建築在工廠附近。工人區設有學校和託兒所，兒童受到無微不至的照顧。我們可以看到舊工廠和新工廠、舊住宅和新住宅之間的差別。我們所看見的一切使我們明確地認識到在共產黨領導下建設着新社會的勞動者的巨大力量。我們看到了蘇聯巨大的文化高漲，而其他國家却各方面籠罩着衰敗現象，籠罩着失業現象。我們可以看到蘇聯勞動者在自己的道路上遇到了多麼可怕的困難。因此，我們更加了解他們在向我們指出自己的勝利時所具有的那種自驕心。我們深信他們一定能克服一切障礙。」

這就是五年計劃的國際意義。我們只進行了兩三年的建設工作，我們只顯示了五年計劃的初步成就，全世界就分成了兩個營壘，一個營壘的人向我們狂吠不已，另一個營壘的人却因五年計劃的成就而驚訝萬分；更不必說，全世界還有我們自己的日益加強的營壘，這就是資本主義各國工人階級的營壘，他們因蘇聯工人階級的成就而歡欣鼓舞，他們決心支持蘇聯工人階級而使全世界資產階級胆顫心驚。

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就是說，五年計劃的國際意義，五年計劃的各種成就和成果的國際意義是不容置疑的。

這就是說，資本主義各國孕育着無產階級革命，正因為它們孕育着無產階級革命，所以資產階級

就想從五年計劃的失敗中取得新論據去反對革命，相反地，無產階級却力求從五年計劃的成就中取而且實際上已經取得新論據去擁護革命，反對全世界資產階級。

五年計劃的成就正在動員世界各國工人階級的革命力量去反對資本主義，這是無可爭辯的事實。毫無疑問，五年計劃的國際革命意義真是不可估量的。

因此，我們必須更加注意五年計劃，五年計劃的內容，五年計劃的基本任務的問題。

因此，我們必須更加仔細地分析五年計劃的總結，五年計劃的執行和實現的總結。

二 五年計劃的基本任務及其實現的途徑

現在我們來談五年計劃問題的實質。

什麼是五年計劃呢？

五年計劃的基本任務是什麼呢？

五年計劃的基本任務就是要將我們這個具有落後的往往是中世紀的技術的國家引上現代新技術的軌道。

五年計劃的基本任務就是要將我們蘇聯由一個任憑資本主義國家擺佈的軟弱的農業國家變為不受世界資本主義擺佈而完全獨立的強盛的工業國家。

五年計劃的基本任務就是要在把蘇聯變爲工業國家的同時徹底排擠資本主義分子，擴大社會主義經濟形式的戰綫，建立起在蘇聯消滅階級和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

五年計劃的基本任務就是要在我國創立一種不僅能把全部工業而且能把運輸業和農業都按社會主義原則進行改造和改組的工業。

五年計劃的基本任務就是要把分散的小農業引上大規模集體經濟的軌道，從而保證社會主義在農村中的經濟基礎，並以此消滅資本主義在蘇聯恢復的可能性。

最後，五年計劃的任務就是要在國內創造一切技術上和經濟上的必要前提來最大限度地提高國防力量，從而能夠徹底打退所有一切外來的軍事干涉的企圖，徹底打退所有一切外來的武裝侵犯的企圖。

五年計劃的這個基本任務是由什麼決定的，是以什麼理由爲根據的呢？

其理由就是必須消滅那種使蘇聯處於難堪的地位的技術和經濟的落後性，必須在我國創造一種使我國在技術和經濟方面不僅能夠趕上而且過一個時候能夠超過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前提。

其理由就是蘇維埃政權不能長久地建立在落後的工業的基礎上，只有不僅不遜於而且過一個時候能夠超過資本主義各國工業的現代大工業才能成爲蘇維埃政權的真正的和可靠的基礎。

其理由就是蘇維埃政權不能長久地建立在兩個對立的基礎上，建立在消滅資本主義分子的社會主義大工業上和產生資本主義分子的個體小農經濟上。

其理由就是當農業還沒有建立起大生產基礎的時候，當小農經濟還沒有聯合爲大規模集體經濟的時候，資本主義在蘇聯恢復的危險是一切可能有的危險中最現實的危險。

列寧說：

『革命所已經做到的，是俄國按其政治制度來說，在幾個月以內就趕上先進國家了。

可是這還不够。戰爭是鐵面無情的，它用毫不容情的嚴厲方式提出問題：或是滅亡，或是在經濟方面也趕上並超過各先進國家……或是滅亡，或是開足馬力向前猛進。歷史就是這樣提出問題的。』（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五卷第三三八頁）

列寧說：

『當我們還生活在小農國家的時候，資本主義在俄國比共產主義有更穩固的經濟基礎。這是必須記住的。凡細心考察過農村生活，而把它和城市生活做過比較的人，都知道我們還沒有挖除資本主義的根柢，還沒有摧毀國內敵人的根柢和基礎。國內敵人是依靠小經濟的，我們要摧毀這個敵人只有一個方法，就是把包括農業在內的全國經濟轉到新的技術基礎上去，轉到現代化大生產的技術基礎上去……只有國家實現了電氣化，只有爲工業、農業和運輸業建立起現代化大工業的技術基礎的時候，我們才能得到最後的勝利。』（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四八三頁至第四八四頁）

黨制定五年計劃和規定五年計劃基本任務時所持的理由就是以這些原理爲基礎的。

五年計劃的基本任務就是如此。

但是要實現這種宏偉的計劃，決不能茫無頭緒，亂抓一把。要實現這種計劃，首先必須找出計劃的基本環節，因為只有找出並抓住基本環節，才能把計劃的其他一切環節拉出來。

五年計劃的基本環節是什麼呢？

五年計劃的基本環節就是重工業及其心臟——機器製造業。因為只有重工業才能改造並振興全部工業、運輸業和農業。實現五年計劃必須從重工業著手。因此，必須把恢復重工業當做實現五年計劃的基礎。

關於這一點，我們也有列寧的指示：

『要挽救俄國，單靠農民經濟豐收還不够，而且單靠供給農民消費品的輕工業情況良好也還不够，我們還要有重工業……不挽救重工業，不把它恢復起來，我們就不能建成任何工業，而沒有工業，我們就會滅亡而不成其為獨立的國家……重工業是需要國家補助的。如果我們找不到這種補助，那我們就會滅亡而不成其為文明的國家，更不必說成爲社會主義國家了。』（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三八八頁至第三八九頁）

但是恢復和發展重工業，特別是在五年計劃開始時我們這樣一個落後而不富裕的國家裏恢復和發展重工業，是一件極困難的事情，因爲大家知道，重工業需要大量的資金和必要數量的經驗豐富的技術人材，否則就根本不能恢復重工業。黨是否知道這一點並且考慮到這一點呢？是的，是知道

的。不僅知道，並且大聲疾呼地宣佈了這一點。黨知道英國、德國、美國的重工業是怎樣建成的。它知道這些國家的重工業或者是靠巨額借款，或者是靠掠奪其他國家，或者是靠同時採用這兩種辦法建成的。黨知道這些道路對於我們國家來說是行不通的。那末，它所依靠的究竟是什麼呢？它所依靠的是我國本身的力量。它所依靠的是：我們既有蘇維埃政權，又以土地、工業、運輸業、銀行和商業的國有化為依據，所以能夠厲行節約以積累恢復和發展重工業所必需的充足的資金。黨直截了當地說：這件事情需要有重大的犧牲，如果我們真想達到目的，我們就應該公開和自覺地忍受這種犧牲。黨指靠我國內部的力量實現這個任務，而不要外來的奴役性的信貸和借款。

關於這一點，列寧是這樣說的：

「我們應當努力建成的國家，是要工人能夠保持他們對農民的領導，保持農民對他們的信任，並厲行節約把自己社會關係中任何浪費現象的任何痕跡剷除乾淨。

我們應當使我們的國家機關盡量節約。我們應當把沙皇俄國及其資本主義官僚機關遺留在我們國家機關中的很多浪費現象的痕跡全部剷除乾淨。

這不會是農民的狹隘觀點嗎？

不是的。只要我們能夠保持工人階級對農民的領導，我們就有可能在我國用厲行節約的辦法把任何一點積蓄都保存起來，以發展我們的大機器工業，發展電氣化，發展水力機械化泥炭開採業，完成沃爾霍夫水電站建築工程等等。

我們的希望就在這裏，而且僅僅在這裏。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够——打個比喻說——從一匹馬上跨到另一匹馬上，就是說，從農民的、莊稼漢的、窮苦的馬上，從指靠破產的農民國家實行節約的馬上跨到無產階級所尋求的而且不能不尋求的馬上；跨到大機器工業、電氣化、沃爾霍夫水電站等等的馬上。」（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四五九頁）

從窮苦的莊稼漢的馬上跨到大機器工業的馬上，——這就是黨在制定五年計劃和努力實現五年計劃的時候所追求的目的。

厲行節約，積累為供給我國工業化所必需的資金，——這就是我們要建立重工業和實現五年計劃所必須走的道路。

是大膽的任務嗎？是困難的道路嗎？可是，我們黨所以叫做列寧的黨，就因為它沒有權利害怕困難。

不僅如此，黨十分相信五年計劃能够實現，十分相信工人階級的力量，所以它認為可以提出任務，不在五年內，如五年計劃所要求的那樣，而在四年內，確切地說，在四年零三個月內（如果把特別季度算進去的話）完成這件困難的事業。

由此就提出了『五年計劃四年完成』這個有名的口號。

結果怎樣呢？

後來事實表明了：黨是對的。

事實表明了：如果黨沒有這種勇氣，如果它不是這樣相信工人階級的力量，它就不能取得我們現在有權引以自豪的勝利。

三 五年計劃在工業方面四年完成的總結

現在我們來談五年計劃實現的總結問題。

五年計劃在工業方面四年完成的總結是怎樣的呢？

我們在這方面是不是取得了勝利呢？

是的，取得了勝利。不僅取得了勝利，而且超過了我們所預期的程度，超過了我們黨內那些最急躁的人所預期的程度。現在連敵人也不否認這一點了。我們的朋友當然更不會否認這一點。

從前我們沒有鋼鐵工業，即國家工業化的基礎，現在我們已經有了。

從前我們沒有拖拉機工業，現在我們已經有了。

從前我們沒有汽車工業，現在我們已經有了。

從前我們沒有機床製造業，現在我們已經有了。

從前我們沒有巨大的現代化學工業，現在我們已經有了。

從前我們沒有真正的巨大的現代農業機器製造業，現在我們已經有了。

從前我們沒有航空工業，現在我們已經有了。

從前我們在電力生產方面佔最末位，現在我們已經升到最前列的一個位置了。

從前我們在石油製品和煤炭的生產方面佔最末位，現在我們已經升到最前列的一個位置了。

從前我們只在烏克蘭有一個煤礦鋼鐵基地，而且我們經營這個基地是很吃力的。現在我們不僅發展了這個基地，而且在東部建立了我國所引以自豪的新的煤礦鋼鐵基地。

從前我們只在我國北部有一個紡織工業基地。現在我們在中亞細亞和西伯利亞西部很快就會有兩個新的紡織工業基地。

我們不僅創立了這些新的巨大的工業部門，而且給這些部門建立了使歐洲工業相形見绌的規模和範圍。

這一切就使資本主義分子最終地和永遠地被排擠出工業範圍以外，使社會主義工業成了蘇聯唯一的工業形式。

這一切就使我國由農業國變成了工業國，因為工業產值的比重和農業產值的比重相比，已經由五年計劃初（一九二八年）的百分之四十八提高到五年計劃第四年度（一九三二年）末的百分之七十。

這一切就使我們能够在五年計劃第四年度末把原定在五年內完成的總的工業生產大綱完成百分之九十三點七，使工業總產值超過戰前水平兩倍以上，超過一九二八年水平一倍以上。至於重工業生

產大綱，那末我們已經完成了五年計劃的百分之一百零八。

固然，我們總的五年計劃大綱還有百分之六沒有完成。但這是因為鄰國拒絕同我們簽訂互不侵犯公約和遠東方面發生了糾紛⁽⁶⁾，我們爲了加強國防，不得不立刻改組一批工廠來製造現代化國防武器。因爲這種改組需要經過一個準備時期，所以這些工廠停止生產達四個月之久，這就不能不影響到五年計劃總的生產大綱在一九三二年的完成。這樣做的結果，我們已經完完全全彌補了國防力量方面的缺陷。可是這樣做不能不使五年計劃生產大綱的完成受到不良的影響。毫無疑問，如果沒有這種偶然的情況，我們就不僅已經完成，而且一定已經超額完成五年計劃總的生產數字。

最後，這一切就使蘇聯由國防準備不足的弱國變成了國防力量雄厚的強國，變成了能夠隨時應付一切意外事件的國家，變成了能夠大量製造一切現代化國防武器並將這些武器供給自己的軍隊去抵禦外侮的國家。

五年計劃在工業方面四年完成的總結大體上就是如此。

現在請你們自己判斷一下：既然如此，那末資產階級報刊關於五年計劃在工業方面遭到「破產」的廢話還有什麼價值呢。

現在遭受着嚴重危機的資本主義國家在工業產值增長方面的情形又是怎樣的呢？

請看人所共知的官方統計吧。

蘇聯工業總產值在一九三二年末增加到戰前水平的百分之三百三十四，而美國工業總產值在同

一時期內降低到戰前水平的百分之八十四，英國降低到百分之七十五，德國降低到百分之六十二。蘇聯工業總產值在一九三二年末增加到一九二八年水平的百分之二百一十九，而美國工業總產值在同一時期內降低到百分之五十六，英國降低到百分之八十，德國降低到百分之五十五，波蘭降低到百分之五十四。

這些統計正是說明了資本主義工業體系在和蘇聯工業體系競賽時經不起考驗，蘇聯工業體系在各方面都比資本主義工業體系優越。

有人對我們說：建成了許多新工廠，奠定了工業化的基礎，這都是很好的。但是，如果放棄工業化政策，放棄擴大生產資料生產的政策，或者至少把這件事情放到末位，而多生產一些布疋、鞋子、衣服和其他各種日用品，那就好得多了。

日用品的確生產得不够用，因而造成了相當的困難。但是必須知道而且必須考慮到這種把工業化任務放在末位的政策會使我們得到什麼結果。當然，我們可以從這一時期內用於購買重工業設備的十五億盧布外匯中拿出一半來輸入棉花、皮革、羊毛和橡膠等等。那時我們就會有更多的布疋、鞋子和衣服。可是那時我們就會沒有拖拉機工業，也沒有汽車工業，就會沒有比較巨大的鋼鐵工業，就會沒有金屬來製造機器，因而就會在用新技術武裝起來的資本主義包圍面前處於手無寸鐵的狀況。

那時我們就不可能用拖拉機和各種農業機器供給農業，因而就會挨餓。

那時我們就不可能戰勝國內資本主義分子，因而就會大大增加資本主義復辟的機會。

那時我們就不會有一切現代化國防武器，而沒有這些武器就不能保持國家的獨立；國家就會變成外敵用武的對象。那時我們的地位就會和目前中國所處的地位多少相似；中國沒有自己的重工業，沒有自己的軍事工業，現在只要誰高興，誰都可以蹂躪它。

總之，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所遇到的就會是軍事干涉，就會是戰爭而不是互不侵犯公約，這種戰爭是危險的致命的戰爭，是流血的實力懸殊的戰爭，因為在這個戰爭中我們在擁有一切現代化進攻武器的敵人面前幾乎是手無寸鐵的。

同志們，問題就是這樣。

很明顯，自重的政府，自重的黨是不能採取這種會招致滅亡的觀點的。

正因為黨攆斥了這種反革命的立場，黨在工業方面完成五年計劃的事業中才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

黨在實現五年計劃和爭取工業建設的勝利時實行了以最高速度發展工業的政策。黨彷彿是鞭策了國家，督促它向前奔馳。

黨實行這種最高速度的政策是不是做得正確呢？

是的，是絕對正確的。

落後了一百年並因落後而有滅亡危險的國家是不能不加以督促的。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國趕快用新技術來重新武裝自己，終於走上康莊大道。

其次，我們不能知道帝國主義者究竟會在哪一天進攻蘇聯，打斷我國的建設。他們隨時都可以利用我國技術上經濟上的弱點來進攻我們，這一點却是不容置疑的。所以，黨不得不鞭策國家前進，以免錯過時機，而能盡量利用喘息時機，趕快在蘇聯建立工業化的基礎，即蘇聯富強的基礎。黨不可能等待和應付，它應當實行最高速度的政策。

最後，黨應當在最短期間消滅我國國防的弱點。時局的條件，資本主義國家軍備的擴充，廢除軍備主張的失敗，國際資產階級對蘇聯的仇視，——這一切都迫使黨迅速加強國防力量，加強國家獨立的基礎。

可是，黨是否有實現最高速度政策的實際可能呢？是的，是有的。它所以有這種可能，不僅是因為它及時推動我國迅速前進，而且首先是因為它在大規模的新建設事業中能夠依靠舊工廠或革新過的工廠，這些工廠已經為工人和工程技術人員所掌握，因而提供了實現最高發展速度的可能。

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我們新建設的迅速高漲、大規模建設的熱潮、新建築工程中的英雄和突擊隊員、洶湧的發展速度的實踐就是在這個基礎上生長起來的。

能不能說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也必須實行完全相同的最高發展速度的政策呢？

不，不能這樣說。

第一、由於五年計劃的順利實現，我們基本上已經完成五年計劃的主要任務，即為工業、運輸業和農業建立現代新技術基礎的任務。既然如此，是否還需要鞭策和督促國家呢？很明顯，現在已經不

需要這樣做了。

第二、由於五年計劃的順利完成，我們已經把國防力量提到應有的高度。既然如此，是否還需要鞭策和督促國家呢？很明顯，現在已經不需要這樣做了。

最後，由於五年計劃的順利完成，我們已經建成幾十幾百個新的、擁有複雜的新技術的大工廠和聯合廠。這就是說，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的工業總產值方面起主要作用的已經不是那些技術已被掌握的舊工廠，像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那樣，而是那些技術還沒有被掌握而必須掌握的新工廠。但是掌握新企業和新技術要比利用那些技術已被掌握的舊工廠或革新過的工廠困難得多。這需要更多的時間來提高工人和工程技術人員的熟練程度，來獲得充分利用新技術的新技能。既然如此，那末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特別是在第二個五年計劃的最初兩年內，即使我們想要實行，也不能實行最高發展速度的政策，這不是很明顯嗎？

正因為如此，我認爲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我們的工業產值必須採取較慢的增長速度。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工業產值平均每年增長百分之二十二。我認爲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工業產值平均每年至少必須增長百分之十三至十四。這樣的工業產值增長速度是資本主義國家夢想不到的。不僅這樣的速度，就連平均每年增長百分之五，也是它們現在夢想不到的。這也就是它們資本主義國家的本色。具有蘇維埃經濟制度的蘇維埃國家却是另一種情況。在我國經濟制度下，我們完全可能而且必須使產值每年至少增長百分之十三至十四。

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我們掀起了進行新建設的熱情和熱潮，獲得了決定性的成就。這是很好的。但是現在這已經不夠了。現在除了這一點以外，我們還要有掌握新工廠新技術的熱情和熱潮，還要認真提高勞動生產率，認真降低成本。

現在，主要點就在這裏。

因為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才能够大約到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後半期無論在建設方面或者在工業產值的增長方面都開始新的迅速的跑步。

最後，略為談談發展速度和產值每年增長的百分數問題。我們的工業家對這個問題很少研究。但這是一個很值得注意的問題。什麼是產值增長的百分數呢？每增長百分之一所包含的內容究竟是什麼呢？例如拿一九二五年即恢復時期來說吧。當時產值每年增長百分之六十六。當時工業總產值為七十七億盧布。當時增長百分之六十六按絕對數字說就是增加三十多億盧布。所以當時每增長百分之一就等於增加四千五百萬盧布。再拿一九二八年來說。一九二八年增長百分之二十六，按百分數說等於一九二五年的三分之一強。當時工業總產值為一百五十五億盧布。全年增長的絕對數字是三十二億八千萬盧布。所以當時每增長百分之一就等於增加一億二千六百萬盧布，即幾乎比一九二五年（該年增長百分之六十六）多兩倍。最後，拿一九三一年來說。一九三一年增長百分之二十二，即等於一九二五年的三分之一。當時工業總產值為三百零八億盧布。該年增長的絕對數字是五十六億多盧布。所以當時每增長百分之一就等於增加二億五千萬盧布以上，即比一九二五年（該年增長百分之

六十六)多五倍，比一九二八年(該年增長百分之二十六強)多一倍。

這一切說明了什麼呢？說明了在研究產值增長速度時不能只限於考察增長的總的百分數，還必須知道每增長百分之一所包含的內容和全年產值增長的總數。例如我們決定使一九三三年產值增長百分之十六，即等於一九二五年的四分之一。但這並不是說這一年產值增長的絕對數字也會等於一九二五年的四分之一。一九二五年產值增長的絕對數字是三十多億，每增長百分之一等於增加四百萬盧布。毫無疑問，一九三三年產值增長百分之十六的絕對數字將不下五十億盧布，即幾乎比一九二五年多一倍，而每增長百分之一至少也將等於三億二千萬至三億四千萬盧布，即比一九二五年每增長百分之一所包含的數字至少多六倍。

同志們，如果具體考察增長的速度和百分數問題，那末情況就是如此。

五年計劃在工業方面四年完成的總結就是如此。

四 五年計劃在農業方面四年完成的總結

現在我們來談五年計劃在農業方面四年完成的總結問題。

在農業方面，五年計劃是集體化的五年計劃。黨實行集體化是以什麼爲出發點的呢？

黨的出發點是：要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和建成社會主義社會，除了工業化以外，還必須由個體小農

經濟過渡到擁有拖拉機和現代農業機器的大規模的集體農業，作為蘇維埃政權在農村中唯一的穩固基礎。

黨的出發點是：不實行集體化，就不能把我國引上建成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康莊大道；就不能使千百萬勞動農民擺脫貧困和愚昧。

列寧說：

「靠小經濟是擺脫不了貧困的。」（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卷第一二七頁）

列寧說：

「如果我們仍舊依靠小經濟來生活，即使我們是自由土地上的自由公民，也是不免要滅亡的。」（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四卷第四六五頁）

列寧說：

「只有依靠共同的、勞動組合的、協作的勞動才能擺脫帝國主義戰爭迫使我們進入的絕境。」

（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卷第一二三頁）

列寧說：

「必須過渡到模範大農莊中的共同耕種制；不這樣就不能擺脫俄國現在所處的那種經濟破壞狀態，那種簡直是絕望的狀態。」（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四卷第四六六頁）

列寧根據這一點得出以下的基本結論：

「掌握着國家政權的工人階級，只有當它能够在事實上向農民指明公共的、集體的、協作的、勞動組合的耕種制的優越性的時候，只有當它能够用協作的、勞動組合的經濟來幫助農民的時候，它才能真正向農民證明自己是正確的，才能牢靠地和實在地把千百萬農民羣衆真正吸引到自己方面來。」（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卷第一七三頁至第一七四頁）

黨實行農業集體化大綱，在農業方面實行五年計劃大綱就是以列寧的這些原理爲出發點的。

因此，五年計劃在農業方面的任務就是要把那些無法利用拖拉機和現代農業機器的分散的細小的個體農戶聯合爲用一切現代最先進的農具武裝起來的大規模集體農莊，並在所有的閒地上建立國營模範農場，即國營農場。

五年計劃在農業方面的任務就是要把蘇聯由落後的小農國家變爲擁有建立在集體勞動基礎上並能提供最高商品率的大規模農業的國家。

黨在農業方面四年實現五年計劃大綱時獲得了什麼成績呢？黨實現了這個大綱還是遭到了失敗呢？

黨所獲得的成績是：它在短短三年的時間內組織了二十多萬個集體農莊和大約五千處國營穀物農場和國營畜場，同時在四年內把播種面積擴大了二千一百萬公頃。

黨所獲得的成績是：集體農莊現在已經把百分之六十以上的農戶聯合起來，並擁有農民耕地總面積的百分之七十以上，這就是說，超額完成五年計劃兩倍。

黨所獲得的成績是：它現在每年已能收購十二億至十四億普特商品穀物，而在個體農民經濟佔優勢時期每年只能收購五億至六億普特商品糧食。

黨所獲得的成績是：富農階級雖然還沒有徹底消滅，但是已被擊潰，勞動農民擺脫了富農的奴役和剝削，蘇維埃政權在農村中建立了穩固的經濟基礎，即集體經濟的基礎。

黨所獲得的成績是：蘇聯已經由小農經濟的國家改造為擁有世界上規模最大的農業的國家。五年計劃在農業方面四年完成的總結大體上就是如此。

現在請你們自己判斷一下：既然如此，那末資產階級報刊關於集體化遭到「失敗」，關於五年計劃在農業方面遭到「破產」的廢話還有什麼價值呢？

現在遭受着嚴重的農業危機的資本主義國家在農業方面的情形又是怎樣的呢？請看人所共知的官方統計吧。

各主要產糧國家的播種面積縮減了百分之八至百分之十。美國的棉花播種面積縮減了百分之十五，德國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甜菜播種面積縮減了百分之二十二至三十，立陶宛和拉脫維亞的亞麻播種面積縮減了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

據美國農業部統計，美國農業總產值由一九二九年的一百一十億美元降低到一九三二年的五十億美元。美國穀物總產值由一九二九年的十二億八千八百萬美元降低到一九三二年的三億九千一百萬美元。美國棉花總產值由一九二九年的十三億八千九百萬美元降低到一九三二年的三億九千七百

萬美元。

所有這些事實不是說明了蘇維埃農業體系比資本主義農業體系優越嗎？這些事實不是說明了集體農莊是比個體農戶和資本主義農場更有生命力的經濟形式嗎？

有人說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是不十分能夠贏利的，說它們耗費資金很多，說保留這種企業是毫無理由的，說最好把它們解散，只把其中能夠贏利的保留下來。但是只有絲毫不懂國民經濟問題，絲毫不懂經濟問題的人才會這樣說。幾年以前，紡織企業大半是不能贏利的。當時我們有一部分同志建議我們關閉這些企業。如果我們聽了他們的話，我們就會怎樣呢？我們就會在國家面前，在工人階級面前犯下極大的罪行，因為我們這樣做就會破壞我們的已在上升的工業。我們當時是怎樣做的呢？我們等了一年多，結果使全部紡織工業變成了能夠贏利的工業。而我們的高爾基城的汽車製造廠呢？它暫時也是不能贏利的。難道也要下令把它關閉嗎？又如我們的暫時也不能贏利的鋼鐵工業呢？同志們，難道也要把它關閉嗎？如果這樣來看贏利問題，那末我們就只應當盡量發展某些贏利最多的工業部門，如糖果工業、麪粉工業、化粧品工業、針織工業和兒童玩具工業等等。我當然反對發展這些工業部門。恰恰相反，這些工業部門必須加以發展，因為它們也是居民所需要的。可是，第一、它們沒有重工業來供給設備和燃料就不能發展。第二、它們不能成爲工業化的基礎。同志們，問題就在這裏。

決不能用商人眼光，從目前着眼來看贏利問題。應當從整個國民經濟，從幾年的時間着眼來看這

個問題。只有這種觀點才能稱為真正列寧主義的觀點，真正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這種觀點不僅應該用在工業方面，而且尤其應該用在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方面。你們只要想一想：我們在短短三年的時間內建立了二十多萬個集體農莊和大約五千處國營農場，就是說，建立了完全新的大企業，這種企業對於農業的意義和大工廠對於工業的意義一樣重大。請你們指出一個國家來，它能够在三年內建立起來的新的大企業就算不是二十萬零五千個，而只是二萬五千個吧。你們是指不出來的，因為這樣的國家是沒有而且不會有過的。我們在農業方面却建立了二十萬零五千個新企業。可是世界上竟有一些人要求這些企業立刻能够贏利，如果不能立刻贏利，那就把它們破壞，把它們解散。赫羅斯特拉特的桂冠使這些非常奇怪的人睡不着覺，這不是很明顯嗎？

我說到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不能贏利時絕對不是想說它們一概不能贏利。絕對不是！大家知道，我們現在已經有許多高度贏利的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我們現在已經有幾千個集體農莊和幾十處國營農場是十分能够贏利的。這些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是我們黨的驕傲，是蘇維埃政權的驕傲。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當然不是到處都一樣的。在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中間有舊的，有新的，也有十分年輕的。這些還很幼弱，還沒有完全形成的經濟機體。它們在自己的組織建設中所處的時期大致相當於我們的工廠在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所處的時期。顯然，其中大多數還不能贏利。但是毫無疑問，它們經過兩三年就一定能够贏利，正如我們的工廠在一九二一年以後就能贏利一樣。如果根據它們目前還不是一概都能贏利而拒絕給以幫助和支持，那就是在工人階級和農民面前犯下極大的罪

行。只有人民公敵和反革命分子才會提出不需要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問題。

黨在農業方面實現五年計劃時加速進行了集體化。黨實行加快集體化速度的政策是否做得正確呢？是的，是絕對正確的，雖然在這方面不免有過一些急躁行動。黨在實行消滅富農階級和剷除富農巢穴的政策時決不能半途而廢，它應當把這件事情貫徹到底。

這是第一。

第二、黨一方面擁有拖拉機和農業機器，另一方面利用我國沒有土地私有制（土地國有！）的條件，所以有一切可能來加速進行農業集體化。黨在這方面確實獲得了極大的成就，因為它已經超額完成五年計劃的集體化大綱兩倍。

這是不是說，我們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也應當實行加快集體化速度的政策呢？不，不是這個意思。事情是這樣的：我們基本上已經完成蘇聯各主要地區的集體化。因此，我們在這方面所做到的已經超過我們所預期的程度。我們不僅基本上完成了集體化，而且已經使絕大多數農民意識到集體農莊是最適當的經濟形式。同志們，這是一個巨大的成績。既然如此，是否還需要急急忙忙地來迅速進行集體化呢？顯然不需要。

現在的問題已經不是加快集體化速度的問題，尤其不是要不要有集體農莊的問題，因為這個問題早已完全解決了。集體農莊已經穩固地建立起來了，走向舊的個體經濟的道路已經完全截斷了。現在的任務是要在組織上鞏固集體農莊，把暗害分子從集體農莊中驅逐出去，挑選受過審查的真正的

布爾什維克幹部來供給集體農莊，使集體農莊成爲真正布爾什維克的集體農莊。

現在主要點就在這裏。

五年計劃在農業方面四年完成的情形就是如此。

五 五年計劃在改善工農物質生活狀況方面四年完成的總結

上面我講到了工業和農業方面的成就，講到了蘇聯工業和農業高漲的情形。從改善工農物質生活狀況方面看來，這些成就產生了什麼結果呢？從根本改善勞動者物質生活狀況方面看來，我們在工業和農業方面的成就的主要結果是什麼呢？

第一個主要結果是消滅了失業現象，消除了工人中不相信明天的心理。

第二個主要結果是幾乎全體貧農都參加了集體農莊建設，在這個基礎上打破了農民分化爲富農和貧農的過程，因而消滅了農村中的貧困現象。

同志們，這是一個巨大的成績，這種成績是任何一個資產階級國家哪怕是『民主的』國家所夢想不到的。

我們蘇聯的工人早已忘記失業現象了。大約三年前我們還有將近一百五十萬失業者。我們消滅失業現象已經有兩年了。在這段時間內工人已經忘記了失業現象，忘記了失業的痛苦，忘記了失業的

慘狀。請看一看資本主義國家由於失業而造成的慘狀吧。在這些國家裏現在至少有三四千萬失業者。這是些什麼人呢？通常都說這是些『走投無路的人』。

他們每天都在設法獲得工作，尋找工作，幾乎任何工作條件都願意接受，可是誰也不收容他們，因為他們是『多餘的』人。與此同時，却有大批商品和產品被那些命運的寵兒，地主和資本家的子弟任意消耗。

不給失業者飯吃，因為他們無飯錢可付；不給他們屋子住，因為他們無房錢可付。他們靠什麼生活，在哪裏居住呢？他們的生活靠老爺餐桌下拋下來的一點點施捨，靠在垃圾箱裏尋找腐爛的殘餘食品。他們住在大城市的貧民窟裏，而且大多數住在郊外用木箱板和樹皮匆忙搭成的小屋裏。不僅如此，不僅失業者遭受失業的痛苦，而且在業工人也遭受失業的痛苦。他們所以遭受失業的痛苦，是因為大批失業者的存在使他們在生產中的地位不穩固，使他們產生了不相信明天的心理。今天他們還在企業裏工作，可是他們不知道明天醒來時是否已被解僱。

五年計劃四年完成的主要成績之一，就是我們消滅了失業現象，使蘇聯工人擺脫了失業的慘狀。關於農民也必須這樣說。他們也已經忘記了農民分化為富農和貧農的情形，忘記了富農剝削貧農的情形，忘記了每年都有幾十萬幾百萬貧農破產而淪為乞丐的情形。三四年前我國貧農至少佔農民總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即將近二千萬人。而在更早的時候，在十月革命以前，貧農至少佔農民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什麼是貧農呢？這就是通常在經營農業時或者缺乏種子，或者缺乏耕馬，或者缺乏農

具，或者缺乏所有這一切東西的人。貧農就是過着半飢半飽的生活，通常受富農盤剝，而在舊俄時代既受富農盤剝又受地主盤剝的人。就在不久以前，還有二百多萬貧農每年跑到南部，跑到北高加索和烏克蘭去謀生，受富農僱用，而在更早的時候，受富農和地主僱用。每年跑到工廠門口來補充失業軍隊伍的貧農更多。當時不僅貧農處於這種惡劣的境況，而且中農也大半和貧農一樣遭受貧窮和困苦。所有這一切情況農民已經忘記了。

五年計劃四年完成的結果，給了貧農和下中農什麼呢？它打敗和擊潰了富農階級，使貧農和一大半中農擺脫了富農的盤剝。它把貧農和一大半中農吸引到集體農莊裏來，並為他們造成了穩固的地位，從而消滅了農民分化為剝削者（富農）和被剝削者（貧農）的可能，消滅了農村中的貧困。它把加入集體農莊的貧農和下中農變成了生活有保障的人，從而消滅了農民破產和貧困的過程。現在我國已經沒有幾百萬農民每年離鄉背井跑到遠方去謀生的現象了。現在要吸引農民離開自己的集體農莊到什麼地方去工作，必須和集體農莊訂立合同，而且還要送給莊員免費的火車票。現在我國已經沒有幾十萬幾百萬農民陷於破產，站在工廠門口哀求工作的現象了。這種事情過去是有的，但它早已成為過去了。現在農民是生活有保障的主人，是擁有拖拉機、農業機器、種子儲備和存糧等等的集體農莊的莊員。

這就是五年計劃給予貧農和下中農的東西。

這就是五年計劃在改善工農物質生活狀況方面的主要成績的實質。

由於在改善工農物質生活狀況方面獲得了這些主要成績，我們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就有了如下的事實：

(甲) 大工業的工人和職員人數比一九二八年增加一倍，即超額完成五年計劃百分之五十七；

(乙) 國民收入，也就是說工農收入，在一九三二年增加到四百五十一億盧布，即比一九二八年增加百分之八十五；

(丙) 大工業的工人和職員每年的平均工資比一九二八年增加百分之六十七，即超額完成五年計劃百分之十八；

(丁) 社會保險基金比一九二八年增加百分之二百九十二（一九三二年為四十一億二千萬盧布，而一九二八年為十億五千萬盧布），即超額完成五年計劃百分之一百一十一；

(戊) 公共飲食業迅速發展，它供應各個最主要的工業部門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工人，即超額完成五年計劃五倍。

當然，我們還沒有做到完全滿足工農的物質需要。我們在最近幾年內也未必能做到這一點。但是，我們毫無疑問已經做到使我國工農的物質生活狀況逐年改善。只有蘇維埃政權的死敵，也許還有資產階級報刊的某些代表，包括資產階級報刊駐莫斯科的一部分通訊員，才會懷疑這一點，而他們對於國民經濟和勞動者狀況的了解未必勝過阿比面尼亞國王對於高等數學的了解。

資本主義國家工農的物質生活狀況又是怎樣的呢？

請看官方統計吧。

資本主義國家的失業人數急劇增加了。在美國，據官方統計，單是加工工業中的在業工人數就由一九二八年的八百五十萬人減少到一九三二年的五百五十萬人；而據美國勞工聯合會統計，美國全部工業中的失業人數在一九三二年末已經達到一千一百萬人。在英國，據官方統計，失業人數由一九二八年的一百二十九萬人增加到一九三二年的二百八十萬人。在德國，據官方統計，失業人數由一九二八年的一百三十七萬六千人增加到一九三二年的五百五十萬人。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情形都是如此，而且官方統計照例都要縮小失業工人的數字，實際上資本主義國家的失業人數是在三千五百萬至四千萬之間。

工人的工資不斷下降。據官方統計，美國工人每月的平均工資比一九二八年水平降低百分之三十五，英國在同一時期內降低百分之十五，德國甚至降低百分之五十。據美國勞工聯合會統計，美國工人由於一九三〇—一九三一年度工資降低而受到的損失在三百五十億美元以上。

英國和德國本來就很少的工人保險基金大大縮減了。美國和法國完全沒有或者幾乎完全沒有任何失業保險形式；因此，無家可歸的工人和無人照料的兒童人數急劇增長，特別是在美國。

資本主義各國農民羣衆的狀況也不見得好些，那裏的農業危機根本破壞了農民經濟，使數千萬破產的農民淪爲乞丐。

五年計劃在改善蘇聯勞動者物質生活狀況方面四年完成的總結就是如此。

六 五年計劃在城鄉間商品流轉方面四年完成的總結

現在我們來談五年計劃在城鄉間商品流轉額增長方面四年完成的總結問題。

工業和農業產量的巨大增長，工業和農業方面作為商品的剩餘產品量的增長，以及工農需要的增長，——這一切不能不使而且確實已使城鄉間的商品流轉活躍和擴大起來。

城鄉間的生產結合是結合的基本形式。可是單靠生產結合還不够。必須用商品方面的結合來補充生產結合，使城鄉聯系成為鞏固而不可分離的聯系。只有通過蘇維埃商業的擴展才能做到這一點。如果以為單單通過某一條孔道，例如通過合作社，就可以擴展蘇維埃商業，那是不正確的。要擴展蘇維埃商業，就必須利用所有的孔道：合作社網、國營商業網、集體農莊商業。

有些同志以為擴展蘇維埃商業，特別是擴展集體農莊商業，就是回到新經濟政策的第一階段。這完全是不對的。

蘇維埃商業，包括集體農莊商業在內，是和新經濟政策第一階段的商業根本不同的。

在新經濟政策的第一階段，我們容許資本主義活躍，容許私人商品流轉，容許私商、資本家和投機分子「活動」。

這是一種多少還自由的、只是由國家調節作用來加以限制的商業。當時在國內商品流轉方面，私

人資本主義部分還佔相當大的地位。更不必說，我們當時既沒有像現在這樣發展的工業，又沒有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它們按計劃工作並供給國家以大量農產品和工業品後備。

能不能說我們現在的情形也是這樣呢？當然不能這樣說。

第一、決不能把蘇維埃商業和雖然受國家調節的新經濟政策第一階段的商業相提並論。新經濟政策第一階段的商業容許資本主義活躍，容許私人資本主義部分在商品流轉方面活動，而蘇維埃商業却以不許資本主義活躍，不許私人資本主義部分在商品流轉方面活動爲出發點。什麼是蘇維埃商業呢？蘇維埃商業是沒有大小資本家參加的商業，是沒有大小投機分子參加的商業，這是特種商業，是歷史上從來沒有過而只有我們布爾什維克在蘇維埃制度發展條件下才實行的商業。

第二、我們現在有相當發展的國營工業和完整的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系統，它們供給國家以大量農產品和工業品後備來擴展蘇維埃商業。這是在新經濟政策第一階段的條件下所沒有而且不可能有的。

第三、我們在最近時期已經把私商、私販和各種中介人完全逐出商品流轉範圍。當然，這絕對不是說私商和投機分子已經不會利用他們最方便的場所，即利用集體農莊商業，按隔代遺傳律重新出現於商品流轉中了。況且，集體農莊莊員自己有時也願意進行當然不會使他們增光的投機活動。可是，我們有蘇維埃政權不久以前頒佈的關於取締投機活動和懲辦投機分子辦法的法律〔卷〕來反對這種惡劣現象。你們當然知道，這個法律是不很溫和的。你們當然懂得，這樣的法律是在新經濟政策第

一階段的條件下所沒有而且不可能有的。

既然如此，那末說什麼回到新經濟政策第一階段的商業就是絲毫不懂得，簡直是絲毫不懂得我們的蘇維埃經濟。

有人對我們說：沒有健全的貨幣經濟和健全的通貨，就不可能擴展商業，即使這種商業是蘇維埃商業；首先必須醫治貨幣經濟和我們蘇聯通貨，因為我們蘇聯通貨是沒有絲毫價值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學家就是這樣對我們說的。我認爲這些可敬的經濟學家對於政治經濟學的了解並不勝過坎特布里的大主教對於反宗教宣傳的了解。怎麼能硬說我們蘇聯通貨沒有絲毫價值呢？我們用這種通貨建築了馬格尼托哥爾斯克冶金工廠、德涅泊水電站、庫茲涅茨克冶金工廠、斯大林格勒拖拉機製造廠、哈爾科夫拖拉機製造廠、高爾基城汽車製造廠、莫斯科汽車製造廠以及幾十萬個集體農莊和幾千處國營農場，這難道不是事實嗎？這些先生們莫非認爲這一切企業都是由麥稭或泥土建成而不是由具有一定價值的實際材料建成的嗎？如果估計到在我國商品流轉中具有決定意義的是有組織的市場而不是只有從屬作用的無組織的市場，那末蘇聯通貨的穩定性是由什麼來保證的呢？當然不僅僅是由黃金儲備來保證的。蘇聯通貨的穩定性首先是由國家所掌握的、按照固定價格投入商品流轉中的大量商品來保證的。哪一個經濟學家能夠否認蘇聯所獨有的這種保證要比任何黃金儲備更能切實地保證通貨的穩定性呢？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學家是否終究會懂得，他們已經完全被那種把黃金儲備當做通貨穩定性的「唯一」保證的理論弄糊塗了呢？

關於和擴展蘇維埃商業有關的問題就是如此。

由於五年計劃的實現，我們在擴展蘇維埃商業方面獲得了什麼成績呢？

在五年計劃結束時我們有如下的成績：

(甲) 輕工業產值比一九二八年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七；

(乙) 合作社營和國營商業的零售商品流轉額按一九三二年價格計算為三百九十六億盧布，就是說，零售商業的商品額比一九二八年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五；

(丙) 國營和合作社營商業網比一九二九年增加了十五萬八千處大小商店；

(丁) 集體農莊商業日益發展，個別國家機關和合作社機關的農產品收購量日益增加。事實就是如此。

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商品流轉情況却完全不同，在那裏，危機使商業急劇縮減，使企業大批關閉，使中小商人破產，使大商號倒閉，使商業企業的大批商品因勞動羣衆的購買力不斷降低而賣不出去。

五年計劃在發展商品流轉方面四年完成的總結就是如此。

七 五年計劃在和敵對階級殘餘進行鬥爭方面四年完成的總結

五年計劃在工業、農業和商業方面實現的結果，我們在國民經濟各部門中驅除了資本主義分子，確立了社會主義原則。

這種情形對資本主義分子應當產生什麼結果，而且實際上已經產生什麼結果呢？

結果是垂死階級的最後殘餘，即私營工業家及其僕從、私商及其走卒、從前的貴族和神甫、富農及其走狗、從前的白衛軍官和巡官、從前的警察和憲兵、各種沙文主義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以及其他一切反蘇維埃分子都被打倒了。

這些從前的人物既然被打倒而分散在蘇聯各地，就鑽進我們的工廠，鑽進我們的機關和商業組織，鑽進鐵路運輸和水路運輸企業，主要是鑽進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他們戴上「工人」和「農民」的假面具，鑽到那裏隱藏起來，其中有些人甚至鑽進了黨內。

他們是帶着什麼東西鑽進這些地方的呢？當然是帶着仇視蘇維埃政權的心情，帶着對新的經濟形式、生活形式和文化形式深惡痛絕的心情鑽進來的。

這些先生們已經沒有力量對蘇維埃政權實行正面進攻了。他們和他們的階級已經多次實行過這種進攻，但是他們被擊潰、被打散了。因此，他們現在還能採取的唯一辦法就是危害和暗害工人、集體農莊莊員、蘇維埃政權和黨。於是他們就暗中活動，竭力進行危害勾當。他們放火焚燒倉庫，破壞機器，組織怠工。他們在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裏組織暗害活動，而且其中有些人，包括某些大學教授，在瘋狂地進行暗害活動時竟在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牲畜中間散播瘟疫和炭疽熱，在馬匹中間

散播腦膜炎等等。

但是主要點還不在這裏。這些從前的人物的主要「活動」是組織大規模盜竊侵吞國家財產、合作社財產和集體農莊財產的勾當。在工廠裏進行盜竊侵吞，在鐵路貨運中進行盜竊侵吞，在倉庫和商業企業裏進行盜竊侵吞，特別是在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裏進行盜竊侵吞，——這就是這些從前的人物的主要「活動」形式。他們憑自己的階級本能意識到公有制是蘇維埃經濟的基礎，要危害蘇維埃政權就必須動搖這個基礎。於是他們就真的用組織大規模盜竊侵吞的辦法來動搖公有制。

爲了組織侵吞的勾當，他們就利用昨天還是個體農民，今天已是集體農民的那些集體農莊莊員的私有習慣和殘餘。你們是馬克思主義者，當然知道人們的意識的發展是落後於人們的實際地位的。按地位來說，莊員已經不是個體農民，而是集體農民了，但他們的意識暫時還是舊的私有者的意識。因此，剝削階級出身的那些從前的人物就利用莊員的私有習慣，來組織侵吞公產的勾當並以此動搖蘇維埃制度的基礎，即公有制。

我們許多同志竟寬容這種現象，不懂得這種大規模盜竊侵吞的事實的意義和作用。他們好像瞎子一樣，對這些事實熟視無睹，以爲「這裏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事情」。這些同志是大錯特錯了。正如資本主義的基礎是私有制一樣，我們蘇維埃制度的基礎是公有制。如果說資本家宣佈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而在當時達到了鞏固資本主義制度的目的，那末我們共產黨員就更加應當宣佈公共財產神聖不可侵犯，來鞏固一切生產部門和商業部門中的新的社會主義經濟形式。容許盜竊侵吞公共財

產（不管是國家財產或合作社財產和集體農莊財產），放過這種反革命的胡作非爲，就是幫助敵人來破壞以公有制爲基礎的蘇維埃制度。我們蘇維埃政府不久以前公佈關於保護公有制的法律^五，就是從這一點出發的。這個法律是目前革命法制的基礎。每個共產黨員、每個工人和每個集體農莊莊員的首要職責就是必須極嚴格地執行這個法律。

有人說，目前的革命法制和新經濟政策初期的革命法制毫無區別，目前的革命法制是新經濟政策初期的革命法制的恢復。這是完全不對的。新經濟政策初期的革命法制的鋒芒主要是指向戰時共產主義的極端現象，指向『非法的』沒收和捐稅。新經濟政策初期的革命法制在私有主、個體農民和資本家嚴格遵守蘇維埃法律的條件下保障了他們財產的安全。而目前的革命法制就完全不同了。目前的革命法制的鋒芒並不是指向戰時共產主義的極端現象，因爲這種現象早已不存在了，而是指向公共經濟中的盜賊和暗害分子，指向流氓和侵吞公共財產的人。由此可見，目前的革命法制關心的主要是保護公有制，而不是其他什麼事情。

因此，爲保護公有制而鬥爭，用蘇維埃政權的法律給我們規定的一切方法和一切手段去進行鬥爭，——這就是黨的基本任務之一。

堅強有力的無產階級專政，——這就是我們現在爲粉碎垂死階級的最後殘餘並打破其盜竊勾當所必需的東西。

有些同志把消滅階級、建立無階級社會和國家消亡的論點了解爲替懶惰和寬大辯護的論據，了

解為替階級鬥爭熄滅和削弱國家政權這一反革命理論辯護的論據。不用說，這種人和我們黨是不可能有絲毫共同之處的。這是應該被驅逐出黨的蛻化分子或兩面派分子。階級的消滅不是經過階級鬥爭熄滅的道路，而是經過階級鬥爭加强的道路達到的。國家的消亡不是經過國家政權削弱的道路，而是經過國家政權最大限度加强的道路到來的；只有最大限度地加强國家政權，才能徹底剷除垂死階級的殘餘，並組織國防去抵禦還遠沒有被消滅掉而且還不會很快就被消滅掉的資本主義包圍。

五年計劃實現的結果，我們已經完全把敵對階級的最後殘餘從他們的生產陣地上趕出去了，我們擊潰了富農階級並準備好了消滅富農階級的基礎。這就是五年計劃在和資產階級的最後隊伍進行鬥爭方面的總結。但是這還不够。任務就是要把這些從前的人物從我們自己的企業和機關中趕出去，使他們永遠不能為害。

決不能說這些從前的人物用暗害和盜竊手段就能使蘇聯的現狀有所改變。他們要抗拒蘇維埃政權的措施是太軟弱無力了。但是，如果我們的同志不用革命警惕性把自己武裝起來，不從實踐中拋棄那種寬容盜竊侵吞公共財產的事實的庸俗態度，那末從前的人物就能幹出不少的危害行為來。

必須注意到，蘇維埃國家威力的增長一定會使垂死階級的最後殘餘的抵抗加强起來。正因為他們正在死亡，他們已經面臨末日，所以他們一定會從一種襲擊形式轉到另一種更猛烈的襲擊形式，向居民中的落後階層呼籲，發動他們反對蘇維埃政權。這些從前的人物用盡一切危害和誣蔑手段來反對蘇維埃政權，並企圖以此發動落後分子。在這個基礎上，過去的反革命政黨即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

克黨的殘兵敗將、中部和邊疆地區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的殘兵敗將是能够復活和蠢動起來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傾分子中的反革命餘孽是能够復活和蠢動起來的。這當然並不可怕。但是，如果我們願意迅速肅清這些分子而避免特別的犧牲，我們就必須注意到這一切。

正因為如此，革命警惕性是布爾什維克現在特別需要的品質。

八 總 結

五年計劃在工業和農業方面、在改善勞動者生活和發展商品流轉方面、在鞏固蘇維埃政權和展開反對垂死階級的殘餘及遺毒的階級鬥爭方面完成的基本總結就是如此。

蘇維埃政權在最近四年來所獲得的成就和成果就是如此。

如果根據這些成就而認為我們這裏一切都很好，那就錯了。當然，我們這裏還不是一切都很好的。在我們的工作中還有許多缺點和錯誤。在我們的實踐中還有不善經營和雜亂無章的現象。可惜我現在不能談到這些缺點和錯誤，因為委託我做的總結報告範圍不容許我來說明這些問題。但是現在問題不在這裏。問題在於：雖然有各種缺點和錯誤，而且我們誰也不否認這些缺點和錯誤的存在，可是，我們取得了使全世界工人階級欽佩的重大成就，取得了真正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勝利。

雖然有各種錯誤和缺點，可是黨終究在四年完成五年計劃方面取得了決定性的成就，在這裏能

够起主要作用而且真的起了主要作用的是什麼呢？

保證我們不顧一切地取得了這個有歷史意義的勝利的根本力量是什麼呢？

首先是千百萬工人和集體農莊莊員的積極性和忘我精神、熱情和創造性，他們和工程技術人員一起發揮了巨大的力量來開展社會主義競賽和突擊運動。毫無疑問，如果沒有這個情況，我們就不能達到目的，就不能前進一步。

其次是黨和政府的堅強領導，它們號召羣衆前進，在走向目的的道路上克服了一切困難。最後是蘇維埃經濟制度特有的優點和優越性，它包含着克服困難所必需的巨大的可能性。

這就是保證蘇聯取得了有歷史意義的勝利的三個基本力量。

總結：

一、五年計劃的總結推翻了資產階級活動家和社會民主黨活動家關於五年計劃是幻想、夢囈、不能實現的夢想的論斷。五年計劃的總結表明，五年計劃已經實現了。

二、五年計劃的總結打破了資產階級關於工人階級只會破壞舊制度，不會建設新制度的著名的「信條」。五年計劃的總結表明，工人階級既善於破壞舊制度，也善於建設新制度。

三、五年計劃的總結打破了社會民主黨人關於在單獨一個國家內不能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的論點。五年計劃的總結表明，在一個國家內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是完全可能的，因為這個社會的經濟基礎在蘇聯已經建成了。

四、五年計劃的總結推翻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關於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是最好的制度，而其他一切經濟制度都不穩固、都不能在經濟發展的困難面前經受考驗的論斷。五年計劃的總結表明，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是沒有力量的和不穩固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已經在衰頹，它應當讓位給另一種更高級的經濟制度，即蘇維埃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蘇維埃經濟制度是不怕危機而能克服資本主義所不能解決的種種困難的唯一的經濟制度。

五、最後，五年計劃的總結表明，只要共產黨知道自己的目标而且不怕困難，那末它就是不可戰勝的。

（熱烈鼓掌，經久不息，轉為歡呼，全場起立向斯大林同志致敬。）

關於農村工作

(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一日的演說)

同志們！我認爲各位發言同志已經把黨的農村工作狀況，工作的缺點和優點，特別是工作的缺點正確地描述出來了。可是，我總覺得他們還沒有把我們農村工作缺點方面的最主要的東西說出來，還沒有把這些缺點的根子挖出來。而這一點是最值得我們注意的。因此，請允許我對我們農村工作的缺點發表意見，以布爾什維克所特有的毫不掩飾的精神來發表意見。

在去年，在一九三二年，我們農村工作的主要缺點是什麼呢？

主要缺點是我們去年的糧食收購工作遇到了比前年，比一九三一年更大的困難。

決不能說這是由於收成不好，因爲我們去年的收成不僅不比前年壞，而且比前年好。誰也不能否認，一九三二年糧食總收穫量比一九三一年多，一九三一年蘇聯東北五個主要地區的旱災使國家的糧食數量大大減少了。當然，我們一九三三年的收成也因爲庫班和捷列克以及烏克蘭某些地區的氣候條件不利而受到了某些損失。可是毫無疑問，這些損失比起一九三一年由於東北地區發生旱災而造成的損失來還不到一半。所以，我國一九三三年的糧食比一九三一年多。儘管如此，我們一九三二

年的糧食收購工作還是遇到了比前年更大的困難。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我們的工作爲什麼會有這個缺點呢？爲什麼會有這種不相稱的現象呢？

(一) 這首先是因爲我們的地方工作同志，我們的農村工作人員沒有能够估計到農村中由於宣佈實行集體農莊商業中的糧食交易而形成的新環境。正因爲他們沒有估計到這種新環境，所以他們就沒有能够改用新的工作方式來適應新的環境。在還沒有實行集體農莊商業中的糧食交易的時候，在還沒有兩種糧價即國家價格和市場價格並存的時候，農村中的環境是一回事。自從宣佈了實行集體農莊商業中的糧食交易，農村中的環境就不免劇改變了，因爲宣佈建立集體農莊商業就是使高於國家價格的市場糧食價格合法化。用不着證明，這種情況不免使農民在把糧食交給國家的時候產生一種吝嗇的心理。農民這樣盤算：「集體農莊商業中的糧食交易已經宣佈實行了，市場價格已經合法化了，我把同樣數量的糧食拿到市場上去賣，會比交給國家得到更多的錢，所以，我如果不是傻子，就應當把糧食留下來，少交一點給國家，多留一點給集體農莊商業，以便賣出同樣數量的糧食可以賺得更多的錢。」

這本來是最簡單而自然的邏輯！

然而糟糕的是，我們的農村工作人員，至少是其中許多人，竟不懂得這個簡單而自然的道理。在這個新環境中，爲了不致破壞蘇維埃政權的任務，共產黨員本來應該從收制的最初幾天起，即早在一九三二年七月，就竭力加強和督促糧食收購工作。這是環境所要求的。可是實際上他們是怎樣做的

呢？他們不去督促糧食收購工作，反面督促集體農莊建立各種儲備，這樣就使糧食交納者在履行其對國家的義務時更加吝嗇起來。他們既然不了解新環境，他們就不甘心農民在交納糧食方面的吝嗇心理會阻礙糧食收購工作，而甘心農民會想不到留下一些糧食以便後來運到集體農莊商業系統的市場上去，甘心農民也許會把自己的全部糧食交給國家倉庫。

換句話說，我們的農村共產黨員，至少是其中大多數人，只了解集體農莊商業的積極的一面，只懂得和領會集體農莊商業的積極的一面，但是完全不懂得和沒有領會集體農莊商業的消極的一面，——他們不懂得，如果他們這些共產黨員不是從收割莊稼的最初幾天起就竭力督促糧食收購運動，那末集體農莊商業的消極的一面會使國家大受其害。

不僅集體農莊的工作人員犯了這種錯誤，而且國營農場的場長也犯了這種錯誤，他們罪惡地把應該交給國家的糧食留下來按較高的價格賣給旁人。

人民委員會和中央委員會在其關於發展集體農莊商業的著名決議⁵³中是否估計到了由於實行集體農莊商業中的糧食交易而形成的這種新環境呢？是的，是估計到了的。在這個決議中直截了當地說：只有在全部完成糧食收購計劃和收集種子以後，才能實行集體農莊商業中的糧食交易。在這個決議中直截了當地說：只有在結束糧食收購工作和種子儲藏工作以後，大約到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五日的時候，——只有在實現這些條件以後，才能實行集體農莊商業中的糧食交易。人民委員會和中央委員會好像是用他們的這個決議來警告我們的農村工作人員：不要因為關心各種儲備和儲存而模

糊了自己的視線，不要離開主要任務，要從收割的最初幾天起就開展糧食收購工作，並且要加強這個工作，因為第一個任務是完成糧食收購計劃，第二個任務是儲藏種子，只有在實現這些條件以後，才能開始實行和發展集體農莊商業中的糧食交易。

中央政治局和人民委員會的錯誤也許在於他們沒有十分堅決地強調問題的這一方面，沒有大聲疾呼地預告我們的農村工作人員集體農莊商業所包含的危險。但是，他們預告過這種危險，而且預告得十分清楚，這是毫無疑問的。必須承認，中央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對我們的地方工作人員，不僅對區級工作人員，而且對某些省級工作人員的列寧主義鍛鍊和遠見是估計得高了一點。

也許本來就不應該宣佈實行集體農莊商業中的糧食交易吧？尤其是因為集體農莊商業不僅有積極的方面，而且還有某些消極的方面，所以宣佈實行集體農莊商業中的糧食交易也許是一個錯誤吧？不，這不是一個錯誤。任何一個革命措施，如果執行得不正確，就不能保證沒有某些消極的方面。集體農莊商業中的糧食交易也是如此。集體農莊商業無論對於農村或城市，無論對於工人階級或農民，都是需要的和有利的。正因為它是有利的，所以必須加以實行。

人民委員會和中央委員會在宣佈實行集體農莊商業中的糧食交易時所考慮的是什麼呢？

首先，他們所考慮的是擴大城鄉間商品流轉的基礎，改進供應工人以農產品和供應農民以工業品的工作。毫無疑問，要做到這一點，單靠國營商業和合作社營商業是不夠的。這些商品流轉的孔道必須用新的孔道即集體農莊商業來補充。我們建立集體農莊商業，也就是補充了這些孔道。

其次，他們所考慮的是通過集體農莊商業中的糧食交易使莊員得到一種額外收入的來源，鞏固他們的經濟地位。

最後，他們所考慮的是通過集體農莊商業的建立來進一步推動農民去改進集體農莊在播種和收割方面的工作。

你們知道，人民委員會和中央委員會所考慮的這一切都被近來集體農莊生活中的事實完全證實了。集體農莊鞏固的過程正在加強，退出集體農莊的現象已經停止，個體農民更加想加入集體農莊，集體農莊莊員力求在接受新莊員時進行更嚴格的選擇，——所有這一切以及其他許多類似的事實都毫無疑問地證明集體農莊商業不僅沒有削弱集體農莊的地位，反而使它加強和鞏固了。

由此可見，我們的農村工作所以有缺點，並不是因為建立了集體農莊商業，而是因為集體農莊商業有時經營得不正確，因為沒有能夠估計到新環境，沒有能夠改編自己的隊伍來適應由於宣佈實行集體農莊商業中的糧食交易而形成的新環境。

(二) 我們農村工作的缺點所由產生的第二個原因，就是我們的地方工作同志（不僅是這些同志）不了解我們的農村工作條件由於集體農莊在主要產糧區確立了統治地位而發生的變化。集體農莊經濟形式在我國產糧區已經成爲統治的形式，這一點我們大家都很高興。可是這個情況不是減少而是增加了我們對發展農業的關懷和責任，這一點却不是大家都懂得的了。許多人認爲既然集體化在某個地區，在某個區域已經達到百分之七十或八十，那就是說一切都已經辦好，我們可以把事情交

給事物的自然進程而任其自流，以爲集體化自己會解決一切，自己會提高農業。同志們，這是一個極大的錯誤。實際上，過渡到集體經濟這一佔優勢的經濟形式不是減少而是增加了我們對農業的關懷，不是減少而是增加了共產黨員在提高農業方面的領導作用。現在放任自流對農業發展事業比任何時候都更危險。現在放任自流會葬送一切。

當個體農民還在農村中佔優勢的時候，黨對農業發展事業的干預可以只限於個別的幫助、勸告或警告。當時個體農民必須親自照料自己的經濟，因爲這個經濟只是他個人的經濟，他不能把經營這個經濟的責任推到其他任何人身上，他除了自己以外沒有什麼人可以指靠。當時個體農民如果不願意挨餓，不願意餓死，就得親自照料播種和收割，照料農業勞動的全部過程。一旦轉入集體經濟，情形就根本改變了。集體農莊不是個體經濟。集體農莊莊員現在這樣說：『集體農莊是我的，又不是我的；集體農莊是我的，但同時又是伊萬、菲力普、米哈伊爾和其他莊員的，集體農莊是大家的。』昨天還是個體農民，今天已是集體農民的集體農莊莊員現在可以把責任推到其他莊員身上，可以指靠其他莊員，因爲他知道集體農莊是不會使他挨餓的。因此，集體農莊莊員不像他過去經營個體經濟的時候那樣操心了，因爲現在對集體農莊經濟的關懷和責任是由全體莊員分担的。

由此應該得出什麼結論呢？由此應該得出的結論是：經營經濟的重心已經由個別農民身上移到集體農莊的領導機關，集體農莊的領導核心身上了。現在農民並不是要求自己，而是要求集體農莊領導機關，更確切地說，與其說是要求自己，不如說是要求集體農莊領導機關來關懷經濟和進行

合理的經營了。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黨現在已經不能只限於對農業發展過程進行個別的干預了。它現在應當親自擔負起集體農莊的領導責任，親自擔負起工作的責任，幫助集體農莊莊員在科學技術成就的基礎上推進自己的經濟。

但是還不止此。集體農莊是大經濟，而大經濟沒有計劃是不能經營的。包括幾百農戶，有時甚至包括幾千農戶的大農莊，只有通過計劃指導才能經營。否則它就會垮台，就會瓦解。你們看，這就是集體農莊制度下的另一個新條件，這個條件和經營個體小經濟的條件是根本不同的。能不能把經營這種經濟的事情交給所謂事物的自然進程而任其自流呢？當然不能。要經營這種經濟，就必須保證集體農莊有必要數量的具有基本知識、能夠計劃經濟並且善於有組織地經營經濟的人材。很明顯，沒有蘇維埃政權對集體農莊建設事業的經常干預，沒有蘇維埃政權的經常幫助，要辦好這種經濟是不可能的。

由此應該得出什麼結論呢？由此應該得出的結論是：集體農莊制度不是減少而是增加了黨和政府對發展農業的關懷和責任。由此應該得出的結論是：黨如果願意領導集體農莊運動，就應當熟悉集體農莊生活和集體農莊領導中的一切詳情細節。由此應該得出的結論是：黨不應當減少，而應當增加它和集體農莊的聯系，它應當知道集體農莊裏所發生的一切事情，以便及時幫助集體農莊，並預防那些威脅集體農莊的危險。

實際上我們看見的是什麼呢？實際上我們看見的是許多區組織和省組織同集體農莊生活脫節，

同集體農莊的需求脫節。人們在辦公室裏坐着，洋洋得意地耍筆桿，却不知道集體農莊是在官僚主義的辦公室外面發展着的。同集體農莊生活的脫節有時竟達到這樣的程度，以致某些邊區組織的委員不是從有關的區組織那裏，而是從莫斯科的中央委員那裏知道本邊區集體農莊的情況的。同志們，這是令人痛心的，但這是事實。由個體經濟過渡到集體農莊本來應該使共產黨員在農村中的領導作用加強起來。但是實際上這一過渡往往使共產黨員以集體化的高的百分數自誇而高枕無憂，把事情交給事物的自然進程而任其自流。對集體農莊經濟實行計劃指導的問題本來應該使共產黨員在集體農莊裏的領導作用加強起來。但是實際上共產黨員往往袖手旁觀，而讓從前的白衛軍官，從前的佩特留拉分子和工農的一般敵人去把持集體農莊。

我們農村工作的缺點所由產生的第二個原因就是如此。

(三) 我們農村工作的缺點所由產生的第三個原因，就是我們許多同志對集體農莊這一新的經濟形式估計過高，因而把集體農莊偶像化了。他們斷定：既然有了集體農莊這一社會主義經濟形式，那就是說一切都已經辦好，集體農莊的正確經營，集體農莊經濟的正確計劃，集體農莊的成爲模範社會主義農莊都已經有了保障。他們不了解集體農莊就組織結構來說還很幼弱，無論在供給集體農莊經過考驗的布爾什維克幹部方面，或是在集體農莊事務的日常領導方面，都還需要黨的大力幫助。但是這還不能概括一切，甚至還不是主要之點。這裏的主要缺點在於我們許多同志對集體農莊這一新的農業組織形式本身的力量和可能性估計過高。他們不了解集體農莊本身雖然是社會主義經濟形

式，但是還遠不能防止各種危險，還遠不能防止各種反革命分子鑽進集體農莊的領導機關，還不能防止反蘇維埃分子在某種條件下爲了自己的目的而利用集體農莊。

集體農莊是社會主義的經濟組織形式，正如蘇維埃是社會主義的政治組織形式一樣。無論集體農莊或蘇維埃都是我們革命的最偉大的成果，是工人階級的最偉大的成果。但集體農莊和蘇維埃不過是一種組織形式，不錯，它是社會主義的組織形式，但它終究是一種組織形式。一切都要以這種形式包含什麼內容爲轉移。

我們知道有過這樣的事實：工兵代表蘇維埃曾經在一定時期內幫助反革命來反對革命。在我們蘇聯，例如在一九一七年七月就有過這樣的事實，當時蘇維埃是由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領導的，所以當時蘇維埃掩護反革命來反對革命。德國在一九一八年末也有過這樣的事實，當時蘇維埃是由社會民主黨人領導的，所以當時蘇維埃掩護反革命來反對革命。可見問題不僅在於蘇維埃這種組織形式，雖然這種形式是極大的革命成果。問題首先在於蘇維埃的工作內容，問題在於蘇維埃的工作性質，問題在於蘇維埃究竟是由誰領導的，——是由革命者領導的還是由反革命分子領導的。正因爲如此，反革命分子並不是時時刻刻都表示反對蘇維埃的。例如大家知道，在喀琅施塔得暴動^{〔三〕}時期，俄國反革命頭子米留可夫就會經表示擁護蘇維埃，但是不要共產黨員參加。『擁護不要共產黨員參加的蘇維埃』，這就是俄國反革命頭子米留可夫當時所提出的口號。反革命分子懂得：問題不僅在於蘇維埃本身，而且首先在於蘇維埃由誰領導。

關於集體農莊也必須這樣說。如果集體農莊這一社會主義的經濟組織形式是由真正的革命者，山布爾什維克，由共產黨員領導的，那末它就能顯示出經濟建設的奇蹟。相反地，如果集體農莊被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佩特留拉的軍官和其他白衛分子、從前的鄧尼金分子和高爾察克分子所把持，那末它在一定時期內就能變成各種反革命活動的掩蔽所。同時還要注意到，集體農莊這一組織形式不僅不能防止反蘇維埃分子鑽進來，而且在初期甚至會給反革命分子某些方便來暫時利用集體農莊。當農民還在經營個體經濟的時候，他們是分散而彼此隔絕的，因此，反蘇維埃分子在農民中間的反革命陰謀還不能產生多大的效果。而在農民過渡到集體農莊經濟以後，情形就完全不同了。這裏農民已經有了現成的羣衆組織形式，即集體農莊。因此，反蘇維埃分子鑽進集體農莊和進行反蘇維埃活動也就能够產生大得多的效果。想必反蘇維埃分子是估計到這一切情形的。大家知道，例如在北高加索，有一部分反革命分子自己竭力設法建立一種類似集體農莊的組織，利用這些組織作爲他們的秘密組織的合法掩蔽所。大家也知道，反蘇維埃分子在他們還沒有被揭穿，還沒有被擊潰的那些地區，總是樂意加入集體農莊，甚至讚美集體農莊，以便在集體農莊內部建立反革命工作的巢穴。大家也知道，現在有一部分反蘇維埃分子自己表示擁護集體農莊，但是以不要共產黨員參加集體農莊爲條件。『擁護不要共產黨員參加的集體農莊』，這就是反蘇維埃分子現在所擬定的口號。可見問題不僅在於集體農莊這一社會主義的組織形式本身，而且首先在於這種形式所包含的內容，——問題首先在於集體農莊由誰主持，集體農莊由誰領導。

從列寧主義的觀點來看，集體農莊作爲一種組織形式，也和蘇維埃一樣，是一種武器，而且僅僅是一種武器。在某種條件下這個武器可以用來反對革命。這個武器可以用來反對反革命。它可以爲工人階級和農民服務。在某種條件下它可以爲工人階級和農民的敵人服務。全部問題在於這個武器掌握在誰的手中，它被用來反對誰。

工人階級和農民的敵人根據他們的階級本能已經開始了解到這一點了。

可惜我們有些共產黨員還不了解這一點。

正因爲我們有些共產黨員不了解這個簡單的道理，所以現在僞裝得很巧妙的反蘇維埃分子就在某些集體農莊裏把持一切，在那裏組織暗害和怠工。

(四)我們農村工作的缺點所由產生的第四個原因，就是我們許多地方工作同志不善於改變反富農鬥爭的戰綫，不了解階級敵人的面目近來已經改變，不了解農村中階級敵人的策略已經改變，不了解因此必須改變我們自己的策略以取得勝利。敵人已經了解這種改變了的環境，已經了解農村新制度的力量和威勢，因此，他們就改編了自己的隊伍，改變了自己的策略，由對集體農莊的正面進攻轉爲暗中破壞。可是我們不了解這一點，沒有看清新環境，繼續在已經沒有敵人的地方尋找敵人，繼續採取和富農進行簡單鬥爭的舊策略，其實這個策略早已過時了。

人們在集體農莊外面尋找階級敵人，尋找面貌兇、牙齒大、脖子粗、手持半截槍的敵人。人們尋找我們在宣傳畫上所看見的那種富農。可是地面上早已沒有這種富農了。現在的富農和富農的走狗，

現在農村中的反蘇維埃分子，大部分都是「沉默寡言的」「和藹可親的」人，幾乎是「潔白君子」。這種人用不着到集體農莊外而很遠的地方去尋找，他們就坐在集體農莊裏面，在那裏担任倉庫管理員、事務主任、會計員、秘書等職務。他們任何時候也不會說「打倒集體農莊」。他們「擁護」集體農莊。可是，他們在集體農莊裏進行的怠工和暗害活動却使集體農莊大受其害。他們任何時候也不會說「打倒糧食收購工作」。他們「擁護」糧食收購工作。他們「只是」進行煽動，要求集體農莊為畜牧業建立超過實際需要兩倍的後備，要求集體農莊設置超過實際需要兩倍的保險基金，要求集體農莊按每個工人每天六磅至十磅的標準發糧食給公共食堂等等。顯然，在建立這種「儲備」和發給公共食堂這些糧食以後，在經過這一番狡詐的煽動以後，集體農莊的經濟力量必定受到損害，而糧食收購工作也就沒有進行的餘地了。

要識破這種狡猾的敵人而不受他們的煽動，就必須具有革命警惕性，就必須具有摘下敵人的假面具而向集體農莊莊員指明敵人的反革命真面目的本領。可是，我們農村中具有這種品質的共產黨員多不多呢？共產黨員往往不僅沒有揭穿這種階級敵人，反而自己受了他們的狡詐的煽動，做了他們的尾巴。

我們有些同志既然看不見戴上新的假面具的階級敵人，既然不善於揭穿他們的欺騙手腕，就往往安慰自己說，世界上已經沒有富農了，農村中的反蘇維埃分子已經由於消滅富農階級政策的實行而被消滅了，因此可以讓「中立的」集體農莊存在，這種「中立的」集體農莊既不是布爾什維克的，也

不是反蘇維埃的，但是它們一定會按所謂自發方式轉到蘇維埃政權方面來。同志們，這是一個極大的錯誤。富農被擊潰了，可是還遠沒有被徹底消滅。而且，如果共產黨員泰然自若，打起瞌睡來，以為富農會按所謂自發的發展方式自己跑進墳墓去，那末富農是不會很快就徹底消滅的。至於「中立的」集體農莊，那末天地間根本沒有而且不可能有這種集體農莊。「中立的」集體農莊是長着眼睛而什麼也看不見的人的幻想。在我們蘇維埃國家目前所發生的這種尖銳的階級鬥爭環境中，「中立的」集體農莊決沒有存在的餘地；在這種環境中，集體農莊或者是布爾什維克的，或者是反蘇維埃的。如果某些集體農莊不是由我們領導的，那就是說，它們是由反蘇維埃分子領導的。這一點是絲毫不容置疑的。

(五) 最後，我們的農村工作產生缺點還有一個原因。這個原因就是對共產黨員在集體農莊建設事業中的作用和責任，對共產黨員在糧食收購工作中的作用和責任估計不足。在談到糧食收購方面的困難時，共產黨員通常都把責任推到農民身上，硬說一切都是農民的過失。這是完全不對的，是絕對不公平的。這和農民毫不相干。如果說到責任和過失，那末責任完全要由共產黨員來負，全部過失都是我們共產黨員的過失。

世界上沒有而且不會有過像我們蘇維埃政權這樣強大而有威信的政權。世界上沒有而且不會有過像我們共產黨這樣強大而有威信的政黨。誰也沒有阻礙而且不能阻礙我們按照集體農莊利益的要求，按照國家利益的要求來進行集體農莊事業。如果我們不是時時刻刻都按照列寧主義的要求來從

事集體農莊事業，如果我們往往犯許多不可饒恕的嚴重錯誤，例如在糧食收購方面的錯誤，那末這是我們的過失，而且僅僅是我們的過失。

我們的過失在於我們沒有看清集體農莊商業中的糧食交易的消極方面，犯了許多極嚴重的錯誤。

我們的過失在於我們許多黨組織和集體農莊脫節，高枕面臥，屈服於自發勢力。

我們的過失在於我們許多同志仍然對集體農莊這一羣衆組織形式估計過高，不懂得問題與其說在於形式本身，不如說在於親自負起集體農莊的領導責任，並把反蘇維埃分子從集體農莊領導機關中驅逐出去。

我們的過失在於我們沒有看清新環境，沒有了解進行暗中破壞的階級敵人的新策略。

試問，這和農民有何相干？

我知道有許多多的集體農莊都在不斷發展，日益繁榮，切實執行國家的任務，在經濟上一天比一天鞏固。另一方面，我也知道有這樣一些集體農莊，它們和上述集體農莊爲鄰，它們雖然有着和上述集體農莊相同的收成和相同的客觀條件，但是它們却日益衰弱和瓦解。原因何在呢？原因就在於第一種集體農莊是由真正的共產黨員領導的，而第二種集體農莊是由「廢物」領導的，這些「廢物」固然口袋裏也有黨證，但終究是些「廢物」。

試問，這和農民有何相干？

由於對共產黨員的作用和責任估計不足，人們往往不是到應當尋找的地方去尋找我們的農村工作產生缺點的原因，因此，缺點仍然沒有消除。

不應該在農民中間尋找糧食收購工作發生困難的原因，而應該在我們自己中間，在我們自己的隊伍中間去尋找。因為我們執掌着政權，我們擁有國家的資財，我們負有領導集體農莊的使命，我們應當對農村工作負完全責任。

我們農村工作的缺點所由產生的各種主要原因就是如此。

也許有人以為我所描寫的情形未免太糟了，以為我們的農村工作盡是缺點。這當然是不對的。實際上，除了這些缺點以外，我們的農村工作還有許多有決定意義的重大成績。可是，我在開始演說的時候就已經說過，我的任務並不是敘述我們的成績，我只是準備講一講我們農村工作的缺點。

這些缺點是否可以糾正呢？是的，是絕對可以糾正的。我們是否在最近就能夠糾正這些缺點呢？是的，是絕對能夠糾正的。這是絲毫不容置疑的。

我認為機器拖拉機站政治部和國營農場政治部就是可以用來在最短期間消除這些缺點的最重要的工具之一。（熱烈鼓掌，經久不息。）

給『女工』雜誌

(舊)

值此『女工』雜誌創刊十周年紀念日，謹向『女工』雜誌致熱烈的祝賀。祝它在以爭取社會主義完全勝利的精神、以實現我們的導師——列寧的偉大遺訓的精神教育無產階級婦女羣衆的事業中獲得成就。

約·斯大林

載於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六日

『真理報』第二十五號

給伊·恩·巴讓諾夫同志的信

敬愛的伊·恩·巴讓諾夫同志！

你那封關於把你的第二枚勳章轉送給我以獎勵我的工作的信收到了。

我很感謝你的親切的言詞和同志的禮物。我知道你爲了我而使自己失去了什麼，我珍視你的感情。

但是，我不能接受你的第二枚勳章。我所以不能而且不應當接受，不僅因爲這枚勳章只能屬於你，只有你才受之無愧，而且因爲我已經受到同志們充分的關心和尊敬。所以，我沒有權利掠奪你的東西。

勳章不是爲那些已經著名的人物而設的，主要是爲那些不大著名的但是應當讓大家都知道英雄人物而設的。

此外，應當告訴你，我已經有了兩枚勳章。我肯定地對你說，這已經是超過需要了。

答覆遲了，請原諒。 致

共產主義敬禮

附言：茲將勳章奉還原主。

約·斯大林

約·斯大林

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六日

第一次刊印

給伊·恩·巴羅諾夫同志的信

在全蘇集體農莊突擊隊員第一次

代表大會_(五)上的演說

(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九日)

集體農莊男女莊員同志們！我本來不打算在你們的代表大會上講話。我所以不打算講話，是因為在我以前講話的幾位同志已經把要說的話都說了，而且說得很好，很中肯。既然如此，是不是還用得着我來講話呢？可是因為你們一定要我講話，而權力又在你們手裏，（鼓掌多時）我就只好遵命了。現在我就個別的幾個問題說幾句話。

一 集體農莊道路是唯一正確的道路

第一個問題：集體農民所走上的道路是不是正確的呢？集體農莊道路是不是正確的呢？

這個問題並不是一個無謂的問題。你們集體農莊突擊隊員對於集體農莊是否站在正確的道路上

這一點大概是不會懷疑的。因此，這個問題在你們看來可能是一個多餘的問題。可是，並不是所有的農民都像你們這樣想法。有不少的農民，其中也有莊員，還懷疑集體農莊道路是否正確。這也是沒有什麼奇怪的。

的確，人們數百年來過着舊的生活，走着舊的道路，在富農和地主跟前低頭做人，在高利貸者和投機分子跟前低頭做人。不能說這條舊的資本主義的道路得到過農民的贊同。可是，這條舊道路總是一條已經走熟了走慣了的道路，而且誰也沒有實地證明可以過另外一種生活，過較好的生活。何況在各個資產階級國家裏，人們仍然過着舊的生活……而布爾什維克却像疾風驟雨一般，突然衝進這個舊的泥潭似的生活裏來說：是拋棄舊道路的時候了，是開始過新生活，過集體農莊生活的時候了，是開始不過資產階級國家裏大家所過的那種生活，而過新生活，過勞動組合生活的時候了。而這種新生活是怎樣一種生活呢，有誰知道。恐怕它比舊生活更壞吧。至少新道路是一條沒有走慣的道路，是一條沒有走熟的道路，是一條還沒有完全熟悉的道路。留在舊道路上不是好些嗎？等一等再轉上新的集體農莊的道路不是好些嗎？冒險是不是值得呢？

這就是現在一部分勞動農民所懷抱的疑問。

我們是否應該消除這些疑問呢？我們是否應該公開提出這些疑問，指出這些疑問有什麼價值呢？顯然是應該的。

所以，上面所提出的那個問題不能說是一個無謂的問題。

那末，集體農民所走上的道路是不是正確的呢？

有些同志以爲我們向新道路即集體農莊道路的過渡是在三年以前開始的。這種看法只有一部分對。當然，羣衆性的集體農莊建設在我們這裏是在三年以前開始的。大家知道，這個過渡的標誌是富農被擊潰，千百萬貧農和中農羣衆加入集體農莊。這一切都是對的。但是爲了開始這種羣衆性的向集體農莊建設的過渡，必須具備一些先決條件，一般說來，沒有這些條件就不可能有羣衆性的集體農莊運動。

首先，必須有蘇維埃政權，它曾經幫助而且正在繼續幫助農民走上集體農莊道路。

第二，必須趕走地主和資本家，剝奪他們的工廠和土地，並宣佈工廠和土地爲人民的財產。

第三，必須壓制富農，剝奪他們的機器和拖拉機。

第四，必須宣佈只有加入集體農莊的貧農和中農才能使用機器和拖拉機。

最後，必須使國家工業化，創立新的拖拉機工業，建設新的農業機器製造廠，以便供給集體農民以充足的拖拉機和機器。

沒有這些先決條件，就根本談不到三年前開始的羣衆性的向集體農莊道路的過渡。

所以，要過渡到集體農莊道路，首先必須進行十月革命，推翻資本家和地主，剝奪他們的土地和工廠，創立新工業。

向新道路即集體農莊道路的過渡是從十月革命就開始的。這個運動所以直到三年前才蓬蓬勃勃

地開展起來，是因為十月革命的經濟果實直到那個時候才完全顯露出來，我們直到那個時候才推進了國家的工業化。

在各國人民的歷史上有過不少次革命。它們和十月革命不同的地方，就是它們都是片面的革命。一種剝削勞動者的形式被另一種剝削形式代替了，但是剝削本身仍然存在。一些剝削者和壓迫者被另一些剝削者和壓迫者代替了，但是剝削者和壓迫者本身仍然存在。只有十月革命的目的才是消滅任何剝削，消滅所有一切剝削者和壓迫者。

奴隸革命把奴隸主消滅了，把奴隸主剝削勞動者的形式廢除了。可是，這個革命用農奴主和農奴主剝削勞動者的形式代替了奴隸主和奴隸佔有制的剝削形式。一些剝削者被另一些剝削者代替了。在奴隸制度下，『法律』允許奴隸主殺死奴隸。在農奴制度下，『法律』『只』允許農奴主出賣農奴。

農奴革命把農奴主消滅了，把農奴制的剝削形式廢除了。可是，這個革命用資本家和地主，用資本家和地主剝削勞動者的形式代替了農奴主和農奴制的剝削形式。一些剝削者被另一些剝削者代替了。在農奴制度下，『法律』允許出賣農奴。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法律』『只』允許使勞動者失業和貧困，破產和餓死。

只有我們的蘇維埃革命，只有我們的十月革命才這樣提出問題：不是用一些剝削者代替另一些剝削者，不是用一種剝削形式代替另一種剝削形式，而是根絕任何剝削，根絕所有一切剝削者，所有一切富豪和壓迫者，不管是新的還是舊的。（鼓掌多時）

正因為如此，十月革命是農民向新的集體農莊道路過渡的先決條件和必要前提。

農民支持十月革命是不是做得對呢？是的，他們是做得對的。他們所以做得對，是因為十月革命幫助他們擺脫了地主和資本家，高利貸者和富農，商人和投機分子。

但這還只是問題的一面。趕走壓迫者，趕走地主和資本家，壓制富農和投機分子，——這是很好的。但是這還不够。爲了最終擺脫舊時的羈絆，僅僅擊潰剝削者是不够的。爲了做到這一點，還要建立新生活，建立一種使勞動農民能够改善他們的物質生活狀況和文化生活狀況，而且能够一天比一天，一年比一年上升的生活。爲了做到這一點：就要在農村中建立新制度，即集體農莊制度。這就是問題的另一面。

舊制度和新的集體農莊制度有什麼不同呢？

在舊制度下，農民進行單幹，用古老陳舊的方法和舊式農具工作，爲地主和資本家、爲富農和投機分子工作，自己過着半飢半飽的生活而使別人發財致富。在新的集體農莊制度下，農民按勞動組合的方式共同工作，用新式農具——拖拉機和農業機器工作，爲自己和自己的集體農莊工作，過着沒有資本家和地主、沒有富農和投機分子的生活，爲了使自己的物質生活狀況和文化生活狀況一天比一天改善而工作。在舊制度下，政府是資產階級的，它幫助富豪反對勞動農民。在新的集體農莊制度下，政府是工農的，它幫助工人和農民反對所有一切富豪。舊制度導向資本主義。新制度導向社會主義。

可見這裏有兩條道路：資本主義道路和社會主義道路；向前走到社會主義的道路和向後退到資本主義的道路。

有些人以為可以走什麼第三條道路。有些還不完全相信集體農莊道路的正確性而搖擺不定的同志特別喜歡搬出這條誰也不知道的第三條道路。他們想要我們回到舊制度去，回到個體經濟去，不過不要地主和資本家。同時，他們想要我們「只」容許富農和其他小資本家作為我國經濟制度中的合法現象而存在。其實，這並不是第三條道路，而是第二條道路，即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因為：回到個體經濟去和恢復富農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恢復富農剝削，恢復富農對農民的剝削，使富農有權勢。但是，能不能恢復富農而同時又保持蘇維埃政權呢？不能。恢復富農的結果必然是成立富農政權而取消蘇維埃政權，因而必然是成立資產階級政府。成立資產階級政府的結果又必然是恢復地主和資本家，恢復資本主義。所謂第三條道路其實就是第二條道路，就是回到資本主義去的道路。請你們問一問農民：他們是不是願意恢復富農剝削；回到資本主義去；取消蘇維埃政權而恢復地主和資本家的政權呢？你們只要問一問農民，就會知道大多數勞動農民認為唯一正確的道路是哪一條道路。所以，只有兩條道路：或者向前進，向上走，走到新的集體農莊制度；或者向後退，向下走，走到舊的富農資本主義制度。

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

勞動農民擯棄了資本主義道路而走上了集體農莊建設道路是做得對的。

有人說，集體農莊道路是一條正確的道路，但它又是一條困難的道路。這種說法只有一部分對。當然，在這條道路上困難是有的。美好的生活不花代價是得不到的。可是問題在於：主要的困難已經度過了，現在擺在你們面前的困難簡直是不值得認真談到的。無論如何，同工人在十年至十五年前所遇到的那些困難比較起來，莊員同志們，你們目前的困難是微不足道的。你們的發言人在這裏講話的時候稱讚列寧格勒、莫斯科、哈爾科夫和頓巴斯的工人。他們說，他們工人有成績，而你們莊員的成績却少得多了。我覺得你們的發言人在演說中甚至流露出的一種同志的羨妒：如果我們集體農莊民有像你們列寧格勒、莫斯科、頓巴斯和哈爾科夫工人那樣的成績，那該多好呵……

這一切都很好。但是，你們知道列寧格勒和莫斯科的工人用了多大的代價才換得這些成績，他們經過怎樣的艱難困苦才終於取得這些成績嗎？我可以給你們講一講一九一八年工人生活中的一些事實。當時常常整個星期不發給工人一塊麪包，更不必說肉類和其他食品了。當時列寧格勒和莫斯科的工人能夠領到八分之一磅黑麪包，還攪着一半粗渣，就算是好日子了。而且這種情況不是繼續了幾個月或半年，而是繼續了整整兩年。但是工人忍耐着，並沒有灰心喪氣，因為他們知道好時光一定會到來，他們一定會取得重大的成就。結果怎樣呢？你們看見，工人沒有想錯。你們只要把你們的艱難困苦和工人受過的艱難困苦比較一下，就會看出你們的艱難困苦簡直是不值得認真談到的。

怎樣才能推進集體農莊運動和全力展開集體農莊建設呢？

首先，集體農莊必須擁有十分固定而適於耕種的土地。你們是否有這種土地呢？是的，是有的。

大家知道，所有的好地都交給集體農莊，而且歸集體農莊永久使用了。所以，集體農莊莊員可以盡力耕種和改良這些土地，不必害怕這些土地會落到別人手裏。

其次，集體農莊莊員必須能够使用拖拉機和機器。你們是不是有這些東西呢？是的，是有的。大家知道，我們的拖拉機製造廠和農業機器製造廠首先而且主要是為集體農莊生產的，它們供給集體農莊以一切現代工具。

最後，政府必須以人材和撥款來全力幫助集體農民，而不讓敵對階級餘孽破壞集體農莊。你們是不是有這樣的政府呢？是的，是有的。這個政府就叫工農蘇維埃政府。請你們指出來給我看看，還有哪一個國家的政府不是幫助資本家和地主，不是幫助富農和其他富豪，而是幫助勞動農民的。世界上沒有而且不會有過這樣的國家。只有在我們蘇維埃國家裏才有這樣的政府，它竭力保護工人和集體農民，保護城鄉一切勞動者，反對一切富豪和剝削者。（鼓掌多時）

所以，你們有展開集體農莊建設和完全擺脫舊時羈絆的一切條件。

現在對你們的要求只有一個：誠實地勞動，按勞動分配集體農莊的收入，愛護集體農莊的財產，愛護拖拉機和機器，好好照料馬匹，完成你們的工農國家所給予的任務，鞏固集體農莊，把鑽進集體農莊的富農和富農走狗驅逐出去。

你們大概會同意我的意見：克服這些困難，就是說，誠實地勞動和愛護集體農莊的財產，是並不容易的。何況你們現在不是為富豪工作，不是為剝削者工作，而是為自己，為自己的集體農莊

工作。

由此可見，集體農莊道路即社會主義道路對於勞動農民是唯一正確的道路。

二 我們的當前任務是使全體集體農莊莊員 成爲生活富裕的人

第二個問題：我們在新道路上，在集體農莊道路上已經取得了什麼成績呢？我們想在最近兩三年內取得什麼成績呢？

社會主義是一件好事。幸福的社會主義生活是一件無可爭辯的好事。可是，這一切都是將來的事情。現在的主要問題不在於我們將來能取得什麼成績，而在於我們現在已經取得了什麼成績。農民走上了集體農莊道路。這是很好的。可是，農民在這條道路上取得了什麼成績呢？我們沿着集體農莊道路前進取得了什麼顯著的成績呢？

我們取得的成績是幫助千百萬貧農羣衆加入了集體農莊。我們取得的成績是千百萬貧農羣衆因加入集體農莊並在集體農莊裏使用最好的土地和最好的農具而上升到中農的水平。我們取得的成績是千百萬從前過着半飢半飽生活的貧農羣衆現在在集體農莊裏成了中農，成了生活有保障的人。我們取得的成績是打破了農民分化爲貧農和富農的過程，擊潰了富農，幫助貧農在集體農莊裏成了自

己的勞動的主人，成了中農。

四年以前，在集體農莊建設展開以前的情形是怎樣的呢？當時富農日益富裕，日益上升，而貧農則日益貧困和破產，遭受富農的盤剝。當時中農常常向富農的地位爬，但是每一次都跌下來補充貧農的隊伍而使富農稱快。不難猜想，在這一片混亂中佔便宜的只有富農，也許還有幾個富裕農民。當時農村裏每一百戶中有四五戶富農，八戶或十戶富裕農民，四十五戶到五十戶中農，三十五戶貧農。所以，受富農盤剝的貧農至少佔農戶總數的百分之三十五。我還沒有算中農中半數以上的力量單薄的階層，他們按生活狀況來說同貧農很少區別，他們也是直接依賴於富農的。

我們展開集體農莊建設的結果，消滅了這種混亂和不公平現象，打破了富農盤剝，把所有這些貧農羣衆都吸收到集體農莊裏來，在集體農莊裏給了他們有保障的生活，把他們提高到中農的水平，使他們能够使用集體農莊的土地，享受對集體農莊的優待，使用拖拉機和各種農業機器。

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使不下二千萬農民人口，不下二千萬貧農擺脫了貧困和破產，擺脫了富農盤剝，因加入集體農莊而變成了生活有保障的人。

同志們，這是很大的成績。這樣的成績是世界上未曾有過的，是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國家取得過的。

這就是集體農莊建設的實際的明顯的結果，是農民走上集體農莊道路的結果。但這還只是我們在集體農莊建設道路上所走的第一步，所取得的第一個成績。

如果以爲我們應當停留在這第一步上，停留在這第一個成績上，那就不正確了。不，同志們，我們不能停留在這個成績上。要繼續推進並徹底鞏固集體農莊，我們必須走第二步，我們必須取得新的成績。這第二步是什麼呢？這第二步就是要把集體農莊莊員，不論是從前的貧農或從前的中農，都提得更高。這第二步就是要使全體集體農莊莊員成爲生活富裕的人。是的，同志們，成爲生活富裕的人。（鼓掌多時）

我們取得的成績是依靠集體農莊把貧農提高到中農的水平。這是很好的。但是這還不够。我們現在必須更前進一步，幫助全體集體農莊莊員，不論是從前的貧農或從前的中農，上升到富裕農民的水平。這是可以做到的，而且是我們無論如何必須做到的。（鼓掌多時）

我們現在有達到我們這個目的所必需的一切。我們的機器和拖拉機現在利用得還不好。我們的土地耕種得還不大好。我們只要改進機器和拖拉機的使用，只要改進土地的耕種，就能做到使我們的產量增加一兩倍。而這就完全足以使全體集體農莊莊員成爲生活富裕的集體農莊土地上的勞動者了。

從前，富裕農民的情形是怎樣的呢？當時要成爲富裕農民，就必須欺負自己的鄰人，就必須剝削他們，和他們做買賣時高價賣出，低價買進，僱傭幾個僱農，竭力剝削他們，積累一點小資本，穩固以後就爬上富農的地位。正是因爲這個緣故，從前在個體經濟下，富裕農民就引起貧農和中農的不信任和仇恨。現在情形不同了。現在條件也不不同了。現在，集體農莊莊員要成爲生活富裕的人，完全不

需要欺負或剝削自己的鄰人。而且現在要剝削什麼人也不容易，因為我們這裏不再有土地私有制或租佃制，機器和拖拉機都屬於國家，而擁有資本的人在集體農莊裏面已經不時髦了。曾經時髦過，但是這種現象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現在，集體農莊莊員要成爲生活富裕的人，只需要一件事情，就是在集體農莊裏誠實地工作，正確地使用拖拉機和機器，正確地使用耕畜，正確地耕種土地，愛護集體農莊的財產。

有時有人說：既然有了社會主義，爲什麼還要勞動呢？從前勞動，現在還勞動，難道還不到不勞動的時候嗎？同志們，這種說法是根本不正確的。這是懶漢的哲學，而不是誠實的勞動者的哲學。社會主義決不否認勞動。恰恰相反，社會主義是建築在勞動上的。社會主義和勞動是彼此分不開的。

我們的偉大導師列寧說過：『不勞動者不得食。』這是什麼意思呢？列寧的話是反對什麼人的呢？是反對剝削者，反對那些自己不勞動而強迫別人勞動，靠剝削別人發財致富的人的。還反對什麼人呢？還反對那些好逸惡勞，想靠別人養活的人。社會主義需要的不是好逸惡勞，而是所有的人都誠實地勞動，不是爲別人勞動，不是爲富豪和剝削者勞動，而是爲自己、爲社會勞動。如果我們誠實地勞動，爲自己、爲自己的集體農莊誠實地勞動，那末我們就能做到在短短兩三年內把全體集體農莊莊員，不論是從前的貧農或從前的中農，提高到富裕農民的水平，提高到享有豐富產品並過着完全文明生活的人的水平。

這就是我們的當前任務。這是我們能够做到的，而且是我們無論如何必須做到的。（鼓掌多時）

三 幾點意見

現在讓我談談幾點意見。

首先談談我們的農村黨員。你們中間有黨員，可是非黨員更多。參加這次大會的非黨員比黨員多，這是很好的，因為我們正是首先需要吸收非黨員參加我們的事業。有些共產黨員是用布爾什維克態度來對待非黨莊員的。可是也有一些共產黨員擺黨員架子，不許非黨員接近他。這是不好的，而且是有害的。布爾什維克的力量，共產黨員的力量就在於他們善於把千百萬非黨積極分子團結在我們的周圍。我們布爾什維克如果沒有能爭取到千百萬非黨工人和農民對我們黨的信任，就不會有現在的勝利。可是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呢？要做到這一點，必須使黨員不要和非黨員隔絕，不要把自己關在黨的圈子裏，不要擺黨員架子，而要傾聽非黨員的呼聲，不僅要教導非黨員，而且要向非黨員學習。

不要忘記，黨員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要記住，所有的黨員自己有一個時候都曾經是非黨員。今天他不是黨員，明天他就會成爲黨員。這裏究竟有什麼可以自傲的呢？我們老布爾什維克中間有不少人已經在黨內工作了二三十年。可是要知道，我們自己有一個時候也曾經是非黨員。假如在二三十年以前，當時的黨員鄙視我們，不許我們接近黨，那我們會怎樣呢？也許我們還會有好幾年和黨疏

遠。可是，同志們，我們老布爾什維克並不是一些最不中用的人。（會場愉快活躍，鼓掌多時。）

正因爲如此，我們的黨員，現在有時瞧不起非黨員的一些年輕黨員應當記住這一切，應當記住：使布爾什維克增光的不是驕傲，而是謙遜。

現在稍微談談婦女，談談女莊員。同志們，集體農莊中的婦女問題是一個大問題。我知道你們中間有許多人輕視婦女，甚至譏笑婦女。可是，同志們，這是一個錯誤，是一個嚴重的錯誤。這裏問題不僅在於婦女佔人口的一半。問題首先在於集體農莊運動已經把許多卓越的能幹的婦女提拔起來担任領導職務。你們只要看一看這次大會，看一看大會的成員，就可以看出婦女早已由落後者上升爲先進者了。婦女在集體農莊中是一支巨大的力量。埋沒這支力量就是犯罪。我們的責任就是要推動集體農莊中的婦女前進，運用這支力量。

固然，蘇維埃政權在不久以前和女莊員發生過一點小誤會。我指的是奶牛問題。可是現在奶牛問題已經妥善解決，於是誤會也就消釋了。（鼓掌多時）我們已經做到使大多數莊員每戶有一頭奶牛。再過一兩年，你們就找不到一個自己沒有奶牛的莊員了。我們布爾什維克一定設法使我國所有的莊員每戶有一頭奶牛。（鼓掌多時）

至於女莊員自己，她們應當記住集體農莊對於婦女的作用和意義，應當記住她們只有在集體農莊裏面才有可能和男子處於平等地位。沒有集體農莊，就沒有平等，在集體農莊裏面，就有平等權利。請女莊員同志們記住這一點，請她們像愛護眼珠一樣愛護集體農莊制度。（鼓掌多時）

現在對於集體農莊中的男女青團員說幾句話。同志們，青年是我們的未來，是我們的希望。青年應當接替我們老年人。青年應當舉起我們的旗幟直到勝利的終點。農民中間有不少老年人背着舊包袱，帶着舊習慣，懷念着舊生活。當然，他們不是時常都跟得上黨，跟得上蘇維埃政權的。我們的青年就不同了。他們沒有背上舊包袱，所以他們最容易領會列寧的遺訓。正因為青年最容易領會列寧的遺訓，所以他們負有引導落後分子和動搖分子前進的使命。固然，青年缺乏知識。但是，知識是可以求得的。今天沒有知識，明天就會有了。因此，你們的任務就是學習、再學習列寧主義。男女青團員同志們！學習布爾什維主義，引導動搖分子前進吧！少說空話，多做工作，你們就一定會成功。（鼓掌）

現在稍微談談個體農民。這裏很少有人說到個體農民。但這並不是說世界上已經沒有個體農民了。不，不是這樣一回事。個體農民還存在，決不能把他們置之度外，因為他們是我們明天的集體農莊莊員。我知道有一部分個體農民已經完全墮落，跑去投機買賣了。大概是因為這個緣故，我們的莊員接受個體農民加入集體農莊時選擇得很嚴格，有時根本就不接受他們。這當然是正確的，而且是不容有異議的。但是另外還有更大的一部分個體農民，他們沒有去做投機買賣，而以誠實的勞動取得自己的麪包。這些個體農民也許並不拒絕加入集體農莊，但是他們還沒有加入。這一方面是由於他們還懷疑集體農莊道路的正確性，另一方面是由於現在莊員中間有一種憎恨個體農民的心理。

當然，也應當了解莊員，處在莊員的地位來想一想。他們近幾年來受到了個體農民不少的侮辱和

譏笑。但是，侮辱和譏笑在這裏不應當有重大的意義。不能忘掉侮辱而把自己的感情置於集體農莊事業的利益之上的領導者是一個不好的領導者。如果你們想做領導者，你們就應當善於忘掉個別集體農民給你們的侮辱。兩年以前，我接到了一個寡居農婦從伏爾加寄來的信。她抱怨人家不願意接受她加入集體農莊，要求我幫助她。我當時寫信去問集體農莊。集體農莊給我回信說，他們不能夠接受她加入集體農莊，因為她侮辱過集體農莊大會。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原來是在一次農民大會上，莊員號召個體農民加入集體農莊，而這個寡婦聽了號召之後就提起裙子說：給你們，把集體農莊拿去吧！（全場活躍，笑聲。）毫無疑問，這個寡婦做得不對，侮辱了大會。可是，既然她經過一年以後真誠悔過並承認了錯誤，能不能還拒絕接受她加入集體農莊呢？我認為不能拒絕。我就把這個意見寫給集體農莊了。他們接受了這個寡婦加入集體農莊。結果怎樣呢？原來她現在在集體農莊的工作隊伍裏不是站在後面，而是站在前列。（鼓掌）

這又是一個例子，這個例子說明：一個領導者如果想成爲真正的領導者，那末當事業的利益需要他忘掉侮辱的時候，他就必須善於忘掉侮辱。

關於一般個體農民也必須這樣說。我不反對接受個體農民加入集體農莊要加以選擇。可是，我反對不加選擇地堵死一切個體農民加入集體農莊的道路。這不是我們布爾什維克的政策。集體農莊莊員不應當忘記，他們自己在不久以前也會是個體農民。

最後，稍微談談別金楚克區集體農莊莊員的一封信（卷）。這封信已經在報上發表，你們大概都

讀過了。這封信確實是很好的。它證明在我們的莊員中間有不少有經驗有覺悟的集體農莊事業的組織者和宣傳者，他們是我們國家的驕傲。但是這裏有一個不正確的地方，對於這一點無論如何是不能同意的。原來別金楚克區的同志們把他們在集體農莊中的勞動看做平凡的幾乎是微不足道的勞動，而把那些往往說起話來滔滔不絕的演說家和領袖們的勞動看做偉大的創造性的勞動。能不能同意這種看法呢？不，同志們，無論如何不能同意這種看法。別金楚克區的同志們在這裏犯了一個錯誤。也許他們是由於謙虛而犯了這個錯誤。但是，這個錯誤不能因此就不算錯誤。把領袖看做唯一的歷史創造者，而不把工人和農民放在眼裏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民族和國家的命運不僅僅是由領袖決定的，而首先和主要是由千百萬勞動羣衆決定的。工人和農民不聲不響地建設工廠、礦井、鐵路、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創造一切生活資料，供給全世界以衣食，——這才是真正的英雄和新生活的創造者。我們的別金楚克區的同志們大概把這一點忘記了。一個人過高估計自己的力量，誇耀自己的功績，這是不好的。結果會造成妄自尊大，而妄自尊大是不好的事情。但是，一個人對自己的力量估計過低，看不到自己的『平凡的』『不顯著的』勞動實際上是決定歷史命運的偉大的創造性的勞動，那就更壞了。

我希望別金楚克區的同志們接受我對他們那封信提出的這個小小的修正。

同志們，我們就講到這裏吧。

（經久不息的鼓掌，轉為歡呼。全場起立向斯大林同志致敬，高呼『烏拉』。會場中高呼：『斯大林

同志萬歲，烏拉！先進的集體農莊莊員萬歲！我們的領袖斯大林同志萬歲！（三）

載於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三日

【真理報】第五十三號

慶祝紅軍建軍十五周年賀電

(致蘇聯革命軍事委員會)

向工農紅軍的戰士、指揮員和政治工作人員致敬！

在列寧領導下建立起來的紅軍在國內戰爭的偉大戰鬥中把干涉者趕出了蘇聯，捍衛住了我國的社會主義事業，給自己增添了不朽的光榮。

紅軍現在是和平和工農和平勞動的堡壘，是蘇聯邊境的警覺的守衛者。

我國工人勝利地四年完成了五年計劃，正以新式的國防武器武裝紅軍。同志們，你們的任務就是：學會完善地掌握這些武器，在敵人企圖侵犯祖國的時候履行自己對祖國的義務。

更高地舉起列寧的旗幟，為共產主義奮鬥的旗幟！

英勇的紅軍，紅軍的領導者，紅軍的革命軍事委員會萬歲！

約·斯大林

識於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三日。

「真理報」第五十三號

給巴爾涅斯先生的回信

(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日)

敬愛的巴爾涅斯先生！

你爲僑居蘇聯的美國公民的安全耽心，這是沒有任何根據的。

蘇聯是世界上爲數不多的國家之一，在這些國家裏，民族仇視的表現，或者把外國人當做外國人看待的不友好態度，是要受到法律懲辦的。在蘇聯，有人會因爲他的民族成分而成爲迫害的對象，這樣的事情是不曾有過而且不可能有的。對於在蘇聯的外國專家，其中包括美國專家，尤其是這樣，在我看來，他們的工作是值得感謝的。

至於『大都會—維克斯電器有限公司』的幾個英國人，他們受到審訊並不是因爲他們是英國人，而是因爲偵查機關證實他們違反了蘇聯的法律。難道俄國人不同樣受到審訊嗎？我不知道這個案件對美國公民能有什麼關係。

願意效勞的
約·斯大林

第一次刊印

致謝·米·布瓊尼同志

值此布瓊尼同志五十壽辰之際，謹向國內戰爭中的戰友，光榮的紅色騎兵的組織者和指揮者，革命農民中最有天才的被提升為紅軍領導者的布瓊尼同志致熱烈的布爾什維克敬禮！

親愛的謝明·米哈依洛維奇，緊緊握你的手。

約·斯大林

戰於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真理報」第一一五號

和羅賓斯上校的談話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三日) (簡要記錄)

斯大林：我能够爲你做些什麼呢？

羅賓斯：能够有機會拜訪你，我認爲是很大的榮幸。

斯大林：這沒有什麼特別。你過甚其詞了。

羅賓斯(笑)：使我最感興趣的是：我在俄國各地到處都發現列寧——斯大林、列寧——斯大林、列寧——斯大林兩個名字連在一起。

斯大林：這也是過甚其詞。我怎麼能和列寧相比呢。

羅賓斯(笑)：說蘇俄政府——人民委員會在這整個時期是世界上壽命最長的政府，這也是過甚其詞嗎？

斯大林：這大概不是過甚其詞。

羅賓斯：引人注意的和重要的是：這個政府在自己的工作中沒有向反動的方向走，列寧所創立的這個政府是强有力的。它反對一切敵對的路綫。

斯大林：這是對的。

羅賓斯：在看五一遊行的時候，我特別明顯而強烈地感覺到俄國十五年來的發展，因為我看過一九一八年和現在一九三三年兩次五一遊行。

斯大林：最近我們是做了一些事情。但是十五年是一個很長的時間。

羅賓斯：對於國家生活來說，對於蘇維埃俄國在這期間達到這樣巨大的進步來說，這仍然是一個很短的時間。

斯大林：我們本來能够做更多的事情，但是我們沒有做到。

羅賓斯：把兩次遊行的基本動機，基本方針比較一下是很有意思的。一九一八年的遊行是對外的，是向全世界無產階級，向國際無產階級發出革命的號召。現在的動機不同了。現在男子、婦女和青年參加遊行是爲了說明：這就是我們正在建設的國家，這就是我們將用我們的全部力量來保衛的國家。

斯大林：那時的遊行是鼓動性的，而現在的遊行是總結性的。

羅賓斯：你大概知道，十五年來我一直關心兩國之間建立合理的相互關係的問題，並力求消除美國當政人士現有的敵對態度。

斯大林：我是在一九一八年從列寧的談話中，以及後來根據一些事實知道這一點的。我知道這一點。

羅賓斯：我完全是以一個公民的私人身分到這裏來的，並且代表我個人說話。我到這裏來的主

要目的是要弄清楚兩國關係的前途，弄清楚俄國工人的工作本領和創造發明能力方面的一些真正事實。反蘇宣傳說，俄國工人懶惰，俄國工人不會工作，機器到他們手裏就完了，這樣的國家是沒有前途的。對於這種宣傳，我不僅要用言語而且要用手頭已經掌握的事實來加以駁斥。

與此相聯，使我感到興趣的第二個問題是關於農業狀況的問題。有些人硬說工業化破壞了農業，農民停止了播種，停止了收割莊稼。每年都有人斷定說，俄國今年一定要餓死。我想知道一些農業方面的事實，以便駁斥這些論斷。我希望看到今年第一次種上新作物的田地。我對蘇聯主要穀物的發展情況特別感到興趣。

我感到興趣的第三個問題是國民教育問題，是兒童和青年的發展，是他們的教育。藝術和文學方面的國民教育，即所謂創作天才和發明才能發展到了什麼程度。美國有兩種類型的創造，一種是脫離實際的創造，另一種是廣泛的生活中的創造，即創造精神在生活中的表現。我感到興趣的是兒童在怎樣發展，青年在怎樣發展。我希望實際看一看他們在怎樣學習，他們在怎樣受教育和怎樣發展。

關於第一個問題和第三個問題，我已經得到了一些寶貴的材料，並希望以後能得到一些補充材料。關於第二個問題，即關於農業的發展問題，我希望在旅行馬格尼托哥爾斯克的時候和從那裏到羅斯托夫、哈爾科夫的往返途中能夠看到真正的事實。我希望參觀一下集體農莊，並且看一看古代的農耕地交錯現象是怎樣消滅的，大農業是怎樣發展的。

斯大林：你需要我的意見嗎？

羅賓斯：是的，我想知道你的意見。

斯大林：關於蘇聯工人似乎不會使用機器並破壞機器的說法是完全不正確的。

我對這一點必須說明：我國沒有像西歐和美國所有的那種現象，在那裏，工人因為機器奪去了他們的麪包而有意識地破壞機器。我們的工人不這樣對待機器，因為我們是在沒有失業的情況下大量採用機器的，因為機器在我國並不是像在你們國家那樣奪去工人的麪包，而是減輕他們的勞動。

至於工人工作不熟練，缺少文化，那末這是事實，我國有文化的工人很少，而且他們不像歐洲或美國的工人那樣善於使用機器。不過這是我們的暫時現象。例如，如果研究一下在一定歷史時期中，哪裏的工人學會掌握新技術更快些，是歐洲的工人，是美國的工人，還是五年來俄國的工人，那末我認爲是俄國的工人學會得更快些，雖然他們的文化水平並不高。西方的技術當然是發達的，但是在那裏掌握輪式拖拉機的製造却花了好幾年時間。我們掌握這種事業就快些。例如在斯大林格勒和哈爾科夫，在不過十二個月至十四個月的時間內就掌握了拖拉機的製造。現在斯大林格勒拖拉機製造廠不僅完成設計能力，不僅一天製造一百四十四台拖拉機，而且有時候製造一百六十台，也就是說，超過了設計能力。我是拿這個做例子的。我國的拖拉機工業是新的工業，這種工業從前是沒有的。航空工業也是新的精細的事業，也很快就被掌握了。從掌握的速度來看，汽車工業的情況也相似。機床製造業也是這樣。

在我看來，這樣迅速地掌握了機器的製造並不是因為俄國工人有特別的才能，而是因為生產事

業，比如說，飛機、飛機發動機、拖拉機、汽車、機床等的製造，在我國不是被看做私人的事業，而是被看做國家的事業。在西方，工人進行生產是爲了領取工資，而把其他一切都擱在一邊。在我們這裏，生產被看做公共的事業，國家的事業，被看做光榮的事業。這就是我們這樣迅速地掌握了新技術的原因。

我總認爲不能這樣提出問題，說某個民族的工人似乎沒有掌握新技術的能力。如果從種族觀點來看問題，那末在美國，比如說，黑人被認爲是『下等人』，但是他們掌握技術並不比白種人差。任何民族的工人掌握技術的問題都不是生物學問題，也不是遺傳問題，而是時間問題：今天掌握不了，明天就能學會並能掌握。不論什麼人，連布西門人也在內，只要幫助他，就能掌握技術。

羅賓斯：還需要有掌握技術的志向和願望。

斯大林：當然。俄國工人的志向和願望是綽綽有餘的。他們認爲掌握新技術是光榮的事情。

羅賓斯：這一點我在你們的工廠裏已經感覺到了，我在那裏看到了由於社會主義競賽而產生的新的熱情和新的志向，這決不是金錢所能買到的，因爲工人期待於自己的工作的是某種比金錢所能給予的更好的東西。

斯大林：這是對的。這是光榮的事情。

羅賓斯：我要把那些表明工人發明和工人創造性建議增加情況的圖表帶回美國，這些發明和建議改進了生產，給生產節約了大量資金。我看到了許多工人發明家的照片，他們在改進生產和節約資

金方面給了蘇聯很大的貢獻。

斯大林：這樣的工人在我國出現得相當多，這都是很有才能的人。

羅賓斯：我到過你們莫斯科所有的大工廠——「阿模」汽車製造廠、滾珠軸承工廠、「銑刀」工廠以及其他工廠，我到處都看到提高工人發明的組織。這許多工廠裏的工具車間給我的印象最深。因為這些工具車間爲自己的工廠製造極貴重的工具，這些車間的工人盡自己的全部能力緊張地工作，表現出他們的全部創造主動性，並且取得了驚人的成就。

斯大林：儘管如此，我們也有許多缺點。我們的熟練工人很少。可是我們需要有很多這樣的工人。我們的技術人員也很少。技術人員的人數雖然逐年增加，但是仍然跟不上需要。美國人給了我們許多幫助。這是應當承認的。他們比別人更好更勇敢地幫助了我們。這一點我們要感謝他們。

羅賓斯：我在你們的企業中看到了一種國際主義，它給了我很強烈的印象。你們工廠的領導方面願意採用任何國家——法國、美國、英國或者德國的技術成就，而對這些國家沒有任何偏見。我覺得正是這種國際主義會使你們有可能把其他國家的機器的一切優點集中到一種機器上，而製造出更完美的機器。

斯大林：會這樣的。

現在談談第二個問題，關於工業化似乎破壞了農業的問題。這也是一種不正確的看法。工業化沒有破壞而是挽救了我國的農業，挽救了農民。我國在幾年以前還存在着非常分散的細小的和極細

小的農民經濟。由於土地日益分散，農民的份地小到簡直沒有地方放一隻雞。如果再加上木犁和瘦馬這一類不能開墾生荒地，甚至連普通不很鬆的土地都耕不了的原始農具，你就可以想像到農業衰落的情景了。三四年前，我們蘇聯大約有七百萬部木犁。農民只有兩條道路；或者躺下等死，或者轉而採用使用土地的新形式，採用機器耕地的方法。正是由於這種情況，蘇維埃政權及時向農民發出的號召，把自己的小塊土地聯合為大塊土地，使用政府的拖拉機來耕種這些土地，使用政府的收割機和脫穀機來收割莊稼和打糧食的號召得到了農民極其熱烈的響應。很明顯，農民接受了蘇維埃政府的建議，開始把自己的小塊土地聯合為大塊土地，使用了拖拉機和其他機器，從而走上了使農業成為大農業的廣闊道路，走上了根本改進農業的新道路。

由此可見，實行工業化的結果，農民得到了拖拉機和其他機器，工業化挽救了農民，挽救了農業。整個村子的小農戶聯合為大農莊的過程我們就叫做集體化，而聯合起來的大農莊本身則叫做集體農莊。我國沒有土地私有制，土地是國有的，這大大有助於集體化。土地交給集體農莊永久使用，由於沒有土地私有制，我國也就沒有土地買賣，這一切都大大有助於集體農莊的建立和發展。

我不是想以此說明，所有這一切，即集體化和其他等等，在我們這裏進行得很順利。困難當然是有的，而且並不少。集體化像任何一件大的新事業一樣，不僅有朋友，而且也有敵人。雖然如此，擁護集體化的農民還是佔絕大多數，而集體化的敵人却愈來愈少了。

羅賓斯：任何一種前進都需要相當的代價，這一點我們是注意到並且估計到了的。

斯大林：雖然有這些困難，但是有一點是明明白白的，而且這一點在我看來是絲毫不容置疑的，百分之九十五的農民承認了農業集體化已經成爲不會改變的事實，而大多數農民非常愉快地接受了這個事實。所以這是已經贏得的成果。現在我國農業中的主要形式是集體農莊。如果拿播種或收割的數字來看，拿糧食生產的數字來看，目前個體農民的穀物收穫量只不過佔穀物總收穫量的百分之十至十五。其餘部分都是集體農莊生產的。

羅賓斯：我關心一個問題：是不是去年的收割工作進行得不能令人滿意，是不是現在的播種運動進行得令人滿意，而去年的收割工作進行得不能令人滿意？

斯大林：去年的收割工作不如前年那樣令人滿意。

羅賓斯：我讀過你的演說詞，根據這個演說詞，我想今年的收割工作一定會比較順利。

斯大林：很可能，今年的收割工作會好得多。

羅賓斯：你們能把農業工業化，而其他任何國家都不能做到這一點。我想你對這個極大的成就的估價是不會比我低的。所有資本主義國家的農業都遭受着深刻的危機並需要工業化。各資本主義國家總算還能夠解決工業生產問題，但是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都解決不了農業問題。蘇聯的巨大成就，是它已經着手解決這個任務，而且正在勝利地解決這個任務。

斯大林：是的，這是事實。

我們在農業方面的成就和缺點就是如此。

現在來談第三個問題，關於兒童和一般青年的教育問題。我們的青年是好的，是朝氣勃勃的。我們的國家不同於其他一切國家，它不惜金錢來很好地撫育兒童，來很好地教育青年。

羅賓斯：美國有人認為你們用一種固定的界限來限制兒童的發展，而這些界限使得兒童沒有發展創造精神的自由，沒有發展智力的自由。你不認為發展創造精神的自由和表現一個人內在的東西的自由具有非常大的意義嗎？

斯大林：第一點，關於限制的說法是不對的。第二點是對的。毫無疑問，在閉塞和狹隘限制的情況下，沒有必要的自由，也沒有對主動精神的鼓勵，兒童是不能發展自己的才能的。至於青年，已經給他們打開了一切道路，青年在我們這裏可以自由地深造。

在我們這裏，不打兒童，很少處罰他們，讓他們能夠自己選擇他們所喜愛的東西，讓他們能夠走上他們自己所選擇的道路。我認為任何地方都不像我們蘇聯這樣關心兒童，關心兒童的教育和發展。羅賓斯：能不能認為，新一代的人擺脫了貧困的壓迫，擺脫了經濟條件的恐怖，結果必然會造成創造力的新繁榮，造成新藝術的繁榮，造成從前受這一切桎梏所束縛的文化和藝術的新高漲呢？

斯大林：這無疑是對的。

羅賓斯：我不是共產主義者，對共產主義的了解也不特別多，但是我希望美國參加，有可能參加蘇維埃俄國這裏所進行的發展事業，希望美國人通過承認，通過提供信貸，通過建立兩國之間的正常的相互關係（比如在遠東的相互關係）來獲得這種可能，希望你們這裏所進行的偉大事業得到保障，

希望這種偉大事業能夠勝利完成。

斯大林（微笑）：謝謝你的好意。

羅賓斯：參議員波拉是我親密的朋友之一，他在美國國家領導者中間是蘇聯最堅決的朋友，是爭取承認蘇聯的戰士。

斯大林：這是對的，他對我們兩國之間建立正常關係這件事是很關心的。但是很遺憾，目前他還沒有取得成就。

羅賓斯：我相信，一切實際事實現在對我們兩國之間建立正常的相互關係所起的作用，比最近五年來任何時候所起的作用都有力得多。

斯大林：這是對的。但是有一個事實是從中阻撓，依我看來，英國在從中阻撓。（笑）

羅賓斯：無疑是這樣的。但是情況畢竟迫使我們首先從自己本身的利益出發，並且我們本身的利益和其他國家推動我們去做的事情之間的衝突，現在比任何時候都更能推動美國去建立這種相互關係。我們關心美國出口事業的發展。直到現在還沒有被誰真正利用過的具有很大容量的唯一大市場就是俄國市場。美國的實業家如果願意，就會提供長期信貸。他們關心遠東的安寧，但是任何東西都不像和蘇聯建立正常的相互關係那樣能促進這種安寧。在這方面，李維諾夫先生在日內瓦所做的關於侵略國定義問題的聲明，是同曾經在和平問題上起了巨大作用的布利安—凱洛格公約的方針完全符合的。美國所關心的是全世界相互間的經濟關係的穩定，我們清楚地懂得，只要蘇聯還處在整個

經濟體系之外，就不能有相互間的正常的經濟關係。

斯大林：這一切都是對的。

羅賓斯：我過去是而且始終是一個不可改變的樂觀主義者。還在十五年以前，我就信任布爾什維克革命的領袖。當時人們把他們說成是德帝國主義的代理人，其中也把列寧看做是德國的代理人。但是，我當時認為而且現在仍然認為列寧是整個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人物和最偉大的領袖。

我希望我所得到的第一手的消息也許能促進我所說過的兩國之間親密合作的那個計劃的實現。

斯大林（含笑）：但願如此。

羅賓斯（笑）：如果你按美國人的說法，你就會說，「但願我的胳膊有更大的力量」。說這話的人不相信他的胳膊有很大的力量。

斯大林：就算這樣吧。

羅賓斯：我認為參加創造新世界，參加我們現在所從事的事業是再高尚再偉大不過了。參加創造和建設新世界這件事實不僅在現在，而且從今後幾千年看來，都具有極大的意義。

斯大林：這個事業畢竟是很困難的。（笑）

羅賓斯（笑）：我很感謝你對我的關心。

斯大林：謝謝你，你過了十五年還記得蘇聯，並且來訪問它。（兩人同笑，羅賓斯鞠躬告別。）

慶祝蘇聯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 成立十五周年賀電

值此列寧工農共產主義青年團成立十五周年紀念日，謹向我們光榮的革命青年的組織者——列寧工農共產主義青年團致親切的敬禮！

祝共青團在以列寧主義精神教育我們青年的事業中，在以對工人階級的敵人進行不調和鬥爭的精神，以全力加強世界一切不同語言和不同種族的勞動者之間的國際兄弟聯系的精神教育我們青年的事業中獲得成就。

共青團的男女突擊隊員在新建工廠、礦井、鐵路、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的時期中給自己增添了光榮。我們希望，共青團的男女突擊隊員在掌握國民經濟各部門的新技術方面，在加強我國國防力量方面，在鞏固我國陸軍、海軍和空軍方面表現出更大的無畏精神和首倡精神。

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在成立以來的十五年內，勇敢地舉着列寧的偉大旗幟前進，勝利地把千百萬男女青年工人和男女青年農民聚集在自己的周圍。我們希望，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今後繼續高舉

列寧的旗幟，光榮地舉到我們偉大鬥爭的勝利的終點，舉到社會主義的完全勝利。

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萬歲！

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萬歲！

約·斯大林

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八日

獻於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九日

「真理報」第二九九號

和『紐約時報』記者杜蘭特先生的談話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杜·蘭·特：你是不是同意通過『紐約時報』向美國人民講幾句話？

斯·大·林：不，加里寧已經做過了(笑)，我不能侵犯他的特權。

如果說到美國和蘇聯之間的關係，那末我對恢復邦交這件具有重大意義的事情當然是滿意的，因為從政治上來說，它增加了維護和平的可能；從經濟上來說，它消除了偶然因素，使我們兩國有可能在實事求是的基礎上討論雙方所關心的問題；最後，它為互相合作開闢了道路。

杜·蘭·特：在你看來，蘇美貿易額可能達到多少？

斯·大·林：李維諾夫在倫敦經濟會議(五)上所講的話現在仍然有效。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場，並準備定購大批貨物，支付貨款。但是，我們需要有利的信用條件，而且我們必須有能够償還貸款的把握。我們不能只有進口，沒有出口，因為我們沒有能够按期付款的把握是不願意定貨的。

大家都奇怪，我們還在支付，而且能够支付。我知道現在通常都不償還貸款了。但是我們在償還貸款。其他國家都停止支付了，但是蘇聯沒有這樣做，而且將來也不會這樣做。許多人認為我們不能

够支付，我們拿不出什麼來支付，但是我們向他們表明了我們是能够支付的，而他們也不得不承認這一點。

杜·蘭·特：蘇聯開採黃金的情況怎樣？

斯·大·林：我們有很多產金區，它們在迅速發展。我們的產量已經超過沙皇時代一倍，現在一年的產值在一億盧布以上。特別是在最近兩年，我們改進了勘探工作方法，發現了巨量儲藏。但是，我們的工業還年輕，不僅煉金工業，就連鋼鐵工業和煉鋼工業，整個冶金工業都還年輕，我們年輕的工業暫時還沒有力量給煉金工業以應有的幫助。我們的發展速度是快的，但是產量還不高。如果我們有更多的採金用的洗礦機和其他機器，我們就能在短時期內使採金量增加三倍。

杜·蘭·特：蘇聯在國外的債務總額是多少？

斯·大·林：四億五千萬盧布多一點。我們在最近幾年償還了很大的數目，兩年以前，我們的債務是十四億。所有這些債務我們已經在償還，到一九三四年末或一九三五年初將按期分批償清。

杜·蘭·特：假定說，對蘇聯的支付決心已經不必懷疑，但是蘇聯的支付能力怎樣呢？

斯·大·林：在我國，前者和後者之間沒有任何差別，因為我們不能償還的債務。請看一看我們和德國的經濟關係。德國曾經宣佈緩期償還它的大部分外債，我們也可以援引德國的先例，用完全相同的辦法對待德國。但是我們沒有這樣做。而且我們現在已經不像從前那樣依賴德國的工業了。我們能够自己製造我們所需要的設備。

杜·蘭·特：你對美國的看法怎樣？我聽說你和布利特作了一次長時間的談話，你對他的看法怎樣？你不是還像三年前一樣，認為我們的危機（如同你當時對我說的）不是資本主義的最後一次危機？

斯·大·林：布利特給我和我的同志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在這以前我從來沒有見過他，但是時常聽列寧講到他，列寧也是喜歡他的。我喜歡他的是：他講話不像一般外交家，他是一個直爽的人；他想什麼就說什麼。一般說來，他在這裏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從各方面看來，羅斯福是一位果斷而剛毅的政治家。有一種叫做唯我論的哲學體系，它的內容是：一個人不相信外界的存在，只相信我自己。很久以來就表明美國政府信奉這種哲學體系，不相信蘇聯的存在。但是，羅斯福顯然不是這種古怪理論的信奉者。他是一個現實主義者，他知道現實就是他所看到的東西。

至於經濟危機，它確實不是最後一次危機。當然，危機震撼了一切事業，但是近來似乎情況開始好轉。可能經濟衰落的最低點已經過去了。我不認為能夠達到一九二九年的高漲，但是最近期間由危機過渡到蕭條，到少許復蘇（固然有某些上下起伏），不僅不是不可能的，而且簡直是肯定的。

杜·蘭·特：對日本怎樣呢？

斯·大·林：我們希望和日本有良好的關係，但是遺憾得很，這不僅僅取決於我們。如果明智的政策在日本佔了上風，我們兩國就能友好相處。但是，我們就心好戰分子會把明智的政策排斥到後面去。這就是真正的危險，對這種危險我們不得不有所準備。任何一國的政府如果看到有遭受侵犯的危險

而不作自衛準備，那末它的人民是不會尊重它的。我認爲從日本方面來說，如果它進攻蘇聯，那是不明智的。它的經濟狀況並不特別好，它有薄弱的地方——朝鮮、滿洲和中國，而且它未必能够指望在這個冒險行動中得到其他國家的支持。可惜優秀的軍事專家不一定是優秀的經濟學家，他們不一定能够把武器的力量和經濟規律的力量區別開來。

杜·蘭·特：對英國怎樣呢？

斯·大·林：我認爲和英國的貿易協定將會簽訂，經濟關係將會發展，因爲保守黨應該懂得，他們阻礙同蘇聯的貿易是得不到一點好處的。但是，我懷疑在目前條件下，兩國在貿易方面是否能够得到像預料那樣大的利益。

杜·蘭·特：你對意大利所提出的關於改革國際聯盟的問題的態度如何？

斯·大·林：我們沒有接到意大利關於這方面的任何建議，雖然我們的代表和意大利人討論過這個問題。

杜·蘭·特：你對國際聯盟是不是任何時候都採取絕對否定的態度？

斯·大·林：不，不是任何時候也不是任何情況下都這樣。你大概不十分了解我們的觀點。儘管德國和日本退出了國際聯盟，或者也許正因爲如此，國際聯盟才能够成爲制止或阻礙軍事行動發生的一種因素。如果真是這樣，如果國際聯盟能够起微小的作用，哪怕只是使戰爭受到一點阻礙而在某種程度上促進和平事業，那末我們也就不反對國際聯盟。是的，如果歷史事變的進程將是這樣，那末儘管

國際聯盟有很大的缺點，我們也不會不支持它。

杜·蘭·特：什麼是目前蘇聯對內政策中最重要問題？

斯·大·林：擴大城鄉間的商品流轉，加強各種運輸，特別是鐵路運輸。解決這些問題並不怎樣容易，可是比我們已經解決的那些問題要容易些，因此，我相信我們一定能夠解決這些問題。工業問題解決了。農業問題，即農民集體化這個最困難的問題，可以認為已經解決了。現在必須解決商品流轉和運輸問題。

載於一九三四年一月四日

「真理報」第四號

在黨的第十七次代表大會⁽⁵⁰⁾上關於 聯共(布)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六日)

一 世界資本主義危機的延續和蘇聯的外部狀況

同志們！自從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以來，已經三年多了。時間並不很長。但是，這個時期的內容比其他任何時期都豐富。我認為在最近十年中，任何一個時期都不像這個時期發生過這樣多的事件。

在經濟方面，這幾年是世界經濟危機延續的年份。危機不僅籠罩了工業，而且也籠罩了整個農業。危機不僅在生產和商業範圍內鬧得很兇，而且也擴展到信用和貨幣流通範圍，完全打亂了各國之間原有的信用關係和外匯關係。從前在某些地方還有人爭論有沒有世界經濟危機的問題，現在這一點已經沒有人爭論了，因為危機的存在和它的破壞作用已經十分明顯了。現在人們所爭論的已經是另外一個問題：能夠擺脫危機呢，還是沒有出路；如果有出路，那該怎麼辦？

在政治方面，這幾年是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和這些國家內部的關係更加尖銳化的年份。日本對中國發動戰爭並侵佔了東北，使遠東的關係尖銳化了；法西斯主義在德國取得勝利，復仇思想佔了上風，使歐洲的關係尖銳化了；日本和德國退出國際聯盟，更加推動了軍備的擴充和帝國主義戰爭的準備；法西斯主義在西班牙遭到失敗（六），又一次證明了革命危機正在成熟，法西斯主義決不能長久存在；——這就是報告所涉及的時期內最重要的事實。無怪乎資產階級和平主義已奄奄一息，而廢除軍備的趨勢正在被擴充軍備和補充軍備的趨勢所公開而直接地代替。

在這種經濟震盪和軍事政治災禍的洶湧浪潮中，蘇聯却似中流砥柱，巍然屹立，繼續進行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和維護和平的鬥爭。在資本主義國家那裏，經濟危機仍然鬧得很兇，而在蘇聯，無論工業或農業都在繼續高漲。在資本主義國家那裏，正在瘋狂地準備重分世界和勢力範圍的新戰爭，而蘇聯却繼續進行反對戰爭威脅和保衛和平的一貫而堅決的鬥爭，並且不能說蘇聯在這方面的努力沒有得到任何成就。

目前國際形勢的一般情況就是這樣。

現在我們來看看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狀況和政治狀況的主要材料。

一、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危機的變動

資本主義國家目前的經濟危機和以前所有的經濟危機不同的一個地方，就在於它延續得最久，

拖得最長。從前的危機一兩年就過去了，而目前的危機已經延續到第五個年頭，使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一年比一年衰落，並把它往年積累的脂膏消耗殆盡。無怪乎這次危機是所有一切危機中最嚴重的危機。

現在的工業危機爲什麼會空前持久呢？

首先，因爲工業危機席卷了所有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使一些國家很難靠犧牲另一些國家來擺脫危機。

第二、因爲工業危機和席卷了所有一切農業國和半農業國的農業危機交織在一起，結果不能不使工業危機複雜和加深。

第三、因爲農業危機在這期間加劇了，籠罩了所有一切農業部門（包括畜牧業在內），使農業退化，退到由機器改爲手工勞動，退到用馬匹代替拖拉機，退到大大減少人造肥料的使用，有時甚至完全不用，結果使工業危機更加持久。

第四、因爲工業中佔統治地位的壟斷的卡特爾竭力保持高昂的商品價格，結果使危機特別嚴重，使積存商品的銷售受到阻礙。

最後，這是主要的，因爲這次工業危機是在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條件下爆發的。這時候，不論在各主要國家裏，或者在殖民地 and 附屬國裏，資本主義已經沒有而且不可能有它在戰前和十月革命前有的那種力量和鞏固性；這時候，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承受了帝國主義戰爭遺留下來的企業經常開

工不足的現象和千百萬人的失業大軍，再也無力擺脫它們。

這就是決定目前的工業危機十分持久的一些情況。

這些情況也說明危機爲什麼不僅限於生產和商業範圍，而且也擴展到信用系統、外匯和債務範圍等等，打破了各國之間和各國內部社會集團之間原有的傳統關係。

商品跌價在這裏起了很大的作用。不管壟斷的卡特爾如何反抗，商品價格仍然以不可抗拒之勢不斷下跌，並且最先跌價和跌得最厲害的是那些沒有組織的商品所有者即農民、手工業者和小資本家的商品，而那些有組織的商品所有者即聯合爲卡特爾的資本家的商品價格却跌得比較慢和比較少。價格下跌使債務人（工業家、手工業者、農民等）難以支持，相反地，却使債權人處於聞所未聞的特權地位。這種情況必然會使而且實際上已經使許多公司和一些企業主遭到大破產。在最近三年中，美國、德國、英國和法國有幾萬個股份公司因此倒閉了。股份公司破產之後，就出現了通貨貶值，這稍微減輕了債務人的困難。通貨貶值之後，國家就把停止支付外債和內債合法化了。像德國的達姆斯塔德銀行和德勒斯頓銀行、奧國的信用機關銀行這樣一些銀行的破產，像瑞典的克萊格爾康采恩、美國的股蘇爾康采恩這樣一些康采恩的破產，都是大家知道的。

很明顯，跟隨着動搖了信用系統的基礎的這些現象而來的一定是而且實際上已經是信用和外債的停止支付、盟國之間的債務的停止支付、資本的停止輸出、對外貿易的更加縮減、商品出口的更加減少、爭奪國外市場的鬥爭的加劇、各國之間的商業戰爭以及傾銷政策。是的，同志們，傾銷政策。

我說的不是歐洲和美國高貴的國會中某些高貴的議員不久以前還力竭聲嘶地大叫大嚷的那種臆造的蘇維埃傾銷政策。我說的是幾乎所有的「文明」國家現在都在實行而這些勇敢的高貴的議員對之謹慎地保持沉默的那種真正的傾銷政策。

同樣很明顯，這些伴隨着工業危機而在生產範圍之外爆發的破壞現象，不能不反過來影響工業危機的進程，使它加深和複雜起來。

這就是工業危機變動的一般情況。

現在看一看官方材料中說明報告所涉及的時期內工業危機變動的一些數字。

工業總產值（以一九二九年爲一百）

| | 一九二九年 | 一九三〇年 | 一九三一年 | 一九三二年 | 一九三三年 |
|----|-------|-------|-------|-------|-------|
| 蘇聯 | 一〇〇 | 一二九·七 | 一六一·九 | 一八四·七 | 二〇一·六 |
| 美國 | 一〇〇 | 八〇·七 | 六八·一 | 五三·八 | 六四·九 |
| 英國 | 一〇〇 | 九二·四 | 八三·八 | 八三·八 | 八六·一 |
| 德國 | 一〇〇 | 八八·三 | 七一·七 | 五九·八 | 六六·八 |
| 法國 | 一〇〇 | 一〇〇·七 | 八九·二 | 六九·一 | 七七·四 |

顯然，這個統計表是用不着加以說明的。

在黨的第十七次代表大會上關於聯共（布）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

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和一九二九年的水平相比，是在逐年下降，直到一九三三年才開始有些恢復，但是遠遠沒有達到一九二九年的水平，而蘇聯的工業却在逐年增長，不斷高漲。

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在一九三三年末的產值和一九二九年的水平相比，平均減少了百分之二十五或百分之二十五以上，而蘇聯工業的產值在同一時期却增加了一倍多，即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以上。（鼓掌）

根據這個統計表來看，也許會以為在四個資本主義國家中英國的情況最好。但是這並不完全正確。如果拿這些國家的工業和戰前水平比較一下，那末情況就有些不同了。

下面是這方面的統計表。

工業總產值（以戰前水平為一百）

| | 一九一三年 | 一九二九年 | 一九三〇年 | 一九三一年 | 一九三二年 | 一九三三年 |
|----|-------|-------|-------|-------|-------|-------|
| 蘇聯 | 一〇〇 | 一九四·三 | 二五二·一 | 三一四·七 | 三五九·〇 | 三九一·九 |
| 美國 | 一〇〇 | 一七〇·二 | 一三七·三 | 一一五·九 | 九一·四 | 一一〇·二 |
| 英國 | 一〇〇 | 九九·一 | 九一·五 | 八三·〇 | 八二·五 | 八五·二 |
| 德國 | 一〇〇 | 一一三·〇 | 九九·八 | 八一·〇 | 六七·六 | 七五·四 |
| 法國 | 一〇〇 | 一三九·〇 | 一四〇·〇 | 一二四·〇 | 九六·一 | 一〇七·六 |

由此可見，英國和德國的工業還沒有達到戰前水平，美國和法國稍微超過了戰前水平，而蘇聯的工業產值在這個時期比戰前水平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九十以上。（鼓掌）

從這兩個統計表中還應該得出一個結論。

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從一九三〇年起，特別是從一九三一年起，一直是在下降，一九三二年降到最低點，一九三三年才開始有些恢復和上升。如果拿一九三二年和一九三三年各月份的統計材料來看，那就更能證實這個結論，因為這些統計材料說明，這些國家的工業產值雖然在一九三三年間起伏不定，可是並沒有表現出有降低到一九三二年夏季所達到的最低點的趨勢。

這說明什麼呢？

說明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看來已經度過了最低點，在一九三三年內沒有再回到這個最低點。

有些人喜歡說這種現象完全是由軍事通貨膨脹這一類人為因素的影響造成的。毫無疑問，軍事通貨膨脹在這裏起了不小的作用。這對日本來說尤其正確，因為在日本，這種人為因素是引起某些工業部門（主要是軍事工業部門）稍微復蘇的主要的和有決定意義的力量。但是，如果用軍事通貨膨脹來解釋一切，那就是嚴重的錯誤。這種解釋所以不正確，至少是因為我所說明的工業中的某些進展不是在各別的和偶然的區域內看得到，而是在所有的或者幾乎所有的工業國家內（其中包括通貨穩定的國家）都看得到。顯然，除了軍事通貨膨脹以外，資本主義的內部經濟力量在這裏也起着作用。

資本主義通過增加工人勞動強度來加緊剝削工人，實行把農民的勞動產品即糧食和一部分原料的價格壓得極低的政策，把殖民地和經濟力量薄弱國家的農民的勞動產品（主要是原料，其次是糧食）的價格壓得更低。資本主義用這些方法來犧牲工人、犧牲農民、犧牲殖民地和經濟力量薄弱國家的農民，而稍微改善了工業狀況。

這是不是說現在的情況是從危機過渡到普通的蕭條，從而會引起工業的新的上漲和繁榮呢？不，不是這個意思。無論如何現在還沒有直接或間接的材料可以證明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上漲即將到來。而且，根據一切情況看來，至少在最近這種材料是不會有的。所以不會有，是因為不容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有稍微重大的發展的一切不利條件還繼續發生作用。這些不利條件就是：這次經濟危機所處的情況即資本主義總危機還在延續，企業經常開工不足，大批失業現象經常存在，工業危機和農業危機交織在一起，固定資本還沒有那種通常可以預示高漲到來的稍微重大的更新趨勢，以及其他等等。

顯然，現在的情況是從工業的最低點，從最深刻的工業危機過渡到蕭條，但不是過渡到普通的蕭條，而是過渡到特種的蕭條，它不會導致工業的新的上漲和繁榮，但也不會使工業回到最低點。

二、資本主義國家政治狀況的尖銳化

持久的經濟危機的結果是資本主義國家內部和它們彼此之間的政治狀況的空前尖銳化。

爭奪國外市場鬥爭的加劇、自由貿易最後一點殘餘的消滅、禁止進口的關稅、商業戰爭、外匯戰爭、傾銷政策以及其他許多在經濟政策上表現出極端民族主義的類似措施使各國之間的關係極端尖銳化，給軍事衝突造成了條件，把戰爭這個個利於更強的國家重分世界和勢力範圍的手段提到日程上來了。

日本對中國發動戰爭並侵佔了東北，日本退出國際聯盟和向華北推進使形勢更加尖銳化。爭奪太平洋鬥爭的加強和日本、美國、英國、法國海上軍備的擴充就是這種尖銳化的結果。

德國退出國際聯盟和復仇的魔影使歐洲形勢更加尖銳化，使歐洲各國的軍備更加擴充。無怪乎資產階級和平主義現在正苟延殘喘，而廢除軍備的空談正在被擴充軍備和補充軍備的「認真的」言論所代替。

現在又像一九一四年那樣，好戰的帝國主義的政黨，戰爭和復仇的政黨是最出風頭的。新的戰爭顯然逼近了。

資本主義國家的內部狀況也由於這些因素的作用而更加尖銳化。四年的工業危機已經把工人階級弄得精疲力盡，痛苦不堪。四年的農業危機不僅使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農民階層完全破產，而且特別使附屬國和殖民地國家的無產農民階層完全破產。不管在統計方面要什麼花招來故意縮小失業人數，但是根據資產階級機關的官方材料，失業人數在英國仍達三百萬，在德國仍達五百萬，在美國仍達一千萬，更不用說歐洲其他國家了。如果再加上人數超過一千萬的半失業業者，再加上千百萬

破產的農民羣衆，那就可以看到勞動羣衆的貧困和痛苦的大概情景了。人民羣衆雖然還沒有達到向資本主義衝擊的地步，但是衝擊的思想已經在羣衆意識中成熟起來，這是幾乎用不着懷疑的。西班牙革命推翻了法西斯制度，中國的蘇區正在擴大，而中國資產階級和外國資產階級聯合起來的反革命勢力阻止不住這種擴大，這些事實就雄辯地說明了這一點。

這也就說明資本主義國家的統治階級爲什麼正在竭力設法把能够被工人階級利用來反對壓迫者的國會制度和資產階級民主制的最後一點殘餘消滅，或使之化爲烏有，把共產黨逼入地下，並採取公開的恐怖手段來保持自己的專政。

把沙文主義和準備戰爭作爲對外政策的基本要素，在對內政策方面把鎮壓工人階級和實行恐怖手段作爲鞏固未來戰場的後方的必要手段，——這就是現代帝國主義政治家目前所特別關心的。

無怪乎法西斯主義在好戰的資產階級政治家中間現在成了最時髦的商品。我指的不僅是一般的法西斯主義，而首先是德國式的法西斯主義，這個法西斯主義叫做國家社會主義是不正確的，因爲即使經過最精密的檢查，也不能在它裏面發現一點點社會主義的成分。

因此，不僅應當把法西斯主義在德國的勝利看做工人階級軟弱的表現，看做替法西斯主義掃清道路的社會民主黨叛變工人階級的結果，而且應當把它看做資產階級軟弱的表現，看做資產階級已經不能用國會制度和資產階級民主制的舊方法來實行統治，因而不得不在對內政策上採用恐怖的管理方法的表現，看做資產階級再也不能在和平的對外政策的基礎上找到擺脫現狀的出路，因而不得

不採用戰爭政策的表現。

情況就是這樣。

由此可見，作爲擺脫現狀的出路的新的帝國主義戰爭日益逼近了。

當然，沒有根據可以推斷說，戰爭能給予真正的出路。恰恰相反，戰爭必然會使情況更加混亂。而且戰爭一定會引起革命，並使一些國家的資本主義的存在本身發生問題，就像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進程中所發生的情形那樣。如果資產階級政治家不願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的教訓，還像快要淹死的人抓住一根草一樣抓住戰爭，那就是說，他們已經糊塗透頂，已經走入絕境，準備急速地跳進深淵。因此，不妨簡略地考察一下資產階級政治家們正在制定的那些發動戰爭的計劃。

有一些人認爲應當對某一個強國發動戰爭。他們想把這個國家打得一敗塗地，靠犧牲它來改善自己的狀況。假定說，他們發動了這樣的戰爭。由此會得到什麼結果呢？

大家知道，在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時期，人們也曾經想消滅一個強國——德國，靠掠奪它來發財致富。可是結果怎樣呢？他們並沒有把德國消滅，却在德國種下了對戰勝國的強烈仇恨，並爲復仇思想造成了肥沃土壤，以致他們直到現在還不能，而且大概也不是很快就能把他們自己搞得一團糟的事情處理好。他們所得到的却是資本主義在俄國被粉碎，無產階級革命在俄國取得勝利，以及——當然的事——蘇聯的成立。有什麼可以保證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會使他們得到比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更好的」結果呢？做相反的推斷不是更正確嗎？

另一些人認爲應當對某一個軍事方面軟弱而市場廣大的國家發動戰爭，例如對中國發動戰爭，因爲在他們看來，中國並不能稱爲真正的國家，它不過是一個需要由強國去佔領的「無組織的地區」。他們顯然想完全瓜分中國，靠犧牲它來改善自己的狀況。假定說，他們發動了這樣的戰爭。由此會得到什麼結果呢？

大家知道，在十九世紀初葉，人們對意大利和德國的看法正像現在對中國的看法一樣，就是說，他們認爲意大利和德國是「無組織的地區」，而不是國家，並對它們進行了奴役。可是由此得到了什麼結果呢？大家知道，結果是德國和意大利都進行了爭取獨立的戰爭，都統一成了獨立的國家。結果是這兩國人民對奴役者的仇恨心理加強了，其後果直到現在還沒有消除，而且大概也不會很快就消除。試問，有什麼可以保證帝國主義者對中國發動戰爭不會得到同樣的結果呢？

還有些人認爲應當發動「優等種族」，比如說日耳曼「種族」，對「劣等種族」，首先是對斯拉夫人的戰爭，認爲只有這樣的戰爭才能給予擺脫現狀的出路，因爲「優等種族」負有扶植「劣等種族」和統治它們的使命。假定說，他們把這個同科學有天壤之別的奇怪理論變成了實踐。由此會得到什麼結果呢？

大家知道，古羅馬帝國對現在的德國人和法國人的祖先的看法正像現在「優等種族」的代表人物對斯拉夫種族的看法一樣。大家知道，古羅馬帝國把德國人和法國人鄙視爲「劣等種族」，「野蠻人」，認爲他們應該永遠服從「優等種族」，服從「大羅馬帝國」。在我們內部可以說說，古羅馬帝國這樣做還

有一些理由，而現在的『優等種族』的代表人物就不然了。（掌聲如雷）結果怎樣呢？結果是非羅馬人，即所有的『野蠻人』都聯合起來反對共同的敵人，以雷霆萬鈞之勢把羅馬帝國推翻了。試問，有什麼可以保證現在的『優等種族』的代表人物的野心不會遭到同樣悲慘的結局呢？有什麼可以保證柏林的那些舞弄文墨的法西斯政治家會比羅馬帝國的老練的征服者更幸運呢？做相反的推斷不是更正確嗎？

最後，還有些人認為應當對蘇聯發動戰爭。他們想擊潰蘇聯，瓜分它的領土，靠掠奪它來發財致富。如果以為只是某些日本軍人有這種想法，那就錯了。我們知道，歐洲某些國家的政治領導人物也在制定這樣的計劃。假定說，這些先生們由言論轉入了行動。由此會得到什麼結果呢？

幾乎用不着懷疑，這種戰爭對資產階級將是最危險的戰爭。所以將是最危險的戰爭，不僅因為蘇聯各族人民將為保衛革命果實進行殊死戰鬥；還因為戰爭不僅將在前綫進行，而且將在敵人的後方進行。資產階級用不着懷疑，蘇聯工人階級在歐洲和亞洲的無數朋友一定會從後方竭力打擊本國的壓迫者，因為他們向世界工人階級的祖國挑起了罪惡的戰爭。如果資產階級先生們在這場戰爭的第二天便失去了幾個和他們親近的、現在『靠上帝保佑』得以平安統治着國家的政府，那就請他們不要埋怨我們。（掌聲如雷）

你們大概還記得，這樣的反蘇戰爭在十五年前已經有過一次。大家知道，人人尊敬的邱吉爾當時給那次戰爭冠上一個富有詩意的名稱——『十四國進軍』。你們當然記得，那次戰爭把我國全體勞動者團結成了挺身抵禦外敵以保衛自己工農祖國的英勇戰士的統一營壘。那次戰爭的結果你們是知道

的。結果是把武裝干涉者從我國趕出去了，並在歐洲成立了許多革命的『行動委員會』(23)。幾乎不用着懷疑，第二次反蘇戰爭一定會使侵略者遭到完全失敗，使歐洲和亞洲許多國家爆發革命，使這些國家的資產階級地主政府垮台。

頭腦糊塗的資產階級政治家們的軍事計劃就是這樣。

由此可見，他們既不聰明，也不勇敢。(鼓掌)

但是，如果資產階級選擇了戰爭的道路，那末資本主義國家中被四年的危機和失業弄得痛苦不堪的工人階級就會走上革命的道路。這就是說，革命危機正在成熟並將日益成熟。資產階級陷入自己的戰爭圈套愈深，採用恐怖手段來對付工人階級和勞動農民愈頻繁，革命危機就成熟得愈快。

有些同志認為：既然有革命危機，資產階級就必然會陷入沒有出路的境地，因此，資產階級的死亡已經預定，革命的勝利已經有了保證，他們只要等待資產階級的滅亡和起草勝利的決議就行了。這是很大的錯誤。革命的勝利從來不是自行到來的，它是需要準備和爭取的。而能够準備和爭取它的，只有強大的無產階級革命政黨。有時候，形勢是革命的，資產階級的政權也根本動搖了，而革命的勝利還是沒有到來，這是因為沒有一個在力量和威信方面都足以領導羣衆並把政權奪到自己手中的無產階級革命政黨。如果認為這樣的『事情』是不會有的，那就愚蠢了。

說到這裏，不妨回憶一下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24)上講的一段關於革命危機的至理名言：

『現在我們來談談作爲我們革命行動的基礎的革命危機問題。這裏首先必須指出兩種普遍的錯誤：一種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用英國人文雅的說法把這個危機描繪成單純的「不安寧」；另一種是革命家有時力圖證明危機是絕對沒有出路的。這是錯誤的。絕對沒有出路的情況是沒有的。資產階級現在像一隻狂妄無恥的失去理性的野獸，接連不斷地幹着蠢事，使情況尖銳化，加速自己的死亡。所有這些都是事實。但是決不能「證明」資產階級絕對沒有任何可能用某些微小的讓步來麻醉某一小部分被剝削者，絕對沒有任何可能來鎮壓某一部分被壓迫者和被剝削者的某種運動或起義。企圖預先「證明」「絕對」沒有出路，那就是空洞的學究主義，或者是玩弄概念和字眼。在這個問題和諸如此類的問題上，只有實踐才是真正的「證明」。全世界的資產階級制度正遭受着最大的革命危機。現在必須用革命政黨的實踐來「證明」這些革命政黨具有充分的覺悟性、組織性、與被剝削羣衆的聯系、果斷精神和才能，足以利用這個危機來進行順利的革命，進行勝利的革命。』（『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二〇二頁至第二〇三頁）

三、蘇聯和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

很容易理解，在這種戰雲密佈的險惡情勢下，蘇聯執行自己的和平政策是多麼困難。

在這種戰爭前的狂熱已經籠罩着許多國家的情況下，蘇聯在這些年來一直堅定不移地站在自己和平立場上，反對戰爭威脅，維護和平，歡迎那些在某種程度上主張維護和平的國家，揭穿那些準

備戰爭和挑撥戰爭的人並摘下他們的假面具。

蘇聯在這個困難而複雜的保衛和平的鬥爭中指靠什麼呢？

(甲) 指靠自己日益增長的經濟力量和政治力量。

(乙) 指靠深切需要維護和平的世界各國工人階級千百萬羣衆的道義上的支持。

(丙) 指靠那些由於某種動機不願意破壞和平而願意和蘇聯這樣一個有信用的主顧發展貿易關係的國家的審慎態度。

(丁) 最後，指靠我們的決心抵禦外來襲擊以保衛祖國的光榮軍隊。

在這個基礎上產生了我們爭取同鄰國締結互不侵犯公約和關於侵略定義的公約的運動。你們知道，這個運動是有成績的。大家知道，我們不僅同我們西方和南方的大多數鄰國（其中包括芬蘭和波蘭）締結了互不侵犯公約，而且同法國、意大利這樣的國家締結了互不侵犯公約，我們還同這些鄰國（包括小協約國^(六)在內）訂立了關於侵略定義的公約。

同時，在這個基礎上鞏固了蘇聯和土耳其的友誼，改善了蘇聯和意大利的關係並達到了確實令人滿意的地步，改善了和法國、波蘭以及波羅的海沿岸各國的關係，恢復了和美國、中國的關係等等。從反映蘇聯和平政策的成就的許多事實中應當指出兩件確實具有重大意義的事實。

(一) 首先，我指的是近來蘇聯和波蘭的關係以及蘇聯和法國的關係的好轉。大家知道，從前我國和波蘭的關係是不大好的。在波蘭，有人殺害過我國的代表。波蘭曾經以西方各國的反蘇壁壘自

居。所有一切帝國主義者都打算在武裝侵犯蘇聯時利用波蘭來做前鋒。蘇聯和法國的關係也不見得好些。只要回憶一下在莫斯科審判拉姆津暗害集團時的一些事實，就可以想起當時蘇聯和法國的相互關係了。而現在這種令人不快的關係已開始逐漸消失。它正在被另一種關係，即只能說是彼此接近的關係所代替。

問題不僅在於我們同這些國家訂立了互不侵犯公約，雖然這些公約本身具有極重大的意義。問題首先在於互相猜疑的空氣已開始消散。這當然不是說可以把這種走向接近的過程看做十分穩固的、能够保證最後成功的現象。突然事變和政策上的曲折變化，例如在反蘇情緒仍然強烈的波蘭，還遠不能認為是不會有的。但是，我們兩國關係的好轉，不管它將來的結果如何，作為促進和平事業的因素來說，總是一件值得指出並加以推進的事實。

這種轉變的原因何在，它是由什麼促成的呢？

首先是由於蘇聯的實力和威力的增長。

在我們這個時代，通常是不尊重弱者，只尊重強者的。其次是由於德國的政策有某些改變，這些改變反映出德國復仇主義和帝國主義情緒的增長。

有些德國政治家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說蘇聯現在採取了指靠法國和波蘭的方針，說蘇聯已經由凡爾賽條約的反對者變成了它的擁護者，說這種變化是因為德國建立了法西斯制度。這是不對的。當然，我們決不會因為德國建立了法西斯制度而喜不自勝。但是這莫的問題並不在於法西斯主義，這

至少是因爲法西斯主義，例如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並沒有妨礙蘇聯和這個國家建立最好的關係。問題也不在於我們像人們所臆造的那樣對凡爾賽條約的態度發生了改變。我們受過布列斯特和約的恥辱，是不會讚美凡爾賽條約的。我們只是不贊成世界由於這個條約而被捲入新戰爭的漩渦。關於臆造蘇聯改變了方針的問題也應當這樣說。我們並沒有指靠過德國，正像我們現在並沒有指靠波蘭和法國一樣。我們過去和現在都指靠蘇聯自己，而且僅僅指靠蘇聯自己。（熱烈鼓掌）如果蘇聯的利益要求我們和某些不願意破壞和平的國家接近，那末我們就毫不猶豫地這樣做。

不，問題不在這裏。問題在於德國的政策改變了。問題在於還在目前的德國政治家上台執政以前，特別是在他們上台執政以後，德國就已經展開了兩條政治路綫的鬥爭，即舊政策和「新」政策之間的鬥爭；舊政策反映在蘇聯和德國訂立的一些大家知道的條約中，而「新」政策基本上和一度佔領過烏克蘭、進攻過列寧格勒并把波羅的海沿岸各國變成了這一進攻的橋頭堡的德皇的政策相似，並且「新」政策顯然佔了上風。擁護「新」政策的人在各方面都佔優勢，擁護舊政策的人却處在不得志的地位，這種情況不能認爲是偶然的。胡根堡在倫敦發表的盡人皆知的言論也不是偶然的，德國執政黨對外政策的領導者羅森堡發表的同樣盡人皆知的聲明也不是偶然的。同志們，問題就在這裏。

（二）其次，我指的是蘇聯和美國之間正常關係的恢復。毫無疑問，這件事在整個國際關係中具有極重大的意義。問題不僅在於這件事增加了維護和平事業的機會，改善了兩國之間的關係，加強了兩國之間的貿易聯系，打下了相互合作的基礎。問題在於這件事在新舊兩個時期之間立下了界標；在

舊時期中，各國把美國當做一切反蘇趨向的堡壘，而在新時期中，這座堡壘已經自願拆除以適應兩國雙方的利益。

這就是反映蘇聯和平政策的成就的兩個主要事實。

但是，如果以為我們在報告所涉及的時期內一切都很順利，那就不正確了。不，我們遠遠不是一切都很順利的。

你們可以回憶一下英國所使用的壓力：對我國出口貨實行禁運，企圖干涉我國內政，以此摸我們的底，試探我們的抵抗能力。固然，這種企圖毫無結果，禁運後來也取消了，但是這些襲擊行動所留下的不快之感，至今還在有關英蘇關係的一切方面（包括貿易協定的談判在內）都令人感覺得到。而這些對蘇聯的襲擊行動決不能認為是偶然的。大家知道，有一部分英國保守黨人不進行這種襲擊就不能過日子。正因為這些襲擊行動不是偶然的，我們就應當估計到他們今後還會襲擊蘇聯，製造種種威脅，使蘇聯受到損害等等。

同時也不能不注意到蘇聯和日本的關係，這種關係有大加改善的必要。日本拒絕簽訂它和蘇聯同樣需要的互不侵犯公約，這就又一次有力地證明我們兩國的關係並不很好。關於中東鐵路談判的中斷（這是不能歸咎於蘇聯的），以及關於日本的代理人在中東鐵路上所幹的令人不能容忍的事情，非法逮捕中東鐵路上的蘇聯職員等等，也應當這樣說。至於日本有一部分軍人在另一部分軍人明目張胆的贊同下在報刊上公開鼓吹必須和蘇聯作戰並佔沿海區，而日本政府不但不叫這些戰爭挑撥

者守規矩，反而裝成和這件事無關的樣子，那就更不用說了。不難了解，這種情況不能不造成一種令人焦慮不安的氣氛。當然，我們今後仍然要堅決執行和平政策並力求改善和日本的關係，因為我們是願意改善這種關係的。但是這並不完全取決於我們。因此，我們應當同時採取一切措施保衛我們的國家以防備突然事變，隨時準備捍衛我們的國家以抵禦侵犯。（熱烈鼓掌）

由此可見，除了我們的和平政策的成就以外，我們還有一些不好的現象。
蘇聯的外部狀況就是這樣。

我們的對外政策是明明白白的。它是維護和平並加強和世界各國的貿易關係的政策。蘇聯不想威脅任何人；更不想侵犯任何人。我們主張和平並捍衛和平事業。但是我們不怕威脅，我們準備以打擊回答戰爭挑撥者的打擊。（熱烈鼓掌）誰願意和平並力求和我們建立事務聯系，誰就一定會得到我們的支持。而那些企圖侵犯我國的人會遇到毀滅性的回擊，使他們以後再也不敢把自己的豬鼻嘴伸到我們蘇聯的菜園子裏來。（掌聲如雷）

我們的對外政策就是這樣。（掌聲如雷）

任務在於今後仍然要十分堅決而徹底地執行這個政策。

二 蘇聯國民經濟的繼續高漲和內部狀況

現在談談蘇聯的內部狀況問題。

從蘇聯的內部狀況來看，在報告所涉及的時期內，無論在國民經濟方面或在文化方面都呈現着日益擴展的高漲景象。

這個高漲不僅是單純的數量上的力量積累。這個高漲的特色是它使蘇聯的結構發生了原則性的變化，根本改變了國家的面貌。

蘇聯在這個時期內根本改變了樣子，拋掉了落後的中世紀的外貌。它由農業國變成了工業國。它由個體小農業的國家變成了大規模機械化集體農業的國家。它由愚昧無知、不識字、沒有文化的國家變成了（確切些說，正在變成）人人識字的有文化的國家，這個國家廣泛地設立了用蘇聯各民族語言來教學的高等學校、中等學校和初等學校。

創立了各種新的生產部門：機床製造業，汽車工業，拖拉機工業，化學工業，發動機製造業，飛機製造業，聯合收割機製造業，大型渦輪和發電機，優質鋼，鐵合金，合成橡膠、氮、人造纖維的生產等等部門。（鼓掌多時）

在這個時期內，幾千個完全現代化的新工業企業建成並開工生產了。像德涅泊水電站、馬格尼托哥爾斯克冶金工廠、庫茲涅茨克冶金工廠、車里雅賓斯克拖拉機製造廠、波布里克動力化學聯合廠、烏拉爾重型機器製造廠、克拉馬托爾斯克重型機器製造廠這樣一些大型企業建成了。幾千個舊企業在新技術基礎上進行了改造。在蘇聯各民族共和國和各邊疆地區，例如在白俄羅斯、烏克蘭、北高加

索、南高加索、中亞細亞、哈薩克斯坦、布里亞特—蒙古、韃靼、巴什基里亞、烏拉爾、西伯利亞東部、西伯利亞西部、遠東等地方，建成了許多新企業，創立了許多工業基地。

成立了二十多萬個集體農莊和五千多處國營農場，並為它們建立了新的區中心和工業區。

在幾乎是荒野的地方出現了居民衆多的新的大城市。舊的城市和工業區也大大發展了。

把庫茲涅茨克的煉焦煤和烏拉爾的鐵礦石結合起來的烏拉爾—庫茲涅茨克聯合廠的基礎已經奠定了。於是我國東部新的鋼鐵基地可以說已經由理想變成了現實。

在烏拉爾山脈西面和南面的斜面區，即在烏拉爾區、巴什基里亞和哈薩克斯坦一帶，新的強大的石油基地的基礎已經奠定了。

顯然，在報告所涉及的時期內，國家投入國民經濟各部門的六百多億盧布巨額基本投資並沒有白投，它已經開始產生果實了。

由於這些成績，蘇聯的國民收入已經由一九二九年的二百九十億盧布增加到一九三三年的五百億盧布，而所有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民收入在同一時期內都銳減了。

很明顯，所有這些成績和這個高漲必然會使而且實際上已經使蘇聯內部狀況更加鞏固起來。

在一個技術落後、文化落後的幅員廣闊的國家裏怎麼會在短短三四年內發生了這些巨大的變化呢？這不是怪事嗎？如果這種發展是在資本主義和個體小經濟的基礎上產生的，那才真是怪事。可是，如果注意到我國的這種發展是在展開社會主義建設的基礎上產生的，那就不能說是怪事了。

很明顯，只有在勝利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基礎上，在數千萬人共同勞動的基礎上，在社會主義經濟體系比資本主義和個體農民經濟體系佔優勢的基礎上，這種雄偉的高漲才能擴展起來。

因此，毫不奇怪，在報告所涉及的時期內蘇聯的經濟和文化的蓬勃高漲同時也就是資本主義成分的消滅和個體農民經濟的被排擠到後面去。事實是：現在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的比重在工業方面佔百分之九十九，在農業方面，如果按穀物播種面積來說，佔百分之八十四點五，而個體農民經濟所佔的比重只不過百分之十五點五。

由此可見，資本主義經濟在蘇聯已經被消滅，而個體農民經濟在農村中已經被排擠到次要地位。列寧在新經濟政策施行時指出，我國有五種社會經濟成分：（一）宗法式經濟（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經濟），（二）小商品生產（大多數是出賣糧食的農民），（三）私人資本主義，（四）國家資本主義，（五）社會主義^{〔空〕}。列寧認為，在這五種經濟成分中，結果一定是社會主義成分佔絕對優勢。我們現在可以說，第一種、第三種和第四種社會經濟成分已經不存在了，第二種社會經濟成分已經被排擠到次要地位了，而第五種社會經濟成分——社會主義成分是整個國民經濟中獨佔統治地位的唯一領導力量。（熱烈鼓掌多時）

總結就是這樣。

這個總結就是蘇聯內部狀況穩固的基礎，就是蘇聯在資本主義包圍的環境中前方陣地和後方陣地堅固的基礎。

現在我們來看看蘇聯經濟狀況和政治狀況各個問題的具體材料。

一、工業的高漲

在我國國民經濟一切部門中發展最快的是工業。在報告所涉及的時期內，即從一九三〇年起，我國工業增加了一倍多，即增加了百分之一百零一點六，而和戰前水平相比則幾乎增加了三倍，即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九十一點九。

這就是說，我國工業化是開足馬力進行的。

工業化的迅速發展使工業產值在整個國民經濟的總產值中佔了首要地位。

下面是這方面的統計表。

工業在國民經濟總產值中所佔比重的百分數（按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的價格計算）

| | 一九一三年 | 一九二九年 | 一九三〇年 | 一九三一年 | 一九三二年 | 一九三三年 |
|-------------|-------|-------|-------|-------|-------|-------|
| 一、工業（小工業除外） | 四二·一 | 五四·五 | 六一·六 | 六六·七 | 七〇·七 | 七〇·四 |
| 二、農業 | 五七·九 | 四五·五 | 三八·四 | 三三·三 | 二九·三 | 二九·六 |
| 總計 | 一〇〇·〇 | 一〇〇·〇 | 一〇〇·〇 | 一〇〇·〇 | 一〇〇·〇 | 一〇〇·〇 |

這就是說，我國已經穩固地最終成爲工業國了。

工業發展總額中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的生產的增長在工業化事業方面具有決定的意義。報告所涉及的時期內的材料表明，這一項的比重在工業總額中佔了主要地位。

下面是這方面的統計表。

大工業兩類主要部門產值的比重（按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的價格計算）

| 全部大工業 其中： （甲類）生產工具和 生產資料 （乙類）消費品 比重 （百分比） | 總產值（單位十億盧布） | | | | |
|---|-------------|-------|-------|-------|-------|
| | 一九二九年 | 一九三〇年 | 一九三一年 | 一九三二年 | 一九三三年 |
| 二一·〇 | 二七·五 | 三三·九 | 三八·五 | 四一·九 | |
| 一〇·二 | 一四·五 | 一八·八 | 二二·〇 | 二四·三 | |
| 一〇·八 | 一三·〇 | 一五·一 | 一六·五 | 一七·六 | |
| 四八·五 | 五二·六 | 五五·四 | 五七·〇 | 五八·〇 | |
| 五一·五 | 四七·四 | 四四·六 | 四三·〇 | 四二·〇 | |
| 總計 | 一〇〇·〇 | 一〇〇·〇 | 一〇〇·〇 | 一〇〇·〇 | 一〇〇·〇 |

顯然，這個統計表是用不着解釋的。

在黨的第十七次代表大會上關於聯共（布）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

在我們這個技術還年輕的國家裏，工業負有特別的任務。它不僅應當在新技術基礎上改造自己，不僅應當改造包括輕工業、食品工業和森林工業在內的一切工業部門，它還應當改造各種運輸業和一切農業部門。可是只有當機器製造業這個改造國民經濟的基本槓桿在工業中佔主要地位的時候，工業才能完成這個任務。報告所涉及的時期內的材料表明，我國的機器製造業在工業總額中已經起主導作用了。

下面是這方面的統計表。

各個工業部門在總產值中所佔比重的百分數

| | 蘇 聯 | | | |
|---------|-------|-------|-------|-------|
| | 一九一三年 | 一九二九年 | 一九三二年 | 一九三三年 |
| 煤 礦 工 業 | 二·九 | 二·一 | 一·七 | 二·〇 |
| 煉 焦 工 業 | 〇·八 | 〇·四 | 〇·五 | 〇·六 |
| 採 油 工 業 | 一·九 | 一·八 | 一·五 | 一·四 |
| 煉 油 工 業 | 二·三 | 二·五 | 二·九 | 二·六 |
| 鋼 鐵 工 業 | 未 詳 | 四·五 | 三·七 | 四·〇 |

這就是說，我國工業是在健全的基礎上發展着，而改造的鑰匙——機器製造業完全掌握在我們的手裏。只是必須善於利用它，合理地利用它。

按社會部分來看報告所涉及的時期內工業的發展是很有意思的。下面是這方面的統計表。

大工業總產值按社會部分分配表（按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的價格計算）

| | | | | |
|--------|------|------|------|------|
| 有色金屬工業 | 未詳 | 一·五 | 一·三 | 一·二 |
| 機器製造工業 | 一一·〇 | 一四·八 | 二五·〇 | 二六·一 |
| 基本化學工業 | 〇·八 | 〇·六 | 〇·八 | 〇·九 |
| 棉紡織工業 | 一八·三 | 一五·二 | 七·六 | 七·三 |
| 毛紡織工業 | 三·一 | 三·一 | 一·九 | 一·八 |

總產值（單位百萬盧布）

| | | | | | |
|------|---------|---------|---------|---------|---------|
| 全部產值 | 一九二九年 | 一九三〇年 | 一九三一年 | 一九三二年 | 一九三三年 |
| | 一一一、〇二五 | 一二七、四七七 | 一三三、九〇三 | 一三八、四六四 | 一四一、九六八 |
| 其中： | | | | | |

| | | (百分比) | | | | | |
|-------------|-----------|---------|--------|------|--------|--------|-------|
| 全部產值 其中： | 一、公營工業 | 一一〇〇 | 一一〇〇 | 一一〇〇 | 一一〇〇 | 一一〇〇 | 一一〇〇 |
| | 其中： | | | | | | |
| | (甲)國營工業 | 一九〇・四 | 九九・七 | 未詳 | 九九・九三 | 九九・九三 | 九九・九三 |
| | (乙)合作社營工業 | 九一・一 | 九〇・九 | 未詳 | 九二・五二 | 九二・七六 | |
| | 二、私營工業 | 八・三 | 八・八 | 未詳 | 七・四一 | 七・一七 | |
| | 其中： | | | | | | |
| | (甲)國營工業 | 〇・六 | 〇・三 | 未詳 | 〇・〇七 | 〇・〇七 | |
| | (乙)合作社營工業 | | | | | | |
| | 二、私營工業 | | | | | | |
| | 其中： | | | | | | |
| | (甲)國營工業 | 二〇〇、八九一 | 二七、四〇二 | 未詳 | 三八、四三六 | 四一、九四〇 | |
| | (乙)合作社營工業 | 一九、一四三 | 二四、九八九 | 未詳 | 三五、五八七 | 三八、九三二 | |
| | 二、私營工業 | 一、七四八 | 二、四一三 | 未詳 | 二、八四九 | 三、〇〇八 | |
| | 其中： | | | | | | |
| | (甲)國營工業 | 一三四 | 七五 | 未詳 | 二八 | 二八 | |
| | (乙)合作社營工業 | | | | | | |

從這個統計表中可以看出，工業中的資本主義成分已經消滅，而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現在是我國工業中唯一的壟斷的體系。(鼓掌)

但是在報告所涉及的時期內工業所取得的一切成績中，最重要的成績要算是工業在這期間培養和造就了成千上萬新的工業人材和新的工業領導者，大批新的工程師和技師，幾十萬掌握了新技術並推動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前進的年輕的熟練工人。毫無疑問，沒有這些人材，工業就不會有它現在有

權引以自豪的這些成就。材料說明，在報告所涉及的時期內，工廠藝徒學校培養出來參加工業生產的大約有八十萬比較熟練的工人，高等技術學校、高等學校和中等專業學校培養出來的有十八萬多工程師和技師。如果說幹部問題確實是我國發展中最嚴重的問題，那就應當承認我們的工業已經開始認真地解決這個問題了。

我國工業的主要成績就是這樣。

但是，如果以為工業只有成績，那就不正確了。不，它也有缺點。其中主要的是：

(甲) 鋼鐵工業仍然落後；

(乙) 有色金屬工業沒有整頓好；

(丙) 對於發展地方煤礦採掘事業（莫斯科附近地區、高加索、烏拉爾、卡拉干達、中亞細亞、西伯利亞、遠東、北方邊區等地）在全國燃料總平衡表中的極重大的意義估計不足；

(丁) 對於在烏拉爾、巴什基里亞和恩巴等三個地區建立新的石油基地問題缺乏應有的注意；

(戊) 對於在輕工業和食品工業方面以及在森林工業方面擴大日用品的生產缺乏認真的關心；

(己) 對於發展地方工業問題缺乏應有的注意；

(庚) 對於改進產品質量問題採取了令人完全不能容忍的態度；

(辛) 在提高勞動生產率、降低成本和實行經濟核算方面仍然落後；

(壬) 勞動和工資組織得不好的現象、工作中的無人負責現象、工資制度中的平均主義現象還沒

有消滅；

(癸) 包括輕工業人民委員部和食品工業人民委員部在內的各經濟人民委員部及其所屬機關中的文牘主義和官僚主義的領導方法遠遠沒有消滅。

這些缺點絕對需要迅速消除，這是幾乎用不着再解釋的。大家知道，鋼鐵工業和有色金屬工業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沒有完成自己的計劃。它們在第二個五年計劃的第一年度內也沒有完成計劃。如果今後還繼續落後，那末它們就會成爲工業發展的障礙和工業完不成計劃的原因。至於建立煤礦工業和石油工業的新基地，那末不難理解，我們不完成這個刻不容緩的任務就會使工業和運輸業擱淺。關於日用品和發展地方工業問題，以及關於改進產品質量、提高勞動生產率、降低成本和實行經濟核算等問題，也是用不着解釋的。至於勞動和工資組織得不好的現象以及文牘主義和官僚主義的領導方法，那末頓巴斯的事例以及輕工業和食品工業各企業的事例都已證明，這個危險的病症潛伏在一切工業部門中，阻礙着它們的發展。如果不把這個病症除掉，那末工業就會癱瘓。

當前的任務是：

- (一) 保持機器製造業目前在工業系統中的主導作用。
- (二) 消滅鋼鐵工業的落後狀態。
- (三) 整頓有色金屬工業。
- (四) 大力發展一切已經查明的地區的地方煤礦採掘事業，建立新的採煤區（例如在遠東的布列

雅區），並把庫茲巴斯變成第二個頓巴斯。（鼓掌多時）

（五）認真地着手建立烏拉爾山脈西面和南面斜面區的石油基地。

（六）擴大各經濟人民委員部的日用品生產。

（七）發展地方蘇維埃工業，使它能够在日用品生產方面發揮主動性，並盡可能給以原料和資金的幫助。

（八）改進產品質量，停止出產非成套的產品，不顧情面地懲罰一切違反或忽視蘇維埃政權關於產品質量和生產成套產品的法律的同志。

（九）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降低成本，實行經濟核算。

（一〇）消滅工作中的無人負責現象和工資制度中的平均主義。

（一一）消滅各經濟人民委員部一切環節中的文牘主義和官僚主義的領導方法，經常檢查下級機關對中央領導機關的決議和指示的執行情況。

二、農業的高漲

農業方面的發展情況就有些不同了。在報告所涉及的時期內，農業主要部門的高漲速度比工業慢許多倍，但比個體經濟佔優勢的時期還是快些。而在畜牧業部門我們甚至有過相反的過程，即牲畜頭數減少了，只是到了一九三三年，而且只是在養豬業一個部門才出現了高漲的標誌。

顯然，把分散的小農戶聯合為集體農莊有很大的困難，在幾乎是荒野的地方建立許多大規模的穀物農場和養畜場是困難的事情，並且一般說來，改造個體農業和把它引上集體農莊新軌道的改組時期需要許多時間和大量經費，——這一切因素必然預先決定了農業高漲的速度是緩慢的，牲畜頭數的下降是比較長期的。

實際上，對農業來說，報告所涉及的時期與其說是迅速高漲和突飛猛進的時期，不如說是為最近將來的迅速高漲和突飛猛進創造前提的時期。

如果拿各種作物播種面積增加的統計材料來看，然後再單獨拿技術作物播種面積增加的統計材料來看，那末報告所涉及的時期內農業發展的情形如下。

蘇聯各種作物的播種面積（單位百萬公頃）

| | 一九一三年 | 一九二九年 | 一九三〇年 | 一九三一年 | 一九三二年 | 一九三三年 |
|------------|-------|-------|-------|-------|-------|-------|
| 全部播種面積 | 一〇五·〇 | 一一八·〇 | 一二七·二 | 一三六·三 | 一三四·四 | 一二九·七 |
| 其中： | | | | | | |
| (甲) 穀物 | 九四·四 | 九六·〇 | 一〇一·八 | 一〇四·四 | 九九·七 | 一〇一·五 |
| (乙) 技術作物 | 四·五 | 八·八 | 一〇·五 | 一四·〇 | 一四·九 | 一二·〇 |
| (丙) 蔬菜瓜類作物 | 三·八 | 七·六 | 八·〇 | 九·一 | 九·二 | 八·六 |
| (丁) 飼料作物 | 二·一 | 五·〇 | 六·五 | 八·八 | 一〇·六 | 七·三 |

蘇聯技術作物的播種面積（單位百萬公頃）

| | | | | | | |
|-------|-------|-------|-------|-------|-------|-------|
| | 一九一三年 | 一九二九年 | 一九三〇年 | 一九三一年 | 一九三二年 | 一九三三年 |
| 棉 | 〇·六九 | 一·〇六 | 一·五八 | 二·一四 | 二·一七 | 二·〇五 |
| 纖維用亞麻 | 一·〇二 | 一·六三 | 一·七五 | 二·三九 | 二·五一 | 二·四〇 |
| 甜菜 | 〇·六五 | 〇·七七 | 一·〇四 | 一·三九 | 一·五四 | 一·二二 |
| 油料作物 | 二·〇〇 | 五·二〇 | 五·二二 | 七·五五 | 七·九八 | 五·七九 |

這兩個統計表反映出農業中的兩條基本路線：

第一條路線是在農業改組達到高潮的時期，當數萬個集體農莊相繼成立的時候，當這些集體農莊把富農從土地上趕走而把空出來的土地拿到自己手裏的時候，竭力擴大播種面積。

第二條路線是停止一味擴大播種面積，由一味擴大播種面積轉為改進土地的耕作，實行正確的輪作制和休閒制，提高單位面積產量，並在實際需要時暫時縮小現有的播種面積。

大家知道，第二條路線，即農業中唯一正確的路線是在一九三二年宣佈的，當時農業的改組時期接近結束，提高單位面積產量的問題成了農業高漲的一個基本問題。

但是不能把播種面積增加的統計材料看做農業發展情形的十分完備的指標。有時候，播種面積增加了，而產量却沒有增加，或者甚至減少了，這是因為土地耕作粗糙了，單位面積產量下降了。因

此，必須拿總產量的統計材料去補充播種面積的統計材料。

下面是這方面的統計表。

蘇聯穀物和技術作物的總產量（單位百萬公担）

| | | | | | | |
|--------|-------|-------|-------|-------|-------|-------|
| | 一九一三年 | 一九二九年 | 一九三〇年 | 一九三一年 | 一九三二年 | 一九三三年 |
| 穀物 | 八〇一・〇 | 七一七・四 | 八三五・四 | 六九四・八 | 六九八・七 | 八九八・〇 |
| 棉花（子棉） | 七・四 | 八・六 | 一一・一 | 一二・九 | 一二・七 | 一三・二 |
| 亞麻（纖維） | 三・三 | 三・六 | 四・四 | 五・五 | 五・〇 | 五・六 |
| 甜菜 | 一〇九・〇 | 六二・五 | 一四〇・二 | 一二〇・五 | 六五・六 | 九〇・〇 |
| 油料作物 | 二一・五 | 三五・八 | 三六・二 | 五一・〇 | 四五・五 | 四六・〇 |

從這個統計表中可以看出，農業改組達到最高潮的年份，即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二年，是穀物減產最厲害的年份。

其次，從這個統計表中可以看出，由於亞麻區和產棉區的農業改組速度比較緩慢，亞麻和棉花產量幾乎完全沒有下降，相當平穩地一直上升，保持着高度發展水平。

再其次，從這個統計表中可以看出，油料作物產量只受到少許波動，和戰前比較仍然保持着高度

發展水平；而甜菜由於甜菜區的農業改組速度最快，並且進入改組時期最晚，在改組的最後一年，即在一九三二年，產量下降得最厲害，降到了戰前水平以下。

最後，從這個統計表中可以看出，一九三三年，即改組時期結束後的第一年，是穀物和技術作物發展中轉變的一年。

這就是說，首先是穀物，其次是技術作物，今後將堅定不移地穩步走向強大的高漲。改組時期令人最頭疼的是農業中的畜牧業部門。

下面是這方面的統計表。

蘇聯牲畜頭數（單位百萬頭）

| | | | | | | |
|-----------|-------|-------|-------|-------|-------|-------|
| | 一九一六年 | 一九二九年 | 一九三〇年 | 一九三一年 | 一九三二年 | 一九三三年 |
| (甲) 馬 | 三五·一 | 三四·〇 | 三〇·二 | 二六·二 | 一九·六 | 一六·六 |
| (乙) 牛 | 五八·九 | 六八·一 | 五二·五 | 四七·九 | 四〇·七 | 三八·六 |
| (丙) 綿羊和山羊 | 一一五·二 | 一四七·二 | 一〇八·八 | 七七·七 | 五二·一 | 五〇·六 |
| (丁) 豬 | 二〇·三 | 二〇·九 | 一三·六 | 一四·四 | 一一·六 | 一二·二 |

從這個統計表中可以看出，我國牲畜頭數在報告所涉及的時期內沒有增加，而和戰前水平比較還在繼續下降。顯然，一方面，農業的畜牧部門中充滿了大富農分子，另一方面，富農乘改組期間的

有利時機加緊煽動農民屠宰牲畜，這兩個事實都在這個統計表中反映出來了。

其次，從這個統計表中可以看出，牲畜頭數的下降從改組的第一年（一九三〇年）起就已開始，一直繼續到一九三三年，而且下降的程度在頭三年最大，到一九三三年即改組時期結束後的第二年，當穀物業已經走上高漲道路的時候，牲畜頭數的下降達到最低限度。

最後，從這個統計表中可以看出，養豬業方面已經開始相反的過程，在一九三三年已經出現趨向高漲的標誌。

這就是說，一九三四年應當成爲而且能够成爲整個畜牧業轉向高漲的一年。

在報告所涉及的時期內我國農戶集體化的發展是怎樣的呢？

下面是這方面的統計表。

集 體 化

| | | | | | |
|--------------------|-------|-------|-------|--------|-------|
| | 一九二九年 | 一九三〇年 | 一九三一年 | 一九三二年 | 一九三三年 |
| 集體農莊數 (單位一千) | 五七·〇 | 八五·九 | 二二一·一 | 二二一·〇五 | 二二四·五 |
| 集體農莊內農戶數 (單位百萬) | 一·〇 | 六·〇 | 一三·〇 | 一四·九 | 一五·二 |
| 農戶集體化百分數 | 三·九 | 二三·六 | 五二·七 | 六一·五 | 六五·〇 |

按各個部分來看，穀物播種面積的變動情形又是怎樣的呢？

下面是這方面的統計表。

各部分的穀物播種面積（單位百萬公頃）

| 部分 | 年份 | | | | | 對一九三三年 的播種面積 的百分數 |
|----------------|-------|-------|-------|-------|-------|-------------------------|
| | 一九二九年 | 一九三〇年 | 一九三一年 | 一九三二年 | 一九三三年 | |
| 一、國營農場 | 一·五 | 二·九 | 八·一 | 九·三 | 一〇·八 | 一〇·六 |
| 二、集體農莊 | 三·四 | 二九·七 | 六一·〇 | 六九·一 | 七五·〇 | 七三·九 |
| 三、個體農民 | 九一·一 | 六九·二 | 三五·三 | 二一·三 | 一五·七 | 一五·五 |
| 蘇聯全國穀物播種 面積 | 九六·〇 | 一〇一·八 | 一〇四·四 | 九九·七 | 一〇一·五 | 一〇〇·〇 |

這兩個統計表說明什麼呢？

這兩個統計表說明：農業改組時期，即集體農莊及其莊員人數急速增加的時期已經結束，還在一九三二年就已經結束。

因此，今後集體化的過程將是集體農莊逐漸吸收和改造個體農戶殘餘的過程。

這就是說，集體農莊已經最終地永遠地取得了勝利。（熱烈鼓掌多時）

其次，這兩個統計表說明：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共佔有蘇聯全國穀物播種面積的百分之八十四點五。

這就是說，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一起成了決定整個農業及其所有各部門的命運的力量。

其次，這兩個統計表說明：佔全國農戶總數百分之六十五的加入集體農莊的農戶佔有全國穀物播種面積的百分之七十三點九，而其餘佔全國農戶總數百分之三十五的個體農戶只佔有全國穀物播種面積的百分之十五點五。

此外，集體農莊在一九三三年交給國家的各種糧食爲十億多普特，個體農民雖然百分之百地完成了交糧計劃，可是總共只交了一億三千萬普特左右，而在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個體農民交給國家的糧食約爲七億八千萬普特，集體農莊交的糧食不過一億二千萬普特。如果注意到上面這個事實，那就十分清楚，在報告所涉及的時期內，集體農莊和個體農民的作用完全改變了，集體農莊在這期間變成了農業中的統治力量，而個體農民變成了不得不服從和適應集體農莊制度的次要力量。

必須承認，勞動農民，我們蘇聯的農民，已經最終地永遠地站到社會主義的紅旗下面來了。（鼓掌多時）

讓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資產階級和托洛茨基派的長舌婦們去胡說什麼農民天生就是反革命的，農民負有在蘇聯恢復資本主義的使命，農民不能成爲工人階級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的同盟者，在蘇聯不能建成社會主義吧。事實證明，這些先生們是在誣蔑蘇聯，誣蔑蘇聯的農民。事實證明，我們蘇聯的農民已經最終地離開資本主義的岸邊而和工人階級結成聯盟向社會主義前進了。事實證明，我們在蘇聯已經建成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基礎，剩下的只是建成它的上層建築，這件事無疑要比建

成社會主義社會的基礎容易得多。

但是，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力量不僅表現在它們的播種面積和產量的增長上，而且在它們的拖拉機數量的增加上，在它們的機械化程度的增長上也反映出來了。毫無疑問，我們的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在這方面是有長足進步的。

下面是這方面的統計表。

蘇聯農業中的拖拉機數量（折舊數量除外）

| 拖拉機總數 其中： (甲) 機器拖拉機站 的拖拉機 (乙) 各系統國營農 場的拖拉機 | 台數（單位千台） | | | | 馬力（單位千匹） | | | |
|---|----------|-------|-------|-------|----------|---------|---------|---------|
| | 一九二九年 | 一九三〇年 | 一九三二年 | 一九三三年 | 一九二九年 | 一九三〇年 | 一九三二年 | 一九三三年 |
| | 三四·九 | 七二·一 | 一五三·三 | 一四八·五 | 三九一·四 | 一、〇〇〇·五 | 一、八五〇·二 | 三、三五一·〇 |
| | 二·四 | 三三·一 | 六三·三 | 七四·八 | 三三·九 | 三七三·五 | 八四八·〇 | 一、〇七〇·〇 |
| | 九·七 | 三七·七 | 五二·五 | 六四·〇 | 一三·四 | 四八三·一 | 八九三·〇 | 一、〇四三·〇 |
| | | | | | | | | 一、三二八·〇 |

可見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已經有二十萬零四千台拖拉機，三百一十萬匹馬力。這個力量顯然是不小的，它能夠剷除農村中資本主義的一切根子。這個力量超過了列寧當年作為遠景說過的拖拉機數量（六〇）的一倍。

至於機器拖拉機站和國營農場人民委員部所屬各國營農場的農業機器數量，請看下面的統計表。

屬於機器拖拉機站的

| | | | | |
|---------------------|-------|-------|-------|-------|
| 聯合收割機(單位千台) | 一九三〇年 | 一九三一年 | 一九三二年 | 一九三三年 |
| 發動機和鍋舵機(單位千台) | 七台 | 〇·一 | 二·二 | 一一·五 |
| 複式和半複式脫穀機 (單位千台) | 〇·一 | 四·九 | 六·二 | 一七·六 |
| 脫穀用的電力裝置 | 二·九 | 二七·八 | 三七·〇 | 五〇·〇 |
| 機器拖拉機站的修理廠數 | 一六八 | 二六八 | 五五一 | 一、二八三 |
| 載重汽車(單位千輛) | 一〇四 | 七七〇 | 一、二二〇 | 一、九三三 |
| 輕便汽車(單位一輛) | 〇·二 | 一·〇 | 六·〇 | 一三·五 |
| | 一七 | 一九一 | 二四五 | 二、八〇〇 |

屬於國營農場人民委員部所屬各國營農場的

| | | | | |
|---------------------|-------|-------|-------|-------|
| 聯合收割機(單位千台) | 一九三〇年 | 一九三一年 | 一九三二年 | 一九三三年 |
| 發動機和鍋舵機(單位千台) | 一·七 | 六·三 | 一一·九 | 一三·五 |
| 複式和半複式脫穀機 (單位千台) | 〇·三 | 〇·七 | 一·二 | 二·五 |
| | 一·四 | 四·二 | 七·一 | 八·〇 |

| | | | | |
|------------|-----|-----|-----|-------|
| 電力裝置 | 四二 | 一一二 | 一六四 | 一二二 |
| 修理廠 | | | | |
| (甲) 大修廠 | 七二 | 一三三 | 二〇八 | 三〇二 |
| (乙) 中修廠 | 七五 | 一六〇 | 二二五 | 四七六 |
| (丙) 小修廠 | 二〇五 | 三一〇 | 五七八 | 一、一六六 |
| 載重汽車(單位千輛) | 二·一 | 三·七 | 六·二 | 一〇·九 |
| 輕便汽車(單位一輛) | 一一八 | 三八五 | 六二五 | 一、八九〇 |

我想這些統計材料是用不着解釋的。

在機器拖拉機站和國營農場成立政治部，供給農業以熟練的工作人員，對農業的高漲也有不小的意義。現在大家都承認，政治部工作人員在改進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工作方面起了巨大作用。大家知道，在報告所涉及的時期內，黨中央委員會爲了增強農業幹部而派往農村的共產黨員有二萬三千多名，其中担任農業工作的有三千多人，担任國營農場工作的有兩千多人，担任機器拖拉機站政治部工作的有一萬三千多人，担任國營農場政治部工作的有五千多人。

供給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以新的工程技術人員和農藝人材的情況也是這樣。大家知道，在報告所涉及的時期內，派到農業中去的這方面的工作人員有十一萬一千多人。

在報告所涉及的時期內，單是農業人民委員部一個系統培養出來和派出去的拖拉機手、聯合收

割機正副司機和汽車司機就有一百九十萬人以上。

在同一時期內訓練出來和重新受過訓練的集體農莊管理委員會主席和委員、田間工作隊長、畜牧隊長和會計員共有一百六十萬人以上。

當然，這對我國農業來說是不夠的。不過總算是有了一些。

可見國家已經造成一切條件，使農業人民委員部和國營農場人民委員部所屬各機關易於領導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建設。

能不能說已經充分地利用了這些條件呢？

可惜不能這樣說。

首先，這兩個人民委員部所犯的以官僚主義和文牘主義態度處理事情的毛病比其他人民委員部都更嚴重。它們只是決定問題，但是沒有想到檢查執行情況，叫違反領導機關的指示和命令的人守規矩，而把忠誠老實地執行指示的人加以提拔。

本來，拖拉機和機器既然這樣多，各農業機關就應該好好保管這些貴重機器，及時加以修理，比較合理地使用它們。但是，各農業機關在這方面做了些什麼呢？可惜做得很少。拖拉機和機器的保管工作不能令人滿意。修理工作也不能令人滿意，因為各農業機關直到現在還不願意了解，主要的修理工作是小修和中修，而不是大修。至於拖拉機和機器的使用，那末這方面而不能令人滿意的情况更是十分明顯和盡人皆知的，因而是用不着證明的。

農業的當前任務之一就是實行正確的輪作制，擴大全休閒地，改進一切農業部門的選種工作，在這方面做了些什麼呢？可惜目前還做得很少。穀物和棉花的選種工作很混亂，還需要一段長時間才能整頓好。

提高技術作物單位面積產量的有效辦法之一就是供給技術作物以肥料。在這方面做了些什麼呢？目前還做得很少。肥料是有的，但是農業人民委員部所屬各機關不善於收集，面收集以後又不關心把肥料及時送到各地去合理地使用。

關於國營農場，應當說它們現在還擔負不起自己的任務。我決不是輕視我們國營農場的巨大的革命化作用。但是，如果把國家投入國營農場的大量資金和國營農場現有的實際工作效果對照一下，那就可以看到一種對國營農場很不體面的極不相稱的現象。產生這種不相稱現象的主要原因是：我們國營穀物農場的規模過於龐大，場長管理不了龐大的國營農場，國營農場本身太專業化，沒有輪作制和休閒地，自己沒有畜牧業部分。顯然，必須縮小國營農場的規模並消除它們的過分專業化。也許有人以為國營農場人民委員部及時提出了這個問題並把它解決了。但事實並不是這樣。這個問題是由一些和國營農場人民委員部毫無關係的人主動提出並加以解決的。

最後，談談畜牧業問題。關於畜牧業的嚴重情況我已經報告過了。也許有人以為我們的農業機關正在竭力設法消除畜牧業的危機，以為它們正在敲起警鐘，動員工作人員去着手解決畜牧業問題。可惜過去和現在都根本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農業機關對畜牧業的嚴重情況不但沒有敲起警鐘，反

而竭力掩蔽問題，有時甚至在報告中企圖對全國輿論隱瞞畜牧業的真實情況。這種行為是布爾什維克所完全不應有的。既然如此，那末希望農業機關能把畜牧業引上大道並提到應有的高度就等於希望在沙灘上蓋房子。我們全黨，我們全體工作人員，黨員和非黨員，應當把畜牧業擔當起來；要知道畜牧業問題在目前是一個首要問題，正如已經勝利解決了的穀物問題是我們昨天的首要問題一樣。用不着證明，曾經在走向目標的道路上不止一次地克服了嚴重障礙的蘇維埃人也一定能够克服這個障礙。（掌聲如雷）

必須消除的缺點和必須在最近解決的任務，簡略而極不完全地列舉出來就是這樣。

但是，這些任務還不能概括一切。在農業方面還有其他一些任務，關於這些任務也應該講幾句。首先，應當注意到，把我國各地區劃分為工業區和農業區的那種舊的分法已經過時了。我國不再有供給工業區以糧食、肉類、蔬菜的純粹農業區，同樣也不再有可能指靠從外面，從其他地區得到一切必需的農產品的純粹工業區。發展的趨勢是我國所有的地區都要成為大或小的工業區，而且愈往前去，它們也就愈會成為工業區。這就是說，烏克蘭、北高加索、中央黑土區和其他從前的農業區已經不能再像過去那樣把大批農產品運往別處，運往工業中心，因為現在它們必須供給本地日益增多的城市和工人了。由此可見，每個地區如果不願意陷入困難的境地，那就必須建立自己的農業基地，自己出產蔬菜、馬鈴薯、油類和乳類，並在某種程度上自己出產糧食和肉類。你們知道，這件事情是完全做得到的，而且現在已經在做了。

任務在於無論如何都要把這件事情進行到底。

其次，應當注意到，把我國各地區劃分為消費區和生產區的那種大家知道的分法也開始失去它的絕對性質了。像莫斯科省和高爾基省這樣的『消費』區今年也交給國家八千萬普特左右的糧食。這當然不是一件小事情。在所謂消費地帶約有五百萬公頃灌木叢生的荒地。大家知道，這一帶的氣候並不壞，雨水不少，沒有旱災。如果清除這些土地上的灌木並採取一些組織措施，那就會有一個廣大的穀物區，這個穀物區在當地單位面積產量一般很高的情況下，每年所能提供的商品穀物不會少於伏爾加河下游區或伏爾加河中游區現在供給的數量。這會給北部各工業中心很大的幫助。

顯然，任務在於要在消費地帶各地區建立廣大的穀物產地。

最後，談談伏爾加河東岸地區的防旱問題。在伏爾加河東岸各地區營造森林和防護林帶是有巨大意義的。大家知道，這個工作已在進行，不過不能說進行得十分緊張。至於伏爾加河東岸地區的灌溉事業，這從防旱方面看來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不能容許把它長期擱置不辦。固然，這件事情由於某些外部情況吸引去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面受到一些阻礙。但是現在已經沒有理由把這件事情繼續擱置下去了。我們在伏爾加河流域一定要有一個不受天氣變化影響而能每年提供兩億普特左右商品穀物的巨大的、完全穩定的糧食生產基地。如果考慮到伏爾加河流域的城市的发展，同時考慮到國際關係方面可能發生的各種糾紛，那就知道，這是十分必要的。

任務在於着手組織伏爾加河東岸地區灌溉事業的重大工作。（鼓掌）

三、勞動者的物質生活狀況和文化水平的提高

這樣，我們就說明了我國工業和農業的狀況，我國工業和農業在報告所涉及的時期內的發展情形以及它們目前的情況。

總結起來，我們的成績如下：

(甲) 無論在工業方面或在農業的主要部門方面，生產都有強大的高漲。

(乙) 在這種高漲的基礎上，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無論在工業方面或農業方面都最終戰勝了資本主義體系，社會主義體系變成了整個國民經濟的唯一體系，資本主義成分已被排擠出國民經濟的各個領域。

(丙) 絕大多數個體農民完全脫離了小商品個體經濟，他們已聯合成為以集體勞動和生產資料集體所有制為基礎的集體農莊，集體經濟完全戰勝了小商品個體經濟。

(丁) 集體農莊靠吸收個體農戶而更加擴大；因此，個體農戶的數量逐月下降，實際上變成了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輔助力量。

很明顯，這個具有歷史意義的對剝削者的勝利不能不使勞動者的物質生活狀況及其全部日常生活得到根本改善。

寄生階級的消滅使人剝削人的現象消失了。工人和農民的勞動不再受到剝削。從前剝削者由人

民勞動中榨取的那種收入，現在已完全留在勞動者手裏，其中一部分用來擴大生產和吸收新的勞動隊伍參加生產，一部分則用來直接提高工農的收入。

工人階級的災難——失業現象消失了。在資產階級國家裏有千百萬失業者因為找不到工作而忍受着貧困和痛苦，在我們這裏却再也沒有找不到工作和領不着工資的工人了。

隨着富農盤剝的消失，農村中的貧困現象也消失了。現在，任何一個農民，不管是集體農莊莊員還是個體農民，只要願意誠實地工作，不偷懶，不游蕩，不盜竊集體農莊財產，就有可能過人的生活。剝削的消滅，城市中失業現象的消滅，農村中貧困現象的消滅，——這就是勞動者的物質生活狀況方面具有歷史意義的成績，這種成績是任何一個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國家的工人和農民連做夢都想不到的。

我國各大城市和各工業中心的面貌改變了。資產階級國家各大城市不可避免的標誌就是貧民窟，即城郊的所謂工人住宅區，那裏擁擠着黑暗、潮濕、破落不堪的住所，其中大部分是地窖，棲身在這些住所裏的照例是一些窮人，他們生活在污垢之中，詛咒自己的命運。在蘇聯，實行革命的結果，這些貧民窟已經絕跡了。它們已經被新建的很好的光線充足的工人住宅區代替了，並且這些工人住宅區往往比城市中心還漂亮。

農村的面貌改變得更大。在舊農村裏，教堂蓋在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巡官、神甫和富農的漂亮房子蓋在前面，農民的破爛茅屋都在後面。這樣的舊農村現在開始消失了。代替它的是新農村。在新農

村裏，有公共經營用的建築物，有俱樂部、無綫電、電影院、學校、圖書館和託兒所，有拖拉機、聯合收割機、脫穀機和汽車。富農剝削者、高利貸吸血鬼、投機商人、巡官老爺這班舊時的有名人物都絕跡了。現在的有名人物是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學校和俱樂部的領導人，拖拉機隊和聯合收割機隊的隊長，田間工作隊和畜牧隊的隊長，集體農莊田地上優秀的男女突擊隊員。

城鄉間的對立正在消失。城市在農民的心目中不再是剝削他們的中心。城鄉間的經濟結合和文化結合的紐帶正日益鞏固。現在農村從城市和城市工業方面得到拖拉機、農業機器、汽車、人材和資金的幫助。同時，農村本身現在也有了自己的工業，如機器拖拉機站、修理廠、集體農莊的各種工業企業、小型電站等等。城鄉間的文化鴻溝正在填平。

這就是勞動者在改善他們的物質生活狀況、日常生活和文化生活方面的主要成績。

在這些成績的基礎上，我們在報告所涉及的時期內有如下的情況：

(一) 國民收入由一九三〇年的三百五十億盧布增加到一九三三年的五百億盧布，並且，因為資本主義分子（其中包括承租企業家）在國民收入中取得的份額現在已不到百分之零點五，所以幾乎全部國民收入是在工人、職員、勞動農民、合作社和國家之間分配的。

(二) 蘇聯的人口由一九三〇年末的一億六千零五十萬人增加到一九三三年末的一億六千八百萬人。

(三) 工人和職員的人數由一九三〇年的一千四百五十三萬人增加到一九三三年的二千一百八

十八萬三千人，其中體力勞動者的人數在這一時期內由九百四十八萬九千人增加到一千三百七十九萬七千人，大工業工人（包括運輸業工人）的人數由五百零七萬九千人增加到六百八十八萬二千人，農業工人的人數由一百四十二萬六千人增加到二百五十一萬九千人，商業方面的工人和職員的人數由八十一萬四千人增加到一百四十九萬七千人。

（四）工人和職員的工資基金由一九三〇年的一百三十五億九千七百萬盧布增加到一九三三年的三百四十二億八千萬盧布。

（五）工業工人每年的平均工資由一九三〇年的九百九十一盧布增加到一九三三年的一千五百一十九盧布。

（六）工人和職員的社會保險基金由一九三〇年的十八億一千萬盧布增加到一九三三年的四十六億一千萬盧布。

（七）全部地面工業改行七小時工作制。

（八）國家爲幫助農民而設立了二千八百六十處機器拖拉機站，投資二十億盧布。

（九）國家爲幫助農民而發放給集體農莊十六億盧布的貸款。

（一〇）在報告所涉及的時期內，國家爲幫助農民而貸給他們二億六千二百萬普特穀物做種子和供食用。

（一一）國家爲幫助力量單薄的農民而給予他們稅收和保險方面的優待共三億七千萬盧布。

至於我國的文化發展，我們在報告所涉及的時期內有如下的情況：

(一) 全蘇聯實行了初等普通義務教育，識字人數由一九三〇年末的百分之六十七提高到一九三三年末的百分之九十。

(二) 各級學校的學生人數由一九二九年的一千四百三十五萬八千人增加到一九三三年的二千六百四十一萬九千人，其中受初等教育的學生由一千一百六十九萬七千人增加到一千九百一十六萬三千人，受中等教育的學生由二百四十五萬三千人增加到六百六十七萬四千人，受高等教育的學生由二十萬七千人增加到四十九萬一千人。

(三) 受學前教育的兒童人數由一九二九年的八十三萬八千人增加到一九三三年的五百九十一萬七千人。

(四) 普通的和專門的高等學校的數目由一九一四年的九十一所增加到一九三三年的六百所。

(五) 科學研究機關的數目由一九二九年的四百所增加到一九三三年的八百四十所。

(六) 俱樂部一類機構的數目由一九二九年的三萬二千個增加到一九三三年的五萬四千個。

(七) 電影院、俱樂部的電影放映站和電影放映隊的數目由一九二九年的九千八百個增加到一九三三年的二萬九千二百個。

(八) 報紙一期的發行數由一九二九年的一千二百五十萬份增加到一九三三年的三千六百五十萬份。

也許不妨指出，在我國高等學校學生中，工人的比重爲百分之五十一點四，勞動農民的比重爲百分之十六點五；而在德國，比如說，在高等學校學生中，工人的比重在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學年度僅爲百分之三點二，小農的比重僅爲百分之二點四。

必須指出一件可喜的事實和農村文化水平提高的標誌，這就是集體農莊女莊員在社會組織工作方面的積極性的提高。例如大家知道，現在女莊員擔任集體農莊主席的約有六千人，擔任集體農莊管理委員會委員的有六萬多人，擔任生產隊長的有兩萬八千人，擔任小組長的有十萬人，擔任集體農莊商品養畜場主任的有九千人，擔任拖拉機手的有七千人。

不用說，這些材料是不完全的。但就是這很少的一些材料也足以有力地說明農村文化水平有很大的提高。同志們，這個情況是有巨大意義的。所以有巨大意義，是因爲婦女佔我國人口的半數，她們是一支勞動大軍，並且她們負有教育我們的孩子，我們的後代，即我們的將來的使命。正因爲如此，我們不能讓這一支勞動大軍過着愚昧無知的生活！正因爲如此，我們應該歡迎勞動婦女參加社會活動的積極性不斷提高，歡迎她們被提拔到領導崗位上來，認爲這是我國文化水平提高的明顯標誌。（鼓掌多時）

最後，還必須指出一件事實，但這是一件不好的事實。我指的是教育系和醫科在我們這裏至今還受人輕視這個令人不能容忍的現象。這是一個近乎違反國家利益的大缺點。一定要消除這個缺點。而且愈快愈好。

四、商品流轉的高漲和運輸業

這樣，我們就有了如下的情況：

(甲) 包括日用品在內的工業品的產量增加了；

(乙) 農產品的產量增加了；

(丙) 城鄉勞動羣衆對農產品和工業品的需要和需求增加了。

爲了把這些條件結合起來，並保證全體消費者羣衆都能得到必需的商品和產品，還需要什麼呢？有些同志認爲具備這些條件就足以使全國的經濟生活十分活躍。這種想法是十分錯誤的。假定具備了所有這些條件，可是如果商品到不了消費者的手中，那末經濟生活不但不會十分活躍，反而會混亂不堪和完全解體。終究必須備得，商品歸根到底不是爲生產而生產，而是爲消費而生產的。我們有過這樣的事情：有不少的商品和產品，可是它們不但沒有到達消費者的手中，反而好多年來一直徘徊在所謂商品運銷網的官僚主義的曲折道路上，不能和消費者見面。很明顯，在這種條件下，工業和農業就失去了擴大生產的任何刺激，商品運銷網堆滿了貨物，而工人和農民却得不到商品和產品。結果，儘管有商品和產品，而全國的經濟生活還是陷於混亂。要使全國經濟生活十分活躍，要刺激工業和農業不斷提高自己的產量，那就還要有一個條件，這個條件就是城市和鄉村間、全國各地區間、國民經濟各部門間的擴展的商品流轉。必須使全國各地佈滿批發站和大小商店。必須使商品源源不斷

地從生產場所經過這些批發站、大小商店的孔道流到消費者手中。必須使國營商業網、合作社營業網、地方工業、集體農莊和個體農民都被吸引來參加這一事業。

這就是我們所說的擴展的蘇維埃商業，沒有資本家參加的商業，沒有投機分子參加的商業。

由此可見，擴展蘇維埃商業是一個最迫切的任務，不解決這個任務就不能繼續前進。

雖然這個真理是十分明顯的，但是黨在報告所涉及的時期內還是不得不克服許多橫在擴展蘇維埃商業道路上的障礙，簡單說來，這些障礙就是一部分共產黨員完全不懂蘇維埃商業的必要性和意義的結果。

首先，一部分共產黨員對於商業，而且對於蘇維埃商業，還抱着一種高傲的鄙視的態度。這些所謂共產黨員把蘇維埃商業看做次要的毫無價值的事情，把商業工作人員看做沒有出息的人。顯然，這些人不了解，他們對蘇維埃商業的這種高傲態度所反映出來的並不是布爾什維克的觀點，而是狂妄自大但一無所有的沒落貴族的觀點。（鼓掌）這些人不了解，蘇維埃商業是我們自己的布爾什維克的事業，而商業工作人員，其中包括售貨員，只要他們誠實地工作，就是我們布爾什維克革命事業的執行者。（鼓掌）很明顯，黨必須把這些所謂共產黨員稍微打擊一下，把他們的貴族偏見拋到污水坑裏去。（鼓掌多時）

其次，我們曾經不得不克服另一種偏見。這裏指的是在我們一部分工作人員中間流行的「左派」清談，說什麼蘇維埃商業似乎已經成爲過時的階段，說我們必須實行直接的產品交換，說貨幣很快就

要取消，因為貨幣似乎已經變成簡單的計算符號；說既然很快就要實行直接的產品交換，那就用不着發展商業了。應當指出，這種有助於資本主義分子竭力破壞蘇維埃商業擴展的「左派」小資產階級清談不但流行在一部分「紅色教授」中間，而且也流行在某些商業工作人員中間。這些連最簡單的蘇維埃商業都不能辦好的人竟妄談他們有決心辦好更複雜更困難的直接的產品交換，這當然是滑稽可笑的。不過，唐·吉訶德之流所以叫做唐·吉訶德，就是因為他們失去了起碼的生活嗅覺。這些和馬克思主義相去萬里的人顯然不懂得，貨幣在我們這裏還會長期存在，一直到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即社會主義發展階段完成的時候為止。他們不懂得，雖然貨幣是資產階級經濟的工具，但是，蘇維埃政權已經把這種工具掌握在自己手中，並使之適應社會主義的利益，以便全力擴展蘇維埃商業，從而為實行直接的產品交換準備條件。他們不懂得，產品交換只有在蘇維埃商業辦得盡善盡美的時候才能代替蘇維埃商業，而辦得盡善盡美的蘇維埃商業現在我們根本沒有，並且也不會很快就有。很明顯，黨在竭力設法擴展蘇維埃商業的時候，認為必須把這些「左派」畸形兒打擊一下，讓他們的小資產階級清談被風颳走。

其次，我們曾經不得不克服商業工作人員機械地分配商品的不良習慣，消滅忽視商品種類和消費者要求的態度，消除機械地調撥貨物的現象和商業中的無人負責現象。爲了這個目的，設立了許多省批發站和區聯合批發站，設立了幾萬個新的大小商店。

其次，我們曾經不得不消除合作社在市場上的壟斷狀況，因此，我們責成各人民委員部建立銷售

本單位產品的商業，責成供給人民委員部廣泛發展經營農產品的商業，結果是一方面以競賽的辦法改善了合作社營商業，另一方面降低了市場上的物價，健全了市場。

我們廣泛設立了廉價食堂（「公共食堂」），在工廠中成立了工人供應部，停止供應那些和工廠沒有關係的人，單是重工業人民委員部一個系統就停止供應了不下五十萬個和該部沒有關係的人。

我們成立了統一集中的短期信用銀行，即國家銀行和分設在各地的二千二百個能夠資助商業活動的分行。

由於採取了這些措施，我們在報告所涉及的時期內有了如下的成績：

（甲）大小商店由一九三〇年的十八萬四千六百六十二個增加到一九三三年的二十七萬七千九百七十四個；

（乙）新設立了一千零十一個省批發站和八百六十四個區聯合批發站；

（丙）新設立了一千六百個工人供應部；

（丁）設有營業性的糧食商店的城市現在增加到三百三十個；

（戊）公共食堂現在發展到可以供應一千九百八十萬人；

（己）包括公共食堂在內的國營和合作社營商業的商品流轉額由一九三〇年的一百八十九億盧布增加到一九三三年的四百九十億盧布。

如果以為蘇維埃商業的這種發展足以滿足我國經濟的需要，那就錯了。恰恰相反，現在比任何時

候都更明顯，目前的商品流轉狀況不能滿足我們的需要。因此，任務在於繼續擴展蘇維埃商業，吸引地方工業參加這個事業，擴大集體農民的商業，力求在發展蘇維埃商業方面取得新的決定性的成就。

但是必須指出，問題不能只限於擴展蘇維埃商業。我國經濟的發展有賴於商品流轉的發展，有賴於蘇維埃商業的發展，而蘇維埃商業的發展又有賴於我國鐵路、水路和汽車運輸業的發展。可能發生這樣的情況：有商品，也有擴大商品流轉的充分可能，但是運輸業跟不上，商品流轉的發展，不能運送貨物。大家知道，這種情況在我們這裏是經常發生的。因此，運輸業現在是一個薄弱環節，我國整個經濟，首先是我國的商品流轉，會受到它的阻礙，而且大概已經開始受到它的阻礙了。

固然，鐵路運輸業的貨物周轉量由一九三〇年的一千三百三十九億噸公里增加到了一九三三年的一千七百二十億噸公里。但是這還不够，這對於我們，對於我國經濟來說是太少了。

水路運輸業的貨物周轉量由一九三〇年的四百五十六億噸公里增加到了一九三三年的五百九十九億噸公里。但是這還不够，這對於我國經濟來說是太少了。

更不用說汽車運輸業了。汽車（載重汽車和輕便汽車）的數量由一九一三年的八千八百輛增加到了一九三三年末的十一萬七千八百輛。這對於我國的國民經濟來說簡直少得不好意思提到。

毫無疑問，如果運輸機關沒有犯大家知道的所謂文牘主義和官僚主義領導方法的毛病，那末所有這些運輸業的工作就會好得多。因此，除了必須以人材和資金幫助運輸業以外，任務還在於根除運輸機關中的官僚主義和文牘主義的工作態度，使它們成爲效率更高的機關。

同志們！我們已經正確地解決了工業的基本問題，現在工業穩固地站住了腳。我們也正確地解決了農業的基本問題，我們可以公開地說，現在農業也穩固地站住了腳。但是，如果我們的商品流轉開始跛足，而運輸業又成了我們的絆腳石，那末我們就會失去這些成績。因此，擴大商品流轉和徹底改進運輸業是當前最迫切的任務，不解決這個任務我們就不能前進。

三 黨

現在談談黨的問題。

這次代表大會是在列寧主義取得完全勝利的旗幟下，在各種反列寧主義集團殘餘被肅清的旗幟下舉行的。

托洛茨基分子的反列寧主義集團被擊潰、被驅散了。這個集團的組織者們現在在國外資產階級政黨的後院裏混日子。

右傾分子的反列寧主義集團被擊潰、被驅散了。這個集團的組織者們早已拋棄自己的觀點，現在正竭力設法向黨贖罪。

各種民族主義傾向分子的集團被擊潰、被驅散了。這些集團的組織者們不是和主張武裝干涉的流亡者完全勾結在一起，就是低頭認罪了。

這些反革命集團的大多數參加者不得不承認黨的路綫正確而向黨投降了。

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七)上還不得不證明黨的路綫正確，還不得不和一些著名的反列寧主義集團進行鬥爭，在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上也還不得不把這些集團的最後一批信徒徹底擊潰，而在這一次代表大會上，既沒有什麼要證明的，大概也沒有什麼人要打擊的了。大家都看得見，黨的路綫勝利了。（掌聲如雷）

國家工業化的政策勝利了。它的成果現在是有目共睹的。有什麼可以反駁這個事實呢？

消滅富農和實行全盤集體化的政策勝利了。它的成果也是有目共睹的。有什麼可以反駁這個事實呢？

我們國家的經驗證明，社會主義在單獨一個國家內獲得勝利是完全可能的。有什麼可以反駁這個事實呢？

顯然，所有這些成就，首先是五年計劃的勝利，把各種各樣的反列寧主義集團打得一敗塗地，打得粉碎了。

必須承認，黨現在比從前任何時候都更加團結一致了。（熱烈鼓掌，經久不息。）

一、政治思想領導問題

但這是不是說，鬥爭已經結束，社會主義的繼續進攻已經成爲多餘的呢？

不，不是這個意思。

這是不是說，我們黨內一切都很好，黨內再不會出現任何傾向，因此現在可以高枕無憂了呢？不，不是這個意思。

黨的敵人，形形色色的機會主義者和各種各樣的民族主義傾向分子都被擊潰了。但是，他們的思想殘餘還留在個別黨員的頭腦中，並且時常流露出來。決不能把黨看做一種和周圍的人們隔絕的組織。黨是在圍繞着它的人們中間生存和活動的。有一些不健康的情緒往往從外界滲入黨內，這是不足為奇的。而滋長這種情緒的土壤在我國也無疑是有的，這至少是因為我國城市和農村中至今還存在着一些中間居民階層，他們就是這種情緒的培養基。

我們黨的第十七次代表會議（△）說過，實現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基本政治任務之一，就是「克服經濟中和人們意識中的資本主義殘餘」。這種思想是完全正確的。但是能不能說我們已經克服了經濟中的一切資本主義殘餘呢？不，不能這樣說。更不能說我們已經克服了人們意識中的資本主義殘餘。所以不能這樣說，不僅因為人們意識的發展落後於人們的經濟地位，而且因為資本主義的包圍仍然存在，這種資本主義的包圍力圖恢復和支持蘇聯經濟中和人們意識中的資本主義殘餘，我們布爾什維克對這種資本主義的包圍必須時刻戒備。

很明顯，這些殘餘不能不是已被擊潰的反列寧主義集團的思想在我們個別黨員的頭腦中活躍起來的良好土壤。此外，如果注意到我們大多數黨員的理論水平不很高，黨機關的思想工作薄弱，我們

黨的工作人員担負的純粹實際工作過重而使他們不可能充實自己的理論知識，你們就會了解，個別黨員頭腦中對列寧主義的一些問題的糊塗觀念是從什麼地方來的，這種糊塗觀念往往出現在我們的報刊上，並有助於已被擊潰的反列寧主義集團的思想殘餘活躍起來。

正因為如此，不能說鬥爭已經結束，社會主義的進攻政策再也不需要了。

可以舉出列寧主義中的幾個問題來說明已被擊潰的反列寧主義集團的思想殘餘在某些黨員中間還有多大的生命力。

例如拿建成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問題來說吧。黨的第十七次代表會議說過，我們正向着建立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前進。當然，無階級社會是不會按所謂自流的方式到來的。它是必須由全體勞動者共同努力，用加強無產階級專政機關、展開階級鬥爭、消滅階級、消滅資本主義階級殘餘的手段，在反對內外敵人的戰鬥中爭得和建成的。

問題看來是很明白的了。

可是，誰不知道，這個明白淺顯的列寧主義論點的宣佈竟在一部分黨員中間引起了不少的糊塗觀念和不健康的情緒呢？我們走向無階級社會，這個論點是嘗做口號提出的，而他們却了解為自發的過程。於是他們就這樣想：既然說是無階級社會，那就是說，可以削弱階級鬥爭，可以削弱無產階級專政，而且可以根本取消國家，因為國家反正最近必然會消亡。於是他們就欣喜若狂，等待着很快就會沒有任何階級，就是說，不會再有階級鬥爭，就是說，不必再操心和擔憂，就是說，可以放下武

器，高枕而臥，等待無階級社會的降臨。（全場大笑）

毫無疑問，這種糊塗觀念和這些情緒同大家知道的右傾分子的觀點一模一樣。按照這種觀點看來，舊東西必然會自流地成長為新東西，總有一天我們必然會不知不覺地進到社會主義社會。

由此可見，已被擊潰的反列寧主義集團的思想殘餘還完全能夠活躍起來，它還遠沒有喪失自己的生命力。

很明顯，如果這種糊塗觀點和這些非布爾什維克的情緒掌握了我們黨的大多數黨員，那末我們黨就會渙散而被解除武裝。

其次，拿農業勞動組合和農業公社的問題來說吧。現在大家都承認，勞動組合在目前條件下是集體農莊運動唯一正確的形式。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為：（甲）勞動組合正確地把莊員的個人生活利益和他們的公共利益結合起來；（乙）勞動組合成功地使個人生活利益適應公共利益，從而有助於以集體主義精神教育昨天的個體農民。

公社和勞動組合不同，勞動組合只把生產資料公有化，而公社在不久以前不僅把生產資料公有化，而且把每個社員的生活也公共化了，就是說，公社社員和勞動組合組員不同，他們沒有私有的家禽、小家畜、奶牛、穀物和宅旁園地。這就是說，在公社中，與其說是照顧到社員的個人生活利益，把它和公共利益結合起來，不如說是爲了達到小資產階級的平均主義而用公共利益把社員的個人利益壓抑下去了。很明顯，這是公社的最大弱點。正是由於這個緣故，公社沒有得到廣泛發展，而只有幾

個或幾十個。也是由於這個原因，公社爲了維持自己的生存而避免垮台，就不得不放棄生活公共化的辦法；開始按勞動日計工，把穀物分給各戶，允許社員私有家禽、小家畜、奶牛等等，但是由此產生的結果是公社實際上改爲勞動組合了。這並沒有什麼不好，因爲羣衆性集體農莊運動正常發展的利益要求這樣做。

這當然不是說公社根本不需要了，它不再是集體農莊運動的高級形式了。不，公社是需要的，它當然是集體農莊運動的高級形式，但不是目前的在技術不發達和產品不足的基礎上產生並且自然改爲勞動組合的公社，而是將來的在技術更發達和產品十分豐富的基礎上產生的公社。目前的農業公社是在技術不很發達和產品不足的基礎上產生的。正是由於這個緣故，它實行了平均主義，很少照顧到社員的個人生活利益，因此現在不得不改爲把莊員的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合理地結合起來的勞動組合。將來的公社是從發達的富裕的勞動組合中成長起來的。將來的農業公社是在勞動組合的田地上和養畜場中有了豐富的穀物、家畜、家禽、蔬菜和其他各種產品的時候，在勞動組合中附設有機械化洗衣坊、現代化廚房、食堂、麪包廠等等的時候，在莊員看見從農場方面領取肉類和乳類比自己飼養奶牛和小家畜便宜的時候，在女莊員看見在公共食堂吃飯、向麪包廠取麪包、在公共洗衣坊洗衣比自己料理這些事情方便的時候產生出來的。將來的公社是在更發達的技術和更發達的勞動組合的基礎上，在產品十分豐富的基礎上產生出來的。什麼時候才會這樣呢？當然不是很快的。但是一定會這樣。如果人爲地加速勞動組合轉變爲將來的公社的過程，那就是犯罪。那就會打亂一切而幫助我

們的敵人。勞動組合轉變為將來的公社的過程應當隨着全體莊員對這種轉變的必要性的確信程度而逐步地進行。

關於勞動組合和公社的問題就是這樣。

問題看來是很明白的，而且幾乎是很淺顯的。

可是在一部分黨員中間對這個問題有一大堆糊塗觀念。他們認為黨既然宣佈了勞動組合是集體農莊運動的基本形式，那就是遠離了社會主義，從公社即從集體農莊運動的高級形式向低級形式後退了。試問，爲什麼呢？原來是因爲在勞動組合裏沒有平等，因爲在勞動組合裏還保存着組員的需要和個人生活上的差別，而在公社裏却有平等，因爲在公社裏社員的需要和個人生活狀況都是平均的。但是，第一、我國現在已經沒有這種在需要和個人生活方面都拉平，都實行平均主義的公社了。實踐證明，如果公社不放棄平均主義，不在實際上改爲勞動組合，那末它們就一定會滅亡。所以不必去援引世界上已經不存在的東西。第二、任何一個列寧主義者，只要他是一個真正的列寧主義者，都知道在需要和個人生活方面的平均主義是一種反動的小資產階級謬論，這種謬論適合於某種原始的禁慾主義教門，但是不適合於按照馬克思主義組織起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因爲不能要求所有的人的需要和口味都一樣，所有的人的個人生活方式都一樣。最後，難道在工人中間不是保存着需要和個人生活上的差別嗎？這是不是說，工人比農業公社社員距離社會主義更遠呢？

看來，這些人以爲社會主義要求社會成員的需要和個人生活都是平均的，相等的，一律的。不用

說，這種設想和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毫無共同之處。馬克思主義所了解的平等，並不是個人需要和日常生活方面的平均，而是階級的消滅。這就是說：（甲）在推翻和剝奪資本家以後，一切勞動者都平等地擺脫剝削而得到解放；（乙）在生產資料轉歸全社會公有以後，對於大家都平等地廢除生產資料私有制；（丙）大家都有按各人能力勞動的平等義務，一切勞動者都有按勞取酬的平等權利（社會主義社會）；（丁）大家都有按各人能力勞動的平等義務，一切勞動者都有各取所需的平等權利（共產主義社會）。同時，馬克思主義認為，無論在社會主義時期或共產主義時期，各人的口味和需要在質量上或在數量上都不是而且也不能是彼此一樣，大家平等的。

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平等觀。

任何其他的不等都是馬克思主義沒有承認過而且現在也不承認的。

如果由此做出結論，說社會主義要求社會成員的需要都是平均的，相等的，一律的，要求他們的口味和個人生活都是一律的，說按馬克思主義者的計劃大家都應當穿一樣的衣服，吃一樣的和同量的飯食，那就是胡說八道，誣罵馬克思主義。

現在應當了解，馬克思主義是平均主義的敵人。馬克思和恩格斯還在「共產黨宣言」中就痛斥了原始的空想社會主義，因為它鼓吹「普遍的禁慾主義和粗鄙的平均主義」⁽²⁵⁾而稱它為反動的社會主義。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論」一書中，用了整整一章來嚴厲批判杜林提出來和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對立的那種「激進派的平均主義社會主義」。

恩格斯說：『無產階級要求平等的實際內容就是要求消滅階級。任何超出這一範圍的平等要求都必然會得出荒謬的結論。』(190)

列寧也這樣說：

『恩格斯說得萬分正確：平等的概念如果與消滅階級無關，那就是一種極端愚蠢而荒謬的偏見。資產階級的教授們企圖用平等這個概念來證明我們想使一個人同其他的人平等。他們企圖用他們捏造的這種無稽之談來責備社會主義者。但是他們由於自己無知，竟不知道：社會主義者，即現代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說過，如果不把平等理解為消滅階級，平等就是一句空話。我們要消滅階級，從這方面說，我們是主張平等的。但是硬說我們想使所有的人彼此平等，那就是無謂的空談和知識分子的愚蠢的捏造。』(列寧『關於用自由平等口號欺騙人民』的演說，『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九卷第三二九頁)

看來是很明白的了。

資產階級作家們喜歡把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描繪成過去沙皇時代的兵營，那裏一切都服從平均主義『原則』。但是，馬克思主義者是不能對資產階級作家們的無知和愚蠢負責的。

毫無疑問，個別黨員對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的這種糊塗觀點和對農業公社的平均主義趨向的迷戀是同我們『左派』糊塗蟲的小資產階級觀點一模一樣的。『左派』糊塗蟲有一個時候把農業公社理想化到這種地步，甚至企圖在工廠裏建立公社，在公社裏，熟練工人和非熟練工人各按自己的職業

工作，但是必須把工資交出來混在一起，然後再平均分配。大家知道，「左派」糊塗蟲的這些平均主義的兒戲使我們的工業受到了多大的損害。

由此可見，已被擊潰的反黨集團的思想殘餘還有相當大的生命力。

很明顯，如果這些「左派的」觀點在黨內獲得了勝利，黨就會不成其為馬克思主義的黨，而集體農莊運動就會完全瓦解。

又如拿「使全體集體農莊莊員成為生活富裕的人」這一口號來說吧。這個口號不僅和莊員有關。它更和工人有關，因為我們要使全體工人成為生活富裕的人，成為過富裕的和十分文明的生活的人。

看來問題是很明白的。如果我們不是要使我國人民過美滿生活，那就用不着在一九一七年十月推翻資本主義，在好幾年中建設社會主義了。社會主義不是要大家貧困，而是要消滅貧困，為社會全體成員建立富裕的和文明的生活。

可是，這個很明白而且實在很淺顯的口號在一部分黨員中間竟引起了許多疑慮、糊塗觀念和混亂思想。他們說，這個口號不是回到「發財吧」那個被黨擯棄的舊口號去了嗎？他們接着說，如果大家都成了生活富裕的人，而窮人再也沒有了，那末我們布爾什維克在工作中究竟依靠誰呢？沒有窮人我們究竟將怎樣工作呢？

也許這是很可笑的，但是在一部分黨員中間存在着這種幼稚的反列寧主義的觀點，這却是無疑的不可忽視的事實。

看來，這些人不了解「發財吧」和「使全體集體農莊莊員成爲生活富裕的人」這兩個口號之間隔着一道鴻溝。第一、能够發財的只是個別人或個別集團，而和生活富裕的口號有關的不是個別人或個別集團，而是全體集體農莊莊員。第二、個別人或個別集團發財是爲了支配其餘的人和剝削他們，而使全體集體農莊莊員在集體農莊生產資料公有化的條件下過富裕生活的口號排除了一些人剝削另一些人的任何可能性。第三、「發財吧」的口號是在新經濟政策的最初階段，當資本主義部分地恢復起來的時候，當富農還有力量、個體農民經濟在國內還佔優勢、集體農莊經濟還處在萌芽狀態的時候提出的，而「使全體集體農莊莊員成爲生活富裕的人」的口號是在新經濟政策的最後階段，當工業中的資本主義分子已被消滅、農村中的富農已被擊潰、個體農民經濟已被排擠到次要地位、集體農莊已變爲農業中佔統治地位的形式的時候提出的。更不用說，「使全體集體農莊莊員成爲生活富裕的人」的口號不是孤立地提出的，而是和「使集體農莊成爲布爾什維克的集體農莊」的口號不可分割地聯系起來提出的。

「發財吧」的口號實質上是號召恢復資本主義，而「使全體集體農莊莊員成爲生活富裕的人」的口號却是號召用加強集體農莊經濟實力和使全體集體農莊莊員變爲生活富裕的勞動者的辦法來徹底消滅資本主義的最後殘餘，這不是很明顯嗎？（呼喊聲：「對！」）

這兩個口號之間沒有而且不可能有絲毫共同之處，這不是很明顯嗎？（呼喊聲：「對！」）

至於說沒有窮人似乎就不能有布爾什維克的工作，就不能有社會主義，那是一種甚至不好意思

說出口的蠢話。當有資本主義分子並且有受資本家剝削的窮人的時候，列寧主義者是依靠窮人的。但是當資本主義分子已被擊潰，窮人已擺脫了剝削的時候，列寧主義者的任務就不是要鞏固和保存已經被消滅了存在前提的貧窮現象和窮人，而是要消滅貧窮現象並把窮人提高到過富裕生活的水平。如果以為社會主義能够在貧困的基礎上，在縮減個人需要和把人們的生活水平降低到窮人生活水平的基礎上建成，那就愚蠢了。何況窮人自己也不願意再做窮人，而是力求過富裕生活的。誰需要這種所謂社會主義呢？這並不是什麼社會主義，而是對社會主義的諷刺。社會主義只有在社會生產力蓬勃發展的基礎上，在產品和商品十分豐富的基礎上，在勞動者生活富裕的基礎上，在文化水平急速提高的基礎上才能建成。因為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不是要縮減個人需要，而是要竭力擴大和發展個人需要，不是要限制或拒絕滿足這些需要，而是要全面地充分地滿足有高度文化的勞動人民的一切需要。

毫無疑問，個別黨員對貧窮和富裕的這種糊塗觀點是我們「左派」糊塗蟲觀點的反映。「左派」糊塗蟲把窮人理想化了，他們以為在任何條件下窮人都是布爾什維主義的永久支柱，而把集體農莊看做殘酷的階級鬥爭的舞台。

由此可見，在這裏，在這個問題上，已被擊潰的反黨集團的思想殘餘還沒有喪失自己的生命。很明顯，如果這一類糊塗觀點在我們黨內獲得了勝利，集體農莊就不會有它們在最近兩年來所取得的成就，它們就會在最短期間瓦解。

再如拿民族問題來說吧。在這裏，在民族問題方面，也和其他問題方面一樣，有一部分黨員持有一種能造成相當危險的糊塗觀點。我說過資本主義殘餘的生命力。應當指出，在民族問題方面，人們意識中的資本主義殘餘比在其他任何方面都更有生命力。所以更有生命力，是因為它們有可能用民族外衣很好地偽裝起來。很多人認為斯克雷普尼克的墮落變節是個別的例外事件。這是不對的。斯克雷普尼克和他的集團在烏克蘭的墮落變節並不是例外事件。在其他民族共和國裏，個別同志也有這種錯誤。

民族主義傾向，不管是大俄羅斯民族主義傾向還是地方民族主義傾向，是什麼意思呢？民族主義傾向就是使工人階級的國際主義政策遷就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政策。民族主義傾向反映出『自己的』民族的』資產階級企圖破壞蘇維埃制度而恢復資本主義。可見這兩種傾向的根源是共同的。這個根源就是離開列寧的國際主義。如果你們想打擊這兩種傾向，那就首先應當打擊這個根源，打擊那些離開國際主義的人；不管他們傾向於地方民族主義還是傾向於大俄羅斯民族主義。（熱烈鼓掌）

有人在爭論：哪一種傾向是主要危險，大俄羅斯民族主義傾向還是地方民族主義傾向？在目前條件下，這是一種表面的因而也是空泛的爭論。如果想提出一種對任何時間和條件都適用的辨別主要危險和非主要危險的現成方法，那就愚蠢了。世界上根本沒有這種方法。主要危險就是人們停止和它作鬥爭因而讓它發展到危害國家的那種傾向。（鼓掌多時）

在烏克蘭，烏克蘭民族主義傾向在不久以前還不是主要危險，但是當人們停止和它作鬥爭而讓

它發展到和武裝干涉者結合起來的時候，這種傾向就成了主要危險。解決什麼是民族問題方面的主要危險的問題不是靠空泛的表面的爭論，而是靠對當時的實際情況進行馬克思主義的分析，靠研究這方面所犯的錯誤。

關於一般政策方面的右傾和「左」傾也必須這樣說。在這方面也和其他方面一樣，我們的個別黨員有不少糊塗觀點。他們在進行反右傾鬥爭的時候往往弄開了「左」傾，減弱了反「左」傾的鬥爭，認為它不危險或者不很危險。這是一種嚴重而危險的錯誤。這是對「左」傾讓步，黨員是不容許這樣做的。所以不容許這樣做，尤其是因為最近「左派」已經完全滾到右派的立場上去了，實質上已經和右派毫無區別了。

我們一向都說，「左派」就是右派，不過用左的詞句掩飾了右的實質。現在「左派」自己證實了我們的這個說法。就拿去年的托洛茨基派「公報」來看吧。托洛茨基派先生們在那些公報裏要求什麼，寫些什麼呢？他們「左的」綱領表現在什麼地方呢？他們要求：解散國營農場，因為國營農場不能贏利；解散大部分集體農莊，因為這些集體農莊有名無實；放棄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恢復租讓政策；把我國的許多工業企業租出去，因為這些企業不能贏利。

這就是卑鄙的懦夫和投降主義者的綱領，這就是要在蘇聯恢復資本主義的反革命綱領！

這個綱領和極右派的綱領有什麼區別呢？顯然毫無區別。由此可見，「左派」爲了和右派結成聯盟進行共同的反黨鬥爭，公開地附和了右派的反革命綱領。

既然如此，怎麼能說「左派」不危險或者不很危險呢？說這種蠢話的人是在幫助列寧主義的死敵，這不是很明顯嗎？

由此可見，在這裏，在離開黨的路綫的各種傾向方面，不管是一般政策上的傾向還是民族問題上的傾向，人們意識中和我們的個別黨員意識中的資本主義殘餘也是有充分的生命力的。

這就是我們政治思想工作中的幾個嚴重而迫切的問題。在這些問題上，一部分黨員有模糊觀點、糊塗觀念，甚至有完全離開列寧主義的傾向。要知道，可以拿來證明個別黨員有糊塗觀點的問題還不止這些。

既然如此，能不能說我們黨內一切都很好呢？

顯然不能。

我們在政治思想工作方面的任務是：

- (一) 把黨的理論水平提到應有的高度；
- (二) 在黨的一切環節中加強思想工作；
- (三) 在黨的隊伍中不倦地宣傳列寧主義；
- (四) 以列寧的國際主義精神教育黨組織及其周圍的非黨積極分子；
- (五) 不要掩飾而要大胆地批評某些同志離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傾向；
- (六) 不斷地揭露敵視列寧主義的派別의思想和思想殘餘。

二、組織領導問題

我講過了我們的成就，講過了黨的路綫無論在國民經濟和文化方面或在克服黨內各種反列寧主義集團方面所取得的勝利，也講過了我們的勝利的世界歷史意義。但這並不是說，在一切地方，在各個方面都取得了勝利，所有的問題都已經解決了。世界上根本沒有這樣的成就和勝利。我們還有不少尚未解決的問題和各種缺陷。在我們面前有一大堆需要解決的任務。但這無疑是說明大部分刻不容緩的當前任務已經勝利解決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黨獲得了極偉大的勝利是不容置疑的。

但是這裏有一個問題：這個勝利是怎樣造成的，它實際上是怎樣獲得的，經過什麼鬥爭，經過哪些努力？

有些人以為只要制定正確的路綫，把它公佈出來，把它製成一般的提綱和決議並一致通過，勝利就會自行到來，即所謂自流地到來。這當然是不對的。這是很大的錯誤。只有不可救藥的官僚主義分子和文牘主義分子才會這樣想。事實上這些成就和勝利不是自流地取得的，而是在爭取執行黨的路綫的殘酷鬥爭中取得的。勝利任何時候都不會自行到來，它通常是由人們爭取來的。好的擁護黨的總路綫的決議和宣言，這只是事情的開始，因為它們只表示爭取勝利的願望，而不是勝利本身。在正確的路綫提出以後，在對問題做出正確的決定以後，事情的成功就取決於組織工作，取決於組織實現黨的路綫的鬥爭，取決於正確地挑選人材，取決於檢查領導機關的決議的執行情況。否則，黨的

正確路線和正確決議就會有遭到嚴重破壞的危險。不僅如此，在正確的政治路線提出以後，組織工作就決定一切，其中也決定政治路線本身的命運，即決定它的實現或失敗。

事實上，勝利是通過不斷和執行黨的路線的道路上的各種困難進行殘酷的鬥爭，通過克服這些困難，通過動員全黨和工人階級去克服困難，通過組織克服困難的鬥爭，通過撤換不中用的工作人員，挑選能夠和困難作鬥爭的優秀工作人員而達到和取得的。

這些是什麼困難，它們藏在什麼地方呢？

這些困難是我們組織工作的困難，是我們組織領導的困難。這些困難藏在我們自己身上，藏在我們的領導工作人員身上，藏在我們的組織裏面，藏在我們黨組織、蘇維埃組織、經濟組織、工會組織、共青團組織和其他一切組織的機關裏面。

應當了解，我們黨組織、蘇維埃組織、經濟組織和其他一切組織及其領導者的力量和威信增長到了空前的程度。正因為他們的力量和威信增長到了空前的程度，所以現在一切事情或者幾乎一切事情都取決於他們的工作。藉口所謂客觀條件是沒有理由的。既然黨的政治路線的正確性已經為多年的經驗所證實，而工人和農民擁護這條路線的決心又是不容置疑的，那末所謂客觀條件的作用就縮小到最低限度，而我們的組織及其領導者的作用就成為決定性的獨一無二的了。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今後我們工作中產生缺陷和缺點的責任十分之九不在「客觀」條件，而在我們自己身上，並且僅僅在我們身上。

我們的黨有二百多萬黨員和候補黨員。我們的共青團有四百多萬團員和候補團員。我們有三百萬以上的工農通訊員。我們的國防航空化學建設協會有一千二百多萬會員。工會有一千七百萬以上的會員。我們獲得成就應該歸功於這些組織。如果儘管有這些有助於獲得成就的組織和可能性，而我們在工作中還是有不少缺點，還是有不少缺陷，那就只能歸咎於我們自己，歸咎於我們的組織工作，歸咎於我們的組織領導不好。

管理機關的官僚主義和文牘主義，「一般領導」的空談代替了實際的具體領導，各組織實行職能管理制而缺乏個人負責制，工作中的無人負責現象和工資制度中的平均主義，對執行情況缺乏經常的檢查，害怕自我批評，——這就是我們的困難的根源，這就是目前我們的困難藏身的地方。

如果以為用決議和決定就能克服這些困難，那就太天真了。官僚主義分子和文牘主義分子早就善於在口頭上表示忠實於黨和政府的決議，而在實際上把這些決議束之高閣。要戰勝這些困難，必須消除我們的組織工作落後於黨的政治路線的要求的現象，必須把國民經濟各個方面的組織領導的水平提高到政治領導的水平，必須做到使我們的組織工作能夠保證黨的政治口號和決議的切實執行。要戰勝這些困難並獲得成就，必須組織克服這些困難的鬥爭，必須吸引工農羣衆參加這個鬥爭，必須動員黨本身，必須清除黨和經濟組織中的不可靠的、不堅定的和蛻化的分子。

爲此需要做些什麼呢？

爲此需要組織下列工作：

- (一) 開展自我批評，揭露我們工作中的缺點；
- (二) 動員黨組織、蘇維埃組織、經濟組織、工會組織和共青团組織去和困難作鬥爭；
- (三) 動員工農羣衆爲實現黨和政府的口號和決議而鬥爭；
- (四) 在勞動者中間開展競賽和突擊運動；
- (五) 廣泛建立機器拖拉機站和國營農場的政治部，使黨和蘇維埃的領導接近農村；
- (六) 縮小人民委員部、管理總局和托拉斯的規模，使經濟領導接近企業；
- (七) 消除工作中的無人負責現象，消滅工資制度中的平均主義；
- (八) 取消「職能管理制」，加強個人負責制，採取廢除委員會制的方針；
- (九) 加強對執行情況的檢查，採取改組中央監察委員會和工農檢查院的方針以進一步加強對執行情況的檢查；

(一〇) 把熟練的工作人員從辦公室調到更接近生產的地方；

(一一) 揭發不可救藥的官僚主義分子和文牘主義分子，把他們從管理機關驅逐出去；

(一二) 把違反黨和政府的決議的人、敷衍欺騙的人、愛說廢話的人撤職，任用新人，即任用能保證具體領導所擔負的工作並能保證加強黨和蘇維埃紀律的認真辦事的人；

(一三) 清洗蘇維埃組織和經濟組織，精簡人員；

(一四) 最後，把不可靠的和蛻化的人清洗出黨。

黨爲克服困難，爲把我們組織工作的水平提高到政治領導的水平以保證黨的路綫的實現而必須採取的辦法，基本上就是這些。

你們知道，我們黨中央在報告所涉及的時期內正是這樣進行組織工作的。

中央在這裏所遵循的是列寧的英明思想：組織工作中最重要的是挑選人材和檢查執行情況。

關於挑選人材和撤換那些不稱職的人，我想說幾句話。

除了我們一致認爲必須撤職的那些不可救藥的官僚主義分子和文牘主義分子以外，我們還有兩種工作人員阻撓着我們的工作，妨礙着我們的工作，不讓我們前進。

一種工作人員是那些過去有過一些功勞而現在已經成爲要人的人，他們認爲黨的紀律和蘇維埃的法律不是爲他們而是爲傻瓜制定的。這些人並不認爲執行黨和政府的決議是自己的義務，因而破壞黨和國家紀律的基礎。他們違反黨的紀律和蘇維埃的法律是指靠什麼呢？他們指靠蘇維埃政權會因爲他們過去有功而不去觸犯他們。這些妄自尊大的要人認爲他們是了不起的人物，他們可以違反領導機關的決議而不受懲罰。對這種工作人員該怎麼辦呢？必須毫不猶豫地撤銷他們的領導職務，不管他們過去有過什麼功勞。（呼喊聲：『對！』）必須把他們降職並把這件事在報紙上公佈。（呼喊聲：『對！』）所以必須這樣做，是爲了打掉這些妄自尊大的官僚主義要人的傲慢習氣，叫他們安分一些。所以必須這樣做，是爲了在我們整個工作中加強黨和蘇維埃的紀律。（呼喊聲：『對！』鼓掌。）

現在來談第二種工作人員。我指的是那種愛說廢話的人，可以說是一些老實的愛說廢話的人，

(笑聲) 是一些忠誠於蘇維埃政權但是不會做領導工作，不會組織什麼工作的老實人。去年我曾經和這樣一個同志談過話，這個同志很受人尊敬，但他是一個不可救藥的愛說廢話的人，能够把任何一件活生生的事情沉沒在廢話中。下面就是這一次的談話。

我問：你們的播種工作怎樣了？

他答：斯大林同志，你問播種工作嗎？我們已經動員起來了。(笑聲)

我問：那末結果怎樣呢？

他答：我們把問題直截了當地提出來了。(笑聲)

我問：那末以後又怎樣呢？

他答：斯大林同志，我們有了轉變，馬上就會有轉變。(笑聲)

我問：究竟怎樣了？

他答：我們那裏有了一些進展。(笑聲)

我問：可是你們的播種工作究竟怎樣了？

他答：斯大林同志，我們的播種工作暫時還毫無頭緒。(哈哈大笑)

這就是愛說廢話的人的面目。他們動員起來了，把問題直截了當地提出來了，他們既有轉變，又有進展，可是工作却沒有動起來。

這和不久以前一位烏克蘭工人所描述的某一組織的情況完全一樣，當時有人問他這個組織有沒

有路綫，他回答說：「路綫嗎……路綫當然是有的，只是工作看不見。」（大笑）看來這個組織也有老實的愛說廢話的人。

當我們把這些愛說廢話的人撤職，把他們遠遠地調離實際工作的時候，他們就攤開雙手困惑不解地問道：「究竟爲什麼要把我們撤職？難道我們沒有把一切必要的事情都做了嗎？難道我們沒有召集突擊隊員大會嗎？難道我們沒有在突擊隊員會議上宣佈黨和政府的口號嗎？難道我們沒有把中央政治局全體委員選爲名譽主席團嗎？」（大笑）難道我們沒有給斯大林同志拍致敬電嗎？——你們究竟還要我們做些什麼呢？」（哈哈大笑）

對這些不可救藥的愛說廢話的人該怎麼辦呢？要知道，如果仍然讓他們擔任實際工作，他們就會把任何一件活生生的事情沉沒在滔滔不絕的廢話中。顯然，必須撤銷他們的領導職務，派他們去做別的非實際的工作。實際工作中是沒有愛說廢話的人的位置的。（呼喊聲：「對！」鼓掌。）

關於中央如何指導了蘇維埃組織和經濟組織中挑選人材的工作，如何設法加強了對執行情況的檢查，我已經簡略地報告過了。在進行代表大會第三項議程的時候，卡岡諾維奇同志會更詳細地向你們報告。

關於今後如何加強對執行情況的檢查，我想說幾句話。

正確地組織對執行情況的檢查，在反對官僚主義和文牘主義的鬥爭中有決定的意義。領導機關的決議是在執行呢，還是被官僚主義分子和文牘主義分子擱置起來了？這些決議是在正確地執行

呢，還是被歪曲了？機關是在誠實地以布爾什維克的精神進行工作呢，還是在空忙一陣？——這一切只有對執行情況進行很好的檢查才能及時地知道。對執行情況進行很好的檢查，這是隨時幫助查明機關的工作狀況並揭發官僚主義分子和文牘主義分子的探照燈。可以肯定地說：我們的缺點和缺陷十分之九是由於對執行情況缺乏正確的檢查而產生的。毫無疑問，如果對執行情況有這樣的檢查，缺點和缺陷是一定能夠防止的。

但是，對執行情況的檢查要達到目的，至少必須有兩個條件：第一、對執行情況的檢查必須是經常的，而不是時斷時續的；第二、在黨組織、蘇維埃組織、經濟組織各個環節中領導對執行情況的檢查的必須不是次要的人，而是有充分威信的人，即各組織的領導者自己。

正確地組織對執行情況的檢查，對於各中央領導機關有極大的意義。工農檢查院按其組織來說，不能夠滿足對執行情況進行很好的檢查的要求。幾年以前，當我們的經濟工作還比較簡單，還不大令人滿意，還可以指望有可能檢查各人民委員部和各經濟組織的工作的時候，工農檢查院是勝任的。但是現在，我們的經濟工作已經擴大並更加複雜了，已經既沒有必要又沒有可能由一個中央機關來檢查經濟工作了，因此，工農檢查院應當改組。現在我們需要的不是一般的檢查，而是對中央機關決議的執行情況的檢查，——現在我們需要的是對中央機關決議的執行情況的監督。現在我們需要一個不以檢查所有一切為目的，而能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集中於監督工作，集中於檢查蘇維埃政權中央機關決議的執行情況的組織。只有蘇聯人民委員會蘇維埃監察委員會才能成為這樣的組織。蘇維埃

監察委員會按照人民委員會的指示進行工作，在各地有不受地方機關支配的代表。爲了使蘇維埃監察委員會有充分的威信，使它能够在必要時處分任何負責工作人員，必須使它的委員候選人由黨的代表大會提名，經蘇聯人民委員會和中央執行委員會批准。我認爲只有這樣的組織才能加強蘇維埃監督工作和蘇維埃紀律。

至於中央監察委員會，大家知道，它首先而且主要是爲防止黨內分裂而成立的。你們知道，有一個時候我們黨內確實存在過分裂的危險。你們知道，中央監察委員會及其所屬各組織防止了分裂的危險。但是現在我們不再有分裂的危險了。現在我們迫切需要一個能够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於檢查黨和黨中央委員會決議的執行情況的組織。只有聯共（布）中央黨的監察委員會才能成爲這樣的組織。黨的監察委員會按照黨和黨中央的指示進行工作，在各地有不受地方組織支配的代表。很明顯，這樣一個負責的組織應當有很高的威信。爲了使這個委員會有充分的威信，使它能够處分任何一個犯錯誤的負責工作人員，包括中央委員在內，必須使它的委員只有黨的最高機關即黨的代表大會才能選舉和撤換。毫無疑問，這樣的組織完全能够保證對黨中央機關決議的執行情況的監督並加強黨的紀律。

關於組織領導的問題就是這樣。

我們在組織工作方面的任務是：

（一）今後也要使我們的組織工作適應於黨的政治路線的要求；

(二) 把組織領導提高到政治領導的水平；

(三) 使組織領導能够完全保證黨的政治口號和決議的實現。

*

*

*

同志們，我就要結束我的總結報告了。

從這個總結報告中應當得出什麼結論呢？

現在大家都已經承認，我們的成就是偉大的不平常的。國家在比較短的時間內轉上了工業化和集體化的軌道。第一個五年計劃勝利實現了。這就使我們的工作人員產生了自豪感，並加強了他們對自己力量的信心。

這當然很好。但是成就有時也有它陰暗的一面。成就有時也能產生某些危險，如果讓這些危險發展下去，它們就會葬送全部事業。例如有這樣一種危險，就是我們某些同志會因這些成就而衝昏頭腦。大家知道，這種情形我們是有過的。也有這樣一種危險，就是我們某些同志為這些成就所陶醉而驕傲自滿到極點，開始用一些吹噓的話來安慰自己，說什麼『我們現在可以徒步過海』，『我們一舉就能把敵人打倒』等等。同志們，這種危險並不是絕對不可能有的。這種情緒是再危險不過的，因為它能解除黨的武裝，瓦解黨的隊伍。如果這種情緒在我們黨內佔了上風，我們的一切成就就會有遭到破壞的危險。

當然，第一個五年計劃是勝利完成了。這是事實。但是，同志們，事業沒有就此結束，而且也不

能就此結束。前面還有第二個五年計劃，這個計劃也是必須完成而且必須勝利完成的。你們知道，計劃是在和困難作鬥爭中，在克服困難的過程中完成的。這就是說，將來還會有困難，將來還要和困難作鬥爭。莫洛托夫同志和古比雪夫同志將要向你們做關於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報告。你們從他們的報告中就會知道，爲了實現這個宏偉的計劃，我們還要克服怎樣巨大的困難。這就是說，不要使黨高枕而臥，而要在黨內提高警惕性；不要使黨酣睡；而要使它保持戰鬥準備狀態；不要解除黨的武裝，而要把它武裝起來；不要使黨渙散，而要使它保持動員狀態以實現第二個五年計劃。

由此得出第一個結論：不要醉心於已得的成就，不要驕傲自滿。

我們所以獲得成就，是因爲我們有黨的正確的領導路綫，並善於組織羣衆去實現這條路綫。不用說，如果沒有這些條件，我們就不會有我們現在所取得的和有權引以自豪的那些成就。但是有正確的路綫而又善於實現它，這在執政黨生活中是極少有的。

請你們看看周圍的國家吧：你們能找到很多有正確的路綫並實現這條路綫的執政黨嗎？老實說，這樣的黨現在在世界上是沒有的，因爲現在所有的黨都過着沒有前途的生活，都在危機的混亂狀態中掙扎，看不見爬出泥潭的道路。只有我們的黨才知道把事業引向何處，而且勝利地把它引向前進。我們黨爲什麼有這種優越性呢？因爲它是馬克思主義的黨，是列寧主義的黨，因爲它在自己的工作遵循着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學說。毫無疑問，只要我們始終忠實於這個學說，只要我們掌握住這個指南針，我們在自己的工作中就會獲得成就。

有人說，馬克思主義在西方某些國家中已經被消滅了。有人說，它似乎被一種叫做法西斯主義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思潮消滅了。這當然是胡說。只有不知道歷史的人才會這樣說。馬克思主義是工人階級根本利益的科學表現。要消滅馬克思主義，就必須消滅工人階級。而消滅工人階級是不可能的。自從馬克思主義出現於舞台以來，到今天已經有八十多年了。在這期間，有幾十個幾百個資產階級政府企圖消滅馬克思主義。結果怎樣呢？資產階級政府上台下台，而馬克思主義仍然存在。（熱烈鼓掌）不僅如此，馬克思主義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獲得了完全的勝利，而且正是在人們認為馬克思主義已被徹底消滅的那個國家裏獲得了勝利。（熱烈鼓掌）馬克思主義獲得了完全勝利的國家現在是世界上唯一沒有危機和失業的國家，而在其他一切國家內（其中包括法西斯國家），危機和失業已經籠罩了四年，這不能認為是偶然的。不，同志們，這不是偶然的。（鼓掌多時）

是的，同志們，我們所以獲得種種成就，就因為我們是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旗幟下進行工作和鬥爭的。

由此得出第二個結論：要始終忠實於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偉大旗幟。（鼓掌）

蘇聯工人階級所以強大，不僅因為它有久經戰鬥考驗的列寧的黨。其次，蘇聯工人階級所以強大，不僅因為它有千百萬勞動農民羣衆的支持。蘇聯工人階級所以強大，還因為全世界無產階級都支持它、幫助它。蘇聯工人階級是全世界無產階級的一部分，是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先鋒隊，而我們的共和國是全世界無產階級的產兒。毫無疑問，蘇聯工人階級如果沒有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階級的支持，就

不能掌握住政權，就不能保證有社會主義建設的條件，因而就不會有它現在所取得的成就。蘇聯工人階級和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間的國際聯系，蘇聯工人和世界各國工人間的兄弟聯盟，這就是蘇維埃共和國的力量和威力的基石之一。西方的工人說，蘇聯工人階級是全世界無產階級的突擊隊。這說得很好。這就是說，全世界無產階級今後也準備盡一切力量和可能來支持蘇聯工人階級。但是這就把一些重大的責任加在我們身上了。這就是說，我們應當以自己的工作來證明我們沒有辱沒全世界無產者的突擊隊這一光榮稱號。這使我們有責任更好地工作，更好地奮鬥，爭取社會主義在我國最終勝利，爭取社會主義在世界各國勝利。

由此得出第三個結論：要始終忠實於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事業，忠實於世界各國無產者兄弟聯盟的事業。（鼓掌）

結論就是這樣。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不可戰勝的偉大旗幟萬歲！（全場熱烈鼓掌多時。全體向斯大林同志歡呼致敬。高唱『國際歌』。唱完『國際歌』後，再次更熱烈地歡呼。高呼：『斯大林烏拉！』『斯大林萬歲！』『黨中央萬歲！』）

載於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八日

「真理報」第二十七號

致伏龍芝工農紅軍軍事學院院長兼 政治委員沙波什尼柯夫同志和 政治工作助理沙金柯同志

值此榮膺紅旗勳章的軍事學院成立十五周年和獲得列寧勳章之際，謹向軍事學院的學員、教員和領導者致賀。

希望軍事學院在培養造詣高深的布爾什維克指揮員——軍事專家這一保衛祖國所必需的事業中獲得完全成功。

約·斯大林

獻於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日

【真理報】第十八號

代替結論的話

(一九三四年一月三十一日)

同志們！代表大會上的討論表明，我們黨的領導者們的觀點可以說在黨的政策的一切問題上都完全一致的。你們知道，對於總結報告沒有提出任何反對意見。這也就表明，我們黨的隊伍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的團結一致是異乎尋常的。（鼓掌）既然如此，試問還有沒有做結論的必要呢？我認爲沒有這種必要。所以，請允許我不做結論。（熱烈歡呼，全體起立，高呼『烏拉！』；共同高呼：『斯大林萬歲！』全體高唱『國際歌』。唱完『國際歌』後，再次歡呼。高喊：『烏拉！』『斯大林萬歲！』『中央萬歲！』）

鼓於一九三四年二月一日

「真理報」第三十一號

註釋

(一) 聯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會於一九三〇年六月二十六日至七月十三日在莫斯科舉行。代表大會討論了黨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和組織報告，中央檢查委員會的總結報告，中央監察委員會的總結報告，聯共(布)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的總結報告，關於工業五年計劃執行情況的報告，關於集體農莊運動和發展農業的報告以及關於工會在改造時期的任務的報告。代表大會一致批准了黨中央委員會的政治路線和工作，建議中央今後繼續保證社會主義建設的布爾什維克速度，爭取五年計劃四年完成，堅定不移地在全綫進行大規模的社會主義進攻和在全盤集體化的基礎上消滅富農階級。代表大會指出了農業發展中的轉變的全世界歷史意義，由於這個轉變，集體農民成了蘇維埃政權的真正的、堅固的支柱。代表大會委託黨中央委員會繼續執行堅定不移的和平政策並鞏固蘇聯的國防力量。代表大會做出了關於全力發展重工業並在蘇聯東部建立新的強大的煤礦鋼鐵基地，關於改造一切羣衆組織的工作和加強工會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作用，關於吸引全體工人和勞動羣衆參加社會主義競賽等指示。代表大會徹底揭露了右傾機會主義，認爲它是富農在黨內的代理人，並宣佈右傾反對派的觀點和聯共(布)黨的黨籍不能相容。代表大會責成各級黨組織加強鬥爭來反對民族問題上的大國沙文主義傾向和地方民族主義傾向以及對這兩種傾向的調和態度，堅決執行列寧的保證廣泛發展蘇聯各民族人民的民族形式和社會主義內容的文化的民族政策。第十六次代表大會是作爲社會主義在全綫展開大規模的進攻，消滅富農階級和實現全盤集體化的代表大會而載入黨的史冊的。約·維·斯大林於六月二十七日在代表大會上做了聯共(布)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見「斯大林全集」一九五五年人民出版社第十二卷第二〇七頁至第三二四頁)，並於七月二日做了關於這一報告的結論。(關於聯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會，見「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第四一頁至第四二四頁。代表大會的各項決議，見「蘇共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五三頁至第六一六頁)——(正文第三頁)

(二) 約·維·斯大林「論東方民族大學的政治任務」(見「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七卷第一三三頁至第一五二頁)。——(正文第五頁)

(三) 「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七卷第二九一至第三二九頁。——(正文第六頁)

(四) 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於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七日舉行，討論了關於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的國民經濟控制數字、關於集體農莊建設的總結和今後的任務以及其他問題。全會研究了右傾分子集團的問題，認為宣傳右傾機會主義的觀點和宣傳對右傾機會主義的調和態度的觀點與留在聯共(布)黨內不能相容，決定取消布哈林這個右傾投降主義者的急先鋒和領導者的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員資格，並對李可夫、托姆斯基和其他參加右傾反對派的人提出警告。(聯共(布)中央全會的決議，見「蘇共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五〇〇頁至第五四三頁)——(正文第九頁)

(五) 聯共(布)烏拉爾省第十次代表會議於一九三〇年六月三日至十三日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舉行。代表會議完全贊同黨中央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代表會議揭穿了李可夫的右傾機會主義手腕，着重指出了右傾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反革命背叛作用，並在自己的決議中號召烏拉爾黨組織同右傾投降主義者攻擊黨的路線和黨的列寧中央委員會的一切企圖進行無情的鬥爭。——(正文第十頁)

(六) 指一九三〇年六月五日至十二日在梯弗里斯舉行的南高加索(阿捷爾拜疆、阿爾明尼亞和格魯吉亞)共產黨組織第六次代表大會，代表大會完全贊同聯共(布)中央的政治路線、組織路線和實際工作。——(正文第十一頁)

(七) 約·維·斯大林「論蘇聯土地政策的幾個問題」(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至馬克思主義者土地問題專家代表會議上的演說)(見「斯大林全集」一九五五年人民出版社版第十二卷第一二六頁至第一五一頁)。——(正文第十七頁)

(八) 約·維·斯大林向聯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會所做的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見「斯大林全集」一九五五年人民出版社版第十二卷第一一三頁)。——(正文第十七頁)

(九) 弗·伊·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二卷第一七三頁至第二九〇頁)、「列寧文選」兩卷集「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九一八頁至第一〇三二頁)。——(正文第十八頁)

(一〇) 約·維·斯大林向聯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會所做的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見「斯大林全集」一九五五年人民

出版社版第十二卷第一六四頁)。——(正文第十八頁)

(二) 見『斯大林全集』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八卷第二五五頁。——(正文第二十頁)

(三) 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八十五頁；『列寧文選』兩卷集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八九七頁。——(正文第二十六頁)

(四) 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八十七頁；『列寧文選』兩卷集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八九九頁。——(正文第二十七頁)

(五) 全蘇社會主義工業工作人員第一次代表會議於一九三一年一月三十日至二月四日在莫斯科舉行。出席代表會議的代表共七百二十八人。代表會議的代表有工業公司的代表、工廠廠長、工程處處長、工程師、工長和優秀的工人突擊隊員、黨組織和工會組織的領導者。代表會議聽取了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主席格·康·奧爾忠尼啓澤關於「一九三一年度控制數字和經濟組織的任務」的報告。二月三日人民委員會主席維·米·莫洛托夫在代表會議上發表了「經濟計劃的基本前提和執行情況」的演說。二月四日約·維·斯大林在代表會議的閉幕會上發表了「論經濟工作人員的任務」的演說。代表會議遵循約·維·斯大林的指示，擬定了執行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決定年度即第三年度國民經濟計劃的實際措施。代表會議着重指出，經濟工作人員的基本任務是：掌握技術，提高領導生產的質量，貫徹一長制，實行經濟核算，為提高勞動生產率而鬥爭，降低成本和改進產品質量。代表會議向聯共(布)中央委員會發出致敬電。——(正文第二十九頁)

(六) 指頓巴斯的沙赫特區及其他區內資產階級專家反革命組織的暗害活動。這個組織於一九二八年初被破獲。一九二八年五月十八日至七月五日，蘇聯最高法院特別法庭在莫斯科審理了沙赫特案件。(關於沙赫特事件，見『斯大林全集』一九五五年人民出版社版第十一卷第三十一頁和第四十五頁至第五十四頁，並見『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八八頁至第三八九頁)——(正文第三十五頁)

(七) 反革命間諜暗害組織「工業黨」的審判於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至十二月七日在莫斯科舉行。該案由蘇聯最高法院特別法庭審理。從審判中查明，把舊的資產階級上層技術知識界反革命分子糾集在一起的「工業黨」是國際資本在蘇聯的間諜和軍事代理人。「工業黨」和白俄即過去沙皇俄國的大資本家勾結在一起，按照法國總參謀部的直接指示進行活動，準備帝國主義者的軍事干涉和用武力推翻蘇維埃政權的勾當，暗害分子接受外國帝國主義者的指示和經費，在蘇聯國

民經濟各部門中進行開墾活動和破壞活動。——（正文第三十五頁）

（二七）引自尼·阿·涅克拉索夫的詩「在俄羅斯誰能快樂而自由」（見「涅克拉索夫選集」一九四七年版第三二二頁。——（正文第三十七頁）

（二八）一九三一年五月十四日馬格尼托哥爾斯克冶金工廠的建設者在給約·維·斯大林的電報中報告馬格尼特納亞山鐵礦已開工生產。——（正文第四十五頁）

（二九）經濟工作人員會議於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由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召集舉行。參加會議的有蘇聯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所屬各經濟組織的代表以及蘇聯供給人民委員部的代表。約·維·斯大林出席了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的會議，並於六月二十三日的會議上做了「新的環境和新的經濟建設任務」的演說。參加這次會議工作的有維·米·莫洛托夫、克·葉·伏羅希洛夫、安·安·安得列也夫、拉·莫·卡岡諾維奇、阿·伊·米高揚、尼·米·什維爾尼克、米·伊·加里寧、格·康·奧爾忠尼啓澤和瓦·弗·古比雪夫。——（正文第四十九頁）

（三〇）這個賀電是約·維·斯大林為祝賀大型工廠——莫斯科「阿瓊」汽車製造廠於一九三一年十月一日開工而寫的，在工廠開工之日，該廠工人、工程技術人員和職員全體大會根據工人的請求決定以斯大林同志的名字命名該廠，此後該廠即稱為斯大林汽車製造廠。——（正文第七十三頁）

（三一）「技術報」（三日刊）於一九三一年十月至一九三七年出版。在一九三二年一月以前，該報是蘇聯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的機關報，後改為蘇聯重工業人民委員部的機關報。約·維·斯大林的這個賀電發表在一九三一年十月十日「技術報」創刊號上。——（正文第七十五頁）

（三二）「無產階級革命」是歷史雜誌，該雜誌於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八年由黨史委員會（十月革命史和俄共（布）歷史委員會，後改稱聯共（布）中央十月革命史和聯共（布）歷史研究部）出版，於一九二八年十月至一九三一年由聯共（布）中央列寧研究院出版。該雜誌停刊一年後，於一九三三年至一九四一年由聯共（布）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出版。——（正文第七十六頁）

（三三）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二卷第三〇五頁、第三〇四頁。——（正文第七十九頁）

（三四）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五卷第三四五頁，「列寧文選」兩卷集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一九九頁至第二

〇〇頁。——〔正文第八十四頁〕

〔五〕弗·伊·列寧「社會民主黨對農民運動的態度」(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九卷第二二三頁,「列寧文選」兩卷集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第一卷第六八八頁)。——〔正文第九十頁〕

〔六〕卡·馬克思「哲學的貧困」答蒲魯東先生的「貧困的哲學」(一九四一年俄文版)。——〔正文第九十四頁〕

〔七〕凡爾賽體系是英國、美國和法國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世界帝國主義戰爭中擊潰了德國及其盟國以後所建立的資本主義各國間的政治和經濟關係的體系。這個體系的基礎是凡爾賽和約以及許多與該和約有關的包括確定歐洲各國新疆界在內的其他條約。——〔正文第一〇四頁〕

〔八〕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德意志思想體系」第一部分「批判以費爾巴哈、布·鮑威爾和施蒂納為代表的近代德國哲學」(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九三八年俄文版第四卷第一頁至第四四二頁)。——〔正文第一〇五頁〕

〔九〕「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一九五五年莫斯科中文版第二卷第十一頁至第四十三頁。——〔正文第一〇五頁〕

〔十〕指約·維·斯大林在斯德哥爾摩俄國社會民主黨第四次代表大會(一九〇六年)上,在倫敦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五次代表大會(一九〇七年)期間以及在國外(克拉柯夫、維也納)期間(一九二二年和一九一三年)和弗·伊·列寧的會見。——〔正文第一〇七頁〕

〔十一〕見「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六卷第三五八頁至第四〇一頁。——〔正文第一一七頁〕

〔十二〕「美聯社」代表理查遜在一九三二年三月二十五日給約·維·斯大林的信中,要求答覆外國報刊所散佈的關於柏林醫師宗傑克應邀到莫斯科為約·維·斯大林治病的信息是否確實。——〔正文第一二二頁〕

〔十三〕控訴局於一九一九年四月成立,直屬國家監察人民委員會(一九二〇年改組為工農檢查人民委員會)。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的條例規定了中央控訴中訴局的任務和工作內容,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四日的條例規定了中央控訴局地方分局的任務和工作內容,這兩項條例都是經國家監察人民委員會、約·維·斯大林簽署頒佈的。中央控訴局和地方控訴局自成立之日起,在檢查和審理勞動人民的控訴和申訴並吸引廣大工農積極分子參加這一事業方面進行了巨大的工作。自一九三四年二月起,控訴申訴局併入蘇聯人民委員會蘇維埃監察委員會系統,而自一九四〇年九月起,控訴申訴局是蘇聯國家監察人民委員會(後改稱蘇聯國家監察部)的一個局。

根據聯共(布)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團和蘇聯工人農檢查人民委員部委員會的決議，於一九三二年四月九日至十四日對控訴局的工作進行了全蘇五日檢查運動，約·維·斯大林「論控訴局的意義和任務」一文就是為這個運動寫的。——(正文第一二二頁)

(四) 蘇聯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七次全國代表會議於一九三二年七月一日至八日在莫斯科舉行。代表會議討論了下列幾個問題：五年計劃的完成年度即第四年度和蘇聯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的任務(社會主義競賽和突擊運動等等)，共青團和少先隊組織的發展以及共青團和少先隊中的政治教育工作狀況。約·維·斯大林的賀電是在七月八日代表會議閉幕會上宣讀的。——(正文第二二八頁)

(五) 「波馬克西姆·高爾基的賀電」是為慶祝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偉大的無產階級作家阿列克塞·馬克西莫維奇·高爾基參加文學和革命活動四十周年而寫的。——(正文第一二九頁)

(六) 指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五年美國南部諸州和北部諸州的內戰。——(正文第一三六頁)

(七) 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於一九三三年一月七日至十二日舉行，討論了下列幾個問題：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總結和第二個五年計劃第一年度即一九三三年度的國民經濟計劃(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和古比雪夫同志做了報告)，機器拖拉機站政治部和國營農場政治部的目的和任務，黨內問題。約·維·斯大林在一月七日的全會會上做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總結」的報告，在一月十一日的會議上發表了「關於農村工作」的演說。全會在決議中着重指出了第一個五年計劃四年完成的總結的意義，認為這是現代歷史中最卓越的事實，全會指出，第二個五年計劃中的新建設口號應該掌握糧工業中的新企業和從組織上鞏固農業中的新企業的口號來補充。全會建議所有的經濟組織、黨組織和工會組織把主要注意力集中於徹底完成提高勞動生產率和降低成本的任務。為了在政治上鞏固機器拖拉機站和國營農場，提高它們在農村中的政治作用和影響，改進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中黨組織的工作，全會通過了在機器拖拉機站和國營農場中成立政治部的決議。全會贊同中央政治局關於在一九三三年內實行清黨並在清黨期間停止接收新黨員入黨的決議。(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的決議，見「蘇共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七一七頁至第七四二頁)——(正文第一四五頁)

(八) 「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 (日刊)是美國資產階級的報紙，是美國資本主義壟斷組織的權威刊物，

同所謂民主黨有聯系，於一八五二年在新約創刊。——（正文第一四九頁）

〔六〕「每日電訊報」(The Daily Telegraph) (日刊)是和保守黨領導接近的英國反動報紙，於一八五五年在倫敦創刊。該報自一九三七年和「晨郵報」合併後，改名為「每日電訊和晨郵報」在倫敦和曼徹斯特出版。——（正文第一四九頁）

〔七〕「波蘭報」(Gazeta Polska) 是波蘭資產階級的報紙，是皮爾蘇茨基法西斯集團的喉舌，於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九年在華沙出版。——（正文第一五〇頁）

〔八〕「金融時報」(The Financial Times) (日刊)是英國資產階級的報紙，是倫敦西蒂工業集團和財政集團的刊物，於一八八八年倫敦創刊。——（正文第一五〇頁）

〔九〕「政治」(Politica) 是反映意大利大資產階級觀點的意大利社會政治雜誌，於一九一八年在羅馬創刊。——（正文第一五〇頁）

〔十〕「當代歷史」(Current History) 是宣傳美國資產階級歷史學家——美國國務院（外交部）侵略性對外政策方針的思想家的觀點的雜誌。該雜誌於一九一四年在紐約創刊。——（正文第一五〇頁）

〔十一〕「時報」(Le Temps) (日刊)是法國資產階級的報紙，自一九三一年起屬於重工業組合(Comore ne oppre)，於一八六一年至一九四二年在巴黎出版。——（正文第一五一頁）

〔十二〕「圓桌」(The Round Table) 是論述不列顛帝國殖民政策問題和國際關係問題的英國資產階級雜誌。該雜誌反映了英國資產階級最保守的集團的觀點，於一九一〇年在倫敦創刊。——（正文第一五一頁）

〔十三〕「新自由報」(Neue Freie Presse) 是反映工商業資產階級和銀行集團的觀點的奧國資產階級報紙，於一八六四年至一九三九年在維也納出版。——（正文第一五二頁）

〔十四〕「民族」(The Nation) 是美國自由派的社會政治和文藝雜誌，它反映小資產階級的觀點。該雜誌於一八六五年在紐約創刊。——（正文第一五三頁）

〔十五〕「前進」(Forward) (周刊)是「左派」改良主義分子的工聯主義雜誌，於一九〇六年在格拉斯哥(蘇格蘭)創刊。——（正文第一五四頁）

〔十六〕一九三二年末，日本帝國主義力圖在中國和遠東建立自己的統治，不經宣戰就把軍隊開入東北地區。在佔領東北的

同時，日本軍隊集結在蘇聯邊境，並動員白衛團匪徒進行反蘇戰爭。日本帝國主義者準備了進攻蘇聯的適當陣地，其目的是侵佔蘇聯的遠東和西伯利亞。——（正文第一六五頁）

〔五〕指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二日「關於對投機活動進行鬥爭」的決議。該決議發表在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三日「真理報」第二三三號上。——（正文第一八四頁）

〔五〕指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於一九三二年八月七日通過的「關於保護國家企業、集體農莊和合作社的財產以及鞏固公共（社會主義）所有制的決議。在約·維·斯大林起草的這個決議中說：「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認為：公有制（國家所有制、集體農莊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是蘇維埃制度的基礎，它是神聖不可侵犯的，而侵害公有制的人應當被看做人民公敵，因此，對盜竊公共財產的分子進行堅決的鬥爭是蘇維埃政權機關的首要任務。」該決議發表在一九三二年八月八日「真理報」第二一八號上。——（正文第一八九頁）

〔五〕蘇聯人民委員會和聯共（布）中央委員會一九三二年五月六日「關於一九三三年的糧食收購計劃和發展集體農莊商業中的糧食交易」的決議發表在一九三二年五月七日「真理報」第二一五號上。——（正文第一九六頁）

〔五〕指一九二一年三月喀琅施塔得的反革命叛亂，叛亂的領導者是同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和外國代表有聯系的白衛分子。——（正文第二〇二頁）

〔五〕「女工」是「真理報」社出版的雜誌，於一九三三年一月創刊。——（正文第二〇九頁）

〔五〕全蘇集體農莊突擊隊員第一次代表大會於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五日至十九日在莫斯科舉行。出席代表大會的代表有一千五百十三人，約·維·斯大林參加了代表大會的工作。代表大會把約·維·斯大林選入名譽主席團，並代表千百萬集體農民向斯大林致敬。代表大會討論了關於鞏固集體農莊和春季播種任務的問題。約·維·斯大林在二月十九日代表大會的閉幕會上發表了演說。維·米·莫洛托夫、拉·莫·卡崗諾維奇、米·伊·加里寧、克·葉·伏羅希洛夫、謝·米·布瓊尼等也在代表大會上發表了演說。代表大會在告蘇聯全體集體農民書中號召把集體農莊變成布爾什維克的集體農莊，在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中開展爭取豐產、爭取模範地準備和進行春季播種的全蘇社會主義競賽。——（正文第二二一頁）

〔五〕指中伏爾加邊區（現古比雪夫省）別金楚克區機器拖拉機站工作地區集體農莊莊員給約·維·斯大林的信。該信發表在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九日「真理報」第二一八號上。——（正文第二二七頁）

〔五〕「大都會」維克斯雷器有限公司是和蘇聯訂有在技術上援助蘇聯電器工業企業合同的英國電器公司。一九三三年三月「大都會」維克斯雷器有限公司「莫斯科辦事處的職員，六名英國人因在蘇聯大型電站進行破壞活動的案內而被交付法庭審判。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二日至十九日進行的偵查和審判確定：被捕的「大都會」維克斯雷器有限公司職員在蘇聯進行間諜活動，在一小撮犯罪分子的幫助下在蘇聯大型電站組織破壞設備，製造事故和進行破壞勾當，以圖破壞蘇聯工業威力和削弱蘇維埃國家。」（正文第二三一頁）

〔六〕指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米·伊·加里寧因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六日蘇聯和美國建立外交關係而對美國人民發表的廣播演說。——（正文第二四六頁）

〔五〕世界經濟會議於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二日至七月二十七日在倫敦舉行。會議的發起人——英國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企圖把會議當作消除經濟危機和使資本主義「恢復健康」的救命手段。會議本來應當討論穩定幣制、組織生產和貿易、取消關稅壁壘、建立各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經濟和平等問題。蘇聯代表團在會議上表示了蘇聯對促進和平事業和加強事務聯系的始終不渝的願望，建議締結經濟上互不侵犯的公約，並聲明蘇聯準備在取得長期貸款和為蘇聯的出口創造正常條件的基礎上向外國定貨十億美元。蘇聯代表團的建議沒有得到會議的支持。會議暴露出資本主義世界完全沒有能力找到擺脫經濟危機的出路，暴露出各資本主義國家間，首先是英國和美國間以及德國和它的債權國間的矛盾進一步尖銳化了。在毫無結果的討論以後，會議沒有解決它所提出的任何一個問題而失敗地結束了。——（正文第二四六頁）

〔六〕聯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會於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六日至二月十日在莫斯科舉行。代表大會討論了聯共（布）中央委員會的總結報告，中央檢查委員會的總結報告，中央監察委員會和工農檢查院的總結報告，聯共（布）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的總結報告以及關於第二個五年計劃和關於組織問題（黨的建設和蘇維埃的建設）的報告。代表大會根據約·維·斯大林所做的關於聯共（布）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通過了決議，在決議中完全批准聯共（布）中央的政治路線和實際工作，並責成各級黨組織在自己的工作中以約·維·斯大林在報告中所提出的各項原理和任務為指針。代表大會指出了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方面有決定意義的成就，肯定了黨的總路線已經取得勝利。聯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會是作為勝利者的代表大會而載入黨的史冊的。代表大會根據維·米·莫洛托夫和瓦·弗·古比雪夫的報告通過了「關於發展蘇聯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七年）」即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的計劃的決議，批准了完成整個國民經濟技術改造和更迅

速地提高工農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的宏偉綱領。代表大會着重指出，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基本政治任務是徹底消滅資本主義成分，克服經濟中和人們意識中的資本主義殘餘。代表大會根據拉·莫·卡岡諾維奇的報告通過了關於組織問題（黨的建設和蘇維埃的建設）的決議。代表大會指出，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基本任務非常尖銳地提出了提高一切部門中的工作質量，首先是提高組織上的實際領導質量的問題。代表大會通過了新的黨章。代表大會撤銷了中央監察委員會和工農檢查院，成立了聯共（布）中央黨的監察委員會和蘇聯人民委員會蘇維埃監察委員會。（關於聯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會，見「蘇聯共產黨（布）歷史補明教程」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第四二四頁至第四三〇頁。代表大會的各項決議和決定，見「蘇共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七四四頁至第七八七頁）——（正文第二五一頁）

（六）一九三一年西班牙無產階級和農民推翻了「一九二三年建立的普利莫·德·利維拉將軍的軍事法西斯專政，廢除了君主制。一九三一年四月十四日，西班牙宣告成立共和國。但是由於無產階級在政治上的軟弱和組織上的渙散，由於社會黨領導者和無政府主義者的叛變，政權被資產階級和地主奪去，成立了資產階級政黨代表和社會黨人代表的聯合政府。儘管聯合政府企圖阻止革命的進一步發展，但工人和農民反對地主和資產階級的羣衆性的革命鬥爭却在繼續進行。一九三四年十月阿斯七里亞礦工的總罷工和武裝鬥爭是這個時期革命運動的最高點。」——（正文第二五二頁）

（六）「行動委員會」是英國、法國以及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〇年參加對蘇維埃共和國進行軍事干涉的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的革命組織。「行動委員會」是在「不許侵犯蘇維埃俄國」的口號下建立起來的。在「行動委員會」領導下，工人舉行了罷工和遊行示威，拒絕裝卸軍用品，以期打破被武裝干涉。「行動委員會」於一九二〇年在英國散佈最廣。」——（正文第二六四頁）

（六）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於一九二〇年七月十九日至八月七日舉行。代表大會在彼得格勒開幕，以後各次會議在莫斯科舉行。出席代表大會的代表有二百多人，代表着三十七個國家的工人組織。召開代表大會的全部籌備工作都是由弗·伊·列寧領導的。弗·伊·列寧在代表大會上做了關於國際形勢和共產國際基本任務的報告以及其他報告和演說。弗·伊·列寧和約·維·斯大林被俄共（布）代表團選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二次代表大會肯定了共產國際的綱領、組織原則、戰略和策略的基礎。」——（正文第二六四頁）

（六）小協約國是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三八年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的政治同盟。小協約國處在法國的影響

之下，並且幾乎到它存在的最後時刻都具有反蘇同盟的性質。加入小協約國的各國資產階級地主當權集團把小協約國看做鞏固他們根據凡爾賽和約取得的領土的工具，看做反對中歐革命的工具。德國法西斯的侵略威脅和蘇聯國際威信的增长，使加入小協約國的國家改變了對蘇聯的立場。一九三三年，加入小協約國的國家以及其他國家同蘇聯訂立了以蘇聯提案為基礎的關於侵略定義的公約。——（正文第二六六頁）

〔五〕 弗·伊·列寧《論糧食稅》（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三〇九頁至第三一〇頁，《列寧文選》兩卷集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第二卷第八四七頁）。——（正文第二七三頁）

〔六〕 弗·伊·列寧於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三日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上所做的關於農村工作的報告（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九卷第一九〇頁，《列寧文選》兩卷集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第二卷第五九頁）。——（正文第二八九頁）

〔七〕 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於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日至十九日在莫斯科舉行。約·維·斯大林於十二月三日做了聯共（布）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並於十二月七日做了關於這一報告的結論。代表大會批准了黨中央委員會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並委託黨中央委員會繼續執行維護和平及鞏固蘇聯國防力量的政策，繼續用同樣速度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全力開展農業集體化，採取消滅國民經濟中資本主義成分的方針。代表大會在關於反對派的決議中確定，黨與反對派間的意見分歧已經發展為綱領上的分歧。托洛茨基反對派已經走上反蘇維埃鬥爭的道路，並宣佈參加托洛茨基反對派和宣傳其觀點的行為與留在布爾什維克黨內不能相容。代表大會批准了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於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通過的關於把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兩人開除出黨的決定，並決定把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中所有的積極分子和整個「民主集中主義」集團開除出黨。（關於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見《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第三八二頁至第三八四頁。代表大會的各項決議和決定，見《蘇共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三一三頁至第三七一頁）。——（正文第三〇八頁）

〔八〕 聯共（布）第十七次代表會議於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至二月四日在莫斯科舉行。約·維·斯大林領導了這大代表會議。代表會議討論了格·康·奧爾忠尼啓澤關於一九三一年度工業發展的總結和一九三三年度的任務的報告，並討論了維·米·莫洛托夫和瓦·弗·古比雪夫關於制定發展蘇聯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七年）的指

示的報告。代表會議指出，黨的歷次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和建成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以及保證蘇聯經濟獨立的決議已經極爲順利地實現了。代表會議批准了保證第一個五年計劃四年完成的一九三二年度社會主義工業發展計劃。代表會議在關於制定第二個五年計劃的指示中規定了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基本政治任務和經濟任務，指出第二個五年計劃主要的和具有決定意義的經濟任務就是要在最新的技術基礎上完成整個國民經濟的改造。（聯共（布）第十七次代表會議的決議，見「蘇共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六七九頁至第六九九頁）——（正文第三〇九頁）

〔六九〕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一九五四年莫斯科中文版第一卷第三十七頁。——（正文第三一四頁）

〔七〇〕見弗·恩格斯「反杜林論」一九五〇年俄文版第一〇二頁。——（正文第三一五頁）

年 表

(一九三〇年七月至一九三四年一月)

一九三〇年

七月二日

約·維·斯大林在聯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上做關於黨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的結論。

七月六日

約·維·斯大林出席在「狄納莫」體育場舉行的慶祝聯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會的體育大會。

七月十日

約·維·斯大林被聯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會選入關於集體農莊運動和發展農業的報告的決議最後修訂委員會。

七月十二日

約·維·斯大林被聯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會選為黨中央委員會委員。

七月十三日

約·維·斯大林被聯共(布)中央全會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組織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並被批准為聯共(布)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八月十四日

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根據約·維·斯大林的提議通過「關於初等普遍義務教育」的決議。

八月

約·維·斯大林答覆沙屠諾夫斯基同志的來信。

年 表

十一月六日

約·維·斯大林出席莫斯科蘇維埃紀念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十三周年的慶祝大會。

十一月七日

約·維·斯大林參加在紅場舉行的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十三周年慶祝典禮，檢閱莫斯科衛戍部隊和首都勞動者的遊行隊伍。

十一月、十二月七日

約·維·斯大林答覆契·同志的來信。

十二月九日

約·維·斯大林同哲學和自然科學紅色教授學院聯共（布）支部委員會的委員談哲學戰綫上的情況和在哲學方面進行兩條戰綫鬥爭的任務以及闡述列寧理論遺產的必要性。

十二月十二日

約·維·斯大林答覆傑米揚·別德內依的來信。

十二月十七日至二十一

約·維·斯大林主持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的工作。

十二月二十四日

約·維·斯大林經蘇聯人民委員會決議批准為勞動國防委員會委員。

一九三一年

一月四日

約·維·斯大林出席蘇聯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會議的開幕式。

一月五日至六日

約·維·斯大林參加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召開的有鐵路運輸工作人員參加的會議的工作。

一月八日

約·維·斯大林被列寧格勒大企業工人選為列寧格勒蘇維埃名譽委員。

一月十二日

約·維·斯大林答覆美國猶太電訊社關於蘇聯對反猶太主義的態度問題的詢問。

一月十六日

約·維·斯大林出席蘇聯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九次代表大會的開幕式。代表大會把約·

維·斯大林選入名譽主席團。

一月二十一日

約·維·斯大林出席在大劇院舉行的弗·伊·列寧逝世七周年紀念大會。

一月二十三日

約·維·斯大林在首都大企業工人大會上被選為莫斯科蘇維埃名譽委員。

二月四日

約·維·斯大林在全蘇社會主義工業工作人員第一次代表會議上發表「論經濟工作人員的任務」的演說。

二月二十四日

約·維·斯大林在莫斯科省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上被選為出席全俄蘇維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和全蘇蘇維埃第六次代表大會的代表。

二月二十六日至三月五日

約·維·斯大林參加全俄蘇維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的工作。

二月二十七日

約·維·斯大林答覆艾特琴同志的來信。

三月五日

約·維·斯大林在全俄蘇維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會議上被選為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

三月八日至十七日

約·維·斯大林參加全蘇蘇維埃第六次代表大會的工作。

三月十七日

約·維·斯大林在全蘇蘇維埃第六次代表大會會議上被選為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聯席蘇維埃委員。

三月三十一日

為祝賀阿捷爾拜疆石油聯合廠和格羅茲內石油聯合廠的工人和行政技術人員在兩年半內完成開採石油的五年計劃，約·維·斯大林向他們致賀電。賀電在一九三一年四月一日「真理報」第九十號上發表。

四月三日

約·維·斯大林為祝賀莫斯科電器工廠在兩年半內完成五年計劃給該廠工人和行政技術人員

的賀電在「真理報」第九十二號上發表。

五月一日
約·維·斯大林參加在紅場舉行的五一慶祝典禮，檢閱莫斯科衛戍部隊和首都勞動者的遊行隊伍。

五月七日、十四日、二十三日、二十九日和六月四日
約·維·斯大林參加聯共（布）中央政治局關於改進和發展莫斯科市政建設的決議草案起草委員會的工作。

五月十一日和十三日
約·維·斯大林參加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召開的煤礦工業工作人員會議。

五月十九日
約·維·斯大林為祝賀馬格尼托哥爾斯克冶金工廠建築工程竣工和馬格尼托哥爾斯克鐵礦投入生產給該建築工程的工人和領導人員的賀電在「真理報」第一三六號上發表。

五月二十八日
約·維·斯大林祝賀機器拖拉機站的工人、專家和領導人員提前完成播種計劃的賀電在「真理報」第一四五號上發表。

五月三十日
約·維·斯大林祝賀國營穀物農場的工人、專家和領導人員完成播種計劃的賀電在「真理報」第一四七號上發表。

六月十一日至十五
日
約·維·斯大林主持聯共（布）中央全會的工作。

六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
約·維·斯大林參加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召開的經濟工作人員會議的工作。

六月二十三日
約·維·斯大林在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召開的經濟工作人員會議上發表「新的環境和新的經濟建設任務」的演說。

七月二十三日

約·維·斯大林在有合作社工作人員參加的聯共(布)中央委員會會議上就改進消費合作社的工作和改進對大工業中心勞動者的供應問題發表演說。

十月一日

約·維·斯大林祝賀莫斯科「阿模」工廠全體人員完成蘇聯第一個大型汽車製造廠建廠工作的賀電，和祝賀哈爾科夫拖拉機製造廠全體人員提前完成建廠工作的賀電都在「真理報」第二七一號上發表。

十月十日

約·維·斯大林祝賀「技術報」創刊的賀電在「真理報」第二八〇號和「技術報」創刊號上發表。

十月十一日

約·維·斯大林、維·米·莫洛托夫和克·葉·伏羅希洛夫拜訪阿·馬·高爾基。高爾基朗誦自己的作品——童話詩「少女和死神」。

十月二十五日

約·維·斯大林、克·葉·伏羅希洛夫、格·康·奧爾忠尼啓澤和拉·莫·卡岡諾維奇在克列姆里宮接見乘斯大林汽車製造廠(前「阿模」汽車製造廠)製造的第一批載重汽車和公共汽車來到的該廠突擊隊員。

十月二十八日至三十一日

約·維·斯大林主持聯共(布)中央全會的工作。

十月底

約·維·斯大林給「無產階級革命」雜誌編輯部的信「論布爾什維主義歷史中的幾個問題」在「布爾什維克」雜誌第十九期至第二十期和「無產階級革命」雜誌第六期(總第一一三期)上發表。

十一月三日

爲祝賀下新城汽車製造廠建廠工作勝利完成，約·維·斯大林和維·米·莫洛托夫向該廠建設者致賀電。賀電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四日「真理報」第三〇五號上發表。

十一月六日

約·維·斯大林出席莫斯科蘇維埃在大劇院舉行的紀念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十四周年的慶祝大會。

十一月七日

約·維·斯大林參加在紅場舉行的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十四周年慶祝典禮，檢閱莫斯科衛戍部隊和首都勞動者的遊行隊伍。

十一月二十五日

約·維·斯大林經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決議批准爲聯共（布）第十七次代表會議「關於制定蘇聯國民經濟第二個五年計劃（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七年）的指示」的決議草案起草委員會委員。

十二月六日

約·維·斯大林接見莫斯科一部分作家並和他們談文學問題。

十二月十三日

約·維·斯大林和德國作家艾米爾·路德維希談話。

十二月二十二日

約·維·斯大林出席蘇聯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會議的開幕式。

一九三二年

一月二日

約·維·斯大林爲祝賀下新城莫洛托夫汽車製造廠開工生產給該廠全體人員的賀電在「真理報」第二號上發表。

一月四日

爲祝賀薩拉托夫聯合收割機製造廠建廠工作完成和工廠開工生產，約·維·斯大林向該廠工人和領導人員致賀電。賀電在一九三二年一月五日「真理報」第五號上發表。

一月十五日

約·維·斯大林關於給「無產階級革命」雜誌編輯部的信「論布爾什維主義歷史中的幾個問

題」答覆奧列赫諾維奇。覆信在一九三二年八月三十日「布爾什維克」雜誌第十六期上發表。

一月二十一日以前

約·維·斯大林參加聯共(布)中央「關於制定蘇聯國民經濟第二個五年計劃(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七年)的指示」的決議草案起草委員會的工作。決議在聯共(布)第十七次代表會議上通過並於一九三二年二月四日由聯共(布)中央全會批准。

一月二十一日

約·維·斯大林出席在大劇院舉行的列寧逝世八周年紀念大會。

一月二十五日

約·維·斯大林關於給「無產階級革命」雜誌編輯部的信「論布爾什維主義歷史中的幾個問題」答覆阿利斯托夫。覆信在一九三二年八月三十日「布爾什維克」雜誌第十六期上發表。

一月二十九日

約·維·斯大林在聯共(布)列寧格勒省委員會和市委員會聯席全會上被選為出席聯共(布)第十七次全國代表會議的代表。

一月三十日

約·維·斯大林在聯共(布)莫斯科省委員會和市委員會聯席全會上被選為出席聯共(布)第十七次全國代表會議的代表。

一月三十日至二月四日

約·維·斯大林主持聯共(布)第十七次代表會議的工作。

二月四日

約·維·斯大林主持聯共(布)中央全會的工作。

二月十日至四月一日

約·維·斯大林主持聯共(布)中央委員會日用品生產問題委員會的工作。

三月二十九日

為祝賀馬格尼托哥爾斯克冶金工廠建築工程的工人和行政技術人員使蘇聯和歐洲第一座大型高爐投入生產並掌握高爐技術。約·維·斯大林向他們致賀電。賀電在一九三二年三月三十日「真理報」第八十九號上發表。

四月七日

約·維·斯大林的「論控訴局的意義和任務」一文在「真理報」第九十七號上發表。

四月二十日

約·維·斯大林出席在大劇院舉行的全蘇工會第九次代表大會的開幕式。代表大會把約·維·斯大林選入名譽主席團。

四月二十三日

約·維·斯大林參加聯共(布)中央委員會伏爾加河東岸地區灌溉委員會。

四月二十四日

聯共(布)中央委員會根據約·維·斯大林的倡議通過的關於改組文藝組織和成立統一的蘇聯作家協會的決議在「真理報」第一一四號上發表。

五月一日

約·維·斯大林參加在紅場舉行的五一慶祝典禮，檢閱莫斯科衛戍部隊和首都勞動者的遊行隊伍。

五月二日

約·維·斯大林同黨和政府的領導者在克列姆里宮接見五一慶祝典禮的參加者。

五月三日

約·維·斯大林答覆拉爾夫·瓦·巴爾涅斯的問題。

五月八日

約·維·斯大林經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決議參加中央機關關於日用品生產的決議的執行情況檢查委員會。

五月二十三日

約·維·斯大林和維·米·莫洛托夫簽署的蘇聯人民委員會和聯共(布)中央委員會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二日「關於抗旱和灌溉伏爾加河東岸地區」的決議在「真理報」第一四一號上發表。

五月二十四日

約·維·斯大林祝賀庫茲涅茨克冶金工廠的男女突擊隊員、技術人員和領導人員獲得高度生產熔煉量並在掌握最新技術方面達到布爾什維克速度的賀電在「真理報」第一四二號上發表。

約·維·斯大林在莫斯科紅場檢閱體育工作者的隊伍。

七月八日

約·維·斯大林向蘇聯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七次全國代表會議致賀電。賀電在一九三二年

七月九日「真理報」第一八八號上發表。

八月八日

約·維·斯大林起草的、經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於八月七日通過的「關於保護國家企業、集體農莊和合作社的財產以及鞏固公共（社會主義）所有制」的法律在「真理報」第二一八號上發表。

九月四日

約·維·斯大林出席在莫斯科紅場舉行的慶祝國際青年節十八周年勞動青年遊行示威大會。

九月二十五日

約·維·斯大林祝賀阿·馬·高爾基參加文學和革命活動四十周年的賀電在「真理報」第二六六號上發表。

約·維·斯大林出席在大劇院舉行的紀念阿·馬·高爾基參加文學和革命活動四十周年的慶祝大會。

九月二十八日至十月二日

約·維·斯大林主持聯共（布）中夫全會的工作。

十月七日

約·維·斯大林、維·米·莫洛托夫和克·葉·伏羅希洛夫在阿·馬·高爾基寓所和一部分學者談成立全國實驗醫學研究所的問題。

十月十日

約·維·斯大林爲祝賀德涅泊水電站建築工程勝利竣工和提前發電給該建築工程的工人和領導人員的賀電在「真理報」第二一八一號上發表。

十月十四日

約·維·斯大林、維·米·莫洛托夫和克·葉·伏羅希洛夫祝賀北極探險隊員乘駛「錫比

利雅柯夫號」破冰船完成了北冰洋直達航行的賀電在「真理報」第二八五號上發表。

十月二十六日

約·維·斯大林在阿·馬·高爾基寓所和一部分作家談話。約·維·斯大林在這次談話中稱作家爲「人類靈魂的工程師」。

十一月六日

約·維·斯大林出席莫斯科蘇維埃在大劇院舉行的紀念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十五周年的慶祝大會。

十一月七日

約·維·斯大林參加在紅場舉行的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十五周年慶祝典禮，檢閱莫斯科衛戍部隊和首都勞動者的遊行隊伍。

約·維·斯大林在蘇維埃政權建立十五周年紀念日給列寧格勒的賀電在「真理報」第三〇九號上發表。

十一月九日晚間

約·維·斯大林的妻子和親密的朋友娜·謝·阿利路也娃，斯大林娜逝世。

十一月十一日

約·維·斯大林護送娜·謝·阿利路也娃，斯大林娜的靈柩到新傑維契墓地。

十一月十八日

約·維·斯大林在「真理報」第三一八號上發表的信中感謝對娜·謝·阿利路也娃，斯大林娜的逝世表示哀悼的機關、團體、同志和個人。

十一月二十三日

約·維·斯大林寫完「坎伯爾先生在胡謔」一文。這篇文章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布爾什維克」雜誌第二十二期上發表。

十二月二十日

約·維·斯大林爲祝賀國家政治保衛總局成立十五周年給該局工作人員和戰士的賀電在「真理報」第三五〇號上發表。

一九三三年

- 一月七日至十二日 約·維·斯大林主持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的工作。
- 一月七日 約·維·斯大林在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上做「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總結」的報告。
- 一月十一日 約·維·斯大林在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上發表「關於農村工作」的演說。
- 在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上，根據約·維·斯大林的提議，通過了成立機器拖拉機站政治部和國營農場政治部以及派遣一萬七千名黨的工作人員到農村去的決議。
- 一月二十一日 約·維·斯大林出席在大劇院舉行的弗·伊·列寧逝世九周年紀念大會。
- 一月二十三日 約·維·斯大林出席蘇聯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會議的開幕式。
- 一月二十六日 約·維·斯大林慶祝「女工」雜誌創刊十周年的賀電在「真理報」第二十五號上發表。
- 二月二日 約·維·斯大林在共產主義青年團全國會議上發表關於共青团在春季播種時期的實際工作任務的演說。
- 二月十五日至十九日 約·維·斯大林參加全蘇集體農莊突擊隊員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工作。
- 二月十六日 約·維·斯大林寫信給伊·恩·巴讓諾夫同志。

二月十九日

約·維·斯大林在全蘇集體農莊突擊隊員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發表演說。

二月二十三日

約·維·斯大林慶祝紅軍建軍十五周年的賀電在「真理報」第五十三號上發表。

約·維·斯大林出席在大劇院舉行的紅軍建軍十五周年慶祝大會。

三月十四日

約·維·斯大林出席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和聯共(布)莫斯科委員會在大劇院聯合舉行的卡爾·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紀念大會。

三月二十日

約·維·斯大林答覆巴爾涅斯先生的來信。

三月三十日

約·維·斯大林、維·米·莫洛托夫、克·葉·伏羅希洛夫給參加援救「馬留金號」破冰船的人員的賀電在「真理報」第八十八號上發表。

四月十七日

爲祝賀「克拉辛號」破冰船探險隊隊員勝利完成冰上航行並提前完成政府所委託的援助在新地島過冬的人和當地居民的任務，約·維·斯大林、維·米·莫洛托夫、克·葉·伏羅希洛夫和阿·伊·米高揚向他們致賀電。賀電在「真理報」第一〇六號上發表。

四月二十六日

約·維·斯大林祝賀謝·米·布瓊尼五十壽辰的賀電在「真理報」第一一五號上發表。

五月一日

約·維·斯大林參加在紅場舉行的五一慶祝典禮，檢閱莫斯科衛戍部隊和首都勞動者的遊行隊伍。

五月二日

約·維·斯大林同黨和政府的領導者在克列姆里宮接見五一慶祝典禮的參加者。

五月十三日

約·維·斯大林和羅賓斯上校談話。

- 五月二十五日
約·維·斯大林出席在莫斯科音樂學院大廳舉行的全蘇音樂家第一次演奏比賽會的閉幕式。
- 五月二十六日
約·維·斯大林同黨和政府的領導者在克列姆里宮接見全蘇音樂家第一次演奏比賽會的青年獲獎者。
- 六月十二日
約·維·斯大林在莫斯科紅場檢閱體育工作者的隊伍。
- 六月二十二日
約·維·斯大林參加在莫斯科紅場舉行的克拉拉·蔡特金的葬禮。
- 六月二十九日
約·維·斯大林同維·米·莫洛托夫、克·葉·伏羅希洛夫和格·康·奧爾忠尼啓澤參觀了「工農紅軍十五年」的美術展覽會。
- 七月十四日
約·維·斯大林出席聯共(布)中央委員會重工業組織問題委員會的會議。
- 七月十八日
約·維·斯大林和克·葉·伏羅希洛夫到達列寧格勒，並在當天同謝·米·基洛夫乘「阿諾興號」輪船前往白海—波羅的海運河。
- 七月十八日至二十五日
約·維·斯大林、克·葉·伏羅希洛夫和謝·米·基洛夫沿白海—波羅的海運河做了一次航行，並巡視該運河的水工結構，參觀索羅克港、牟爾曼斯克港和北極灣。
- 七月二十一日
約·維·斯大林、克·葉·伏羅希洛夫和謝·米·基洛夫在索羅克港地區迎接完成了從波羅的海到白海的運河航程的北方艦隊戰艦隊。
- 七月二十二日
約·維·斯大林在紅海軍戰士大會上發表關於北方艦隊的任務的演說。會後約·維·斯大林、克·葉·伏羅希洛夫和謝·米·基洛夫參觀了「烏里茨基號」水雷艇和某號潛水艇。
- 約·維·斯大林、克·葉·伏羅希洛夫和謝·米·基洛夫到達牟爾曼斯克，視察牟爾曼斯克

港和北極灣。

七月二十五日

約·維·斯大林、克·葉·伏羅希洛夫和謝·米·基洛夫回到列寧格勒視察列寧格勒港。同日約·維·斯大林和克·葉·伏羅希洛夫前往莫斯科。

八月五日

約·維·斯大林和飛機設計師談新型水上飛機。

八月八日

約·維·斯大林和斯大林汽車製造廠的一部分工作人員談話，並對掌握輕便汽車的生產做了指示。

八月十日

約·維·斯大林在克列姆里宮接見莫斯科蘇維埃的一部分工作人員，和他們談莫斯科道路建築的改進問題，莫斯科的河岸問題和建設中的勞動組織問題。

八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

約·維·斯大林和克·葉·伏羅希洛夫乘「克拉拉·蔡特金號」輪船做了一次從高爾基城到斯大林格勒的航行。

八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

約·維·斯大林、克·葉·伏羅希洛夫和謝·米·布瓊尼參觀羅斯托夫省薩爾斯克草原的謝·米·布瓊尼賽馬場。

十月三日

約·維·斯大林、維·米·莫洛托夫、克·葉·伏羅希洛夫和拉·莫·卡岡諾維奇祝賀「蘇聯號」高層汽球的全體人員在征服和研究同溫層方面完成了政府所委託的任務。賀詞在「真理報」第二七三號上發表。

約·維·斯大林、維·米·莫洛托夫、克·葉·伏羅希洛夫和拉·莫·卡岡諾維奇祝賀沿莫斯科——卡拉庫姆——莫斯科路綫的汽車越野賽參加者。賀電在「真理報」第二七三號上發表。

十月十七日

約·維·斯大林、維·米·莫洛托夫、克·葉·伏維希洛夫和拉·莫·卡岡諾維奇祝賀蘇聯水底技術工作人員——特種水底工作隊隊員勝利地把「薩德柯號」破冰船從北極地帶的海底打撈起來。賀詞在「真理報」第二八七號上發表。

十月二十九日

約·維·斯大林慶祝蘇聯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成立十五周年的賀電在「真理報」第二九九號上發表。

十一月六日

約·維·斯大林出席莫斯科蘇維埃在大劇院舉行的紀念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十六周年的慶祝大會。

十一月七日

約·維·斯大林參加在紅場舉行的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十六周年慶祝典禮，檢閱莫斯科衛戍部隊和首都勞動者的遊行隊伍。

十一月九日

約·維·斯大林參加在莫斯科紅場舉行的日本共產黨領導者片山潛的葬禮。

十一月二十日

約·維·斯大林、維·米·莫洛托夫、米·伊·加里寧和拉·莫·卡岡諾維奇接見敖德薩省集體農莊突擊隊員代表團，和他們談集體農莊工作問題。

十一月二十九日

約·維·斯大林和一部分設計蘇維埃宮圖樣的建築師談話。

十二月二十三日

約·維·斯大林和拉·莫·卡岡諾維奇接見德涅泊彼得羅夫斯克省集體農莊突擊隊員代表團，和他們談集體農莊建設問題和農村工業品供應問題。

十二月二十五日

約·維·斯大林和美國「紐約時報」記者杜蘭特先生談話。

年 表

十二月二十八日

約·維·斯大林出席蘇聯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會議的開幕式。

十二月二十九日以前

約·維·斯大林審查並校閱莫洛托夫同志和古比雪夫同志向聯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會所做的「關於發展蘇聯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七年)」的報告提綱。提綱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三十日「真理報」第三五九號上發表。

一九三四年

一月十八日

約·維·斯大林爲慶祝榮膺紅旗勳章的伏龍芝工農紅軍軍事學院成立十五周年和獲得列寧勳章給軍事學院的學員、教員和領導者的賀電在「真理報」第十八號上發表。

一月二十一日

約·維·斯大林出席在大劇院舉行的弗·伊·列寧逝世十周年紀念大會。

一月二十三日

約·維·斯大林被聯共(布)列寧格勒省第五次代表會議和列寧格勒市第二次代表會議的聯席會議選爲出席聯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會的代表。

一月二十四日

約·維·斯大林被聯共(布)莫斯科省第四次代表會議和莫斯科市第三次代表會議的聯席會議選爲出席聯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會的代表。

一月二十六日至二月十日

約·維·斯大林主持聯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會的工作。

一月二十六日

約·維·斯大林在聯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會上做關於聯共(布)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

一月三十一日

約·維·斯大林在聯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會上發表「代替結論的話」的演說。

約·維·斯大林出席在紅場舉行的首都勞動者慶祝聯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會遊行示威大會。